

御制周易折中序

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宋元明至于我朝，因先儒已开之微旨，或有议论已见，渐至启后人之疑。朕自弱龄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未尝少辍，但知诸书大全之驳杂，奈非专经之纯熟。深知大学士李光地素学有本，易理精详，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览，片字一面，斟酌无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传之天下后世，能以正学为事者，自有所见欤！

康熙五十四年春三月十八日书

奉

旨开列

御纂周易折中总裁 校对 分修 校录 监告造
诸臣职名

总裁

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臣李光地

御前校对

翰林院侍讲 臣魏廷珍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 臣何国宗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 臣吴孝登

翰林院庶吉士 臣梅珏成

举人 臣王兰生

南书房校对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 臣蒋廷锡

翰林院侍讲学士 臣张廷玉

翰林院侍讲学士 臣陈邦彦

翰林院侍读 臣赵熊诏

候补翰林院侍讲 臣杨名时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 臣王图炳

分修

翰林院编修 臣储在文

翰林院检讨 臣胡煦

翰林院庶吉士 臣何焯

户部主事 臣李鼎征

进士 臣蒋杲

举人 臣陈万策

贡生 候选知县 臣王之锐

监生 臣陈汝楫

生员 臣李清植

生员 臣郭珣

生员 臣李玘

武英殿校对

翰林院编修 臣张起麟

翰林院编修 臣徐用锡

举人 臣成文

武英殿缮写

翰林院修撰 臣王世琛

翰林院编修 臣嵇曾筠

翰林院编修 臣蒋漣

翰林院编修 臣徐葆光

翰林院编修 臣刘於义

翰林院编修 臣潘允敏

翰林院编修 臣狄貽孙

翰林院编修 臣薄海

翰林院编修 臣任兰枝

翰林院检讨 臣陈世侃

原任光禄寺署丞 臣伊都立

候补翰林院待诏 臣曹曰瑛

留京食俸知县 臣王曾朝

进士 臣张荣源

在馆校对缮写

翰林院编修 臣缪沅

翰林院编修 臣李钟侨

原任翰林院编修 臣程梦星

翰林院检讨 臣张照

翰林院检讨 臣董宏

原任内阁中书 臣阎詠

武英殿监造

总监造兼佐领 臣张常住

总监造 臣李国屏

监造兼骁骑校 臣巴实

监造 臣神保

引用姓氏

汉

董氏仲舒

孔氏安国 子国

司马氏迁 子长

京氏房 君明

刘氏向 子政

杨氏雄 子云

班氏固 孟坚

马氏融 季长

服氏虔 子慎

荀氏爽 慈明 一名诩

郑氏玄 康成

宋氏衷 仲子 一作忠

虞氏翻 仲翔

陆氏绩 公纪

王氏肃 子邕

姚氏信 德祐

王氏弼 辅嗣

翟氏子玄 未详世次，见荀爽《九家易》。今附于此。

晋

范氏长生 蜀才 一名贤

韩氏伯 康伯

齐

沈氏麟士 云祯

北魏

关氏朗 子明

隋

王氏通 仲淹 文中子

唐

陆氏玄朗 德明

孔氏颖达 仲达 一作冲远

房氏乔 玄龄

侯氏行果 李鼎祚集解作侯果

陆氏贇 敬輿

韩氏愈 退之

王氏凯冲

崔氏憬 以上二人未详世次，见李鼎祚《集解》。今附于此。

李氏鼎祚

陆氏希声 君阳遁叟

刘氏蜕 复愚

宋

王氏昭素 酸枣

句氏微

代氏渊 仲颜

范氏仲淹 希文

刘氏牧 长民
胡氏瑗 翼之 安定
王氏逢 会之
石氏介 守道 徂徕
欧阳氏修 永叔 庐陵
苏氏舜钦 子美
周子敦颐 茂叔 濂溪
邵子雍 尧夫 康节
王氏安石 介甫 临川
司马氏光 君实 涑水
张子载 子厚 横渠
程子颢 伯淳 明道
程子颐 正叔 伊川
苏氏轼 子瞻 东坡
吕氏大临 与叔 蓝田
杨氏绘 元素
陆氏佃 农师
沈氏括 存中
晁氏说之 以道 嵩山
龚氏原 深父 括苍
薛氏温其
卢氏

集氏 以上三人未详世次，见房审权《义海》。今附于此。

谢氏良佐 显道 上蔡
游氏酢 定夫 广平
杨氏时 中立 龟山
尹氏焞 彦明 和靖

郭氏忠孝 立之 兼山
耿氏南仲 希道 开封
李氏元量
阎氏彦升
李氏彦章 元达
李氏开 去非 小舟
张氏浚 德远 紫岩
刘氏子翬 彦冲 屏山
郑氏刚中 亨仲
沈氏该 守约
朱氏震 子发 汉上
郭氏雍 子和 白云
程氏迥 可久 沙随
郑氏东卿 少梅 合沙
郑氏汝谐 舜举 东谷
杨氏万里 庭秀 诚斋
兰（蘭）氏廷瑞 惠卿
冯氏当可 时行 缙云
王氏宗传 景孟 童溪
林氏栗 黄中
袁氏枢 机仲 梅岩
郑氏樵 渔仲 夹漈
朱子熹 元晦 紫阳
张氏栻 敬夫 南轩
吕氏祖谦 伯恭 东莱
陆氏九渊 子静 象山
李氏舜臣 子思 隆山

项氏安世 平父 平庵

易氏祓 彦章 山斋

赵氏彦肃 子钦 复斋

蔡氏元定 季通 西山

陈氏淳 安卿 北溪

黄氏干 直卿 勉斋

董氏铎 叔重 磐涧

陈氏埴 器之 潜室

杨氏简 敬仲 慈湖

蔡氏渊 伯静 节斋

李氏过 季辨 西溪

冯氏椅 仪之 厚斋

毛氏璞 伯玉

柴氏中行 与之

真氏德秀 希元 西山

魏氏了翁 华父 鹤山

赵氏汝腾 茂实

赵氏汝楫

李氏心传 微之 秀岩

刘氏弥劭 寿翁 习静

钱氏时 子是 融堂

饶氏鲁 仲元 双峰

税氏与权 巽父

潘氏梦旂 天锡

杨氏文焕 彬夫 释褐

徐氏几 子与 进斋

翁氏泳 永叔 思斋

邱氏富国 行可 建安

吴氏绮 终亩

田氏畴 兴斋 云间

徐氏直方 立大 古为

陈氏友文 隆山

王氏应麟 伯厚 深宁叟

吴氏应回

郑氏湘乡

陈氏

刘氏

董氏

杨氏

郑氏 以上五人未详其世次或失其名字，今附于此。

金

单氏泐

雷氏思 西仲

元

许氏衡 平仲 鲁斋

李氏简 蒙斋

王氏申子 巽卿 秋山

熊氏朋来 与可

胡氏方平 师鲁 玉斋

吴氏澄 幼清 草庐 临川

龚氏焕 幼文 泉峰

胡氏允 潜斋

齐氏梦龙 觉翁 节初

胡氏一桂 庭芳 双湖

鲍氏云龙 景翔 鲁斋
徐氏之祥 麟父 方塘
胡氏炳文 仲虎 云峰
张氏清子 希猷 中溪
熊氏良辅 任重 梅边
万氏善 明复
余氏芑舒 德新 息斋
龚氏仁夫 观复
黄氏瑞节 观乐
董氏真卿 季真 番阳
保氏八 公孟 普庵
俞氏琰 玉吾 石润
明
梁氏寅 孟敬 石门
蒋氏悌生 仁叔
薛氏瑄 德温 敬轩
刘氏定之 主静 保斋
胡氏居仁 叔心 敬斋
蔡氏清 介夫 虚斋
邵氏宝 国贤 二泉
林氏希元 懋贞 次厓
陈氏琛 思猷 紫峰
余氏本 子华
余氏贲亨 汝白
丰氏寅初 复初
叶氏良佩 敬之
姜氏宝 廷善 凤阿

杨氏时乔 宜迂 止庵

归氏有光 熙甫 震川

赵氏玉泉

沈氏一贯 肩吾 蛟门

钱氏一本 国端 启新

唐氏鹤征 元卿 凝庵

高氏萃

苏氏潜 君禹 紫溪

顾氏宪成 叔时 泾阳

郑氏维岳 孩如

姚氏舜牧 虞佐 承庵

潘氏士藻 去华 雪松

高氏攀龙 存之 景逸

许氏闻至 长圣

焦氏竑 弱侯 澹漪

陆氏铨 君启

来氏知德 矣鲜 瞿唐

章氏潢 本清

江氏盈科 楚余 绿萝

方氏时化 雨若

杨氏启新 文源

赵氏光大

陆氏振奇 庸成

缪氏昌期 当时 西谿

方氏应祥 孟旋

陈氏仁锡 明卿

张氏振渊 彦陵

谷氏家杰 拙侯

乔氏中和 还一

何氏楷 玄子

黄氏淳耀 蕴生 陶庵

钱氏志立 尔卓

赵氏振芳 胥山

徐氏在汉 天章 寒泉

顾氏象德 善伯

钱氏澄之 幼光

吴氏曰慎 徽仲

叶氏 尔瞻

汪氏 砥之

程氏 敬承

张氏 雨若

孙氏 质卿

吴氏 一源

汪氏 咸池

卢氏 中庵

郭氏 鹏海

游氏 让溪

以上十人未详世次或失其名字，今附于此。

御制周易折中凡例

一、《易经》二篇、《传》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费直、王弼乃以传附经，而程子从之。至吕大防、晁说之、吕祖谦诸儒，以为应复其旧。朱子《本义》所据者，祖谦本也。明初，《程传》、《朱义》并用，而以世次先程后朱，故修《大全》书，破析《本义》而从《程传》之序。今案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经传次第，则亦悉依《本义》原本，庶学者由是以复见古经，不至习近而忘本也。

二、诸易所论易书作述传授，以及易理之奥，易义之纲，学者读易之方，说者同异之概，皆后学所宜先知也。《大全》有纲领一篇，止存程朱之说。今案周子、张子、邵子，皆于易理精邃，虽无说经全书，而大义微言，往往独得。又历代诸儒叙述源流，讲论指趣，其说皆不可废，并以世次义类，叙为三篇，不独与程朱之言，互相发明，亦以见程朱之书，有源有委。合古今以为公，非夫师心立异者比也。

三、易辞有义例，据夫子《彖传》、《象传》求之，皆可推见。自王氏《略例》以后，诸儒皆有发明而未详备，今稍为之胪列分析，示学者观象玩辞之要，盖全经之大凡，故与纲领并叙卷首。

四、《大全》书所采诸家之说，惟宋元为多。今所收，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列《朱义》于前者，易之本义，朱子独得也。《程传》次之者，易之义理，程子为详也。二子实继四圣而有作，故以其书系经后。其余汉晋唐宋元明诸儒，所得有浅深，所言有粹驳，并采其有益于经者，又系朱程之后；其或所言与朱程判然不合，而亦可以备一说广多闻者，别标为附录以终之，稽异阙疑，用俟后之君子，是亦朱子之志也。

五、汉晋间说易者，大抵皆淫于象数之末流，而离其宗。故隋唐后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而专于理以谈经也。然弼所得者，乃老庄之理，不尽合于圣人之道，故自《程传》出而弼说又废。今案溺于象数，而支离无根者，固可弃矣。然易之为书，实根于象数而作，非它书专言义理者比也。但自焦贛、京房以来，穿凿太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数为不足言。至康节邵子，其学有传，所发明图卦蓍策，皆易学之本根，凯可例以象数目之哉？故朱子表章推重，与程子并称。《本义》之作，实参程邵两家以成书也。后之学者，言理义、言象数，但折中于朱子可矣。近代解经者，犹多拾术数之绪余，以矜其奇僻，而不知其非数之真也。陈事理之糟粕，而入于迂浅，而不知其失理之妙也。凡若此者，皆删不剥，以还洁静精微之旧焉。

六、朱子之学，出自程子，然文义异同者甚多，诸经皆然，不独易也。况易则程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指趣已自不同矣。然程子所说，皆修齐治平之道，平易精实，有补学者。朱子亦谓所作《本义》简略，以义理《程传》既备故也。今经传之说，先以《本义》为主，其与《程传》不合者，则稍为折中其异同之致。《传》、《义》之外，历代诸儒各有所发明，足以佐《传》、《义》所未及者，又参合而研核之，并为折中，以系于诸说之后。或前人之所未言，朕亦时出己意，参错

其间，钻仰高坚，何敢自信！庶几体先贤虚公无我之意，求合乎此理殊涂同归之宗云。

七、《启蒙》为朱子成书，与《本义》相表里。今《大全》中所载图说数条，乃作《本义》时，略撮大要，以冠篇端。卦变一图，则又因《本义》卦下有以卦变为说者，故作此以明之，与占筮卦变异法，总不若《启蒙》之详备也。《大全》以图说为主，而采《启蒙》以附其下，且又但采其“本图书”、“原卦画”二篇，至“明蓍策”、“考变占”二篇，则文既不录，图亦不载，但以筮时仪节，及不同法之卦变当之，使学者不见朱子极论象数之全，未免疏略。今以《启蒙》全编，具载书后，庶几古人右书左图之意。朕讲学之外，于历象、《九章》之奥，游心有年，涣然知其不出易道。故自河洛本原，先后天位置，以至大衍推迎之法，皆稍为摹画分析，敷畅厥旨，附于《启蒙》之后，目曰《〈启蒙〉附论》。

八、夫子十翼以《序卦》、《杂卦》终编，其次第微密，错杂成章，诸儒置而不讲已久。朕因陈希夷反覆九卦之指，而思《序卦》之义，因邵康节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而悟《杂卦》之根，始知圣意微妙，圣言精深，引而不发，如众曜之罗列，七纬之交错，参差凌乱，有待于仰观推步者之能求其故也。故为《序卦》、《杂卦》明义，次于《〈启蒙〉附论》之后而终编焉。

附录:王太岳等校勘记

引用姓氏

“钱一本国端”。案“端”，此书（指《周易折中》）及《明史》钱一本传俱作“瑞”。考邹元标《南皋集》、孙慎行《元晏齐集》、吴亮止《园集》、黄宗羲《明儒学案》并作“国端”，与一本之名文义符合。且国瑞系明太祖表字，臣子不应同之。今改。

卷一

“乾，元亨利贞。”《本义》：“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刊本“于”讹“为”。据《本义》改。

“初九，潜龙勿用。”《集说》：“阴不得兼阳，故其数六。”刊本脱“故”字。据《正义》增。

卷二

“同人于野。”《集说》：“与人同者，物必归焉。”刊本“焉”讹“之”。据《序卦传》改。

卷三

“蛊，元亨。利涉大川。”《本义》：“然更当致其丁宁之意。”刊本“更”讹“便”。据《本义》改。

“观，盥而不荐。”《本义》：“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案今《本

义》“示人”上有“中正”二字，盖仍俗本之讹。又：“颀然尊严之貌”。案“严”，《本义》作“敬”，与此异。然“敬”字宋人所避，自当以此为正。

卷四

《坎·六四》：“樽酒簋贰”。“集说”“蘋蘩蕒藻之菜”。刊本“蕒”讹“蒹”。据《左传》改。

卷五

《遁·九四》：“好遁。”《本义》：“有所好而能绝之，以遁之象也。”刊本“所”讹“情”。据《本义》改。

卷六

《夬·九五》：“苋陆夬夬”。“集说”：“陆者，章陆。”刊本“齐”讹“草”。据《语类》改。

《困·九五》：“劓刖。”《本义》：“下既伤，则赤绂无所用。”

案今《本义》“下”字上有“上”字。盖仍俗本之讹。

卷七

《艮·六四》：“艮其身”。《程传》：“施于政则有咎矣。”刊本“于”讹“有”。据《程传》改。

《渐·上九》：“鸿渐于逵”。《程传》：“安定胡公以‘陆’为‘逵’。”案晁公武曰：“证坠简《渐·上九》疑‘陆’字误。”胡翼之取之，则其说不自胡氏始也。

卷八

《既济·六二》：“妇丧其茀”。《程传》：“以唐太宗之用贤”。刊本“贤”讹“言”。据《程传》改。

卷九

《剥·彖传》：“剥，剥也。”“集说”：“必蓂斐浸润以侵蚀之。”刊本

“斐”讹“菲”。据《诗经》改。

卷十二

《渐·象传》：“山上有木。”《本义》：“或善下有脱字。”案《经典释文》：“‘善俗’，王肃本作‘善风俗’。”《易举正·渐·象注》曰：“风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脱“风”字。

《中孚·象传》：“泽上有风。”“案”语：“穷穴为之吹吁”。案“吹嘘”之“嘘”，此从王充《论衡》作“吁”。

卷十四

《系辞上传》：“易，无思也。”《本义》：“此四者之体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案今《本义》“四者”下有“易”字，盖仍俗本之讹。

卷十五

《系辞下传》：“系于苞桑。”刊本“苞”讹“包”。据经文改。

卷十六

《文言传》：“九二曰：见龙在田。”《本义》：“闲邪存其诚，无教亦保之意。”刊本“教”讹“射”。据《诗经》改。

编委会

主 编

北京大学教授

大中华易学研究会会长 李一忻

易友协会理事长

副主编

郑 同 韦 铁 张清波 赵宏伟 刘桂华

编 委

姜忠仁 戴迎山 邹 艳 李 彬 张宏伟
刘 疆 问晓红 马箐箐 刘君强

目 录

出版缘起

出版说明

御制周易折中序..... (1)

御纂周易折中总裁、校对、分修、校录、监造

 诸臣取名..... (1)

引用姓氏..... (1)

御制周易折中凡例..... (1)

御纂周易折中卷首..... (1)

 纲领一..... (1)

 纲领二..... (8)

 纲领三..... (21)

 义 例..... (26)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一..... (37)

 周易上经..... (37)

 乾..... (38)

 坤..... (50)

 屯..... (61)

 蒙..... (69)

 需..... (77)

 讼..... (83)

师	(90)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	(97)
比	(97)
小畜	(105)
履	(113)
泰	(120)
否	(128)
同人	(134)
大有	(14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三	(147)
谦	(147)
豫	(153)
随	(160)
蛊	(167)
临	(174)
观	(179)
噬嗑	(186)
贲	(193)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四	(201)
剥	(201)
复	(206)
无妄	(212)
大畜	(219)
颐	(225)
大过	(233)

坎	(241)
离	(248)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五	(255)
周易下经	(255)
咸	(255)
恒	(264)
遁	(270)
大壮	(277)
晋	(283)
明夷	(290)
家人	(296)
睽	(302)
蹇	(310)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六	(317)
解	(317)
损	(325)
益	(333)
夬	(341)
姤	(349)
萃	(356)
升	(364)
困	(369)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七	(377)
井	(377)
革	(383)

鼎	(391)
震	(399)
艮	(406)
渐	(414)
归妹	(421)
丰	(427)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八	(435)
旅	(435)
巽	(440)
兑	(447)
涣	(452)
节	(458)
中孚	(463)
小过	(470)
既济	(478)
未济	(484)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九	(491)
彖上传	(49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	(545)
彖下传	(545)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一	(601)
象上传	(60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二	(681)
象下传	(68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三	(767)

系辞上传(上)	(767)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四	(801)
系辞上传(下)	(80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五	(841)
系辞下传	(84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六	(891)
文言传	(89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七	(927)
说卦传	(927)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八	(955)
序卦传	(955)
杂卦传	(969)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九	(977)
启蒙上	(978)
本图书第一	(978)
原卦画第二	(988)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	(1011)
启蒙下	(1011)
明蓍策第三	(1011)
考变占第四	(1025)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一	(1093)
《启蒙》附论	(1093)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二	(1129)
《序卦》、《杂卦》明义	(1129)
附录:王太岳等校勘记	(1)

御纂周易折中卷首

纲领一 此篇论作易传易源流

《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陆氏德明曰：宓戏氏之王天下，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自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燔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① 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及洛阳周王孙，梁人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汉初言易者本之田生。同授缙川杨何，宽授同郡碭田王孙，王孙授

^① 《隋书》云：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

施雠及孟喜、梁邱贺，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学焉。施雠传易，授张禹及琅邪鲁伯，禹授淮阳彭宣及沛戴崇，伯授太山屯莫如及琅邪邴丹。后汉刘昆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其子轶。孟喜父孟卿善为《礼》、《春秋》。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繁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喜为易章句，授同郡白光及沛翟牧，后汉洼丹、颍阳鸿、任安皆传孟氏易。梁邱贺本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后更事田王孙，传子临，临传五鹿充宗及琅邪王骏，充宗授平陵士孙张及沛邓彭祖、齐衡咸。后汉范升传梁邱易，以授京兆杨政，又颍川张兴传梁邱易，弟子著录且万人。子魴传其业。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房以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房为易章句，说长于灾异，以授东海段嘉及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前汉多京氏学。后汉戴冯、孙期、魏满并传之。费直传易，授琅邪王璜，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汉成帝时，刘向典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义略同，唯京氏为异。向又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三家之《易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范氏《后汉书》云：京兆陈元，扶风马融，河南郑众，北海郑康成，颍川荀爽，并传费氏易。沛人高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其易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汉初立易杨氏博士，宣帝复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费、高二家不得立，民间传之。后汉费氏兴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乱，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其《系辞》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

孔氏颖达曰：《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

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牺得河图而作易。是则伏牺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伏牺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系辞》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康成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依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此不具叙。伏牺之时，道尚质素，画卦重爻，足以垂法，后代浇讹，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为教，故作《系辞》以明之。

按《周礼·大卜》：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牺，《归藏》黄帝。郑康成《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康成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康成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繁而无用，今所不取。按《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赳赳”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也。

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按《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

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然则易之爻辞，盖亦是文王本意，故但言文王也。

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今亦依之。

晁氏说之曰：汉《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颜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则《彖》、《象》、《文言》、《系辞》，始附卦爻而传于汉与！先儒谓费直专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区始。其初费氏不列学官，惟行民间。至汉末陈元、郑康成之徒学费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颖达又谓辅嗣之意，《象》本释经，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辞》，各附当爻。则费氏初变乱古制时，犹若今乾卦《彖》、《象》系卦之末与！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惜哉！奈何后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预分《左氏传》于经，宋衷、范望辈散《太玄》、《赞》与《测》于八

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观其初，乃如古文《尚书》司马迁、班固序传，杨雄《法言》序篇云尔。今民间《法言》列《序》篇于其篇首，与学官书不同，概可见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则又效小王之过也！刘牧云：小《象》独乾不系于爻辞，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于六爻之前，小《象》系逐爻之下，惟乾悉属之于后者，让也。呜呼！他人尚何责哉。

朱子门人问：伏牺始画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后来重之邪？抑伏牺已自画邪？看先天图，则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牺已有画矣。曰：《周礼》言三易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便见不是文王渐画。又问：然则六十四卦名，是伏牺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考，子善问，据十三卦所言，恐伏牺时已有。曰：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始有此也。

古文《周易》经传十二篇，东莱吕祖谦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训》一篇，则其门人金华王莘叟所笔受也。某尝以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夫子作传，亦略举其一端以见凡例而已。然自诸儒分经合传之后，学者便文取义，往往未及玩心全经，而遽执传之一端以为定说。于是一卦一爻，仅为一事，而易之为用，反有所局，而无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盖病之，是以三复伯恭父之书而有发焉，非特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

吕氏祖谦曰：汉兴，言易者六家，独费氏传古文易，而不立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则真孔氏遗书也。东京马融、郑康成皆为费氏学，其书始盛行。今学官所列王弼易，虽宗庄老，其书固郑氏书也。费氏易在汉诸家中最近古，最见排摈，千载之后，

岿然独存，岂非天哉！自康成、辅嗣合《彖》、《象》、《文言》于经，学者遂不见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编古《周易》，将以复于其旧。而其刊补离合之际，览者或以为未安。祖谦谨因晁氏书参考传记，复定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为断。

文王卦下之辞谓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辞不谓之《彖》，孔子何为言“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爻下辞谓之《象》，爻辞多文王后事，故诸说皆以为爻辞出于周公。大象，卦画是也。天地水火雷风山泽，观卦画则见其象也。《大象》之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小象》，释周公之辞，如“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之类，皆象之传也。经，文王周公所作也。传，孔子所作也。司马谈《论六经要指》引“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谓之“易大传”。班固谓孔子晚而学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前汉六经与传皆别行，至后汉诸儒作注，始合经传为一耳。魏高贵乡公问博士淳于俊曰：今《彖》、《象》不连经文，而注连之，何也？俊对曰：郑康成合《彖》、《象》于易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则郑未注六经之前，《彖》、《象》不连经文矣。自郑康成合《彖》、《象》于经，故加“《彖》曰”“《象》曰”以别之，诸卦皆然。

税氏与权曰：按吕汲公元丰壬戌防刻《周易》古经十二篇于成都学官，景迂晁生建中靖国辛巳并为八篇，号《古周易》，缮写而藏于家。巽岩李文简公绍兴辛未谓北学各有师授，经名从吕，篇第从晁，而重刻之。逮淳熙壬寅，新安朱文公表出东莱吕成公《古文周易经传音训》，乃谓编古易自晁生始。岂二公或不见汲公蜀本与？然成公则议晁生并上下经为非，而文公《易本义》，则篇第与汲公吻合。

王氏应麟曰：《说卦·释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释文序录》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称荀爽者，以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马融、郑康成、宋衷、虞翻、陆绩、姚信、翟子玄为《易义》，注内又有张氏、朱氏，并不详何人。荀悦《汉纪》云：马融著《易解》，颇生异说。爽著《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由是兖豫言易者，咸传荀氏学，今其说见于李鼎祚《集解》。

纲领二 此篇论易道精蕴、经传义例

司马氏迁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

班氏固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王氏弼曰：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

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是故“情伪相感”，远近相追，“爱恶相攻”，屈伸相推。“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哉！”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

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夫应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处之象也；承、乘者，逆顺之象也；远近者，险易之象

也；内外者，出处之象也；初上者，终始之象也。故观变动者存乎应，察安危者存乎位，辨逆顺者存乎承、乘，明出处者存乎内外。远近终始，各存其会；辟险尚远，趣时贵近。比、复好先，乾、壮恶首。吉凶有时，不可犯也。动静有适，不可过也。犯时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适，过不在深。观爻思变，变斯尽矣。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弥甚。纵复或值，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按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也。若以上为阳位邪？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阴阳处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说当位失位也。然则初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故乾初谓之“潜”，过五谓之“无位”，未有处其位而云“潜”，有位而云“无”者也。历观众卦，尽亦如之。初上无阴阳定位，亦以明矣。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阴阳。尊者阳之所处，卑者阴之所履也。故以尊为阳位，卑为阴位。去初上而论位分，则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谓之

阳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谓之阴位？初上者，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阴阳定也。尊卑有常序，终始无常主，故《系辞》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无终始，卦不可无六爻，初上虽无阴阳本位，是终始之地也。统而论之，爻之所处则谓之位。卦以六爻为成，则不得不谓之六位时成也。

凡《象》者，统论一卦之体者也。《象》者，各辩一爻之义者也。故履卦六三为兑之主，以应于乾；成卦之体，在斯一爻。故《象》叙其应，虽危而亨也。《象》则各言六爻之义，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体，而指说一爻之德，故危不获亨而见咥也。讼之九二，亦同斯义。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统一卦之义，大有之类是也。卦体不由乎一爻，则全以二体之义明之，丰卦之类是也。

薛收问一卦六爻之义，王氏通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时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问六爻之义。曰：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谁能过乎？

孔氏颖达曰：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亨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郑康成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崔颢、刘贞简等并用此义。云易者，谓生生之德，有义简之义。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变易者，谓生生之道变而相续。周简子云：不易者，常体之名；变易者，相变改之名。故今之所用，同郑康成等。作易所以垂教者，孔子曰：“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牺乃仰观象于

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

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之主，故为下篇之始而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①

周子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缊，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缊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邵子曰：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以“元亨”为变，则“利贞”为应。以“吉凶”为应，则“悔吝”为变。元则吉，吉则利应之。亨则凶，凶则应之以贞。悔则吉，吝则凶，是以变中有应，应中有变也。变中之应，天道也，故元为变，则亨应之；利为变，则应之以贞。应中之变，人事也，故变则凶，应则吉，变则吝，应则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从天不从人。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统下三者，有言象，不拟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拟一物以明意；有数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类是也。

^① 以此言之，则上下二篇，文王所定。

张子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告以君子之义。

程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也。

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大抵卦爻始立，义既具，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如《春秋》前既立例，到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也。

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之微，无一而不合。

阴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阳则小人，其助阳成物则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义则不善也，其和义则非不善也。

《传·序》云：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其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

至著者象也，体用同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易之为书，卦爻象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后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絪縕交感，变化不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偶。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时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时而索卦，则拘于无变，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谓卦爻象象之义，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然后可以谓之知易也。虽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见者也。已形已见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此学者所当知也。

朱子曰：《汉书》“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说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

问：易有“交易”，“变易”之义如何？曰：“交易”是阳交于阴，阴交于阳，是卦图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云云者是也。“变易”是阳变阴，阴变阳，老阳变为少阴，老阴变为少阳，此是占筮之法，如昼夜寒暑屈伸往来者是也。

易是阴阳屈伸，随时变易，大抵古今有大闡辟，小闡辟，今人说易都无著摸，圣人便于六十四卦，只以阴阳奇偶写出来，至于所以为阴阳，为古今，乃是此道理。

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观俯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非特河图、洛书为然，而图书为特巧而著耳。于是圣人因之而画卦。卦画既立，便有吉凶在里。盖是阴阳往来交错于其间，其时则有消长之不同。长者便为主，消者便为客。事则有当否之或异，当者便为善，否者便为恶。即其主客、善恶之辨，而吉凶见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决定而不差，则以之立事，而大业自此生矣。此圣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开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自伏牺而下，但有此六画，而未有文字可传。到得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辞。故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恶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处之时既异，而其几甚微，只为天下之人不能晓会，所以圣人因占筮之法以晓人，使人居则观象玩辞，动则观变玩占，不迷于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书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虽不同，其辞虽不可尽见，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为占筮之用。自伏牺而文王周公，虽自略而详，所谓占筮之用则一。盖即占筮之中，而所以处置是事之理，便在里了。故其法若粗浅，而随人贤愚皆得其用。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沾著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此所以见易之为用，无所不该，无所不遍，但看人如何用之耳。易如镜

相似，看甚物来，都能照得。如所谓“潜龙”，只是有个“潜龙”之象，自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人来都使得。孔子说作龙德而隐，便是就事上指杀说来。然会看底，虽孔子说也活，也无不通。不会看底，虽文王周公说底也死了。须知得他是假托说，是包含说。假托，谓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说个影像在这里，无所不包。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阙其所疑之过也。且以一端论之，乾之为马，坤之为牛，《说卦》有明文矣。马之为健，牛之为顺，在物有常理矣。至于案文责卦，若屯之有马而无乾，离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龙，则或疑于震，坤之“牝马”，则当反为乾，是皆有不可晓者。是以汉儒求之《说卦》而不得，则遂相与创为互体、变卦、五行、纳甲、飞伏之法。参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说虽详，然其不可通者，终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会穿凿，而非有自然之势。唯其一二之适然而无待于巧说者，为若可信。然上无所关于义理之本原，下无所资于人事之训戒，则又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于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此其所以破先儒胶固支离之失，而开后学玩辞玩占之方，则至矣。然观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复有所自来，但如《诗》之比兴，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则是《说卦》之作，为无所与于易。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者，亦剩语矣。故疑其说亦若有未尽者，因窃论之，以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为说，必已具于太卜之官，顾今不可复考，则姑阙之。而直据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为训戒，而决吉凶。如王氏、程子与吾《本义》之云者，其亦可

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来，然亦不可直谓假设，而遽欲忘之也。

易之象似有三样：有本画自有之象，如奇画象阳、偶画象阴是也；有实取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风之类象之是也；有只是圣人自取象来明是义者，如“白马翰如”、“载鬼一车”之类是也。

易有象辞，有占辞，有象占相浑之辞。

问：王弼说初上无阴阳定位，如何？曰：伊川说阴阳奇偶，岂容无也？乾上九“贵而无位”。需上六不当位，乃爵位之位，非阴阳之位，此说最好。

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太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义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

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初但有占而无文，往往如今之环玦相似耳。今人因《火珠林》起课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辞，则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辞而后见吉凶。^①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辞，使人得此爻者，便观此辞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复逐爻解之。谓此爻所以吉者，谓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谓不当位

^① 又云：如左氏所载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辞，亦不用比之辞，却自别推一法。

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晓耳。至如《文言》之类，却是就上面发明道理，非是圣人作易，专为说道理以教人也。须见圣人本意，方可学易。

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为善。如严君平所谓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者。故卦爻之辞，只是因依象类，虚设于此，以待叩而决者，使以所值之辞，决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后有是辞。理无不正，故其丁宁告戒之辞，皆依于正。天下之动，所以正夫一，而不谬于所之也。

卦爻之辞，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含该贯曲畅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则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以诏后世。何用假托卦象，为此艰深隐晦之辞乎？

大抵易之书，本为卜筮而作，故其辞必根于象数，而非圣人己意之所为。其所劝戒，亦以施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如此，所以其说虽有义理，而无情意。虽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窃自庆，以为天启其衷，而以语人，人亦未见有深晓者。

易中都是贞吉，不曾有不贞吉；都是利贞，不曾说利不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则云“利贞”。盖正则利，不正则不利。至理之权舆，圣人之至教，寓其间矣。大率是为君子设，非小人盗贼所得窃取而用。

蔡氏元定曰：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象，出于一

方一圆。尽起于乾坤二画。

许氏衡曰：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阳居之，才可以有为矣。或恐其不安于分也，以阴居之，不患其过越矣。或恐其软弱昏滞，未足以趋时也。大抵柔弱则难济，刚健则易行。或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数居多。若总言之，居初者，易贞。居上者，难贞。易贞者，由其所适之道多。难贞者，以其所处之位极。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终之际，其难易之不同盖如此。

二与四，皆阴位也。四虽得正，而犹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正乎？二虽不正，而犹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位也。二，远君之位也。其势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誉”，四之所以“多惧”也。二中位，阴阳处之，皆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谓。其才若此，故于时义为易合。时义既合，则吉可断矣。

卦爻六位，惟三为难处。盖上下之交，内外之际，非平易安和之所也。

四之位近君，“多惧”之地也。以柔居之，则有顺从之美。以刚居之，则有僭逼之嫌。然又须问，居五者，阴邪阳邪？以阴承阳，则得于君而势顺。以阳承阴，则得于君而势逆。势顺则无不可也，势逆则尤忌上行，而凶咎必至。以阳承阳，以阴承阴，皆不得于君也。然阳以不正而有才，阴以得正而无才，故其势不同。有才而不正，则贵于寡欲，故乾之诸四，多得免咎。无才而得正，则贵乎有应，故艮之诸四，皆以有应为优，无应为劣。独坤之诸四，能以柔顺处之，虽无应援，亦皆免咎。此又随时之义也。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诸爻之德，莫精于此。能出乎庶物，不问何时，克济大事。《传》谓五“多功”者此也。

上，事之终，时之极也。其才之刚柔，内之应否，虽或取义，然终莫及上与终之重也。是故难之将出者，则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则亦以可保之道。义之善或不必劝，则直云其吉也。势之恶或不可解，则但言其凶也。质虽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则犹告之。位虽处极，而见其可行焉，则亦谕之。大抵积微而盛，过盛而衰。有不可变者，有不能不变者。《大传》谓“其上易知”，岂非事之已成乎？

胡氏一桂曰：上下体虽相应，其实阳爻与阴爻应，阴爻与阳爻应。若皆阳皆阴，虽居相应之位，则亦不应矣。然事固多变，动在因时，故有以有应而得者，有以有应而失者，亦有以无应而吉者，有以无应而凶者，斯皆时事之使然，不可执一而定论也。至若比五以刚中，上下五阴应之；大有五以柔中，上下五阳应之；小畜四以柔得应，上下五刚亦应之，又不以六爻之应例论也。

六十四卦皆以五为君位者，此易之大略也。此间或有居此位而非君义者，有居他位而有君义者，斯易之变，不可滞于常例。

胡氏炳文曰：易卦之占，亨多，元亨少。爻之占，吉多，元吉少。元亨，大善而亨。元吉，大善而吉也。人之行事，善百一，大善千一，故以元为贵。然兹事也，请论心之初。善不善，皆自念虑之微处，充之即是。此善之最大处，盖有一豪之不善，非元也。有一息之不善，非元也。

吴氏澄曰：时之为时，莫备于易。程子谓之随时变易以从道。夫子《传》六十四《彖》，独于十二卦发其凡，而赞其时与时义、时用之大。一卦一时，则六十四时不同也。一爻一时，则三百八十四时不同也。始于乾之乾，终于未济之未济，则四千九十六时，各有所值。引而伸，触类而长，时之百千万变无穷，而吾之所以时其时者，则一而已。

薛氏瑄：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时，所居之

位不同，故有无穷之事变。如人只是一动一静，但因时位不同，故有无穷之道理。此所以为易也。

蔡氏清曰：乾卦卦辞，只是要人如乾。坤卦卦辞，只是要人如坤，至如蒙、蛊等卦，则又须反其义。此有随时而顺之者，有随时而制之者。易道只是时。时则有此二义，在学者细察之。

周公之系爻辞，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本卦之时与本爻之时，又或兼取应爻，或取所承、所乘之爻。有承、乘、应与时位兼取者，有仅取其一二节者，又有取一爻为众爻之主者。大概不出此数端。

纲领三 此篇论读易之法及诸家醇疵

王氏通曰：易之忧患，业业焉，孜孜焉。其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繁师玄曰：远矣！吾视易之道何其难乎！曰：有是夫！“终日乾乾”可也。

刘炫问易，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北山黄公善医，先寝食而后针药。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

程子曰：观易须看时，然后观逐爻之才。一爻之中，当包函数意，圣人常取其重者而为之辞。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尝言者。又有且言其时，不及其爻之才者。皆临时参考，须先看卦，乃看得辞。

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

易须是默识心通，只穷文意，徒费力。

朱子曰：看易须是看他卦爻未画以前，是怎模样，却就这上见得他许多卦爻象数，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诗》则因风俗世变而作，《书》则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悬空说出。当其未有卦画，则浑然一太极。在人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

中，一旦发出，则阴阳吉凶，事事都有在里面。人须是就至虚静中，见得这道理周遮通珑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说，则滞泥不通。所谓“洁静精微，易之教也”。

经书难读，而此经为尤难。盖未开卷时，已有一重象数大概功夫。开卷之后，经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说杀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见本来“开物成务”活法。

易不比《诗》、《书》，他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个字，便是一个道理。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

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长。若只凭地悬空看，也没甚意思。又曰：说易“得其理，则象数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观，却须先见象数的当下落，方说得理不走作。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也。

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看伏牺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已是文王周公自说出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人占处说。如占得乾卦，则大亨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以上论读易。

孔氏颖达曰：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几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珠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原夫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

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

程子曰：邵尧夫先生之学，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陈图南先生。溯其源流，远有端绪。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而先生淳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

尹氏焯曰：伊川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玩味，既可见矣。

朱子门人问“当期”，曰：易卦之位，震东、离南、兑西、坎北者为一说，十二辟卦分属十二辰者为一说。及焦延寿为卦气直日之法，乃合二说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离兑坎二十四爻直四时，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为分四十八卦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说生焉。若以八卦为主，则十二卦之乾不当为巳之辟，坤不当为亥之辟，艮不当侯于申酉，巽不当侯于戌亥。若以十二卦为主，则八卦之乾不当在西北，坤不当在西南，艮不当在东北，巽不当在东南。彼此二说，互为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为公侯卿大夫，以附于十二辟卦，初无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无所据矣。不待论其减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后可以见其失也。杨雄《太玄》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盖亦去其震离兑坎者，而但拟其六十卦耳。诸家于八十一首，多有作拟震离兑坎者。近世许翰始正其误。至立踦赢二赞，则正以七百二十九赞，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数而益之。恐不可反据其说，以正焦氏之说也。

先天图非某之说，乃康节之说。非康节之说，乃希夷之说。非希夷之说，乃孔子之说。但当日诸儒既失其传，而方外之流，阴相付授，以为丹灶之术。至希夷康节，乃反之于易，而后其说始得复明于世。

问伊川易说理太多，曰：伊川言圣人有圣人用，贤人有贤人

用。若一爻只作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说得极好，然他解，依旧是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诗》、《书》略看训诂，解释文义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尽说，如何会过得他？若《易传》却可脱去本文。程子此书平淡地漫漫委曲，说得更无余蕴。不是那敲磕逼匝出底义理，平铺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难学。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作，若《易传》淡底文字，如何可及？

问《易传》大概将三百八十四爻作人说，恐通未尽否？曰：也是。即是不可装定作人说，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则为事，以终始言之则为时，以高下言之则为位，随所作而看皆通。《系辞》云：“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岂可装定作人说？

此书近细读之，恐程《传》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说作义理，不就卜筮上看，故其说有无顿著处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说推之，道理自不可易。

自秦汉以来，考象辞者，泥于术数，而不得其弘通简易之法。谈义理者，沦于空寂，而不适乎仁义中正之归。求其因时立教以承三圣，不同于法而同于道者，则唯伊川先生程氏之书而已。

老苏说易，专得于“爱恶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这六爻，似那累世相仇相杀底人相似看。这一爻攻那一爻，这一画克那一画，全不近人情。东坡见他恁地太粗疎，却添得些佛老在里面，其书自作两样。

王氏应麟曰：以义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谈亡晋，衍也，非弼也。范宁以王弼何晏并言，过矣。

程子言易，谓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朱子以为先见象数，方说得理，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愚尝观颜延之《庭诰》云：马、陆得其象数，取之于物；荀、王举其正宗，得之于心。其说以荀、王为长。李泰发亦谓一行明数而不知其义，管辂明象而不通其理。盖自辅嗣之学行，而象数之说隐。然义理象数，一以贯之，乃为尽善。^①

① 以上论诸家说易。

义 例

时

消息盈虚之谓“时”，泰、否、剥、复之类是也。又有指事言者，讼、师、噬嗑、颐之类是也。又有以理言者，履、谦、咸、恒之类是也。又有以象言者，井、鼎之类是也。四者皆谓之时。

位

贵贱上下之谓“位”。王弼谓中四爻有位，而初上两爻无位，非谓无阴阳之位也，乃谓爵位之位耳。五，君位也。四，近臣之位也。三虽非近，而位亦尊者也。二虽不如三四之尊，而与五为正应者也。此四爻皆当时用事，故谓之有位。初上则但以时之始终论者为多，若以位论之，则初为始进而未当事之人，上为既退而在事外之人也，故谓之无位。然此但言其正例耳。若论变例，则如屯、泰、复、临之初，大有、观、大畜、颐之上，皆得时而用事，盖以其为卦主故也。五亦有时不以君位言者，则又以其卦义所取者臣道，不及于君故也。故朱子云：常可类求，变非例测。

德

刚柔中正不中正之谓“德”。刚柔各有善不善，时当用刚，则以刚为善也；时当用柔，则以柔为善也。唯中与正，则无有不善者。然正尤不如中之善，故程子曰：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

也。六爻当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则吉者独多，以此故尔。

应、比

“应”者，上下体相对应之爻也。“比”者，逐位相比连之爻也。易中比应之义，唯四与五比，二与五应为最重。盖以五为尊位，四近而承之，二远而应之也。然近而承者，则贵乎恭顺小心，故刚不如柔之善。远而应者，则贵乎强毅有为，故柔又不如刚之善。夫子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夫言柔之道不利远，可见刚之道不利近矣。又可见柔之道利近，刚之道利远矣。夫子此条，实全易之括例。

凡比与应，必一阴一阳，其情乃相求而相得。若以刚应刚，以柔应柔，则谓之“无应”。以刚比刚，以柔比柔，则亦无相求相得之情矣。

以此例推之，易中以六四承九五者，凡十六卦，皆吉。比曰“外比于贤”，小畜曰“有孚惕出”，观曰“利用宾于王”，坎曰“纳约自牖”，家人曰“富家”，益曰“中行告公从”，井曰“井甃无咎”，渐曰“或得其桷”，巽曰“田获三品”，涣曰“涣其群元吉”，节曰“安节亨”，中孚曰“月几望”，皆吉辞也。唯屯、需与蹇，则相从于险难之中，故曰“往吉”，曰“出自穴”，曰“来连”。既济则交微于未乱之际，故曰“终日戒”，亦皆吉祥。

以九四承六五，亦十六卦，则不能皆吉，而凶者多。如离之“焚如死如弃如”，恒之“田无禽”，晋之“鼫鼠”，鼎之“覆餗”，震之“遂泥”，皆凶爻也。大有之“匪彭”，睽之“睽孤”，解之“解拇”，归妹之“愆期”，旅之“心未快”，小过之“往厉必戒”，虽非凶爻，而亦不纯吉。唯豫之四，一阳而上下应，噬嗑之四，

一阳为用狱主，丰之四，为动主以应乎明，大壮之壮，至四而极，未济之未济，至四而济，皆卦主也，故得吉利之辞，而免凶咎。

以九二应六五者，凡十六卦，皆吉。蒙之“子克家”，师之“在师中”，泰之“得尚于中行”，大有之“大车以载”，蛊之“干母蛊”而“得中道”，临之“咸临吉而无不利”，恒之“悔亡”，大壮之“贞吉”，睽之“遇主于巷”，解之“得黄矢”，损之“弗损益之”，升之“利用禴”，鼎之“有实”，皆吉辞也。唯大畜之“舆说辐”，则时当止也；归妹“利幽贞”，则时当守也；未济“曳轮贞吉”，则时当待也，亦非凶辞也。

以六二应九五，亦十六卦，则不能皆吉，而凶吝者有之。如否之“包承”也，同人之“于宗吝”也，随之“系小子失丈夫”也，观之“窥观可丑”也，咸之“咸其腓凶”也，皆非吉辞也。屯之“屯如遭如”，遁之“巩用黄牛”，蹇之“蹇蹇匪躬”，既济之“丧其勿逐”，则以遭时艰难，而显其贞顺之节者也。唯比之“自内”也，无妄之“利有攸往”也，家人之“在中馈贞吉”也，益之“永贞吉”也，萃之“引吉无咎”也，革之“巳日乃孚征吉”也，渐之“饮食衎衎”也，皆适当上下合德之时，故其辞皆吉。夫子所谓“其要无咎，其用柔中”者，信矣。

自二五之外，亦有应焉。自四五之外，亦有比焉。然其义不如应五承五者之重也。

以应言之，四与初，犹或取相应之义，三与上则取应义者绝少矣。其故何也？四，大臣之位也，居大臣之位，则有以人事君之义，故必取在下之贤德以自助，此其所以相应也。上居事外，而下应于当事之人，则失清高之节矣。三居臣位，而越五以应上，则失勿二之心矣。此其所以不相应也。然四之应初而吉者，亦唯以六四应初九耳。盖初九为刚德之贤，而六四有善下之美，

故如屯、贲之“求婚媾”也，颐之“虎视眈眈”也，损之“使遄有喜”也，皆吉也。若九四应初六，则反以下交小人为累，大过之“不桡乎下”，解之“解而拇”，鼎之“折足”是也。

以比言之，唯五与上，或取相比之义，余爻则取比义者亦绝少。其故何也？五，君位也，尊莫尚焉，而能下于上者，则尚其贤也，此其所以有取也。然亦唯六五遇上九，乃取斯义。盖上九为高世之贤，而六五为虚中之主。故如大有、大畜之六五、上九，孔子则赞之以“尚贤”；颐、鼎之六五、上九，孔子则赞之以“养贤”，其辞皆最吉。若以九五比上六，则亦反以尊宠小人为累，如大过之“老妇得其士夫”，咸之“志末”，《夬》之“苞陆”，兑之“孚于剥”，皆是也。独随之九五下上六，而义有取者，卦义刚来下柔故尔。若初与二，二与三，三与四，则非正应而相比者，或恐陷于朋党比周之失，故其义不重。

此皆例之常也。若其爻为卦主，则群爻皆以比之、应之为吉凶焉，故五位之为卦主者，不待言矣。如豫四为卦主，则初“鸣”而三“盱”。剥上为卦主，则三“无咎”而五“无不利”。复初为卦主，则二下仁而四“独复”。夬上为卦主，则三“壮頄”而五“苞陆”。姤初为卦主，则二“包有鱼”而四“包无鱼”。此又易之大义，不可以寻常比应之例论也。

卦主

凡所谓卦主者，有成卦之主焉，有主卦之主焉。成卦之主，则卦之所由以成者。无论位之高下，德之善恶，若卦义因之而起，则皆得为卦主也。主卦之主，必皆德之善，而得时、得位者为之。故取于五位者为多，而它爻亦间取焉。其成卦之主，即为主卦之主者，必其德之善，而兼得时位者也。其成卦之主，不得为主卦之主者，必其德与时位，参错而不相当者也。大抵其说皆

具于夫子之《彖传》，当逐卦分别观之。

若其卦成卦之主，即主卦之主，则是一主也。若其卦有成卦之主又有主卦之主，则两爻皆为卦主矣。或其成卦者兼取两爻，则两爻又皆为卦主矣。或其成卦者兼取两象，则两象之两爻，又皆为卦主矣。亦当逐卦分别观之。

乾以九五为卦主，盖乾者天道，而五则天之象也。乾者君道，而五则君之位也，又刚健中正。四者具备，得天德之纯，故为卦主也。观《彖传》所谓“时乘六龙以御天”，“首出庶物”者，皆主君道而言。

坤以六二为卦主，盖坤者地道，而二则地之象也。坤者臣道，而二则臣之位也，又柔顺中正。四者具备，得坤德之纯，故为卦主也。观彖辞所谓“先迷后得主”“得朋”“丧朋”者，皆主臣道而言。

屯以初九、九五为卦主，盖卦唯两阳，初九在下，侯也，能安民者也。九五在上，能建侯以安民者也。

蒙以九二、六五为主，盖九二有刚中之德，而六五应之。九二在下，师也，能教人者也。六五在上，能尊师以教人者也。

需以九五为主，盖凡事皆当需，而王道尤当以久而成，《彖传》所谓“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指五而言之也。

讼以九五为主，盖诸爻皆讼者也，九五则听讼者也。《彖传》所谓“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亦指五而言之也。

师以九二、六五为主，盖九二在下，“丈人”也；六五在上，能用“丈人”者也。

比以九五为主，盖卦唯一阳居尊位，为上下所比附者也。

小畜以六四为成卦之主，而九五则主卦之主也。盖六四以一阴畜阳，故《彖传》曰“柔得位而上下应之”，九五与之合志，以成其畜，故《彖传》曰“刚中而志行”。

履以六三为成卦之主，而九五则主卦之主也。盖六三以一柔履众刚之间，多危多惧，卦之所以名履也。居尊位尤当常以危惧存心，故九五之辞曰“贞厉”，而《彖传》曰“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

泰以九二、六五为主，盖泰者上下交而志同，九二能尽臣道以上交者也，六五能尽君道以下交者也，二爻皆成卦之主，亦皆主卦之主也。

否以六二、九五为主，盖否者上下不交，六二“否亨”，敛德辟难者也。九五“休否”，变否为泰者也。然则六二成卦之主，而九五则主卦之主也。

同人以六二、九五为主，盖六二以一阴能同众阳，而九五与之应。故《彖传》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

大有以六五为主，盖六五以虚中居尊，能有众阳。故《彖传》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

谦以九三为主，盖卦唯一阳，得位而居下体，谦之象也。故其爻辞与卦同，《传》曰“三多凶”，而唯此爻最吉。

豫以九四为主，卦唯一阳，而居上位，卦之所由以为豫者。故《彖传》曰“刚应而志行”。

随以初九、九五为主，盖卦之所以为随者，刚能下柔也。初五两爻，皆刚居柔下，故为卦主。

蛊以六五为主，盖诸爻皆有事于干蛊者，至五而功始成，故诸爻皆有戒辞，而五独曰“用誉”也。

临以初九、九二为主，《彖传》所谓“刚浸而长”是也。

观以九五、上九为主，《彖传》所谓“大观在上”是也。

噬嗑以六五为主，《彖传》所谓“柔得中而上行”是也。

贲以六二、上九为主，《彖传》所谓“柔来而文刚”，“刚上而文柔”是也。

剥以上九为主，阴虽剥阳，而阳终不可剥也，故为卦主。

复以初九为主，《彖传》所谓“刚反”者是也。

《无妄》以初九、九五为主，盖初九阳动之始，如人诚心之初动也；九五乾德之纯，如人至诚之无息也。故《彖传》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指初也；又曰“刚中而应”，指五也。

大畜以六五、上九为主，《彖传》所谓“刚上而尚贤”者是也。

颐亦以六五、上九为主，《彖传》所谓“养贤以及万民”者是也。

大过以九二、九四为主，盖九二刚中而不过者也，九四栋而不桡者也。

坎以二五二阳为主，而五尤为主，水之积满者行也。

离以二五二阴为主，而二尤为主，火之方发者明也。

咸之九四当心位，心者感之君，则四卦主也。然九五当背位，为咸中之艮，感中之心，是谓动而能静，则五尤卦主也。

恒者常也，中则常矣，卦唯二五居中，而六五之柔中，尤不如九二之刚中，则二卦主也。

遁之为遁以二阴，则初二成卦之主也。然处之尽善者唯九五，则九五又主卦之主也。故《彖传》曰“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

大壮之为壮以四阳，而九四当四阳之上，则四卦主也。

晋以明出地上成卦，六五为离之主，当中天之位，则五卦主也。故《彖传》曰“柔进而上行”。

明夷以日入地中成卦，而上六积土之厚，夷人之明者也，成卦之主也。六二、六五皆秉中顺之德，明而见夷者也，主卦之主也。故《彖传》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

家人以九五、六二为主，故《彖传》曰“女正位乎内，男正

位乎外”。

睽以六五、九二为主，故《彖传》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

蹇以九五为主，故《彖传》曰“往得中也”。盖《彖》辞所谓“大人”者，即指五也。

解以九二、六五为主，故《彖传》曰“往得众也”，指五也。又曰“乃得中也”，指二也。

损以损下卦上画，益上卦上画为义，则六三、上九，成卦之主也。然损下益上，所益者君也，故六五为主卦之主。

益以损上卦下画，益下卦下画为义，则六四、初九，成卦之主也。然损上益下者，君施之而臣受之，故九五、六二为主卦之主。

夬以一阴极于上为义，则上六成卦之主也。然五阳决阴，而五居其上，又尊位也，故九五为主卦之主。

姤以一阴生于下为义，则初六成卦之主也。然五阳皆有制阴之责，而唯二五以刚中之德，一则与之相切近以制之，一则居尊临其上以制之，故九五、九二为主卦之主。

萃以九五为主，而九四次之，卦唯二阳而居高位，为众阴所萃也。

升以六五为主，《彖传》曰“柔以时升”，六五升之最尊者也。然升者必自下起，其卦以地中生木为象，则初六者巽体之主，乃木之根也，故初六亦为成卦之主。

困以九二、九五为主，盖卦以刚掩为义，谓二五以刚中之德，而皆掩于阴也，故两爻皆成卦之主，又皆主卦之主。

井以九五为主，盖井以水为功，而九五坎体之主也；井以养民为义，而九五养民之君也。

革以九五为主，盖居尊位，则有改革之权；刚中正，则能尽

改革之善，故其辞曰“大人虎变”。

鼎以六五、上九为主，盖鼎以养贤为义，而六五尊尚上九之贤，其象如鼎之铉耳之相得也。

震以二阳为主，然震阳动于下者也，故四不为主，而初为主。

艮亦为二阳为主，然艮阳止于上者也，故三不为主，而上为主。

渐以女归为义，而诸爻唯六二应五，合乎女归之象，则六二卦主也。然渐又以进为义，而九五进居高位，有刚中之德，则九五亦卦之主也。

归妹以女之自归为义，其德不尊，故《彖传》曰“无攸利”，柔乘刚也”。是六三、上六成卦之主也。然六五居尊，下交，则反变不尊而为尊，化凶而为吉。是六五又主卦之主也。

丰以六五为主，盖其彖辞曰“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六五之位则王之位也，柔而居中，则日中之德也。

旅亦以六五为主，故《彖传》曰“柔得中乎外”。又曰“止而丽乎明”。五居外体，旅于外之象也；处中位，为离体之主，得中丽明之象也。

巽虽主于二阴，然阴卦以阴为主者，唯离为然，以其居中故也。巽之二阴，则为成卦之主，而不得为主卦之主。主卦之主者，九五也。申命行事，非居尊位者不可。故《彖传》曰“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五也。

兑之二阴亦为成卦之主，而不得为主卦之主。主卦之主，则二五也。故《彖传》曰“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

涣以九五为主，盖收拾天下之散，非居尊不能也。然九二居内以固其本，六四承五以成其功，亦卦义之所重，故《彖传》曰“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节亦以九五为主，盖立制度以节天下，亦唯居尊有德者能之。故《彖传》曰“当位以节，中正以通”。

中孚之成卦以中虚，则六三、六四，成卦之主也。然孚之取义以中实，则九二、九五，主卦之主也。至于孚乃化邦，乃居尊者之事，故卦之主在五。

小过以二五为主，以其柔而得中，当过之时而不过也。

既济以六二为主，盖既济则初吉而终乱，六二居内体，正初吉之时也。故《彖传》曰“初吉柔得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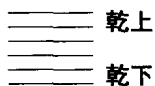
未济以六五为主，盖未济则始乱而终治，六五居外体，正开治之时也。故《彖传》曰“未济亨，柔得中也”。

以上之义，皆可以据《彖传》、爻辞而推得之。大抵易者，成大业之书。而成大业者，必归之有德有位之人。故五之为卦主者独多。中间亦有因时义不取五为王位者，不过数卦而已。自五而外，诸爻之辞，有曰王者，皆非以其爻当王也，乃对五位而为言耳。如随之上曰“王用亨于西山”，则因其系于五也。益之二曰“王用亨于帝”，则因其应于五也。升之四曰“王用亨于岐山”，则因其承于五也。皆其德与时称，故王者简而用之，以答乎神明之心也。又上爻有蒙五爻而终其义者，如师之上曰“大君有命”，则因五之出师定乱，而至此则奏成功也。离之上曰“王用出征”，则因五之忧勤图治，而至此则除乱本也。皆蒙五爻之义，而语其成效如此。易中五上两爻，此类最多，亦非以其爻当王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一

周易上经

本义 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



乾 元、亨、利、贞。

本义 六画者，伏羲所画之卦也。一者，奇也，阳之数也。乾者，健也，阳之性也。本注乾字，三画卦之名也。下者，内卦也。上者，外卦也。经文“乾”字，六画卦之名也。伏羲仰观俯察，见阴阳有奇偶之数，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见一阴一阳，有各生一阴一阳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见阳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拟之于天也。三画已具，八卦已成，则又三倍其画，以成六画，而为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画皆奇，上下皆乾，则阳之纯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辞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变者，言其占当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终也。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开物成务之精意。余卦放此。

程传 上古圣人始画八卦，三才之道备矣，因而重之，以尽天下之变，故六画而成卦。重乾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体，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谓乾。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乾者，万物之始，故为天，为阳，为父，为君。“元、亨、利、贞”，谓

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它卦则随事而变焉。故元专为善大，利主于正固。亨贞之体，各称其事。四德之义，广矣，大矣。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乾者，此卦之名。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二画之体，虽象阴阳之气，未成万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画以象三才，写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乃谓之卦也。《系辞》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但初有三画，虽有万物之象，于万物变通之理，犹有未尽，故更重之而有六画，备万物之形象，穷天下之能事，故六画成卦也。此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积诸阳气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也。不谓为天而谓之乾者，天者定体之名，乾者体用之称，故《说卦》云：“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圣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乾不名天也。

邵子曰：不知乾，无以知性命之理。

《朱子语类》云：乾只是健，坤只是顺。纯阳所以健，纯阴所以顺。至健者唯天，至顺者唯地。

问：乾者天之性情。曰：乾，健也。健之体为性，健之用是情。又曰：性情二者常相参在此，情便是性之发，非性何以有情？健而无息，非性何以能如此？

问：《本义》云：见阳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拟之于天也。窃谓卦辞未见取象之意，恐当于大象言之。曰：才设此卦时，便有此象了，故于此豫言之。

问“元、亨、利、贞”。曰：当初只是说大亨利于正，不以分配四时，孔子见此四字好，始分作四件说。

又云：“元亨利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与诸卦一般，至孔子作《彖传》、《文言》，始以乾坤为四德，而诸卦自如其旧。

二圣人之意，非有不同，盖各是发明一理耳。今学者且当虚心玩味，各随本文之意而体会之。其不同处，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横作主张也。

胡氏炳文曰：“元、亨、利、贞”，诸家便作四德解，唯《本义》以为占辞。大通而至正，此天道之本然；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人事之当然也。乾为易第一卦，占得之者，其事虽大通，而非正固，尚不能保其终，况它卦乎！

蔡氏清曰：成形之大者为天，坤卦亦曰：阴之成形莫大于地，可见不可就以乾坤当天地。凡至健者皆为乾，凡至顺者皆为坤。此乾坤所以足应万用，而《彖传》之言，所以为专以天道明乾义，以地道明坤义也。

林氏希元曰：乾德刚健，刚以体言，健兼用言。刚则有立，健则有为。人而有立有为，则志至气至。本立道生，事无不立，功无不成。不见艰难，无能阻止，如乾旋坤转，如雷厉风行，“何天之衢”，殆不足以拟之，是不唯亨而且大亨也。中者不偏不倚，正者无过不及，体用之分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可见乾之中正也。乾道大通而至正，在人容有不正者，故圣人因以为戒。

案 乾坤之“元亨利贞”，诸儒俱作四德说，唯朱子以为占辞，而与它卦一例，其言当矣。然四字之中，虽只两意，实有四层。何则？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人能至健，则事当大通。然必宜于正固，是占辞只两意也。但易之中，有言“小亨”者矣，有言“不可贞”者矣。一时之通，其亨则小，唯有大者存焉，而后其亨乃大也，是大在亨之先也。径径之固，固则非宜，唯有宜者在焉，而后可以固守也，是宜在贞之先也。其在六十四卦者，皆是此理。故其言“元亨”者，合乎此者也。其但言“亨”，或曰“小亨”者，次乎此者也。其言“利

贞”者，合乎此者也。其言“不可贞”，“勿用永贞”，或曰“贞凶”“贞厉”“贞吝”者，反乎此者也。乾坤诸卦之宗，则其“亨”无不大大，而其“贞”无不宜。文王系辞备此四字，故孔子推本于天之道，性之蕴，而以四德明之，实所以发文王之意。且以为六十四卦详略偏全之例，非孔子之说异乎文王之说，又非其释乾坤之辞独异乎诸卦之辞也。学者以是读朱子之书，庶乎不谬厥旨矣。

初九 潜龙勿用。

本义 初九者，卦下阳爻之名。凡画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为初。阳数九为老，七为少，老变而少不变，故谓阳爻为九。“潜龙勿用”，周公所系之辞，以断一爻之吉凶，所谓爻辞者也。“潜”，藏也。“龙”，阳物也。初阳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变者，当观此象而玩其占也。余爻放此。

程传 下爻为“初”。“九”，阳数之盛，故以名阳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乾以龙为象，龙之为物，灵变不测，故以象乾道变化，阳气消息，圣人进退。初九在一卦之下，为始物之端，阳气方萌，圣人侧微，若“龙”之“潜”隐，未可自用，当晦养以俟时。

集说 沈氏麟士曰：称“龙”者，假象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之为物，能“飞”能“潜”，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潜伏，故言“勿用”。

孔氏颖达曰：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有二：一者乾体有三画，坤体有六画，阳得兼阴，故其数九；阴不得兼阳，故其数六。二者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老阴老阳皆变，《周易》以变者为占，故称九称六。所以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者，以揲蓍之数，

九过揲则得老阳，六过揲则得老阴，其少阳称七，少阴称八，义亦准此。

崔氏憬曰：九者老阳之数，动之所占，故阳称焉。“潜”，隐也。“龙”下隐地，潜德不彰，是以君子韬光待时，未成其行，故曰“勿用”。

《朱子语类》：问：程易以初、二、三、四爻作舜说，何以见得如此？曰：此是推说爻象之意，非本指也。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辞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阳在下，未可施用，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当观此象而玩其占，隐晦而“勿用”可也。此易之本指也。圣人为《彖传》、《象传》、《文言》，节节推去无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说得无穷。先通得易本指后，推说不妨。若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矣。

李氏舜臣曰：六爻之象，皆取于“龙”者，阳体之健，其“潜”“见”“惕”“跃”“飞”“亢”者，初终之序，而变化之迹也。

梁氏寅曰：夫易者，洁净精微之教也。故其取象皆假托其物，而未涉于事；包含其意，而各随所用。然乾纯阳之卦，而取象于龙，则其意多为圣人而发者。故夫子于《文言》，皆以圣人事明之。今观之六爻，则象之所示，占之所决，夫人可用也，独圣人乎？如初九之“潜龙勿用”，在圣人则方居侧微也，在君子则“遁世无闷”也，在学者则养正于蒙也。以是而推，其用何不可哉？朱子以象占言易，而不欲以事论，惧人之泥而失之也。

林氏希元曰：龙不止阳物，乃阳物之神灵不测者，故象乾之六爻。盖乾卦六爻，皆得乾道，不比它卦，故《文言》以圣人明之。比之于物，则是“龙”也。

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本义 二，谓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后放此。九二刚健中正，出潜离隐，泽及于物，物所“利见”，故其象为“见龙在田”，其占为“利见大人”。九二虽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当之，故值此爻之变者，但为利见此人而已。盖亦谓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与占者相为主宾，自为一例。若有“见龙”之德，则为“利见”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程传 田，地上也。出现于地上，其德已著。以圣人言之，舜之田渔时也，利见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见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见大德之人，以被其泽。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纯体，不分刚柔，而以同德相应。

集说 郑氏康成曰：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故称“田”也。

干氏宝曰：二为地上，在地之表，阳气将施，圣人将显，故曰“利见大人”。

孔氏颖达曰：阳处二位，故曰九二。阳气发见，故曰“见龙”。田是地上可营为有益之处，阳气发在地上，故曰“在田”。初之与二，俱为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称田。“见龙在田”，是自然之象。“利见大人”，以人事托之。言龙见在田之时，犹似圣人久潜稍出，虽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众庶，“利见”九二之“大人”。先儒云：若夫子教于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称“大人”。

蔡氏清曰：凡“大人”皆是德位兼全之称。九二虽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谓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故亦谓之“大人”。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本义 九，阳爻。三，阳位。重刚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体刚健，有能“乾乾”惕“厉”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忧惧如是，则虽处危地而“无咎”也。

程传 三虽人位，已在下体之上，未离于下而尊显者也，舜之玄德升闻时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则虽处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将归之，其危惧可知。虽言圣人事，苟不设戒，则何以为教？作易之义也。

集说 郑氏康成曰：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

孔氏颖达曰：以阳居三位，故称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称“大人”。阳而得位，故称“君子”。在忧危之地，故“终日乾乾”。言终竟此日，健健自强，不有止息。“夕惕”者，谓至向夕之时，犹怀忧惕。此卦九三所居之处，实有危厉。又《文言》云：“虽危无咎”，是实有危也。据其上下文势，“若”字宜为语辞，诸儒并以“若”为“如”，如似有厉，是实无厉也，理恐未尽。

龚氏原曰：三居下体之上，当危惧之时，唯自强不息，戒谨恐惧，可以免咎。

杨氏时曰：乾之九三，独言“君子”，盖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文言》于九四，则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于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盖乾之所谓君子也。

《朱子语类》：问：伊川云：虽言圣人事，苟不设戒，何以为教？窃意因时而“惕”，虽圣人亦有此心。曰：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常人皆可得而用，初无圣凡之别，但当著此爻，便用兢兢戒惕。

故氏炳文曰：凡卦爻有占无象，象在占中；有象无占，占在

象中。如乾初、二、四、五、上，分象与占；九三“终日乾乾夕惕若”，皆占辞也，而象在其中。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本义 “或”者，疑而未定之辞。“跃”者，无所缘而绝于地，特未飞尔。“渊”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测之所。龙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跃”而起，则向乎天矣。九阳四阴，居上之下，改革之际，进退未定之时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随时进退，则“无咎”也。

程传 “渊”，龙之所安也。“或”，疑辞，谓非必也。“跃”，不“跃”，唯及时以就安耳。圣人之动，无不时也，舜之历试时也。

集说 干氏宝曰：“跃”者，暂起之言。

孔氏颖达曰：“或”，疑也。“跃”，跳跃也。言九四阳气渐进，似若龙体欲飞，犹疑或也。跃于在渊，未即飞也。

程氏迥曰：初与二既皆称龙，此爻虽不称龙，即上文知其为龙也。亦犹“大壮”九三“羝羊触藩，羸其角”，而九四不言羊，知“藩决不羸”即羊也。

李氏过曰：“跃”者，未飞而习飞者也。

林氏希元曰：《本义》进退未定之时，通承上文九阳四阴居上之下，改革之际。盖以爻与位言，九阳爻，四阴位，阳主进，阴主退，是进退未定也。以上体言，四居上之下，居上欲进。居上之下，则又未必于进，亦进退未定也。以上下二体言，四初离下体，入上体，是为改革之际，亦进退未定也。故总承之曰：进退未定之时。

又曰：“或跃在渊”，将进而未必于进也。未必于进，非不进也。审进退之时，必时可进，然后进也。是谓随时进退。

陈氏琛曰：九四以阳居阴，本非躁进之资。又居上之下，适当改革之时。是其欲进以有为，而商度之未决，盖将待时而出，见可而动也。有如龙之“或跃在渊”焉。其象如此，占者诚能随时进退，则其进也非贪位，退也非沽名。可以投事几之会，可以免失身之辱，何“咎”之有哉？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本义 刚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与九二同，特所“利见”者，在上之大人尔。若有其位，则为“利见”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程传 进位乎，天位也。圣人既得天位，则“利见”在下大德之人，与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见”夫大德之君也。

集说 杨氏雄曰：龙之“潜”“亢”，不获中矣。过中则“惕”，不及中则“跃”。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见”之占。

郑氏康成曰：五于三才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龙在焉，“飞”之象也。

干氏宝曰：圣功既就，万物既睹，故曰“利见大人”。

孔氏颖达曰：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云“飞龙在天”。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为万物所瞻睹，故天下“利见”此居上位之“大人”。

《朱子语类》云：太祖一日问王昭素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则陛下是“飞龙在天”，臣等“利见大人”。此说得最好。此易之用，所以不穷也。

胡氏炳文曰：九五以天德居天位，刚健而纯，中正而粹者也。《文言》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其九五之谓与！“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则“飞龙在天”之事矣。

林氏希元曰：此爻刚健中正，以居尊位，与他卦九五不同。盖乾是纯阳至健之卦，九五又得乾道之纯，在人则圣人也。故《本义》特曰：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以别于他卦。

上九 亢龙有悔。

本义 “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过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阳极于上，动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九五者，位之极。中正者，得时之极，过时则“亢”矣。上九至于亢极，故“有悔”也。有过则有悔，唯圣人知进退存亡而无过，则不至于悔也。

集说 王氏肃曰：穷高曰“亢”，知进忘退，故悔也。

郭氏雍曰：九三过而“惕”，故“无咎”。上九过而“亢”，故“有悔”。然则龙德莫善于惕，而莫不善于亢也。

《朱子语类》云：若占得此爻，必须以亢满为戒。当极盛之时，便须虑其亢，如这般处，最是易之大义，大抵于盛满时致戒。

总论 范氏仲淹曰：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内，得位于其外，余爻则从其进退安危之会言之。

饶氏鲁曰：一爻有一爻之中，如初则以“潜”为中，二则以“见”为中，三则以“乾”、“惕”为中，四则以“或跃”为中。卦有才、有时、有位不同，圣人使之无不合乎中。

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

本义 用九，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纯阳而居首，故于此发之。而圣人因系之辞，使遇此卦而六爻皆变者，即此占之。盖六阳皆变，刚而能柔，吉之道也。故为“群龙无首”之象，而其占为如是则吉。

也。《春秋传》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盖即纯坤卦辞，“牝马之贞”、“先迷后得”、“东北丧朋”之意。

程传 用九者，处乾刚之道，以阳居乾体，纯乎刚者也。刚柔相济为中，而乃以纯刚，是过乎刚也。“见群龙无首”，谓观诸阳之义，为无首则吉也。以刚为天下先，凶之道也。

集说 朱子答虞士朋曰：用九用六，当从欧公说，为揲著变卦之凡例。盖阳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阴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纯阳纯阴，而居篇首，故就此发之。此欧阳公旧说也。而愚又尝因其说而推之，窃以为，凡得乾而六爻纯九，得坤而六爻纯六者，皆当直就此例，占其所系之辞，不必更看所变之卦。《左传》蔡墨所谓“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者，可以见其一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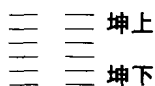
又《语类》云：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处。

林氏希元曰：用九本是阳爻之通例，然于乾卦六爻之后发之，便是指乾卦六爻用九。

又曰：或疑“无首”之“吉”，刚而能柔则吉也。牝马之利，顺而能健则利也。刚而能柔，与顺而健者，性体自是不同。而《春秋传》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何也？曰：乾变之坤，虽为坤之所为，然本自刚来，与本是坤者不同。故乾“无首”之“吉”，终不可同于坤“牝马之贞”。坤“永贞”之“利”，终不可同于乾之“元亨”。圣人不教人即所变之卦以考其占，而别著自此至彼之象占者，正以其有不可同耳。

案 爻辞虽所以发明乎卦之理，而实以为占筮之用，故以九六名爻者取用也。爻辞动则用，不动则不用。卦辞则不论动不动而皆用也。但不动者，以本卦之彖辞占；其动者，则合本卦变卦之彖辞占。如乾之六爻全变则坤，坤之六爻全变则乾也。先儒之

说，以为全变则弃本卦而观变卦；而乾坤者天地之大义，乾虽变坤，未可纯用坤辞也；坤虽变乾，未可纯用乾辞也。故别立用九用六，以为皆变之占辞。此其说亦善矣。以理揆之，则凡卦虽全变，亦无尽弃本卦而不观之理，不独乾坤也。故须合本卦变卦而占之者近是。如此则乾变坤者，合观乾辞与坤辞而已。坤变乾者，合观坤辞与乾辞而已。但自乾而坤，则阳而根阴之义也。自坤而乾，则顺而体健之义也。合观卦辞者，宜知此意，故立用九用六之辞以发之。盖群龙虽现而不现其首，阳而根阴故也。永守其贞而以大终，顺而体健故也。此亦因乾坤以为六十四卦之通例。如自复而姤，则长而防其消可也。自姤而复，则乱而图其治可也。固非乾坤独有此义，而诸卦无之也。圣人于乾坤发之，以示例尔。然乾虽不变，而用九之理自在，故“乾元”无端，即“无首”之妙也。坤虽不变，而用六之理自在，故坤“贞”能“安”，即“永贞”之道也。阴阳本自合德者，交易之机，其因动而益显者，则变易之用，学易者尤不可以不知。



坤 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本义 ——者，偶也，阴之数也。坤者，顺也，阴之性也。注中者，三画卦之名也。经中者，六画卦之名也。阴之成形，莫大于地，此卦三画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则是阴之纯，顺之至，故其名与象皆不易也。“牝马”，顺而健行者。阳先阴后，阳主义，阴主利。“西南”，阴方。“东北”，阳方。安顺之为也。“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为大亨，而利以顺健为正。如有所往，则“先迷后得”而主于利。往西南则“得朋”，往东北则“丧朋”。大抵能安于正则吉也。

程传 坤，乾之对也，四德同而贞体则异。乾以刚固为贞，坤则柔顺而贞。牝马柔顺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马之贞”。君子所行，柔顺而利且贞，合坤德也。阴，从阳者也，待唱而和。阴而先阳，则为迷错，居后乃得其常也。主利，利万物则主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劳于事者，臣之职也。“西南”，阴方。“东北”，阳方。阴必从阳，离丧其朋类，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贞”之“吉”。得其常则安，安于常则贞，是以吉也。

集说 王氏弼曰：至顺而后乃亨，故唯利于“牝马之贞”。“西南”，致养之地，与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东北”，反“西南”者也，故曰“丧朋”。阴之为物，必离其党，之于反类，

而后获“安贞吉”。

干氏宝曰：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繇，坤以马象。

孔氏颖达曰：乾坤合体之物，故乾后次坤。地之为体，亦能始生万物，各得亨通，故云“元亨”，与乾同也。牝对牡为柔，故云“利牝马之贞”。不云牛而云马者，牛虽柔顺，不能“行地无疆”，无以见坤之德。马虽比龙为钝，而亦能远，象地之广育也。“先迷后得主利”者，以其至阴，当待唱而后和。凡有所为，若在物之先，即迷惑。若在物之后，即得主利。以阴不可先唱，犹臣不可先君，卑不可先尊故也。

崔氏憬曰：西方坤兑，南方巽离，二方皆阴，与坤同类，故曰“西南得朋”。东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阳，与坤非类，故曰“东北丧朋”。安于承天之正，故言“安贞吉”也。

张氏浚曰：君造始，臣代终，人臣立事建业，以有为于下。失朋侪之助，有不能独胜其任者矣，故“西南”以“得朋”为利。若夫立于本朝，左右天子，苟非绝类忘私，其何以上得君心，合德以治天下哉？然则“得朋”臣之职也，“丧朋”臣之心也，以是心行是职，非曰今日得之明日丧之也。但见君德而莫或有专事擅权之咎，曰“东北丧朋”。

《朱子语类》：问：牝马取其柔顺健行，坤顺而言健，何也？曰：守得这柔顺坚确，故有健象。柔顺而不坚确，则亦不足以配乾矣。

项氏安世曰：牝取其顺，马取其行。顺者坤之“元”，行者坤之“亨”，“利”者宜此而已，“贞”者终此而已。柔顺者多不能终，唯牝马为能终之。“君子有攸往”，此一句总起下文也。“先迷后得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为主也。

杨氏简曰：君先臣后，夫先妻后。当后而先为迷，迷为失

道。君为臣之主，夫为妻之主，后而得主，利莫大焉。

王氏申子曰：乾健行，故为马。坤亦为马者，坤乾之配，乾行而坤止，则无以承天之施，而成其化育之功，此所谓柔顺之贞，坤之德也。

胡氏一桂曰：“元亨，利牝马之贞”，已尽坤之全体，“君子”以下，则申占辞也。又曰：彖辞文王所作，“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后天卦位。

俞氏琰曰：坤顺乾之健，故其占亦为“元亨”。北地马群，每十牝随一牡而行，不入它群，是为“牝马之贞”。坤道以阴从阳，其贞如牝马之从牡则利，故曰“利牝马之贞”。易中凡称“君子”，皆指占者而言。“有攸往”，谓有所行也。坤从乾而行先乎乾，则迷而失道；后乎乾，则得乾为主而利，故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朋，坤类也。西南坤之本方，兑、离、巽皆坤类，是为“得朋”。出而从乾，则东北震艮坎非坤类，是为“丧朋”。君子之出处，随遇能安，一是皆以贞自持，盖无往而不吉，故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蔡氏清曰：若牡马则全是健，若牝牛则又全是顺。牝马，顺而健者也，要非顺外有健也。其健亦是顺之健也，故曰“安贞”。坤卦，地道也，妻道、臣道也。不顺则专而无成，不健则不能配乾。顺而健者，坤之正也。

郑氏维岳曰：坤配乾者也，坤之德即乾之德，乃柔顺以承之而有终耳。有终为健，故曰“利牝马之贞”。坤道从乾，乾为坤之主，故先则迷，而后则得其所主。“西南得朋”者，率类以从阳，以人事君之道也。“东北丧朋”者，绝类以从阳，涣群朋，亡之道也。此皆阴道之正而能安之，所以得吉也。

乔氏中和曰：坤唯合乾故“得主”，“得主”，故“西南”“东北”皆利方，“得朋”“丧朋”皆吉事。妻道也，臣道也。妻从

夫，臣从君而已矣。

案 “后得主”，当以孔子《文言》为据。盖坤者，地道、臣道；而乾，其主也，居“先”则无主，故“迷”；居“后”则得其所主矣。“利”字应属下两句读，言在西南则利于得朋，在东北则利于丧朋也。“得朋”“丧朋”正与上文“得主”相对。盖事主者，惟知有主而已，朋类非所私也。然亦有时而宜于得朋者，西南是坤代乾致役之地，非合众力不足以济，于是而得朋，正所以终主之事，是得朋即得主也。唯东方者受命之先，北方者告成之候，稟令归功，已无私焉，而又何朋类之足云？故必“丧朋”而后“得主”也。为人臣者而知此义，则引类相先，不为阿党睽孤特立，不为崖异。故易卦之爻有曰“朋盍簪”者，有曰“朋至”者，有曰“以其汇”“以其邻”者，皆得朋之义也。有曰“朋亡”者，有曰“涣群”者，有曰“绝类上”者，皆丧朋之义也。斯义也，质之文王卦图、孔子《彖传》而皆合。故自此卦首发明之，而六十四卦臣道准焉。

初六 履霜，坚冰至。

本义 六，阴爻之名。阴数六老而八少，故谓阴爻为六也。“霜”，阴气所结，盛则水冻而为冰。此爻阴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势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则知“坚冰”之将“至”也。夫阴阳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长有常，亦非人所能损益也。然阳主生，阴主杀，则其类有淑慝之分焉。故圣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顺仁义之属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长之际，淑慝之分，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焉。盖所以赞化育而参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谨微之意，已可见于象中矣。

程传 阴爻称六，阴之盛也。八则阳生矣，非纯盛也。阴始

生于下，至微也。圣人于阴之始生，以其将长则为之戒。阴之始凝而为霜，“履霜”则当知阴渐盛而至“坚冰”矣。犹小人始虽甚微，不可使长，长则至于盛也。

集说 王氏应麟曰：乾初九，复也。“潜龙勿用”，即闭关之义。坤初六，姤也。“履霜坚冰至”，即女壮之戒。

案 阴阳之义，以在人身者言之，则心之神明，阳也；五官百体，阴也。以人之伦类言之，则君也父也夫也，阳也；臣也子也妻也，阴也。心之神明，以身而运；君父之事，以臣子而行；夫之家，以妇而成。是皆天地之大义，岂可以相无也哉？然心曰大体，五官百骸，则曰小体。君父与夫，谓之三纲而尊；臣子与妻，主于顺从而卑。自其大小尊卑之辨，而顺逆于此分，善恶于此生，吉凶于此判矣。诚使在人身者，心官为主，而百体从令。在人伦者，君父与夫之道行，而臣子妻妾听命焉。则阴乃与阳合德者，而何恶于阴哉？唯其耳目四肢，各逞其欲，而不奉夫天官；臣子妾妇，各行其私，而不禀于君父，则阴或至于干阳，而邪始足以害正。在一身则为理欲之交战，而善恶所自起也。在国家则为公私之迭乘，而治乱所由阶也。故孔子《文言》，以善恶之积，君父臣子之渐言之，意深切矣。然则所谓阳淑阴慝者，岂阴诚慝哉？顺于阳则无慝矣。所谓扶阳抑阴者，岂阴必抑哉？有以化之，斯不必抑之矣。此爻所谓“履霜坚冰至”，其大旨如此。推其源流，则尧舜禹危微之微，《大学》、《中庸》谨独之戒，与夫《春秋》名分之防，莫不相为表里。六十四卦言阴阳之际，皆当以是观之也。

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本义 柔顺正固，坤之“直”也。赋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顺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纯

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学习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则其占如是也。

程传 二阴位，在下，故为坤之主。统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尽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习而无所不利。“不习”谓其自然，在坤道则莫之为而为也，在圣人则“从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谓“至大至刚”以直也。在坤体，故以方易刚。犹“贞”加“牝马”也。言气则先大，大，气之体也。于坤则先方直，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尽地道，在人识之耳。乾坤纯体，以位相应。二，坤之主，故不取五应，不以君道处五也。乾则二五相应。

集说 王氏通曰：圆者动，方者静，其见天地之心乎！

孔氏颖达曰：以此爻居中得位，极于地体，故尽极地之义。此因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当如地之所为。

沈氏该曰：“坤至柔而动也刚”，直也；“至静而德方”，方也；“含万物而化光”，大也。坤之道，至简也，至静也，承天而行，顺物而成，初无假于修习也，是以“不习无不利”也。

《朱子语类》云：坤卦中惟这一爻最纯粹。盖五虽尊位，却是阳爻，破了体了。四重阴而不中，三又不正，唯此爻得中正，所以就这说个“直方大”。此是说坤卦之本体。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这爻有这个德，不待学习而“无不利”。人占得这个时，若能“直”能“方”能“大”，则亦“不习无不利”，却不是要发明坤道。

蔡氏清曰：乾九五一爻，当得乾一卦。盖乾，孔子以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正是圣人作而万物睹者，故“时乘六龙以御天”。而致万国之咸宁者，唯九五一爻足以当之。若坤之六二，柔顺中正，得坤道之纯，是又当得一全坤也。若初则阴

之微，上则阴之极，三则不中且不正，四则不中，五则不正，唯六二之柔顺中正，为独得坤道之纯。

又曰：直不专主静，只是存主处，故曰六二之动。直方可分内外，不可专分动静。

唐氏鹤徵曰：“直”而“大”者，乾之德也。坤无德，以乾之德为德。故乾性直，坤亦未尝不直；乾体圆，坤则效之以方。德合无疆，则与乾并其大矣。唯以乾之德为德，故“不习”而“无不利”，所谓“坤以简能”者如此。

案 乾为圆则坤为方，方者坤之德，与圆为对者也，故曰至静而德方。若直则乾德也，故曰“夫乾其动也直”。大亦乾德也，故曰“大哉乾元”。今六二得坤德之纯，方固其质也，而始曰“直”终曰“大”者，盖凡方之物，其始必以“直”为根，其终乃以“大”为极。故数学有所谓线而体者，非线之直，不能成面之方。因面之方而积之，则能成体之大矣。坤唯以乾之德为德，故因“直”以成“方”，因“方”以成“大”，顺天理之自然，而无所增加造设于其间，故曰“不习无不利”。习者重习也，乃增加造设之意。“不习无不利”。即所谓“坤以简能”者是也。若以不习为无藉于学，则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者，岂无所用其心哉？

六三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本义 六阴三阳，内含章美，可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终含藏，故或时出而从上之事，则始虽“无成”，而后必“有终”。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则如此占也。

程传 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为臣之道，当含晦其章美，有善则归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恶之心，下得柔顺之道也。“可贞”，谓可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从上之

事，不敢当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终耳。守职以终其事，臣之道也。

集说 王氏弼曰：三处下卦之极，而不疑于阳，应斯义者也。不为事始，须唱乃应，待命乃发，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贞”也。有事则从，不敢为首，故曰“或从王事”也。不为事主，顺命而终，故曰“无成有终”也。

杨氏简曰：无成无终，亦不可也。无成有终，臣之道也。

胡氏炳文曰：阳主进，阴主退。乾九三阳居阳，故曰“乾乾”，主乎进也。坤六四阴居阴，故曰“括囊”，主乎退也。乾九四阳居阴，坤六三阴居阳，故皆曰“或”，进退未定之际也。特其退也，曰“在渊”，曰“含章”。唯进则皆曰“或”，圣人不欲人之急于进也如此。三多凶，故圣人首于乾坤之三爻，其辞独详焉。

俞氏琰曰：坤道固宜静而有守，或有王事，则动而从之弗违也。“无成”，谓持美以归于君，不居其成功也。“有终”，谓职分居此，则当终其劳也。

蔡氏清曰：六阴三阳，亦有顺而健之意，故“无成有终”。亦“先迷后得”，“东北丧朋”，乃终有庆之意。

陆氏振奇曰：其不敢专成者，正其代君以终事而不为始也。是即安于“后得主”之贞者与？

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本义 “括囊”，言结囊口而不出也。“誉”者过实之名，谨密如是，则无咎而亦无誉矣。六四重阴不中，故其象占如此。盖或事当谨密，或时当隐遁也。

程传 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义，乃上下闭隔之时，其自处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结囊口而不露，则可

得“无咎”。不然则有害也。既晦藏则“无誉”矣。

集说 刘氏牧曰：坤，“其动也辟”，应二之德；“其静也翕”，应四之位。翕，闭也，是天地否闭之时，贤人乃隐，不可炫其才知也。

俞氏琰曰：咎致罪，誉致疑，唯能谨密如囊口之结括，则“无咎无誉”。

六五 黄裳。元吉。

本义 黄，中色。裳，下饰。六五以阴居尊，中顺之德，充诸内而见于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则其占亦如是矣。《春秋传》南蒯将叛，筮得此爻，以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且夫易不可以占险，三者有阙，筮虽当，未也。”后蒯果败，此可以见占法矣。

程传 坤虽臣道，五实君位，故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则“元吉”，谓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则元吉，不尽发其义也。“黄裳”既“元吉”，则居善为天下大凶可知。后之人未达，则此义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它卦六居五，或为柔顺，或为文明，或为暗弱，在坤则为居尊位。阴者臣道也，妇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犹可言也。妇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尽言也。或疑在革汤武之事犹尽言之，独于此不言，何也？曰：废兴，理之常也；以阴居尊位，非常之变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黄”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饰。坤为

臣道，五居尊位，是臣之极贵者也。能以中和居于臣职，故云“黄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

《朱子语类》云：“黄裳元吉”，不过是说在上之人能尽柔顺之道。黄，中色，裳是下体之服。能似这个，则无不吉。这是那居中处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刚健的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顺的道理。各随它阴阳，自有一个道理。

项氏安世曰：阴以在下为正，阳以在上为正。故二五皆中，而乾之天德独以属五，坤之地道独以属二。下非阳之位，故乾之九二，为在下而有阳德者。上非阴之位，故坤之六五，为在上而秉阴德者。黄者地之色，裳者下之服，文者坤之象，皆属阴也。

案 易中五固尊位，但圣人取象，未尝卦卦皆以君道言之，虽九五犹然，况六五乎！故小过之六五则言“公”，离之六五则言“王公”。大概居尊贵之位者，与卦义相当，则发其所当之义。程子之说，朱子盖议其非也。

上六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本义 阴盛之极，至与阳争，两败俱伤，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程传 阴从阳者也，然盛极则抗而争。六既极矣，复进不已则必战，故云“战于野”。“野”，谓进至于外也。既敌矣，必皆伤，故“其血玄黄”。

集说 孔氏颖达曰：即《说卦》云“战乎乾”是也，战于卦外，故曰“于野”。阴阳相伤，故“其血玄黄”。

侯氏行果曰：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又当十月。阴穷于亥，穷阴薄阳，所以战也，故《说卦》云“战乎乾”是也。

李氏开曰：曰“龙战”，则是乾来战，不以坤敌乾也。

冯氏椅曰：主龙而言，则知阴不可亢，亢则阳必伐之，戒阴

也。以战而言，则知阴不可长，长则与阳敌矣，戒阳也。

胡氏炳文曰：六爻皆阴，而上卦之上曰龙，有阳也。不言阴与阳战，而曰“龙战于野”，与《春秋》王师败绩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阳，同一书法也。

用六 利永贞。

本义 “用六”，言凡筮得阴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纯阴而居首，故发之。遇此卦而六爻俱变者，其占如此辞。盖阴柔不能固守，变而为阳，则能“永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贞”，即乾之“利贞”也。自坤而变，故不足于“元亨”云。

程传 坤之“用六”，犹乾之“用九”，用阴之道也。阴道柔而难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贞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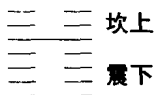
集说 孔氏颖达曰：言坤之所用，用此众爻之六。坤是柔顺，不可纯柔，故利在“永贞”。“永”，长也；“贞”，正也。言长能贞正也。

《朱子语类》云：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这只是说二用变卦。

胡氏炳文曰：坤“安贞”，变而为乾，则为“永贞”。“安”者顺而不动，“永”者健而不息。乾变坤，刚而能柔。坤变乾，虽柔必强。阳先于阴，而阳之极不为首。阴小于阳，而阴之极以大终。

顾氏宪成曰：“用九”无首，是以乾入坤。盖坤者乾之藏也。“用六”“永贞”，是以坤承乾。盖乾者坤之君也。

何氏楷曰：乾道主元，故曰“乾元用九”。坤道主贞，故言“用六永贞”。



程传 《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万物始生，郁结未通，故为盈塞于天地之间。至通畅茂盛，则塞意亡矣。天地生万物。屯，物之始生，故继乾、坤之后以二象言之，云雷之兴，阴阳始交也。以二体言之，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阴阳相交，乃成云雷。阴阳始交，云雷相应而未成泽，故为屯。若已成泽，则为解也。又动于险中，亦屯之义，阴阳不交则为否，始交而未畅则为屯。在时，则天下屯难未亨泰之时也。

屯 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本义 震，坎，皆三画卦之名。震一阳动于二阴之下，故其德为动，其象为雷。坎一阳陷于二阴之间，故其德为陷、为险，其象为云、为雨、为水。屯，六画卦之名也，难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为字，象草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险陷，故其名为屯。震动在下，坎险在上，是能动乎险中。能动虽可以亨，而在险则宜守正而未可遽进。故筮得之者，其占为大亨而利于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阳居阴下，而为成卦之主，是能以贤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则吉也。

程传 屯有大亨之道，而处之利在贞固，非贞固何以济屯？方屯之时，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岂独力所能济？必广资辅助，故“利建侯”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屯是阴阳未通之时，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滞，困则穷矣。

问：《彖》曰“利建侯”，而《本义》取初九阳居阴下为成卦之主，何也？曰：成卦之主，皆说于彖辞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又问：屯“利建侯”，此占恐与乾卦“利见大人”同例。曰：然。若是自卜为君者得之，则所谓“建侯”者乃己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则所谓“建侯”者乃君也。

赵氏汝楫曰：卦辞总一卦之大义，爻辞则探卦辞之所指。因六爻之象之义，析而明之。如“吉无不利”，则亨利之义；“磐桓”“班如”“几不如舍”“小正”，皆“勿用有攸往”之义。初之“建侯”，即显卦彖“利建侯”之辞为初而发。余卦放此。

胡氏炳文曰：屯、蒙继乾、坤之后，上下体有震、坎、艮，乾、坤交而成也。震则乾坤之始交，故先焉。初以一阳居阴下而为成卦之主。“元亨”，震之动；“利贞”，为震遇坎而言也。非“不利有攸往”，不可轻用以往也。易言“利建侯”者二：豫“建侯”，上震也；屯“建侯”，下震也。震长子，“震惊百里”，皆有侯象。

蔡氏清曰：屯、蹇虽俱训难，而义差异。困亦不同。屯是起脚时之难，蹇是中间之难，困则终穷，而难斯甚矣。

又曰：“利贞，勿用有攸往”，二句一意，故《彖传》只解“利贞”。

又曰：《本义》所谓以阳下阴，及初九之《象传》所谓“以贵下贱”，皆是主德言，非以位言也。故曰是能以贤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

初九 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本义 “磐桓”，难进之貌。屯难之初，以阳在下，又居动体，而上应阴柔险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于“居贞”。又本成卦之主，以阳下阴，为民所归，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则利建以为侯也。

程传 初以阳爻在下，乃刚明之才，当屯难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济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进，则犯难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处屯难，则鲜能守正。苟无贞固之守，则将失义，安能济时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于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济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义，谓求辅助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利建侯”。曰：彖辞一句，盖取初九一爻之义。初九盖成卦之主也。一阳居二阴之下，有以贤下人之象，有为民归往之象，故《象》曰：“以贵下贱，大利民也。”

项氏安世曰：凡卦皆有主爻，皆具本卦之德。如乾九五具乾之德，故为天德之爻。坤六二具坤之德，故为地道之爻。屯以初九为主，故爻辞全类卦辞。其曰“磐桓，利居贞”，则“勿用有攸往”也。又曰“利建侯”，无可疑矣。

胡氏炳文曰：文王卦辞，有专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于此爻之辞发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贞”，即“利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于建初以为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为侯也。爻言“磐桓”，主为侯者而言，宜缓；卦言“利建侯而不宁”，主建侯者而言，不宜缓。

蔡氏清曰：“居贞”者，以时势未可进而不遽进也。爻之“磐桓”，即卦所谓屯也。爻之“利居贞”，即卦辞所谓“利贞，勿用有攸往”也。“利建侯”，又作象看，而占在其中，如“子克家”例。

六二 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本义 “班”，分布不进之貌。“字”，许嫁也。《礼》曰：女子许嫁，笄而字。六二阴柔中正，有应于上，而乘初刚，故为所难，而遭回不进。然初非为寇也，乃求与己为婚媾耳，但己守正，故不之许，至于十年，数穷理极，则妄求者去，正应者合，而可许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程传 二以阴柔居屯之世，虽正应在上，而逼于初刚，故屯难遭回。“如”，辞也；“乘马”，欲行也。欲从正应而复“班如”，不能进也。“班”，分布之义。下马为“班”，与马异处也。二当屯世，虽不能自济，而居中得正，有应在上，不失义者也。然逼近于初，阴乃阳所求，柔者刚所陵。柔当屯时，固难自济，又为刚阳所逼，故为难也。设匪逼于寇难，则往求于婚媾矣。“婚媾”，正应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于初，所以“不字”。苟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极必通，乃获正应而字育矣。以女子阴柔，苟能守其志节，久必获通，况君子守道不回乎！初为贤明刚正之人，而为寇以侵逼于人，何也？曰：此自据二以柔近刚而为义，更不计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义如此。

集说 张氏浚曰：“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盖以二抱节守志于艰难之世，而不失其贞也。若太公在海滨，伊尹在莘野，孔明在南阳，义不苟合，是为女贞。

《朱子语类》云：耿氏解“女子贞，不字”作许嫁笄而字；“贞不字”者，未许嫁也，却与婚媾之义相通。伊川说作字育之字。

案 易言“匪寇婚媾”者凡三：屯二、贲四、睽上也，《本义》与程传说不同，学者择而从之可也。然贲之为卦，非有屯难

睽隔之象，则爻义有所难通者。详玩辞意，“屯如遭如，乘马班如”，与“贲如皤如，白马翰如”，文体正相似，其下文皆接之曰“匪寇婚媾”。然则“屯如遭如”，及“贲如皤如”，皆当读断，盖两爻之自处者如是也。“乘马班如”，及“白马翰如”，皆当连下“匪寇婚媾”读，言彼“乘马”者非寇，乃吾之“婚媾”也。此之“乘马班如”谓五，贲之“白马翰如”谓初，言“匪寇婚媾”，不过指明其为正应而可从耳。此卦下雷上云：雷声盘回，故言“磐桓”“遭如”者，下卦也；云物班布，故言“班如”者，上卦也。四与上皆言“乘马班如”，五之为“乘马班如”，则于六二言之。此亦可备一说也。

六三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本义 阴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应，妄行取困，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见几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传 六三以柔居刚，柔既不能安屯，居刚而不中正则妄动，虽贪于所求，既不足以自济，又无应援，将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以导之。无导之者，则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见事之几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则徒取穷吝而已。

集说 《朱子语类》：问：“即鹿无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阴柔在下面居阳位，阴不安于阴，则贪求妄行，不中不正，又上无正应，妄行取困，所以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随盛称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来，说鹿当作“麓”，《象辞》当作即麓无虞，何以从禽也？问郭据何书，曰：渠云曾得王辅嗣亲手与韩康伯注的易本，然难考据。

六四 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本义 阴柔居屯，不能上进，故为“乘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应于己，故其占为下，求婚媾则吉也。

程传 六四以柔顺居近君之位，得于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济屯，故欲进而复止，“乘马班如”也。己既不足以济时之屯，若能求贤以自辅，则可济矣。初阳刚之贤，乃是正应，己之婚媾也。若求此阳刚之婚媾，往与共辅阳刚中正之君，济时之屯，则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己之才虽不足以济时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贤，亲而用之，何所不济哉？

集说 胡氏炳文曰：凡爻例，上为往，下为来。六四下而从初，亦谓之往者，据我适人，于文当言往，不可言来。如需上六三“人来”，据人适我，可谓之来，不可谓往也。

九五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本义 九五虽以阳刚中正居尊位，然当屯之时，陷于险中，虽有六二正应，而阴柔才弱，不足以济。初九得民于下，众皆归之，九五坎体，有膏润而不得施，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处小事，则守正犹可获吉；以处大事，则虽正而不免于凶。

程传 五居尊得正，而当屯时，若有刚明之贤为之辅，则能济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虽屯难之世，于其名位非有损也，唯其施为有所不行，德泽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泽有所不下，是威权不在己也。威权去己而欲骤正之，求凶之道，鲁昭公高贵乡公之事是也，故“小贞”则“吉”也。“小贞”，则渐正之也，若盘庚周宣，修德用贤，复先王之政，诸侯复朝。谓以道驯致，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为，若唐之僖昭也。不为则常屯以至于亡矣。

集说 项氏安世曰：屯不以九五为主者，建侯以为主。五本在高位，非“建侯”也。初九动乎险中，故为济屯之主。天造草昧，皆自下起，五能主事，则不屯矣。

魏氏了翁曰：《周礼》有大贞，谓大卜，如迁国立君之事。五处险中，不利有所作为，但可小事，不可大事。曰“小贞吉，大贞凶”，犹《书》所谓作内吉、作外凶，用静吉、用作凶者。

赵氏汝棣曰：我方在险，德泽未加于民，下焉群阴，蒙昧未孚，唯当宽其政教，简其号令，使徐就吉之经理，乃可得吉。若骤用整齐振刷之术，人将骇惧纷散，凶孰甚焉；故新国用轻典。

梁氏寅曰：小正者，以渐而正之也。小正则“吉”者，以在于其位而为所可为也。大正则“凶”者，以时势既失而不可以强为也。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可无慎哉？

上六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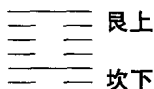
本义 阴柔无应，处屯之终，进无所之，忧惧而已，故其象如此。

程传 六以阴柔居屯之终，在险之极，而无应援，居则不安，动无所之，“乘马”欲往，复“班如”不进，穷厄之甚，至于“泣血涟如”，屯之极也。若阳刚而有助，则屯既极可济矣。

集说 梁氏寅曰：屯之极，乃亨之时也。而上六阴柔无应，不离于险，是安有亨之时哉？坎为血卦，又为加忧，“泣血涟如”之象也。

案 卦者时也，爻者位也，此圣经之明文，而历代诸儒所据以为说者，不可易也。然沿袭之久，每局于见之拘，遂流为说之误。何则？其所曰为时者，一时也；其所指为位者，一时之位也。如屯则定为多难之世，而凡卦之六位，皆处于斯世，而有事

于屯者也。夫是以二为初所阻，五为初所逼，遂使一卦六爻，止为一时之用，而其说亦多驳杂而不概于理，此谈经之敝也。盖易卦之所谓时者，人人有之，如屯则士有士之屯，穷居未达者是也。君臣有君臣之屯，志未就、功未成者是也。甚而庶民商贾之贱，其不逢年而钝于市者，皆屯也。圣人系辞，可以包天下万世之无穷，岂为一时一事设哉？苟达此义，则初自为初之屯，德可以有为而时未至也。二自为二之屯，道可以有合而时宜待也。五自为五之屯，泽未可以远施，则为之宜以渐也。其余三爻，义皆仿是。盖同在屯卦，则皆有屯象。异其所处之位，则各有处屯之理。中间以承乘比应取义者，亦虚象尔。故二之乘刚但取多难之象，初不指初之为侯也。五之屯膏，但取未通之象，亦不因初之为侯也。今曰二为初阻，五为初逼，则初乃卦之大梗，而易为衰世之书，岂圣人意哉？六十四卦之理，皆当以此例观之，庶乎辞无窒碍而义可得矣。



艮上

坎下

程传 《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稚小，蒙昧未发，蒙所以次屯也。为卦艮上坎下，艮为山为止，坎为水为险，山下有险，遇险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为蒙。及其进则为“亨”义。

蒙 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本义 艮，亦三画卦之名。一阳止于二阴之上，故其德为止，其象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险，蒙之地也。内险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为蒙。“亨”以下，占辞也。九二内卦之主，以刚居中，能发人之蒙者，而与六五阴阳相应，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谓五也。筮者明，则人当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则我当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当视其可否而应之；我求人者，当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养蒙，与蒙者之自养，又皆利于以正也。

程传 “蒙”有开发之理，亨之义也。卦才时中，乃致亨之道。六五为蒙之主，而九二“发蒙”者也。“我”谓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顺巽于二，二乃“发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顺之德，而方在童蒙，与

二为正应，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发其蒙也。二以刚中之德在下，为君所信向，当以道自守，待君至诚求己而后应之，则能用其道。匪我求于童蒙，乃童蒙来求于我也。“筮”，占决也。“初筮告”，谓至诚一意以求己则告之，再三则渎慢矣，故不告也。发蒙之道，利以贞正，又二虽刚中，然居阴，胡宜有戒。

集说 《朱子语类》云：人来求我，我则当视其可否而告之，盖视其来求我之发蒙者，有初筮之诚则告之，再三烦渎则不告之也。我求人，则当致其精一以叩之，盖我而求人以发蒙，则当尽初筮之诚，而不可有再三之渎也。

项氏安世曰：待其求而后教之，由其心相应而不违，致一以导之，则其受命也如响。

胡氏炳文曰：有天地即有君师，乾坤之后继以屯，主震之一阳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继以蒙，主坎之一阳而曰“童蒙求我”，师道也。君师之道皆利于贞。

俞氏琰曰：“渎”，与《少仪》“毋渎神”之“渎”同。不告，与《诗·小旻》“我龟既厌，不我告犹”之义同。初筮则其志专一，故告。再三则烦渎，故不告。盖童蒙之求师，与人之求神，其道一也。

林氏希元曰：童蒙不我求，则无好问愿学之心，安能得其来而使之信？我求而诚或未至，则无专心致志之勤，安能警其惰而使之听？待其我求而发之，则相信之深，一投而即入矣。待其诚至而发之，则求道之切，一启而即通矣。此蒙者所以得亨也。

初六 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本义 以阴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当发其蒙。然发之道，当痛惩而暂舍之，以观其后。若遂往而不舍，则致羞吝矣。戒占者当如是也。

程传 初以阴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发之之道，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虽圣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尝偏废也。故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说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谓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虽使心未能喻，亦当畏威以从，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后渐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苟专用刑以为治，则蒙虽畏而终不能发，苟免而无耻，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则可吝。

集说 王氏安石曰：不辨之于蚤，不惩之于小，则蒙之难极矣。当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惩其小，而“用说桎梏”，纵之以往，则吝道也。

王氏宗传曰：所谓刑人者，正其法以示之，立其防束，晓其罪戾，而豫以禁之，使蒙蔽者知所戒惧，欲有所纵而不敢为，然后渐知善道，可得而化之也。当是时也，夫苟说其桎梏，而不豫以禁之，由过此以往，不可复制矣。故于发蒙之初，“用刑人”则以为利，“用说桎梏”则以为吝也。

胡氏炳文曰：“利用刑人”，痛惩之也。“用说桎梏”，暂舍之以观其后也。痛惩而不暂舍，一于严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宽之道也，故吝。

案 二王氏之说，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只是一正一反口气，正如“师出以律”、失律凶之比尔。

九二 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本义 九二以阳刚为内卦之主，统治群阴，当发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广，物性不齐，不可一概取必。而爻之德刚而不过，为

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阳受阴，为“纳妇”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当其事，则如是而“吉”也。

程传 “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刚明之才，而与六五之君相应，中德又同，当时之任者也。必广其含容，哀矜昏愚，则能发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广，其施博，如是则“吉”也。卦唯二阳爻，上九刚而过，唯九二有刚中之德而应于五，用于时而独明者也。苟恃其明，专于自任，则其德不宏。故虽妇人之柔暗，尚当纳其所善，则其明广矣。又以诸爻皆阴，故云“妇”。尧舜之圣，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问下民，取人为善也。二能包纳，则克济其君之事，犹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阴柔，故发蒙之功，皆在于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

集说 杨氏万里曰：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内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

王氏申子曰：“包蒙”者，包众蒙而为之主也。“纳妇”者，受众阴而为之归也。此通一卦而言也。五，尊也，父也。二，卑也，子也。处卑而任尊者之事，“子克家”之象也。此以应五而言也。

胡氏炳文曰：初爻统说治蒙之理，余三四五皆是蒙者，治蒙只在阳爻，而九二为治蒙之主。

梁氏寅曰：阳刚明，阴柔暗，故阴为蒙者，而阳为发蒙者。卦唯二阳，而九二以刚居中，为内卦之主，与五相应。当发蒙之任，尽发蒙之道，非九二其谁哉？二中而不过，为能“包蒙”，言其量之有容也。以阳受阴，是为“纳妇”，言其志之相得也。居下任事，为子能克家，言其才之有为也。其占如是，吉可知

矣。

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本义 六三阴柔，不中不正，女之“见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则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盖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鲁秋胡之为者。

程传 三以阴柔处蒙暗，不中不正，女之妄动者也。正应在上，不能远从，近见九二为群蒙所归，得时之盛，故舍其正应而从之，是女之“见金夫”也。女之从人，当由正礼，乃见人之多金，说而从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集说 王氏弼曰：童蒙之时，阴求于阳，晦求于明。六三在下卦之上，上九在上卦之上，男女之义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为体，正行以待命者也。见刚夫而求之，行在不顺，故“勿用取女”而“无攸利”。

赵氏汝楫曰：人致蒙者多端，故亨蒙非一术。有不被教育而蒙者，初是也。有不能问学而蒙者，四是也。有性质未开而蒙者，五是也。如三则自我致蒙，圣人戒之曰：“勿用取女”。或发之，或击之，教亦多术，勿取非绝之，不屑之教也。

林氏希元曰：六三又别取一义，意因二爻取纳妇一事，故发此象。

案 “金夫”本意不黏爻象，《程传》以为九二。然九二发蒙之主，若三能从之，正合彖辞“童蒙求我”之义，不应谓之不顺。盖易例阴爻居下体，而有求于上位者皆凶，王氏之说近是。

六四 困蒙。吝。

本义 既远于阳，又无正应，为困于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刚明之德而亲近之，则可免矣。

程传 四以阴柔而蒙暗，无刚明之亲授，无由自发其蒙，困于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谓可少也。

集说 王氏弼曰：独远于阳，处两阴之中，暗莫之发，故曰“困蒙”也。困于蒙昧，不能比贤以发其志，亦以鄙矣，故曰“吝”也。

胡氏炳文曰：初与三比二之阳，五比上之阳，初三五皆阳位，而三五又皆与阳应，唯六四所比所应所居皆阴，困于蒙者也。蒙岂有不可教者？不能亲师取友，其困而吝也，自取之也。

六五 童蒙。吉。

本义 柔中居尊，下应九二，纯一未发，以听于人，故其象为“童蒙”，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

程传 五以柔顺居君位，下应于二，以柔中之德，任刚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发而资于人也。为人君者，苟能至诚任贤以成其功，何异乎出于己也？

集说 陆氏绩曰：六五阴爻，又体艮少男，故曰“童蒙”。

胡氏炳文曰：屯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爻于初言之；蒙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爻于五言之，五应二者也。童蒙纯一未发以听于人，居尊位而能以童蒙自处，其吉可知。

蔡氏清曰：柔中居尊，纯一未发，此“童蒙”字，与卦辞“童蒙”字小不同。盖卦辞只是说蒙昧而已，此之童蒙，言其有柔中之善，纯一之心。纯则不杂，一则不二。盖有安己之心，而无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诚，而无“再三”之“渎”，信乎其吉矣：《程传》童，取未发而资于人者也，此语最初。

又曰：宋敷文阁直学士李椿有曰：易以九居五，六居二为当位，而辞多艰；以六居五，九居二为不当位，而辞多吉。盖君以刚健为体，而虚中为用；臣以柔顺为体，而刚中为用。君诚以虚

中行其刚健，臣诚以刚中守其柔顺，则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实易爻之通例。

上九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本义 以刚居上，治蒙过刚，故为“击蒙”之象。然取必太过，攻治太深，则必反为之害。唯捍其外诱，以全其真纯，则虽过于严密，乃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为海人也。

程传 九居蒙之终，是当蒙极之时，人之愚蒙既极，如苗民之不率，为寇为乱者，当击伐之。然九居上，刚极而不中，故戒“不利为寇”，治人之蒙，乃“御寇”也。肆为刚暴，乃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诛三监，“御寇”也。秦皇汉武穷兵诛伐，“为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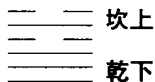
集说 杨氏简曰：击其蒙，治之虽甚，不过御其为寇者而已，去其悖道之心而已。击之至于太甚，而我反失乎道，是击之者又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为寇，利御寇。”

吴氏澄曰：二刚皆治蒙者，九二刚而得中，其于蒙也能包之，治之以宽者也。上九刚极不中，其于蒙也，乃击之，治之以猛者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六爻之义，初常对上，二常对五，三常对四观之，则其义易明。初用刑以发之，上必至于用兵以击之；二为包而接五，则五为童而巽二；三为见二而失身，则四为远二而失实。大约诸卦多然。终始见于初上，而曲折备于中爻也。

蔡氏清曰：详观蒙卦六爻，在蒙者便当求明者，在明者便当发蒙者，而各有其道。然要之不出卦辞数句矣，故曰“智者观其象辞则思过半矣”。若三四则自暴自弃，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者也。

吴氏曰慎曰：治蒙之道，当发之养之，又当包之，至其极乃击之，刑与兵所以弼教，治蒙之道备矣。



程传 《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稚，必待养而成，养物之所需者饮食也，故曰“需者饮食之道也”。云上于天，有蒸润之象，饮食所以润益于物，故需为饮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须待之义，《序卦》取所须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进者也，乃处坎险之下，险为之阻，故须待而后进也。

需 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本义 “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险，以刚遇险，而不遽进以陷于险，待之义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体中实，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临之，将涉水而不轻进之象。故占者为有所待而能有信，则“光亨”矣。若又得正则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贵于能待，则不欲速而犯难也。

程传 “需”者，须待也。以二体言之，乾之刚健上进而遇险，未能进也，故为需待之义。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为需之主，有刚健中正之德，而诚信充实于中。中实，有孚也。有孚则光明而能亨通，得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济？虽险无难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则吉者，当辨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需”者宁耐之意，以刚遇险，时节如此，只得宁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宁耐致覆溺之祸，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项氏安世曰：需非终不进也，抱实而遇险，有待而后进也。凡待者，皆以其中有可待之实也，我实有之，但能少待，必有“光亨”之理。若其无之，何待之有？故曰“需有孚光亨”。“光亨”者不可以盈，必敬慎以终之，故曰“贞吉”。信能行此，则其待不虚，其进不溺，故曰“利涉大川”。“有孚光亨贞吉”者，需之道也；“利涉大川”者，需之效也。

胡氏炳文曰：需而无实，无光且亨之时；需而非正，无吉且利之理；世有心虽诚实，而处事或有未正者，故曰“孚”，又曰“贞”。

林氏希元曰：凡人作事，皆责成于目前，其间多有阻碍而目前不可成者，其势不容于不待。然不容不待者，其心多非所乐，其待也，未必出于中诚，不免于急迫渴望之意，如此则怀抱不开，胸中许多暗昧抑塞，而不光明豁达，故圣人特发“有孚”之义。盖遇事势之未可为，即安于义命，从容以待机会，而不切切焉以厚渴望，则其待也，出于真实而非虚假矣。如此则心逸日休，胸襟洒落而无滞碍，不亦光明豁达乎？然使心安于需，而事或未出于正，则将来亦未必可成，必也所需之事，皆出于正，而无行险侥幸之为，则功深而效得，时动而事起，向者之所需，而今皆就绪矣，故吉。

初九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本义 “郊”，旷远之地，未近于险之象也。而初九阳刚，又有能常于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则“无咎”也。

程传 需者以遇险，故需而后进。初最远于险，故为“需于郊”。“郊”，旷远之地也。处于旷远，利在安守其常，则“无咎”也；不能安常，则躁动犯难，岂能需于远而无过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难在于坎，初九去难既远，故待于郊。

“郊”者，境上之地，去水远也。“恒”，常也。远难待时，以避其害，故宜保守其常，所以“无咎”。

梁氏寅曰：需下三爻，以去险远近为吉凶。初以阳处下，最远于险，故为“需于郊”之象。“郊”，荒远之地也，而君子安处焉，故云“利用恒”。

九二 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本义 “沙”，则近于险矣。言语之伤，亦灾害之小者，渐进近坎，故有此象。刚中能需，故得终吉，戒占者当如是也。

程传 坎为水，水近则有沙。二去险渐近，故为“需于沙”。渐近于险难，虽未至于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难之辞，大小有殊。小者至于有言，言语之伤，至小者也。二以刚阳之才，而居柔守中，宽裕自处，需之善也。虽去险渐近，而未至于险，故小有言语之伤而无大害，终得其吉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沙”是水旁之地，去水渐近，故难稍进而“小有言”。但履健居中以待要会，终得其吉也。

胡氏炳文曰：初最远坎，“利用恒”乃“无咎”；九二渐近坎，“小有言”矣。而曰“终吉”者，初九以刚居刚，恐其躁急，故虽远险，犹有戒辞。九二以刚居柔，宽而得中，故虽近险而不害，其为吉。

九三 需于泥。致寇至。

本义 泥将陷于险矣。“寇”，则害之大者。九三去险愈近而过刚不中，故其象如此。

程传 “泥”，逼于水也，既进逼于险，当致寇难之至也。三刚而不中，又居健体之上，有进动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则致丧败矣。

集说 王氏申子曰：“泥”则切近水矣，险已近，而又以刚用刚而进逼之，是招致寇难之至也。

龚氏焕曰：郊，沙泥之象，视坎水远近而为言者也，易之取象如此。

六四 需于血。出自穴。

本义 “血”者，杀伤之地。“穴”者，险陷之所。四交坎体，入乎险矣，故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进，故又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则虽在伤地而终得出也。

程传 四以阴柔之质处于险，而下当三阳之进，伤于险难者也，故云“需于血”。既伤于险难，则不能安处，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顺以从时，不竞于险难，所以不至于凶也。以柔居阴，非能竞者也，若阳居之，则必凶矣。盖无中正之德，徒以刚，竞于险，适足以致凶耳。

集说 《朱子语类》：问：《程传》释穴物之所安。曰：穴是陷处，唤作所安不得，柔得正了，需而不进，故能出于坎陷。

杨氏启新曰：刚者能需，柔亦能需，何也？刚柔皆有善恶。刚之需，犹乾之健而知险也；柔之需，犹坤之简而知阻也。

九五 需于酒食。贞吉。

本义 “酒食”，宴乐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阳刚中正，需于善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贞固，则得吉也。

程传 五以阳刚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尽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获？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须必得也。既得贞正而所需必遂，可谓“吉”矣。

集说 郑氏维岳曰：《系辞》曰“需者饮食之道也”，《象》曰“君子以饮食宴乐”，爻曰“需于酒食”。以治道言，使斯民乐

其乐而利其利，期治于必世百年之后，而不为近功者，须待之义也。

乔氏中和曰：九五之“贞吉”也，岂徒以“酒食”云哉？险而不陷，中自持也。

案 需之为义最广，其大者莫如王道之以久而成化，而不急于浅近之功；圣学之以宽而居德，而不入于正助之弊。卦唯九五刚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能尽需之道者，故《彖传》特举此爻，以当彖辞之义；而《大象传》又特取此爻爻辞，以蔽需义之全。盖继屯、蒙之后，既治且教，而所谓休养生息，使之乐乐而利利，渐仁摩义，使之世变而风移者，其在于需乎？观需之卦而不知此爻之义，但以诸爻处险之偏乎一义者概之，则需与蹇、困何异哉？

上六 入地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本义 阴居险极，无复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应九三，九三与下二阳需极并进，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御而能顺之，有“敬之”之象。占者当陷险中，然于非意之来，敬以待之，则得“终吉”也。

程传 需以险在前，需时而后进。上六居险之终，终则变矣。在需之极，久而得矣。阴止于六，乃安其处，故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后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谓下之三阳。乾之三阳，非在下之物，需时而进者也。需既极矣，故皆上进，不速不促之而自来也。上六既需得其安处，群刚之来，苟不起忌疾忿竞之心，至诚尽敬以待之，虽甚刚暴，岂有侵陵之理？故“终吉”也。或疑以阴居三阳之上，得为安乎？曰：三阳乾体，志在上进，六阴位，非所止之正，故无争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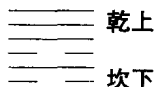
意，“敬之”则“吉”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入于穴”，险极而陷之象。“速”者，主召客之辞。“三人”，乾三阳之象。下三阳非皆与上应也，有“不速”之象。上柔顺，有“敬之”之象。上独不言需，险之极无复有需也。外卦险体，二阴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则“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犹可出于险，故曰出者，许其将然也。上六柔而当险之终，无复能需，唯入于险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虽已入于险，非意之来，“敬之终吉”，君子未尝无处险之道也。

薛氏瑄曰：“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处横逆之道也。

谷氏家杰曰：三居下卦之终，而示之以敬；上居上卦之终，而又示之以敬，则知处需者贵敬也。

总论 蒋氏悌生曰：需，待也。以刚健之才，于险陷在前，当容忍待时，用柔而主静。若不度时势，恃刚忿躁而骤进，取败亡必矣。初九去险尚远，以用恒免咎；九二渐近险，亦以用柔守中而终吉；九三已迫于险，象言敬慎不败；六四已伤于险，以柔而不竞，能出自穴；上六险陷之极，亦以能敬终吉。然则需待之时，能含忍守敬，皆可以免祸，需之时义大矣！



程传 《讼·序卦》：“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人之所需者饮食，既有所须，争讼所由起也，讼所以次需也。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阳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违，所以成讼也；以二体言之，上刚下险，刚险相接，能无讼乎？又人内险阻而外刚强，所以讼也。

讼 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本义 “讼”，争辨也。上乾下坎，乾刚坎险，上刚以制其下，下险以伺其上，又为内险而外健，又为已险而彼健，皆讼之道也。九二中实，上无应与，又为加忧，且于卦变自遁而来，为刚来居二而当卦之中，“有孚”而见“窒”，能惧而得中之象。上九过刚居讼之极，有终极其讼之象。九五刚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刚乘险以实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争辨之事，而随其所处为吉凶也。

程传 讼之道，必有其孚实。中无其实，乃是诬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实，为“有孚”之象。“讼”者，与人争辨而待决于人，虽“有孚”，亦须窒塞未通。不窒则已明无讼矣。事既未辨，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则吉也。“终凶”，终极其事则凶也。“讼”者，求辨其曲直也，故利见于大人。大人则能以其刚明中正决所讼也。讼非和平之事，当择安地而处，不可陷于危险，故“不利涉大川”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窒”，塞也。“惕”，惧也。凡讼之体，不可妄兴，必有信实，被物止塞，而能惕惧，中道而止，乃得吉也。“终凶”者，讼不可长。若终竟讼事，虽复窒惕，亦有凶也。物既有讼，须大人决之，故“利见大人”。若以讼而往涉危难，必有祸患，故“不利涉大川”。

胡氏瑗曰：“孚”者，由中之信。人所以兴讼，必有由中之信，而为它人之所窒塞，不得已而兴讼。然虽已有信实，而为人之窒塞，亦须恐惧兢慎而不敢自安，则庶几免于凶祸；又中道而止，则可以获吉也。“大川”，谓大险大难也。凡历险涉难，必须物情相协，志气和同，则可得而济也。今讼之时，物情违忤而不相得，欲济涉险难，必不可得。

《朱子语类》云：大凡卦辞取义不一，如讼“有孚窒惕中吉”，盖取九二中实，坎为加忧之象；“终凶”，盖取上九终极于讼之象；“利见大人”，盖取九五刚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刚乘险、以实履陷之象。此取义不一也。然亦有不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卦辞如此辞极齐整，盖所取诸爻义，皆与爻中本辞协。亦有虽取爻义，而与爻本辞不同者。

项氏安世曰：“利见大人”，或不与之校如直不疑，或为之和解如卓茂，或使其心化如王烈，或为之辨明如仲由，皆讼者之利也。“不利涉大川”，涉险之道利在同心，此岂相争之时哉？

初六 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本义 阴柔居下，不能终讼，或其象占如此。

程传 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终极其讼者也，故于讼之初，因六之才，为之戒曰：若不长永其事，则虽“小有言”，“终”得“吉”也。盖讼非可长之事，以阴柔之才而讼于下，难以吉矣。以上有应援，而能不永其事，故虽“小有言”，“终”得“吉”

也。“有言”，灾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于凶，乃讼之“吉”也。

集说 王氏弼曰：处讼之始，讼不可终，故“不永所事”，然后乃“吉”。凡阳唱而阴和，阴非先唱者也。处讼之始，不为讼先，虽不能不讼而必辨明也。

杨氏简曰：讼之初，不深也，有“不永所事”之象。讼之初未深，卜有言而已，既不永其事，故“终吉”。

胡氏炳文曰：初不曰不永讼，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犹冀其不成讼也。“小有言”与需不同。需“小有言”，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我不能已而小有言也。

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本义 九二阳刚为险之主，本欲讼者也。然以刚居柔，得下之中，而上应九五，阳刚居尊，势不可敌，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户”，邑之小者。言自处卑约以免灾患。占者如是，则“无眚”矣。

程传 二五相应之地，而两刚不相与，相讼者也。九二自外来，以刚处险，为讼之主，乃与五为敌。五以中正处君位，其可敌乎？是为讼而义不克也。若能知其义之不可，退归而逋避，以寡约自处，则能无过眚也。必逋者，避为敌之地也。“三百户”，邑之至小者，若处强大，是犹竞也，能“无眚”乎？“眚”，过也，处不当也，与知恶而为有分也。

集说 荀氏爽曰：二者下体之君，君不争，则百姓无害也。

王氏弼曰：以刚处讼，不能下物，自下讼上，宜其不克。若能以惧，归窜其邑，乃可以免灾。邑过三百，窜而据强，灾未免也。

项氏安世曰：一家好讼则百家受害，言三百户“无眚”，见安者之众也。

俞氏琰曰：九二以刚居柔，或不克讼。“遁”，逃也。既遁则近己者皆无连坐之患，故曰“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案 “三百户无眚”，《传》义皆用王氏说，荀氏项氏俞氏则以为所居之邑，托以安居，义亦可从。

六三 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本义 “食”，犹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阴柔，非能讼者，故守旧居正，则虽危而终吉。然或出而从上之事，则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则善也。

程传 三虽居刚而应上，然质本阴柔，处险而介二刚之间，危惧非为讼者也。禄者，称德而受，食旧德谓处其素分。“贞”，谓坚固自守。“厉终吉”，谓虽处危地，能知危惧，则终必获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则不讼矣。处危，谓在险而承乘皆刚，与居讼之时也，柔从刚者也，下从上者也。三不为讼而从上九所为，故曰“或从王事”。“无成”，谓从上而成不在己也。讼者刚健之事，故初则不永，三则从上，皆非能讼者也。二爻皆以阴柔不终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讼以能止为善也。

集说 虞氏翻曰：道无成而代有终，故曰“无成”。坤三同义也。

胡氏瑗曰：“无成”者，不敢居其成，但从王事，守其本位本禄而已，故获其“吉”也。

徐氏几曰：圣人于初三两柔爻，皆系之以“终吉”之辞，所以勉人之无讼也。苟知柔而不喜讼者终吉，则知刚而好讼者终凶矣。

李氏简曰：“或从王事无成”者，谓从王事而不以成功自居

也。夫讼生于其行之相违，而天下之讼，又起于矜功而伐善。以柔而从刚，以下而从上，有功而不自居，故能不失旧德，而终又获吉也。

胡氏炳文曰：“食旧德”，与位乎天德语同。位必称德而居，故宁德过其位，毋位过其德。食必称德而食，故宁德浮于食，毋食浮于德。“食”，犹食邑之食。九二“邑人三百户”，食之最约者也。二刚险，本欲讼者，能退处于分之外，仅可“无眚”。三阴柔，本不能讼者，能守其分之常，虽厉犹吉。

杨氏启新曰：“食旧德”，安其分之所当得，是不与人竞利也。“或从王事”者，分之所不得越，是不与人竞功也。盖不必告讦之风，乃谓之讼，一有争竞之心亦讼也。

附录 徐氏几曰：“王事”即讼事，“无成”即《彖》之“讼不可成也”。

案 《本义》是戒人以不可从王事也，但此爻与坤三之文，大同小异，不应其义差殊。故诸家之说，可以与《本义》相参，而杨氏尤为明畅也。徐氏即以“讼不可成”为解，亦可备一说。

九四 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本义 “即”，就也。“命”，正理也。“渝”，变也。九四刚而不中，故有讼象，以其居柔，故又为不克而复就正理。渝变其心，安处于正之象。占者如是则“吉”也。

程传 四以阳刚而居健体，不得中正，本为讼者也，承五履三而应初。五，君也。义不克讼，三居下而柔，不与之讼，初正应而顺从，非与讼者也。四虽则健欲讼，无与对敌，其讼无由而兴，故“不克讼”也。又居柔以应柔，亦为能止之义。既义不克讼，若能克其刚忿欲讼之心，复即就于命，革其心，平其气，变而为安贞，则“吉”矣。“命”，谓正理，失正理为方命，故以即

命为复也。方，不顺也。《书》云：方命圯族。孟子曰：方命虐民。夫刚健而不中正则躁动，故不安。处非中正，故不贞。不安贞，所以好讼也。若义不克讼而不讼，反就正理，变其不安贞为“安贞”，则“吉”矣。

集说 龚氏原曰：二与五讼，四与初讼，其与为敌者强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盖二以下讼上，其不克者势也。四以上讼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见势之不可，故归而逋窜。四知理之不可，故复而即命。二四皆刚居柔，故能如此。

杨氏简曰：九刚四柔，有始讼终退之象。人唯不安于命，故以人力争讼。今不讼而即于命，变而安于贞，吉之道也。

九五 讼，元吉。

本义 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听讼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讼而有理，必获伸矣。

程传 以中正居尊位，治讼者也。治讼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尽善也。吉大而不尽善者有矣。

集说 王氏肃曰：以中正之德齐乖争之俗，“元吉”也。

王氏弼曰：处得尊位，为讼之主，用其中正，以断枉直，中则不过，正则不邪，故“讼，元吉”。

赵氏汝楫曰：大人在上，平诸侯万民之讼，至于见逊畔逊路而息争，吉孰大焉？

俞氏琰曰：九五以刚明之德居尊，而又中正，彖辞所谓“大人”是也。讼之有理者，见之必获伸矣。“元吉”，乃吉之尽善者也。

上九 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

本义 “鞶带”，命服之饰。“褫”，夺也。以刚居讼极，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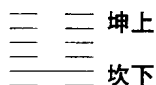
讼而能胜之，故有锡命受服之象。然以讼得之，岂能安久？故又有“终朝三褫”之象。其占为终讼无理，而或取胜，然其所得终必失之，圣人为戒之意深矣。

程传 九以阳居上，刚健之极，又处讼之终，极其讼者也。人之肆其刚强，穷极于讼，取祸丧身，固其理也。设或使之善讼能胜，穷极不已，至于受服命之赏，是亦与人仇争所获，其能安保之乎？故终一朝而三见褫夺也。

集说 王氏弼曰：处讼之极，以刚居上，讼而胜得者也。以讼受锡，荣何可保？故终朝之间，褫带者三也。

胡氏炳文曰：上九以刚极处讼终，卦所谓终凶者也，故设此以戒之。

总论 邱氏富国曰：九五居尊，为听讼之主，故“讼，元吉”。余五爻则皆讼者也。然天下唯刚者讼，柔者不讼。初与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终吉”，三“食旧德”而“终吉”。二四上刚也，二与五对，揆势不敌而不讼；四与初对，顾理不可而不讼，亦以其居柔，故二“无眚”而四“安贞”也。独上九处卦之穷，下与三对，柔不能抗，故有锡鞶带之辞焉。然一日“三褫”，辱亦甚矣，讼之胜者，何足敬乎？



程传 《师·序卦》：“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之兴由有争也，所以次讼也。为卦坤上坎下，以二体言之，地中有水，为众聚之象。以二卦之义言之，内险外顺，险道而以顺行，师之义也。以爻言之，一阳而为众阴之主，统众之象也。比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师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下，将帅之象也。

师 贞，丈人吉，无咎。

本义 “师”，兵众也。下坎上坤，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又卦唯九二一阳居下卦之中，为将之象。上下五阴顺而从之，为众之象。九二以刚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为人君命，将出师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师。“丈人”，长老之称。用师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程传 师之道，以正为本。兴师动众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从也。强驱之耳。故师以贞为主。其动虽正也，帅之者必丈人，则“吉”而“无咎”也。盖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尽善也。“丈人”者，尊严之称。帅师总众，非众所尊信畏服，则安能得人心之从？故司马穰苴擢自微贱，授之以众，乃以众心未服，请庄贾为将也。所谓“丈人”，不必素居崇贵，但其才谋德业，众所畏服，则是也。如穰苴既诛庄贾，则众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阴侯起于微贱，遂为大将，盖其谋为有以使人尊畏也。

集说 王氏弼曰：兴役动众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

《朱子语类》云：“吉无咎”，谓如一件事，自家作出来好方得无罪咎；若作得不好，虽是好事，也则有咎。

初六 师出以律，否臧凶。

本义 “律”，法也。“否臧”，谓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戒占者当谨始而守法也。

程传 初，师之始也。故言出师之义，及行师之道。在邦国兴师而言，合义理则是以律法也，谓以禁乱诛暴而动。苟动不以义，则虽善亦凶道也。善，谓克胜。“凶”，谓殃民害义也。在行师而言，“律”，谓号令节制。行师之道，以号令节制为本，所以统制于众，不以律则虽善亦凶，虽使胜捷，犹凶道也。制师无法，幸而不败且胜者，时有之矣，圣人之所戒也。

集说 王氏弼曰：为师之始，齐师者也。齐众以律，失律败散。

程子曰：“律”有二义，有出师不以义者，有行师而无号令节制者，皆失律也。

胡氏炳文曰：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否臧则言凶者，律令谨严，出师之常，其胜负犹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见矣。

九二 在师中，无咎，王三锡命。

本义 九二在下，为众阴所归，而有刚中之德，上应于五，而为所宠任，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师卦唯九二一阳为众阴所归，五居君位，是其正应，

二乃师之主，专制其事者也。居下而专制其事，唯在师则可。自古命将，阃外之事，得专制之。在师专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盖恃专则失为下之道，不专则无成功之理，故得中为吉。凡师之道，威和并至则吉也。既处之尽其善，则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锡宠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极也。六五在上，既专倚任，复厚其宠数。盖礼不称，则威不重而下不信也。它卦九二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师专主其事而为众阴所归，故其义最大。人臣之道，于事无所敢专，唯阃外之事，则专制之。虽制之在己，然因师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与而职当为也。世儒有论鲁祀周公以天子礼乐，以为周公能为人臣不能为之功，则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礼乐，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则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为者，皆所当为也，周公乃尽其职耳。子道亦然。唯孟子为知此义，故曰事亲若曾子者可也，未尝以曾子之孝为有余也。盖子之身所能为者，皆所当为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承上之宠，为师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则凶，故“吉”乃“无咎”。“王三锡命”者，以其有功，故王三加锡命。

《朱子语类》云：“在师中吉”，言以刚中之德在师中，所以为吉。

胡氏炳文曰：卦辞“师‘贞’丈人吉，无咎”，爻“在师中吉，无咎”，即卦辞意也。中则无过不及，所以为贞。以师而中，所以为“丈人”。故师六爻，唯九二“吉无咎”。

六三 师或舆尸，凶。

本义 “舆尸”，谓师徒挠败，舆尸而归也。以阴居阳，才弱志刚，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三居下卦之上，居位当任者也。不唯其才阴柔不中

正，师旅之事，任当专一，二既以刚中之才，为上信倚，必专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众人主之，凶之道也。“舆尸”，众主也，盖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发此义。军旅之事，任不专一，覆败必矣。

集说 王氏申子曰：三不中不正，以柔居刚，是小人之才弱志刚者，而居二之上，是二为主将，三躐而尸之也。凡任将不专，偏裨擅命，权不出一者，皆“舆尸”也。军旅何所听命乎？其取败必矣。

六四 师左次，无咎。

本义 “左次”，谓退舍也。阴柔不中，而居阴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师以退，贤于六三远矣，故其占如此。

程传 师之进，以强勇也。四以柔居阴，非能进而克捷者也。知不能进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进退，乃所当也，故“无咎”。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师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论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胜，而完师以退，愈于覆败远矣。可进而退，乃为咎也。易之发此义以示后世，其仁深矣。

集说 吴氏澄曰：按兵家尚右，右为前，左为后，故八阵图天前冲、地前冲在右，天后冲、地后冲在左。

六五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本义 六五用师之主，柔顺而中，不为兵端者也。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故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执言而无咎也。“言”，语辞也。“长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专于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参之，则是使之“舆

尸”而归，故虽贞而亦不免于“凶”也。

程传 五君位，兴师之主也，故言兴师任将之道。师之兴，必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为生民之害，不可怀来，然后奉辞以诛之。若禽兽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义宜猎取，则猎取之。如此而动，乃得“无咎”。若轻动以毒天下，其咎大矣。“执言”，奉辞也，明其罪而讨之也。若秦皇汉武，皆穷山林以索禽兽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将授师之道，当以长子帅师。二在下而为师之主，“长子”也，若以弟子众主之，则所为虽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长者也。自古任将不专而致覆败者，如晋荀林父邲之战，唐郭子仪相州之败是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阴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后应，故往即有功。犹如田中有禽而来犯苗，若往猎之则无咎过。

《朱子语类》：问：易爻取义，如师之五“长子帅师”，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说“弟子舆尸”，何也？曰：此假设之辞也，言若“弟子舆尸”则“凶”矣。问：此例恐与“家人嗃嗃”而继以“妇子嘻嘻”同。曰：然。

胡氏炳文曰：“长子”，即彖所谓“丈人”也。自众尊之，则曰“丈人”，自君称之，则曰“长子”，皆长老之称。

蒋氏悌生曰：“舆尸”，《程传》训众主，朱《义》训挠败。但训作众主，则与“长子帅师”为反对，其义尤切。禽在山林，固无事于猎取，今入于田，则害我禾稼，畋而执之宜也。“长子帅师”可也。又使弟子众生之，是自取凶咎也。

蔡氏清曰：“田有禽利执言”，是“师贞”意。“长子帅师”，是“丈人”意。

上六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本义 师之终，顺之极，论功行赏之时也。坤为土，故有

“开国承家”之象。然小人则虽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优以金帛可也。戒行赏之人，于小人则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程传 上，师之终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赏有功也。“开国”，封之为诸侯也。“承家”，以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虽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师旅之兴，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赏之以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国家而为政也。小人平时易致骄盈，况挟其功乎？汉之英彭所以亡也，圣人之深虑远戒也。此专言师终之义，不取爻义，盖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则六以柔居顺之极，师既终而在无位之地，善处而无咎者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旧时说只作论功行赏之时，不可及小人。今思它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它得？看来“开国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别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则是勿更用它与之谋议经画耳。汉光武能用此义，自定天下之后，一例论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则邓禹耿弇贾复数人，它不与焉。此义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义》，且记取。

赵氏汝楫曰：“大君”，六五也。周官军将皆命卿，“开国”者，出卦为诸侯，师帅皆中大夫，旅帅皆下大夫。“承家”者，大夫之采邑。

又曰：知勇之人，不能皆全材，用于戎行，有将师节制于上，未见其害。今为国为家，有民人，有社稷，则不可属之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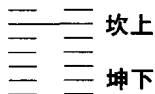
胡氏炳文曰：初，师之始，故纪其出师而有律。上，师之终，故纪其还师而赏功。六爻中，将兵将将，伐罪赏功，靡所不载。末曰“小人勿用”，则又戒辞也。虽然，亦在于谨其始焉耳。

曰“丈人”，曰“长子”，用以行师者得其人。及其“开国承家”，自不至于用小人矣。

林氏希元曰：小人立功，不得不一例赏以爵邑。若一例赏以爵邑，又恐播恶于众，不若于行师之初，不用之为愈也。故《象传》谓其“必乱邦”，彖辞于师贞之下，即言宜用丈人，五爻之辞又戒用“弟子”，即此意也。师之始既言之，师之终而复言，正戒人当谨于其始也。

案 “小人勿用”，非既用而不封，亦非既封而不用，乃是从初不用，所谓丈人吉弟子凶者，自其出师之始而已然也。胡氏林氏之说，皆合卦意。但此处小人勿用，小人二字，又似所包者广，盖非专论在师立功之人，乃是谓乱定之后，建官唯贤，不可复用小人，恐为它日之乱本尔。如解卦难既平矣，必曰“小人退”。既济卦“三年克之”矣，又必曰“小人勿用”，皆此意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



程传 《比·序卦》：“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亲辅也。人之类必相亲辅，然后能安，故既有众则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师也。为卦上坎下坤，以二体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间，莫如水之在地上，故为比也。又众爻皆阴，独五以阳刚居君位，众所亲附，而上亦亲下，故为比也。

比 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本义 比，亲辅也。九五以阳刚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阴，比而从之，以一人而抚万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则当为人所亲辅。然必再筮以自审，有元善长永正固之德，然后可以当众之归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将皆来归之。若又迟而后至，则此交已固，彼来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则亦以是而反观之耳。

程传 比，吉道也。人相亲比，自为吉道，故《杂卦》云“比乐师忧”。人相亲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则有悔咎，故必推原占决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蓍龟也。所比得“元永贞”则“无咎”。“元”，谓有君长之道。“永”，谓可以常久。“贞”，谓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从上，必求此三者，则“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宁，方且来求亲比，得所比则能保其安。当其不宁之时，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独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后，则虽夫亦“凶”矣。夫犹凶，况柔弱者乎。“夫”，刚立之称。《传》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谓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间者，未有不相亲比而能自存者也。虽刚强之至，未有能独立者也。比之道，由两志相求。两志不相求则睽矣。君怀抚其下，下亲辅于上，亲戚朋友乡党皆然，故当上下合志以相从。苟无相求之意，则离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则合，相持则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亲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缓也。

集说 郭氏雍曰：一阳之卦得位者，师、比而已，得君位者为比，得臣位者为师。

冯氏椅曰：萃与比，下体坤顺同，上体水泽不相远，唯九四一爻，有分权之象，故“元永贞”言于五；比下无分权者，故“元永贞”言于卦。义各有在也。

胡氏一桂曰：六十四卦，唯蒙、比以筮言。蒙贵初而比贵原者，盖发蒙之道，当视其“初筮”之专诚；显比之道，当致其“原筮”而谨审，所以不同也。

胡氏炳文曰：“原筮”，《本义》读如原蚕原庙原田之原，义皆训再。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辞。“吉”，上下相比之占，统言也。“无咎”，所比者之占；“凶”，比人者之占，分言也。蒙、比卦辞，特发两“筮”字，以示占者之通例，筮得

蒙卦辞蒙求亨者，与亨蒙者皆可用；筮得比卦辞，为人所比，与求比者皆可用，顾其所处所存者何如耳。蒙之筮，问之人者也，不一则不专。比之筮，问其在我者也，不再则不审。“不宁方来”，指下四阴而言。来者自来，后者自后，吾唯问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来比不来比，吾不问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为九五之显比者也。

初六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本义 比之初贵乎有信，则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实，则又“有它，吉”也。

程传 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诚信为本，中心不信而亲人，人谁与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诚，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诚信充实于内，若物之盈满于缶中也。“缶”，质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实其中，外不加文饰，则终能来有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诚实充于内，物无不信，岂用饰外以求比乎？诚信中实，虽它外皆当感而来从。孚信，比之本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五为比之主，初最远而非其应，何以有吉义？盖凡生于应物之先，而诚出于志之未变，故以信求比，何咎之有？“盈”，充也。“缶”，素器也。居下而位卑，扩吾之信以充之，虽远而非其应，终必应而“有它吉”矣。“有它吉”者，非期于必得而得之也。

胡氏炳文曰：与人交止于信。亲比之初，能有诚信，所以比之“无咎”。及其诚信充实，则非特无咎，又“有，它吉”。初六不与五应，故曰“有它”。大过九四、中孚初九皆曰“有它”，彼则戒其有它向之心，此则许其有它至之吉也。

六二 比之自内，贞吉。

本义 柔顺中正，上应九五，自内比外，而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则正而吉矣。

程传 二与五为正应，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处于内，“自内”，谓由己也。择才而用，虽在乎上，而以身许国，必由于己。己以得君道合而进，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应上之求，乃自内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集说 梁氏寅曰：二与五为比，由内而比外者也。凡“贞吉”，有爻之本善者，有爻非贞而为之戒者。此曰“贞吉”，爻之本善也。言自内比外而得其正，是以吉也。

谷氏家杰曰：自内之所有者以比之，达不变塞也。即此是正，故“吉”。

六三 比之匪人。

本义 阴柔不中正，承、乘、应皆阴，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程传 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阴柔而不中，二存应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于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伤。一之中正而谓之匪人，随时取义，各不同也。

集说 王氏弼曰：四自外比，二为五应，近不相得，远则无应，所与比者，皆非己亲，故曰“比之匪人”。

《朱子语类》云：初应四，为比得其人。二应五，亦为比得其人。唯三乃应上，上为比之无首者，故为“比之匪人”也。

赵氏彦肃曰：初比于五，先也。二应也，四承也，六三无是三者之义，将不能比五矣。

六四 外比之，贞吉。

本义 以柔居柔，外比九五，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则正而吉矣。

程传 四与初不相应而五比之，外比于五，乃得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与，宜也。五刚阳中正，贤也。居尊位，在上也。亲贤从上，比之正也，故为“贞吉”。以六居四，亦为得正之义。又阴柔不中之人，能比于刚明中正之贤，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贤从上，必以正道则吉也。数说相须，其义始备。

集说 易氏拔曰：易以上卦为外，下卦为内，而二体亦各有内外。四与五同体，而言外比者，亦所以比五也。

李氏过曰：二与四皆比于五，二应五，在卦之内，故言比之自内；四承五，在卦之外，故言外比之。外内虽异，而得其所比，其义一也，故皆言“贞吉”。

九五 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本义 一阳居尊，刚健中正，卦之群阴，皆来比己，显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围，开一面之网，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故为“用三驱失前禽”，而“邑人不诫”之象。盖虽私属亦喻上意，不相警备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则吉也。

程传 五居君位，处中得正，尽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当显明其比道而已。如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发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泽，是人君亲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亲比于上？若乃暴其小仁，违道干誉，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狭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圣人以九五尽比道之正，取三驱为喻，曰“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先王以四时之改

不可废也，故推其仁心，为三驱之礼，乃礼所谓天子不合围也。成汤祝网，是其义也。天子之畋围，合其三面，前开一路，使之可去，不忍尽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兽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显明其比道，天下自然来比。来者抚之，固不煦煦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驱，禽之去者，从而不追，来者则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为之者也。邑人不诫吉，言其至公不私，无远近亲疏之别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诸侯国中也。诫，期约也。待物之一，不期诫于居邑，如是则吉也。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于显比见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诚，致其才力，乃显其比君之道也。用之与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谀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诚意以待之，亲己与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从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于乡党亲戚，于众人，莫不皆然。“三驱失前禽”之义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伊川解“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所谓来者抚之，去者不追，与失前禽而杀不去者，所譬颇不相类，如何？曰：田猎之礼，置旃以为门，刈草以为长围。田猎者，自门驱而入，禽兽向我而出者皆免，唯被驱而入者皆获，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获者譬来则取之，大意如此，无缘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须疑，但邑人不诫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义不如此耳。

又云：“邑人不诫”，如有间无声，言其自不消相告诫，又如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相似。

胡氏炳文曰：诸阴爻皆言比之，阴比阳也。五言显比，阳为阴所比也。师、比之五，皆取田象。师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失前禽”，背己之禽也。在师则执之，王者之义也。

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

梁氏寅曰：九五阳刚中正，为比之主。阳刚则明而不暗，中正则公而不私，此其所以为“显比”也。以象言之，如田狩而“用三驱失前禽”，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此上之比下也，固“显比”也。比下既得其道，则虽私属亦唯上意，而不待告诫，此下之比上也，亦“显比”也。上下之相比，同一显明之道，又安有不吉乎？

林氏希元曰：显与隐对。光明正大，而无隐伏回曲暗昧褊窄者，显也。隐伏回曲暗昧褊窄，而不光明正大者，隐也。王者以父母天下为职，生养教诲，但知吾分所当为，尽其道而为之，至于民之感恩与否，则听其在彼，初不屑屑焉暴其私恩小惠，违道干誉，以求百姓之我亲。此其施为举措，何等光明正大？而岂有隐伏回曲暗昧褊窄之病？故谓之显比。譬如王者解一面之网，用三驱之田，禽兽向我而入者取之，背我而前去者则失之，初不求于必得。至于私属亦喻上意，不相警备以求必得焉。夫王用三驱失前禽者，王道之得，邑人不诫者，王化之行，凡此皆吉之道也。王者能如九五之“显比”，则亦王道得而王化行矣。

陆氏振奇曰：三驱失禽，置失得于勿恤者，状荡平之王心。“邑人不诫”，泯知识于大顺者，状熙皞之王化。

案《本义》解“邑人不诫”，谓不相警备以求必得，似以为求所失之前禽也。然《语类》只作有闻无声之意，尤为精切。盖言王者田猎，而近郊之处，略不惊扰耳。《本义》系朱子未修改之书，故其后来讲论，每有不同者，皆此类也。大抵爻意是以田猎喻王者皞皞之气象。前禽失而不追，邑人居而不诫，远去者若不知有王者之亲，乃所以为亲之至也。近附者若不知有王者之尊，乃所以为尊之至也。“显比”之世，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而所谓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者又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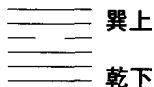
上六 比之无首，凶。

本义 阴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为“无首”之象，而其占则凶也。

程传 六居上，比之终也。“首”，谓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则其终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终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终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终则“凶”也。此据比终而言，然上六阴柔不中，处险之极，固非克终者也。始比不以道，隙于终者，天下多矣。

集说 王氏弼曰：“无首”，后也。处卦之终，是后夫也。为时所弃，宜其凶也。

王氏申子曰：王以一阳居尊，四阴比之于下，故《彖传》曰“下顺从也”。而上六孤立于外而不从，岂非后夫之象？



程传 《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则为聚。聚，畜也。又相亲比则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则聚矣。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刚健，莫如巽顺，为巽所畜，故为畜也。然巽，阴也，其体柔顺，唯能以巽顺柔其刚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阴得位，为五阳所说，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群阳之志，是以为畜也。小畜，谓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阴敌也。《彖传》以六四畜诸阳为成卦之义，不言二体，盖举其重者。

小畜 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本义 巽，亦三画卦之名。一阴伏于二阳之下，故其德为巽为人，其象为风为木。小，阴也。畜，止之之义也。上巽下乾，以阴畜阳，又卦唯六四一阴，上下五阳皆为所畜，故为小畜。又以阴畜阳，能系而不能固，亦为所畜者小之象。内健外巽，二五皆阳，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刚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当得亨通。然畜未极而施未行，故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之象。盖密云阴物，西郊阴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羑里，视岐周为西方，正小畜之时也。筮者得之，则占亦如其象云。

程传 云：阴阳之气，二气交而和，则相畜固而成雨。阳倡而阴和，顺也，故和。若阴先阳倡，不顺也，故不和。不和则不

能成雨。云之畜聚虽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东北阳方，西南阴方，自阴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观之，云气之兴，皆自四远，故云“郊”。据西而言，故云“自我”。畜阳者四，畜之主也。

集说 胡氏瑗曰：阴阳交则雨泽乃施，若阳气上升，而阴气不能固蔽，则不雨。若阴气虽能固蔽，而阳气不交，亦当不雨。犹若釜甑之气，以物覆之，则蒸而为水也。“自我西郊”，是云气起于西郊之阴位，必不能为雨也。

《程子语录》：或以小畜为臣畜君，以大畜为君畜臣。曰：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这道理，随大小用。

张氏浚曰：臣之诚意虽通于上，而君德未孚，若天气未应，曰“密云不雨”。西郊阴位，“自我西郊”，言阳气未应也。

《朱子语类》：问：“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曰：凡雨者皆是阴气盛，凝结得密，方湿润，下降为雨。今乾上进，一阴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进之象。到上九则以卦之始终言，畜极则散，遂为既雨既处，阴德盛满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

邱氏富国曰：乾本在上之物，今在巽下，则为柔所畜，故曰小畜。但六四以一阴而畜止五阳，能系其志，而不能固其志，此又畜道之小者也。夫物畜则止，止极则行，故小畜亦有“亨”义。“密云”，阴气也。自二至四互兑，属西方，故曰“西郊”。四以柔居柔，故有此象。凡云自东而西则雨，自西而东则不雨，阴先倡也。小畜以柔为主，不能固阳而止之，故云虽密而不雨。

林氏希元曰：小畜有二义，一是以小畜大，一是所畜者小。亦唯以小畜大，故所畜者小，其归一而已矣。问：天气属阳，地气属阴，今以阴畜阳，反以天气为阴，地气为阳，何也？曰：以

两仪之分言，则位乎下而气上腾者为阴，位乎上而气下降者为阳。自四象之交言，则阴之腾上者又为阳，阳之下降者又为阴。此《蒙引》之说也，可以发朱子之所未发。

案 此卦须明取象之意，则卦义自明。彖言“密云不雨”者，地气上腾，而天气未应，以其云之来自我西郊，阴倡而阳未和故也。盖以上下之阴阳言之，则地气阴也，天气阳也。以四方之阴阳言之，则西方阴也，东方阳也。阴感而阳未应，乃卦所以为小畜之义。《彖传》“尚往”，谓阴气上升；“施未行”，谓阴气未能成雨而降也。以人事拟之，则是臣子志存国家，未能得君父和合之象。诸家或以地气上升者为阳，天气下应者为阴，故于《彖传》“尚往”亦属阳说，唯张氏以为天气未应者，于卦义极相合也。

初九 复自道。何其咎，吉。

本义 下卦乾体，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进，而为阴所畜。然初九体乾，居下得正，前远于阴，虽与四为正应，而能自守以正，不为所畜，故有进复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则无咎而“吉”也。

程传 初九阳爻而乾体，阳在上之物，又刚健之才足以上进，而复与在上同志，其进复于上，乃其道也，故云“复自道”。复既自道，何过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诸爻言无咎者，如是则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补过也”。虽使爻义本善，亦不害于不如是则有咎之义。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过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复，反也。初以阳刚居健体，志欲上行，而为四得时得位者所畜，故复。然初刚而得正，虽为所畜而复，如自守以正，不为所畜者，故曰“复自道”。言虽为彼所畜，

而吾实自复于道也。

龚氏焕曰：“复自道”，此复字与无往不复、不远复之义同，谓复于在下之位而不进也。初九以阳刚之才，位居最下，为阴所畜，知几不进，而自复其道焉，何咎之有？九二“牵复”，亦谓与初九牵连而内复也。易及诸经，无有以复为上进者。

俞氏琰曰：复，谓返于本位也。以初九之刚，往应六四之柔而受其制，岂不失其道而有咎？今也返而以正道自守，故能转咎而为吉。

何氏楷曰：天地间气化人事，皆有阴畜阳之时。阳既为阴所畜，便不宜过刚躁动。初以阳才居阳位，潜伏于下，何咎之有？先言何其咎而后言吉者，以无咎为吉也。

案 《传》义皆以复为上进，沿王弼旧说也。以大畜初二爻比例观之，则王氏、龚氏诸说为长。

九二 牵复吉。

本义 三阳志同，而九二渐近于阴，以其刚中，故能与初九牵连而复，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则吉矣。

程传 二以阳居下体之中，五以阳居上体之中，皆以阳刚居中，为阴所畜，俱欲上复。五虽在四上，而为其所畜，则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忧，二五同志，故相牵连而复。二阳并进，则阴不能胜，得遂其复矣，故“吉”也。曰：遂其复则离畜矣乎？曰：凡爻之辞，皆谓如是则可以如是，若已然则时已变矣，尚何教诫乎？五为巽体，巽畜于乾，而反与二相牵何也？曰：举二体而言，则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则一阴畜五阳也。在易随时取义，皆如此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二所乘之初，为阴所畜，亦既复矣。所承之三，又为阴所畜，说辄而不进矣。二以阳处阴，居下得中，

上又无应，故不待畜，即与同类牵连而复，是不自失其中者也。自能审进退而不失其中，故吉。

何氏楷曰：与初相牵连而复居于下，故吉。

九三 舆说辐。夫妻反目。

本义 九三亦欲上进，然刚而不中，迫近于阴，而又非正应，但以阴阳相说，而为所系畜，不能自进，故有“舆说辐”之象。然以志刚，故又不能平而与之争，故又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则不得进而有所争也。

程传 三以阳爻居不得中，而密比于四，阴阳之情相求也。又昵比而不中，为阴畜制者也，故不能前进。犹车舆说去轮辐，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阴制于阳者也。今反制阳，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谓怒目相视，不顺其夫而反制之也。妇人为夫宠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说辐反目，三自为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辐，陆氏《释文》云：本亦作輹。按辐，车辘也。輹，车轴转也。辐以利轮之转，輹以利轴之转，然辐无说理，必轮破毂裂而后可以说，若輹则有说时，车不行则说之矣。大畜、大壮，皆作輹字。

又曰：九三“反目”称妻，言相敌也。上九“既雨”称妇，言相顺也。

胡氏炳文曰：大畜九二“舆说輹”，輹与辐，或据《左氏传注》以为通用，何也？曰：《说文》：輹车下横木。非辐也。大畜九二“说輹”，刚而得中，自止而不进也；小畜九三“说辐”，刚而不中，止于阴而不得进也。说輹可复进，说辐则不可以行矣。

案 九三比近六四，故有夫妻之象。过刚不能自制其动，虽有六四比近畜之，不能止也。进不利于行，故曰“舆说辐”。退

不安其室，故曰“夫妻反目”。

六四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本义 以一阴畜众阳，本有伤害忧惧，以其柔顺得正，虚中巽体，二阳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则无咎也。

程传 四于畜时，处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内有孚诚，则五志信之，从其畜之。卦独一阴，畜众阳者也。诸阳之志系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则一柔敌众刚，必见伤害，唯尽其孚诚以应之，则可以感之矣。故其伤害远，其危惧免也。如此则可以无咎，不然则不免乎害。此以柔畜刚之道也。以人君之威严，而微细之臣，有能畜心其欲者，盖有孚信以感之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以阴畜阳，以小包大，能无忧乎？独特与五有孚，故能离其血惕，去而出之，以免于咎。臣之畜君，必信而后济，非与上合志，不可为也。

案 此爻《程传》之说独明，盖唯此爻与《传》义合者，以其为卦之主故也。

九五 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本义 巽体三爻，同力畜乾，“邻”之象也。而九五居中处尊，势能有为，以兼乎上下，故为有孚挛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邻之象。“以”犹《春秋》以某师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则能如是也。

程传 小畜，众阳为阴所畜之时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则其类皆应之矣，故曰“挛如”。谓牵连相从也。五必援挽，与之相济，是富以其邻也。五以居尊位之势，如富者推其财力，与邻比共之也。君子为小人所困，正人为群邪所厄，则在下者必

攀挽于上，期于同进；在上者必援引于下，与之戮力，非独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资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

集说 《朱子语类》云：孚有在阳爻，有在阴爻，伊川谓？中，虚信之本；中，实信之质。

案 此爻之义，从来未明。今以卦意推之，则六四者近君之位也，所谓小畜者也。九五者君位也，能畜其德以受臣下之畜者也。四曰“有孚”，是积诚以格其君。五亦曰“有孚”，是推诚以待其下，上下相孚而后畜道成矣。故四曰“上合志”者，指五也。五曰“以其邻”者，指四也。四与五相近，故曰“邻”。又邻即臣也，《书》曰臣哉、邻哉是也。富者积诚之满也，积诚之满，至于能用其邻，则其邻亦以诚应之矣。故《象传》曰：“不独富也”，以诚感诚之谓也。大抵上下之间，不实心则不能相交，故曰“富以其邻”。不虚心则亦不能相交，故曰“不富以其邻”。所取象者本于阳实阴虚，而其义一也。

上九 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本义 畜极而成，阴阳和矣，故为“既雨既处”之象。盖尊尚阴德，至于积满而然也。阴加于阳，故虽正亦厉。然阴既盛而抗阳，则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为戒深矣。

程传 九以巽顺之极，居卦之上，处畜之终，从畜而止者也，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处”，止也。阴之畜阳，不和则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大，故极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极而成。“尚德载”，四用柔巽之德，积满而至于成也。阴柔之畜刚，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积累而至，可不戒乎？“载”，积满也。《诗》云：“厥声载路。”“妇贞厉”，“妇”，谓阴以阴而畜阳，以柔而制刚，妇若贞固守此，危厉之道也。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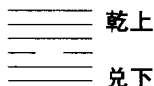
有妇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则与日敌矣。“几望”，言其盛将敌也。阴已能畜阳而云几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则将盛于阳而凶矣。于几望而为之戒曰：妇将敌矣，君子动则凶也。“君子”谓阳。“征”，动也。“几望”，将盈之时。若已望则阳已消矣，尚何戒乎？

集说 杨氏时曰：三阳下进，一阴畜之不能固，故“密云不雨，尚往也”。至上九则往极矣，故既处。夫阴阳和则雨，而妇以顺为正。虽畜而至于雨，以是为正则厉矣。月遯日以为明者也，望则与日敌。故几望则不可过。君子至此而犹征焉，则凶之道也。小畜以阴畜阳为主，其极必疑阳，故戒之如此。

项氏安世曰：上九居畜之极，畜道已成，昔之不雨者，今“既雨”矣；昔之尚往者，今既处矣。彖之所谓“亨”，于是见之。载者，积也。畜至于上，其德积而成载，则所畜大矣。然以小畜大，非可常之事也。妇道贞此而不变，则为危，君子过此而复行，则为凶。盖月望则昃，阴极则消，自然之理也。

王氏应麟曰：小畜上九“月几望”则“凶”，阴疑阳也。归妹六五“月几望”则“吉”，阴应阳也。中孚六四“月几望”则“无咎”，阴从阳也。

案 此爻亦以畜道既成言之耳，杨氏说最完善。



程传 《履·序卦》：“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则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恶之分，是物畜然后有礼，履所以继畜也。履，礼也。礼，人之所履也。为卦天上泽下，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为履。履，践也，藉也。履物为践，履于物为藉，以柔藉刚，故为履也。不曰刚履柔，而曰柔履刚者，刚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刚，不言刚乘柔也。言履藉于刚，乃见卑顺说应之义。

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义 兑亦三画卦之名，一阴见于二阳之上，故其德为说，其象为泽。履，有所蹶而进之义也。以兑遇乾，和说以蹶刚强之后，有履虎尾而不见伤之象，故其卦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则处危而不伤矣。

程传 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泽处下，以柔履藉于刚，上下各得其义，事之至顺，理之至当也。人之履行如此，虽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见其咥啮，所以能“亨”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履上乾下兑，以阴蹶阳，是随后蹶它；如踏它脚迹相似，所以云“履虎尾”。卦之三四爻，发虎尾义，便是阴去蹶它阳后处。

李氏简曰：履，礼也。行之以和，故能进退履众刚而不见

伤，“礼之用和为贵”，其是之谓乎？

胡氏炳文曰：《程传》训履为践为藉，以上下论也。《本义》云：有所蹶而进，以前后论也。于尾字为切。诸家多以兑为虎，《本义》从《程传》以乾为虎，本夫子《彖传》意也。“不啞人亨”，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机，不为所伤，乃见所履。《大传》曰：“易之兴也”，“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莫危于履虎尾之辞矣，故九卦处忧患，以履为首。

梁氏寅曰：履者践履也。人之于礼，亦践行其天理者，故履为礼也。夫虎，刚猛之兽。乾三阳，虎之象也。上为虎之首，则四为虎之尾。兑履乾之后，履虎尾之象也。虎啞人者也，然以和说履之，则不见啞而反至亨。以是观之，人之践履卑逊，何往而不亨乎？然和非阿容也，说非佞媚也，亦恭顺而不失其正耳。兑之《传》曰：“刚中而柔外”，此其道也。

蔡氏清曰：八卦唯兑为至弱，唯乾为至健。今以至弱者而蹶于至健者之后，自是危机，故独以“履”名卦，而《彖传》复取其德，而谓之“履虎尾，不啞人，亨”也。

初九 素履往，无咎。

本义 以阳在下，居履之初，未为物迁，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则“往”而“无咎”也。

程传 履不处者，行之义，初处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阳刚之才，可以上进，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则“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于贫贱之素，则其进也。乃贪躁而动，求去乎贫贱耳，非欲有为也。既得其进，骄溢必矣，故往则有咎。贤者则安履其素，其处也乐，其进也将有为也，故得其进，则有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初未交于物，有素象。案《本义》与蔡

氏皆曰：居履之初，不为物迁。蔡氏则曰：“素”者无文之谓。盖履，礼也。履初言“素”，礼以质为本也。贲，文也。贲上言白，文之极反而质也。“白贲无咎”，其即“素履往无咎”与？

九二 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本义 刚中在下，无应于上，故为履道平坦，幽独守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则贞而吉矣。

程传 九二居柔，宽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虽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静安恬之，人处之则能贞固而吉也。九二阳志上进，故有幽人之戒。

集说 梁氏寅曰：行于道路者，由中则平坦，从旁则崎险。九二以刚居中，是履道而得其平坦者也。持身如是，不轻自售，故为“幽人贞吉”。

六三 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本义 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刚，以此履乾，必见伤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为刚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项藉，岂能久也？

程传 三以阴居阳，志欲刚而体本阴柔，安能坚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视，其见不明。跛蹙之履，其行不远。才既不足，而又处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务刚，其履如此，是履于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祸患，故曰“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顺履而远到也。不中正而志刚，乃为群阳所与，是以刚躁蹈危而得凶也。

集说 耿氏南仲曰：视欲正，视而不正，则眇者也。行欲

中，行而不中，则跛者也。故归妹初九不中则为“跛”，九二不正则为“眇”。履，六三不中又不正，故跛眇兼焉。归妹、履，皆兑下也。

王氏申子曰：三以阴居阳，以柔履刚，谓其明耶？则众阳而独阴。谓其不明耶？则又居于阳。眇能视之象也。谓其能行耶，则众刚而独柔。谓其不能行耶？则又履乎刚。跛能履之象也。是体暗而用明，才弱而志刚者也，而又不中不正，故不自度量而一于进，敢于蹈危而取祸，如“履虎尾”而受咥人之凶也。若不顾强弱，勇猛直前，唯武人用之以有为大君之事则可。然彖亦主三而言，曰“不咥人亨”，此曰“咥人凶”，何也？盖彖总言一卦之体，爻则据其时与位而言，所以不同。

吴氏澄曰：彖通指一卦而言，则上九虎之首也。虎口实而合，有“不咥”之象。此专据一爻而言，则三为兑之上画也，兑口虚而开，故有“咥人”之象。

胡氏炳文曰：凡卦辞以爻为主，则爻辞与卦同。如屯卦“利建侯”，而初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体论，则爻辞与卦不同。如此卦云“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则曰“咥人”是也。卦书“不咥人”，兑三爻说体，自与乾三爻健体相应也。爻书“咥人”，六三一爻，与上九一爻独相应，“履虎尾”而首应也。

案“武人为于大君”，王氏之说得之。盖三非大君之位，且为于两字语气亦不顺也。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即此句之意。

九四 履虎尾。愬愬，终吉。

本义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刚，然以刚居柔，故能戒惧而得“终吉”。

程传 九四阳刚而乾体，虽居四，刚胜者也。在近君多惧之

地，无相得之义，五复刚决之过，故为“履虎尾”。“愬愬”，畏惧之貌。若能畏惧，则当“终吉”。盖九虽刚而志柔，四虽近而不处，故能兢慎畏惧，则终免于危而获吉也。

集说 王氏弼曰：逼近至尊，以阳承阳，处多惧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阳居阴，以谦为本，虽处危惧，终获其志，故“终吉”也。

王氏宗传曰：《经》曰“四多惧”，处多惧之地，而复以恐惧自处，所谓愬愬也。四处三阳之后，故亦曰“履虎尾”。无忘其愬愬之戒，故曰“终吉”。在卦德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九四之谓乎？

《朱子语类》云：履三爻正是蹶它虎尾处，四上蹶五，亦为虎尾之象。

胡氏炳文曰：《本义》于三之“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是以乾为虎而三在其后也。于四之“履虎尾”，则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刚，是以九五为虎，而四在其后也。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以柔居刚，其凶也宜。“四多惧”，以刚居柔，所以“终吉”。

九五 夬履，贞厉。

本义 九五以刚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兑说应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碍，故其象为夬决其履，虽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为虽正而危，为戒深矣。

程传 夬，刚决也。五以阳刚乾体，居至尊之位，任其刚决而行者也。如此则虽得正，犹危厉也。古之圣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刚足以决，势足以专。然而未尝不尽天下之议，虽刍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为圣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刚明，决行不顾，虽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刚明之才，

苟专自任，犹为危道，况刚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贞厉”，义各不同，随卦可见。

集说 项氏安世曰：六三于彖辞为“亨”者，以下卦言之，有和说之德也。于本爻为凶者，资本阴柔，履位不正，宜其凶也。九五于彖辞为不疚者，以上卦言之，有刚健中正之德也。于本爻为厉者，以刚行刚，志在夬决，其理虽正，其事则危也。凡彖多言卦德，凡爻多论爻位。

王氏申子曰：履之卦义，履刚也。履刚之道，尚柔不尚刚也。五虽中正以履帝位，然以刚居刚，是一于尚刚者也。夬履，谓决于行也。一于任刚，决行而不顾，则于中正之道，岂能无咎乎？若贞固守此，危道也，故曰“贞厉”。

案 凡《彖传》中所赞美，则其爻辞无凶厉者，何独此爻不然？盖履道贵柔。九五以刚居刚，是决于履也。然以其有中正之德，故能常存危厉之心，则虽决于履，而动可无过举矣。《书》云：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此其所以“履帝位”而“不疚”也。与。凡易中贞厉、有厉，有以常存危惧之心为义者，如噬嗑之“贞厉无咎”，夬之“其危乃光”是也。然则此之“贞厉”，兑五之“有厉”，当从此例也。

上九 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本义 视履之终，以考其祥，周旋无亏，则得“元吉”，占者祸福视其所履而未定也。

程传 上处履之终，于其终视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恶祸福，若其旋则善且吉也。旋，谓周旋完备，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视其终，若终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系其所履，善恶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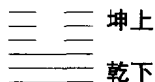
集说 王氏弼曰：祸福之祥，生乎所履。处履之极，履道成

矣，故可“视履”而“考祥”也。居极应说，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履道大成，故“元吉”。

梁氏寅曰：上，履之终也。人之所履，观之于始，则诚伪未可见，惟观之于终，然后见也。故视其所履以考其善，若周旋无亏，则其吉大矣。是爻也，岂非动容周旋中礼之至与？

总论 项氏安世曰：一阴一阳之卦，在下者为复、姤，在上者为夬、剥，其义主于消长也。在二五者，阳在二为师之将，在五为比之主，阴在二为同人之君子，在五为大有之君子，其义主于得位也。在三四者，阳在三，则以刚行柔为“劳谦”，在四则以刚制柔为“由豫”，阴在三，则以柔行刚为履，在四，则以柔制刚为小畜，其义主于用事也。大抵用事之爻，在下者为行己之事，在上者为制人之事。

又曰：履之六爻，皆以履柔为吉，故九二为“坦坦”，九四为“愬愬终吉”，上九为“其旋元吉”，皆履柔也。六三卦辞本善，终以履刚为凶。初九九五所履皆正，然初仅能“无咎”，五不免于“厉”，皆履刚也。是故初则惧其失初心之正，而教之以保其素。五则惧其恃势位之正，而教之以谨其决。盖刚者，喜动而好决，任刚而行者，后多可悔之事也。



程传《泰·序卦》：“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则舒泰，泰则安矣，泰所以次履也。为卦坤阴在上，乾阳居下，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故为通泰。

泰 小往大来，吉，亨。

本义 “泰”，通也。为卦天地交而二气通，故为泰，正月之卦也。“小”，谓阴。“大”，谓阳。言坤往居外，乾来居内。又自归妹来，则六往居四，九来居三也。占者有刚阳之德，则“吉”而“亨”矣。

程传 “小”，谓阴。“大”，谓阳。“往”，往之于外也。“来”，来居于内也。阳气下降，阴气上交也。阴阳和畅，则万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则君上，小则臣下，君推诚以任下，臣竭诚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君子来处于内，小人往处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时有污隆，治有小大，虽泰岂一概哉？言吉亨则可包矣。

集说 刘氏牧曰：往来者，以内外卦言之，由内而之外为往，由外而复内为来。

蔡氏清曰：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气通，就造化之本不可相无上取也。卦辞曰“小往大来”，以内君子外小人而言，就淑慝之分上取也。然则泰有二乎？曰：一也。但是天地交而二气通，则决然内阳而外阴矣。

初九 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本义 三阴在下，相连而进，拔茅连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阳刚，则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读至汇字绝句，下卦放此。

程传 初以阳爻居下，是有刚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时之否，则君子退而穷处。时既泰，则志在上进也。君子之进，必与其朋类相牵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则牵连而起矣。“茹”，根之相牵连者，故以为象。“汇”，类也。贤者以其类进，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进，必以其类，不唯志在相先，乐于与善，实乃相赖以济。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独立不赖朋类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则天下之贤，萃于朝廷，同志协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则不肖者并进，然后其党胜而天下否矣。盖各从其类也。

集说 刘氏向曰：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

《朱子语类》云：以其汇属上文，尝见郭璞《洞林》，亦如此作句，便是那时人已自恁地读了。盖拔茅连茹者，物象也，以其汇者，人也。

林氏希元曰：《程传》曰：茹，根之相牵者。以《本义》三阳在下，相连而进推之，乃别茅之根，非本茅之根也。盖一阳进而二阳与之相连，犹一茅拔而别茅之根与之相连也。

九二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本义 九二以刚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应，主乎泰而

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秽，而果断刚决，不遗遐远，而不昵朋比，则合乎此爻中之道矣。

程传 二以阳刚得中，上应于五，五以柔顺得中，下应于二。君臣同德，是以刚中之才，为上所专任，故二虽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四者处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则政舒缓而法度废弛，庶事无节，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秽之量，则其施为宽裕详密，敝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贫疾之心，则无深远之虑，有暴扰之患，深敝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冯河”，泰宁之世，人情习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惮于更变，非有冯河之勇，不能有为于斯时也。“冯河”谓其刚果足以济深越险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断至于衰替，盖由狃习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刚断之君，英烈之辅，不能挺特奋发以革其敝也，故曰“用冯河”。或疑上云“包荒”，则是包含宽容，此云“用冯河”。则是奋发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刚果之用，乃圣贤之为也。“不遐遗”，泰宁之时，人心狃于泰，则苟安逸而已，恶能复深思远虑，及于遐远之事哉？治夫泰者，当周及庶事，虽遐远不可遗，若事之微隐，贤才之在僻陋，皆遐远者也，时泰则固遗之矣。“朋亡”，夫时之既泰，则人习于安，其情肆而失节，将约而正之，非绝去其朋与之私，则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牵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妨于贵家，如此之类，既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则是牵于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则为之难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则能合于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义也。“尚”，配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若有包容而无断制，非刚柔相济之中也。必包容荒秽，而又果断刚决，则合乎中矣。虽不遗遐远，而

或自私于吾之党类，则易至偏重，非轻重不偏之中也。唯不遗遐远，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远又不泄近，合乎中矣。《本义》两而字当细玩。

龚氏焕曰：初九“以其汇”，九二则欲其“朋亡”，何也？初九在下之贤，则欲其引类而进，九二大臣，所以进退天下之人才者，故欲亡其朋类。唯亡其朋类则能用天下之贤，若独私其朋，则天下之贤，有不得进用者矣。此其所以不同也。

案 此爻以夫子《象传》观之，须以“包荒”两字为主。盖圣贤之心无弃物，尧舜之道欲并生，非包荒则不足以体天地之心，而尽君师之道矣。然“包荒”，非混而无别之谓，故必断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处之，然后用舍举措无不合于中道。《鲁论》所谓宽信敏公者，意盖相似也。四者以宽为本，故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

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本义 将过乎中，泰将极而否欲来之时也。“恤”，忧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艰难守贞，则“无咎”而“有福”。

程传 三居泰之中，在诸阳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环，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于泰之盛，与阳之将进，而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险陂者，谓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谓阴当复也。平者陂，往者复，则为否矣。当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时，不敢安逸，常艰危其思虑，正固其施为，如是则可以“无咎”。处泰之道，既能“艰贞”，则可常保其泰，不劳忧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为孚。如是，则于其禄食有福益也。禄食，谓福祉。善处泰者，其福可长也。盖德善日积，则福禄日臻，德窳于禄，则虽盛而非满。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丧

败者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无平不陂”，为三阳言之；“无往不复”，为三阴言之。两言“无”“不”者，明此皆天道之必至，而“有孚”者也。人能知此，则当泰之极，不可不尽人事以防之，抚极泰之运，而操心之危如此，则举动之际，必无过咎。然后彼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固有之福，可以长享矣。

徐氏直方曰：小人所以胜君子者，非乘其怠，则攻其隙，艰则无怠之可乘，贞则无隙之可攻，如此则可以“无咎”，可以勿忧其孚矣。或曰：阴阳交运，否、泰相仍，时势然也，虽“艰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复者，天运之不能无；“艰贞”“勿恤”者，人事之所当尽。天人有交胜之理，处其交履其会者，必有变化持守之道，若一委之天运，以为无预于人事，则圣人之易，可无作矣。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本义 已过乎中，泰已极矣，故三阴翩翩而下复，不待富而其类从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当戒也。阴虚阳实，故凡言不富者，皆阴爻也。

程传 六四处泰之过中，以阴在上，志在下复，上二阴亦志在趋下。“翩翩”，疾飞之貌，四翩翩就下，与其邻同也。“邻”，其类也，谓五与上。夫人富而其类从者，为利也，不富而从者，其志同也。三阴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实，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从，不待戒告而诚意相合也。夫阴阳之升降，乃时运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过中，则将变矣，圣人于三，尚云“艰贞”则“有福”，盖三为将中，知戒则可何，四已过中矣，理必变也，故专言始终反复之道。五，泰之主，则复言处泰之义。

集说 沈氏该曰：四处上体，在近君之位。三阳既进，乐与贤者共之，志同道合，是以不富以邻，不戒而孚也。

赵氏彦肃曰：从六五下贤，其心休休焉者也。

李氏简曰：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乃天地之交泰也。上以谦虚接乎下，下以刚直事乎上，上下相孚，乃君臣之交泰也。君臣交泰，则天下泰矣。故下三爻皆以刚直事其上，上三爻皆以谦虚接乎下，四当二卦之交，故发此义。

俞氏琰曰：“翩翩”，降以相从之貌。易以阴虚为不富，六四阴爻，故曰“不富”。

何氏楷曰：此正阴阳交泰之爻也。“翩翩”，群飞而下貌。阴虚阳实，凡言不富者皆阴爻。“邻”，指五上，四能挟其并居之邻，相从而下者，以三阴皆欲求阳，故不待教戒，而能以之下孚乎阳也。

案 《传》义皆以此爻为小人复来，然以《彖传》“上下交而其志同”观之，则四五正当君相之位，下交之主，两爻《象传》所谓“中心愿也”，中以行愿也，则正所谓“志同”者也。爻辞“不富”，与谦六五同，皆言其谦虚而不自满足尔。沈氏赵氏以下诸说，义皆可从。

六五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本义 以阴居尊，为泰之主，柔中虚己，下应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归妹”之时，亦尝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则有祉而“元吉”矣。凡经以古人为言，如高宗、箕子之类者，皆放此。

程传 史谓汤为天乙，厥后有帝祖乙，亦贤王也。后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称“帝乙”者，未知谁是。以爻义观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礼法者也。自古帝女虽皆下嫁，至帝乙然后制为礼法，使降其尊贵，以顺从其夫

也。六五以阴柔居君位，下应于九二刚明之贤，五能倚任其贤臣而顺从之，如帝乙之归妹然，降其尊而顺从于阳，则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尽善者也，谓成治泰之功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帝女，下嫁之礼，至汤而备。汤嫁妹之辞曰：无以天子之富而骄诸侯。阴之从阳，女之顺夫，天下之义也。往事尔夫，必以礼义。汤称天乙，或者亦称帝乙乎？

上六 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本义 泰极而否，“城复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争，但可自守，虽得其贞，亦不免于羞吝也。

程传 掘隍土积累以成城，如治道积累以成泰。及泰之终，将反于否，如城土颓圯，复反于隍也。上，泰之终，六以小人处之，行将否矣。“勿用师”，君之所以能用其众者，上下之情通心从也。今泰之将终，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离散，不从其上，岂可用也？用之则乱。众既不可用，方自其亲近而告命之，虽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谓亲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贞凶”“贞吝”有二义，有贞固守此则凶吝者，有虽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贞凶而云“贞吝”者，将否而方告命，为可羞吝，否不由于告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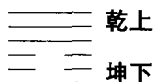
集说 《朱子语类》：问：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与“城复于隍”。曰：此亦事势之必然，治久必乱，乱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变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乱，皆生于人心，治久则人心放肆，故乱因此生。乱极则人心恐惧，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于人心，履其运者，必有变化持守之道可也。

案 “贞”者，常也。爻义言当此之时，只可告邑，未可用师。若守常而用师则吝，非以告邑为可吝也。

总论 刘氏定之曰：泰取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

同，故六爻之中，相交之义重。初与四相交，泰之始也。故初言“以其汇”，如茅之连茹。四言“以其邻”，如鸟之连翩。二与五相交，泰之中也。故五言人君降其尊贵以任夫臣，二言大臣尽其职任以答夫君。三与上相交，泰之终也，故三言平变而为陂，上言城复而于隍。盖君子进而小人退，所以致泰也。君委任而臣效忠，所以致泰也。抑天运之循环，泰极而否，有必然者，而保泰之意，隐然有不容不恐惧焉，则平陂城隍，其旨严哉！

吴氏曰慎曰：初四以气类言，二体之始也。三上以时运言，二体之终也。二五以主泰言，二体之中也。



程传 《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来，通泰之极则必否，否所以次泰也。为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阴阳和畅则为泰。天处上，地处下，是天地隔绝，不相交通，所以为否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本义 “否”，闭塞也。七月之卦也，正与泰反，故曰“匪人”，谓非人道也。其占不利于君子之正道。盖乾往居外，坤来居内。又自渐卦而来，则九往居四，六来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误也。《传》不特解其义，亦可见。

程传 天地交而万物生于中，然后三才备，人为最灵，故为万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则不生万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谓非人道也。消长阖辟，相因而不息，泰极则复，否极则倾，无常而不变之理，人道岂能无也？既否则泰矣。夫上下交通，刚柔和会，君子之道也。否则反是，故“不利君子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来”，阳往而阴来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象，故为否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否之匪人”者，言否闭之世，非是人道交通之时，故云匪人。“不利君子贞”者，由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为正也。阳气往而阴气来，故云“大往小来”。阳主生息，故称大。阴主消耗，故称小。

崔氏憬曰：否，不通也。于不通之时，小人道长，故云“匪”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贞”也。

吕氏大临曰：否，闭塞而不交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言否闭之世，非其人者，恶直丑正，不利乎君子之守正。

王氏宗传曰：“匪人”，所谓非君子人也。人非君子，则平时与君子如枘凿之不相入者，正斯人也。匪人得志，则君子之道，否塞而不行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不可以一日无也。今也君子之道，否塞而不得行者，皆“否之匪人”，不利乎贞故也。盖小人之心，同乎己者则利之，异乎己者则不利也。夫唯彼己之势，既不相入，故大者往而小者来也。

乔氏中和曰：君子以正自居，隐见随时，无人而不自得，何不利之有，亦小人不利于君子之贞耳。于是而君子往小人来而天地否矣。由否而之泰焉，天也。由泰而之否焉，人也。

初六 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本义 三阴在下，当否之时，小人连类而进之象，而初之恶则未形也，故戒其“贞”则“吉”而“亨”。盖能如是，则变而为君子矣。

程传 泰与否皆取茅为象者，以群阳群阴同在下，有牵连之象也。泰之时，则以同征为吉。否之时，则以同贞为“亨”。始以内小人外君子为否之义，复以初六否而在下为君子之道。易随时取义，变动无常。否之时，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阴，上皆有应。在否隔之时，隔绝不相通，故无应义。初六能与其类贞固其节，则处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当否而能进者，小人也，君子则伸道免祸而已。君子进退，未尝不与其类同也。

集说 王氏弼曰：居否之时，动则入邪。三阴同道，皆不可进，故“拔茅茹以类”，“贞”而不谄则“吉亨”。

胡氏瑗曰：否之初，是小人道长，君子不可用之时也。时既不可用，则必引类而退，守以正道，不可求进，然后得其吉而获

亨也。

王氏宗传曰：否之初六虽有其应，然当此之时，上下隔绝而不通，故初六无上应之义，唯其以汇守吾正而已。“吉亨”，泰之时为然也。初六以其类贞，而亦“吉”且“亨”者，拙身以伸道，故无往而不吉，亦无往而不亨也。“吉”，谓免祸。“亨”，谓伸道也。

王氏应麟曰：泰之“征吉”，引其类以有为；否之“贞吉”，洁其身以有待。

案 圣人虽许小人改过，恐无系以吉亨之辞之理，《程传》及诸家作君子守道者近是。

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本义 阴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顺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则吉，大人则当安守其否，而后道亨。盖不可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守也。

程传 六二其质则阴柔，其居则中正。以阴柔小人而言，则方否于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顺乎上，以求济其否，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当否，则以道自处，岂肯枉己屈道，承顺于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则否矣，小人顺上之心，未尝无也。

集说 杨氏简曰：小人者之事其上也，包而不敢露，承而不敢拂，故“吉”。若夫大人，则否而“亨”。

六三 包羞。

本义 以阴居阳而不中正，小人志于伤善而未能也，故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发，故无凶咎之戒。

程传 三以阴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于上，非能守道安

命，穷斯滥矣，极小人之情状者也。其所包畜谋虑邪滥无所不至，可羞耻也。

集说 游氏酢曰：在下体之上，位浸显矣。当否之世而不去，忍耻冒处，故谓之“包羞”。

郭氏雍曰：尸禄素餐，所谓“包羞”者也。孔子曰：邦无道，穀耻也，其六三之谓与？

杨氏简曰：六三德不如六二，而位益高，舍正从邪，有愧于中，故曰“包羞”。是谓君子中之小人，自古此类良多。

九四 有命无咎。畴离祉。

本义 否过中矣，将济之时也。九四以阳居阴，不极其刚，故其占为“有命无咎”，而畴类三阳，皆获其福也。“命”，谓天命。

程传 四以阳刚健体，居近君之位，是有济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辅上济否。然当君道方否之时，处逼近之地，所恶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动必出于君命，威柄一归于上，则“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于君命，则可以济时之否，其畴类皆附离其福祉。“离”，丽也。君子道行，则与其类同进，以济天下之否，“畴离祉”也。小人之进，亦以其类同行。

集说 项氏安世曰：泰九三于“无咎”之下言“有福”，否九四于“无咎”之下言“畴离祉”者，二爻当天命之变，正君子补过之时也。泰之三，知其将变，能修人事以胜之，使在我者无可咎之事，然后可以勿恤小人之孚，而自食君子之福也。否之四，因其当变，能修人事以乘之，有可行之时，而无可咎之事，则不独为一己之利，又足为众贤之祉也。是二者苟有咎焉，其祸可胜言哉？

又曰：泰虽极治，以命乱而成否。否虽极乱，以有命而成

泰。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也。道之废兴，岂非天耶？世之治乱，岂非君耶？

胡氏炳文曰：否、泰之变，皆天也。然泰变为否易，故于内卦即言之。否变为泰难，故于外卦始言之。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本义 阳刚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时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则吉，然又当戒惧，如《系辞传》所云也。

程传 五以阳刚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当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于泰。犹未离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渐将反泰，不可便为安肆，当深虑远戒，常虞否之复来，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系于苞桑”，谓为安固之道，如维系于“苞桑”也。“桑”之为物，其根深固。“苞”，谓丛生者，其固尤甚。圣人之戒深矣。汉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祸败也。《系辞》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惧危亡之心，则便有苞桑系固之象。盖能戒惧危亡，则如系于苞桑，坚固不拔矣。如此说，则象占乃有收杀，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系于苞桑”也。

上九 倾否。先否后喜。

本义 以阳刚居否极，能倾时之否者也，其占为“先否后喜”。

程传 上九否之终也，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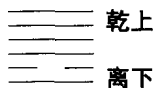
泰。上九否既极矣，故否道倾覆而变也。先极否也，后倾喜也。否倾则泰矣，“后喜”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处否之极，否道已终，能倾毁其否，故曰“倾否”也。否道未倾之时，是“先否”。已倾之后，其事得通，故曰后有喜也。

王氏宗传曰：言倾否而不言否倾，人力居多焉。

胡氏炳文曰：以阴柔处泰之终，故不能保泰，而泰复为否。以阳刚处否之终，故卒能倾否，而否复为泰。否、泰反复，天乎？人也。

何氏楷曰：“先否后喜”，即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之意，正与“其亡其亡”之君心相似。



程传 《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则为否，上下相同则为同人。与否义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与人同力乃能济，同人所以次否也。为卦乾上离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与天同也，故为同人。以二体言之，五居正位，为乾之主，二为离之主，二爻以中正相应，上下相同，同人之义也。又卦唯一阴，众阳所欲同，亦同人之义也。它卦固有一阴者，在同人之时，而二五相应，天火相同，故其义大。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本义 离，亦三画卦之名。一阴丽于二阳之间，故其德为丽，为文明，其象为火，为日，为电。同人，与人同也。以离遇乾，火上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应九五，又卦唯一阴，而五阳同与之，故为同人。“于野”，谓旷远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为卦内文明而外刚健，六二中正而有应，则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则“亨”，而又可涉险，然必其所同合于君子之道，乃为“利”也。

程传 “野”，谓旷野，取远与外之义。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则圣贤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昵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谓不以昵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旷远之地，既不系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远不同也，其亨可知。能与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险阻之不可济？何

艰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贞。上言于野，正谓不在昵比。此复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贞，谓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虽居千里之远，生千岁之后，若合符节，推而行之，四海之广，兆民之众，莫不同。小人则唯用其私意，所比者虽非亦同，所恶者虽是亦异，故其所同者，则为阿党，盖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贞正。

集说 孔氏颖达曰：同人，谓和同于人。“野”，是广远之处。借其野名，喻其广远，言和同于人，必须宽广无所不同，用心无私，乃得亨通，故云“同人于野亨”。与人同心，足以涉难，故曰：“利涉大川。”与人和同，易涉邪僻，故“利君子贞”也。

胡氏炳文曰：“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贞”，其同也正。与人大同，亨道也，虽大川可涉。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于正者，故又当以正为本。

蔡氏清曰：大人之道，岂必人人而求与之同哉？亦唯以正而已。正也者，人心之公理也，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也。若我既得其正，而彼或不我同，则彼之悖矣，吾何计哉？然同我者已亿万，而不同者仅一二，亦不害其为大同也。

林氏希元曰：《序卦传》曰：“与人同者，物必归焉”。“同人于野”，则物无不应，人无不助，而事无不济，故“亨”。虽大川之险，亦利于涉矣。然必所同者合于君子之正道，乃为“于野”而“亨”且利涉。使不以正，虽所同满天下，竟是私情之合，不足谓之“于野”，又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初九 同人于门，无咎。

本义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刚在下，无系应，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系应，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

也，故为出门同人。“出门”，谓在外。在外则无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则无过咎也。

集说 王氏弼曰：居同人之始，为同人之首者也。无应于上，心无系吝，通夫大同，出门皆同，故曰“同人于门”也。出门同人，谁与为咎？

王氏应麟曰：同人之初曰“出门”，随之初曰“出门”，谨于出门之初，则不苟同，不诡随。

胡氏炳文曰：同人与随，皆易溺于私。随必出门而后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门而后可以“无咎”。

六二 同人于宗，吝。

本义 “宗”，党也。六二虽中且正，然有应于上，不能大同而系于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二与五为正应，故曰“同人于宗”。“宗”，谓宗党也。同于所系应，是有所偏与，在同入之道为私狭矣，故可“吝”。二若阳爻，则为刚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为私也。

集说 冯氏当可曰：以卦体言之，则有大同之义；以爻义言之，则示阿党之戒。

蔡氏清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今乃谓“同人于宗，吝”者，盖卦是就其全体上取其有相同之义。然同入之道贵乎广，今二五相同，虽曰两相与则专，然其道则狭矣，曰“于宗吝”，以见其利于野也。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本义 刚而不中，上无正应，欲同于二而非其正，惧九五之见攻，故有此象。

程传 三以阳居刚而不得中，是刚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时，

志在于同，卦唯一阴，诸阳之志，皆欲同之，三又与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与五相应，三以刚强居二五之间，欲夺而同之，然理不直，义不胜，故不敢显发，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怀恶而内负不直，故又畏惧。时升高陵以顾望，如此至于三岁之久，终不敢兴。此爻深见小人之情状，然不曰凶者，既不敢发，故未至凶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岁不敢出。

胡氏炳文曰：卦唯三四不言“同人”，三四有争夺之象，非同者也。

九四 乘其墉，弗克攻，吉。

本义 刚不中正，又无应与，亦欲同于六二，而为三所隔，故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则是能改过而得吉也。

程传 四刚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与五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于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义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义之不直而不攻，则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义理，妄行攻夺，则其凶大矣。三以刚居刚，故终其强而不能反。四以刚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义。能反则“吉”矣，畏义而能改，其吉宜矣。

集说 《朱子语类》：问：同人三四皆有争夺之义。曰：三以刚居刚，便迷而不返；四以刚居柔，便有返底道理。《系辞》云：“近而不相得则凶。”如初上则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无争。

项氏安世曰：凡爻言不克者，皆阳居阴位。唯其阳，故有讼有攻。唯其阴，故“不克讼”“弗克攻”。讼之九二九四，同人之

九四，皆是物也。

案 卦名同人，而三四两爻，所以有乖争之象者，盖人情同极必异，异极乃复于同，止如治极则乱，乱极乃复于治。此人事分合之端，易道循环之理也。卦之内体，自同而异，故“于门”“于宗”，同也。至三而有伏戎之象，则不胜其异矣。外体自异而同，故乘墉而弗克攻，大师而克相遇，渐反其异也。至上而有于郊之象，则复归于同矣。三四两爻，正当同而异、异而同之际，故圣人因其爻位爻德以取象。三之所谓敌刚者，敌上也。四之所谓乘墉者，攻初也。盖既非应则不同，不同则有相敌相攻之象矣。以为争六二之应，而与九五相敌相攻，似非卦意也。

九五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本义 五刚中正，二以柔中正相应于下，同心者也。而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义理所同，物不得而间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刚强，故必用大师以胜之，然后得相遇也。

程传 九五同于二，而为三四二阳所隔，五自以义直理胜，故不胜愤抑，至于“号咷”。然邪不胜正，虽为所隔，终必得合，故“后笑”也。“大师克相遇”，五与二正应，而二阳非理隔夺，必用大师克胜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师”、云“克”者，见二阳之强也。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义者，盖五专以私昵应于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则号咷，后遇则笑，是私昵之情，非大同之体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为“吝”，况人君乎？五既于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间隔之义。《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中诚所同，出处语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间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断

金”。其理至微，故圣人赞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谓其言意味深长也。

集说 杨氏万里曰：师莫大于君心，而兵革为小；克莫难于小人，而敌国为小。

胡氏炳文曰：同人九五刚中正而有应，故“先号咷而后笑”，旅上九刚不中正而无应，故“先笑后号咷”。

吴氏曰慎曰：案《程传》论九五，非人君大同之道，《本义》不用此意，何也？盖六二为同人之主，著于宗之吝，所以明大同之道也。至五则取其中正而应，故未合而号咷，既遇而笑乐，非以其私也。故《象传》明其中直，《彖传》与其中正而应，《本义》谓其义理所同，岂得以私嫌病之哉？

案 居尊位而欲下交，居下位而欲获上，其中必多忌害间隔之者，故此爻之号咷，鼎九二之“我仇有疾”，亦论其理如此尔，说易者必欲求其爻以实之，则凿矣。

上九 同人于郊，无悔。

本义 居外无应，物莫与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内，未至于旷远，但荒僻无与同耳。

程传 “郊”，在外而远之地。求同者必相亲相与，上九居外而无应，终无与同者也。始有同，则至终或有睽悔，处远而无与，故虽无同亦无悔。虽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终无所悔也。

集说 杨氏时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于“无悔”而已，何也？盖以一卦言之，则于野无睽比之私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无应，不同乎人，人亦无同之者，则静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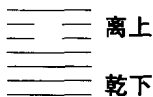
蔡氏渊曰：国外曰“郊”，郊外曰“野”，虽在卦上，犹未出乎卦也，故止曰“郊”。

梁氏寅曰：上无所系应，而“同人于郊”，则所同者远，亦无私矣。然犹未能极乎远，故不能“吉”“亨”，止于“无悔”而已。《象传》言“志未得”，盖其所同者未能周于天下，是其志之未遂也。

总论 孔氏颖达曰：凡外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者，王氏《注意》，非止上九一爻，乃总论同人一卦之义。去初上而言，二有同宗之吝，三有伏戎之祸，四有不克之困，五有大师之患，是处同人之世，无大通之志，则必用师矣。

杨氏文焕曰：“同人于野”则“亨”，“于门”则“无咎”，“于宗”则“吝”，“于郊”则“无悔”。“于宗”不若“于门”，“于门”不若“于郊”，“于郊”不若“于野”，六爻有不能尽卦义者，同人是也。

梁氏寅曰：同人之道，以大同而不私为善，故卦之诸爻，或比或应，皆为同于所近，无大吉者。彖言“同人于野”，则能绝其私与，而廓然大公，此其所以“亨”也。以一卦观之，由内而至外，初为“同人于门”，至近也；二为“同人于宗”，亦近也；至上而“同人于郊”，则远矣，然未如野之尤远也。“同人于野”，岂非超出于家邑之外乎？二为同人之主，而不能大同，故其有应者，乃所以为“吝”。初上虽“无咎”、“无悔”，然终不若“于野”之“亨”也。圣人以四海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情无不孚，恩无不洽者，岂非“同人于野”之意哉！



程传 《大有·序卦》：“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夫与人同者，物之所归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为卦火在天上，火之处高，其明及远，万物之众，无不照见，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众阳并应，居尊执柔，物之所归也。上下应之，为大有之义。大有，盛大丰有也。

大有 元亨。

本义 大有，所有之大也。离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阴居尊得中，而五阳应之，故为大有。乾健离明，居尊应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则大善而亨也。

程传 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义者，如比吉、谦亨是也；有因其卦义便为训戒者，如“师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刚健文明应天时行，故能“元亨”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阳为大，阴为小，一阴居尊，而为五阳所归，所有者大也。大非阴柔所能有也，必冲虚不自满者能有之。六五明体而虚中，所以为大有，所以为“元亨”。若直以大有为富有盛大，则失其义矣。

邱氏富国曰：一阴在上卦之中，而五阳宗之，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岂不大哉？唯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案 比以九居五，视大有之六五为优矣。然比之应之者，五阴也，则民庶之象也。大有之应之者，五阳也，则贤人之象也。

贤人应之，所有孰大于是哉？故大有之柔中，虽不如比之刚中，而比之“吉”“无咎”，则不如大有之直言“元亨”也。彖辞直言“元亨”，更无它辞者，惟此与鼎卦而已，皆以尚贤、养贤之故也。

初九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本义 虽当大有之时，然以阳居下，上无系应，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艰以处之则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传 九居大有之初，未至于盛，处卑无应与，未有骄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于害也。大凡富有鲜不有害，以子贡之贤，未能尽免，况其下者乎？“匪咎，艰则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难处，则自“无咎”也。处富有而不能思艰兢畏，则骄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当大有之时，反易有害。初阳在下，未与物接，所以未涉于害也，何咎之有？然以为“匪咎”而以易心处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艰则无咎”，大有自初至终皆当如此。

九二 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本义 刚中在下，得应乎上，为大车以载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应其占也。

程传 九以阳刚居二，为六五之君所倚任。刚健则才胜，居柔则谦顺，得中则无过，其才如此，所以能胜大有之任。如大车之材强壮，能胜载重物也。可以任重行远，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丰盛之时，有而未极，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于盛极，则不可以往矣。

集说 王氏弼曰：任重而不危。

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本义 “亨”，《春秋传》作享，谓朝献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献之享，烹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刚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虚中不贤，故为“亨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则其占如是。小人无刚正之德，则虽得此爻，不能当也。

程传 三居下体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专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当大有之时，居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有亨通乎天子，谓以其有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义也。若小人处之，则专其富有以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古文无享字，亨享烹并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解作亨字便不是。又曰：亨享二字，据《说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当为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处不理睬，却枉费了无限辞说，牵补，而卒不得其大义，亦甚害事也。

九四 匪其彭，无咎。

本义 彭字音义未详，《程传》曰盛貌，理或当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刚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处柔也，故有不极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传 九四居大有之时，已过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过盛则凶咎所由生也，故处之之道，“匪其彭”则得“无咎”，谓能谦

损，不处其太盛则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处太盛则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诗·载驱》云：“汶水汤汤，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状。《雅·大明》云：“駉駉彭彭。”言武王戎马之盛也。

集说 沈氏该曰：以刚处柔，谦以自居，而惧以戒其盛，得明哲保身之义，故“无咎”也。

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本义 大有之世，柔顺而中，以处尊位，虚己以应九二之贤，而上下归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贵刚，太柔则废，当以威济之则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辞也。

程传 六五当大有之时居君位，虚中为孚信之象。人君执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则下亦尽其信诚以事于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当大有之时，人心安易，若专尚柔顺，则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则“吉”。“威如”，有威严之谓也。既以柔和孚信接于下，众志说从，又有威严使之有畏，善处有者也，吉可知矣。

集说 俞氏琰曰：既有诚信以接下而人信之，又有威严以自重而人畏之，为大有之君，而刚柔得宜如此，故“吉”。

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义 大有之世，以刚居上，而能下从六五，是能履信思顺而尚贤也。满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程传 上九在卦之终，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极，而不居其有者也。处离之上，明之极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于过极也。有极而不处，则无盈满之灾，能顺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为蹈履诚信之义。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应之，为

尚贤崇善之义。其处如此，合道之至也，自当享其福庆，“自天祐之”。行顺乎天而获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

集说 郭氏雍曰：《系辞》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六五之君实尽此，而言于上九者，盖言大有之吉，以此终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则知此吉大有之吉也，非止上九之吉也。

郑氏汝谐曰：“履信”思顺，又以“尚贤”，盖言五也。五“厥孚交如”，“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顺也。上九在上，“尚贤”也。五获天之祐，“吉无不利”，由其有是也。言五而系之上，何也？五成卦之主，上其终也。五之德宜获是福，于终可验也。易之取义，若是者众。小畜之上九曰“妇贞厉，月几望”，言六四之畜阳，至上而为“贞厉”之妇，“几望”之月也。若指上九而言，则上九阳也。不得为妇与月。说易者，其失在于泥爻以求义，故以“履信”思顺“尚贤”归之于上九也。易之所谓尚者上也，五尚上九之贤，故自天之祐，于上九见之。


王氏宗传曰：六五以一柔有五刚，上九独在五上，五能尚之，《系辞传》所谓“又以尚贤”，则上九是也。祐之自天，“吉无不利”，谓大有至此，愈有隆而无替也。然则当大有之极，莫大于得天。而所以得天，又莫大于尚贤也。

胡氏炳文曰：小畜上九，畜之终也。其占曰“厉”曰“凶”，承六四言也。大有上九，有之终也。其占“吉无不利”，承六五言也。小畜一阴畜众阳，故其终也如彼。大有一阴有众阳，故其终也如此。君臣大分，岂不明哉？盖五之“厥孚”，“履信”也，柔中思顺也；尚上九之一阳，“尚贤”也。所以其终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案 《传》义皆以“履信”思顺“尚贤”为上九之事，然易中以上爻终五爻之义者甚多，如师之“大君有命”，离之“王用

出征”，解之“公用射隼”，皆非以上爻为王公也。蒙五爻而终其义尔，郭氏、郑氏、王氏之说，皆与卦意、爻义合，胡氏最为恪守《本义》者，于此独从郭氏诸说，则亦未允于心故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三


 坤上
 艮下

程传 《谦·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其有既大，不可至于盈满，必在谦损，故大有之后，受之以谦也。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体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谦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处卑之下，谦之义也。

谦 亨，君子有终。

本义 谦者有而不居之义，止乎内而顺乎外，谦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谦之象也。占者如是，则亨通而有终矣。有终谓先屈而后伸也。

程传 谦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谓之谦。人以谦巽自处，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终，君子志存乎说谦巽，达理故乐天而不竞，内充故退让而不矜，安履乎谦，终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显，此所谓“君子有终”也。在小人则有欲必竞，有德必伐，虽使勉慕于谦，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终

也。

集说 冯氏椅曰：一阳五阴之卦，其立象也，一阳在上下者为剥、复，象阳气之消长也；在中者为师、比，象众之所归也；至于三四在二体之际，当六画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处于下者为谦，自下而奋出乎上者为豫。此观画立象之本指也。

案 《传》义释卦名，皆不取九三之义，实则成卦之由，在于九三，以豫卦反观可见也。夫子《彖传》所以不举者，因周公爻辞与彖辞同，则三为成卦之主，其义易见尔。冯氏之说，可相补备。

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本义 以柔处下，谦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难，何往不济，故占者如是，则利以涉川也。

程传 初六以柔顺处谦，又居一卦之下，为自处卑下之至，谦而又谦也，故曰“谦谦”。能如是者，君子也，自处至谦，众所共与也，虽用涉险难，亦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处谦而以柔居下，得无过于谦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见其谦之至，故为“谦谦”，未见其失也。

集说 荀氏爽曰：初最在下，故曰“谦谦”也。

胡氏一桂曰：“涉川”贵于迟重，不贵于急速，用谦谦之道以“涉川”，只是谦退居后而不争先，自然万无一失，故“吉”。

胡氏炳文曰：谦主九三，故三爻辞与卦辞皆称“君子有终”。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劳”而能“谦”，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谦而又谦，在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踰，皆所以为君子之终也。“用涉大川，吉”，虽用以济患可也，况平易乎？

六二 鸣谦。贞吉。

本义 柔顺中正，以谦有闻，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

程传 二以柔顺居中，是为谦德积于中。谦德充积于中，故发于外，见于声音颜色，故曰“鸣谦”。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贞吉”。凡“贞吉”，有为贞且吉者，有为得贞则吉者，六二之“贞吉”，所自有也。

集说 苏氏轼曰：雄鸣则雌应，故易以阴阳唱和寄之于鸣。谦之所以为谦者三，六二其邻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鸣于谦。

九三 劳谦。君子有终，吉。

本义 卦唯一阳，居下之上，刚而得正，上下所归，有功劳而能谦，尤人所难，故“有终”而“吉”。占者如是，则如其应矣。

程传 三以阳刚之德而居下体，为众阴所宗，履得其位，为下之上，是上为君所任，下为众所从，有功劳而持谦德者也，故曰“劳谦”。古之人有当之者，周公是也。身当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谦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谓有劳而能谦矣。既能“劳谦”，又须君子行之“有终”则“吉”。夫乐高喜胜，人之常情，平时能谦，固已鲜矣，况有功劳可尊乎？虽使知谦之善，勉而为之，若矜负之心不忘，则不能常久，欲其有终，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谦顺，乃其常行，故久而不变，乃所谓有终，有终则吉也。九三以刚居正，能终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辞特重。

集说 王氏弼曰：处下体之极，履得其位，上下无阳以分其民，众阴所宗，尊莫先焉。上承下接，“劳谦”匪懈，是以“吉”也。

王氏宗传曰：谦之成卦，在此一爻。故卦之德曰“君子有终”，而九三实当之。

胡氏炳文曰：文王卦辞，曰“谦：亨，君子有终”，周公子三之爻辞，以“吉”代亨字，谦之上加一“劳”字，盖谦非难，劳而能谦为难，九三之劳，当在上位，而位止于下，所谓劳而能谦者也。乾之三以“君子”称，坤之三以“有终”言，谦之三兼乾坤之占辞。盖所谓“劳”者，即乾之“终日乾乾”，而谦则又坤之“含章”也。

吴氏曰慎曰：诸儒皆以“君子有终”为句，然据初六“谦谦君子”，则此爻当“劳谦君子”为句，《象传》明矣。

六四 无不利，撝谦。

本义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当发挥其谦，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程传 四居上体，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谦柔自处，九三又有大功德，为上所任，众所宗，而已居其上，当恭畏以奉谦德之君，卑巽以让劳谦之臣，动作施为，无所不利于“撝谦”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动息进退，必施其谦，盖居多惧之地，又在贤臣之上故也。

集说 梁氏寅曰：六四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可谓谦矣，“无不利”矣。然处近君之地，在功臣之上，故戒以更当发挥其谦也。世之人臣，固有执柔守正，不与物竞者矣。然或暗于事理，辞受失宜，无功而受其禄，无实而处其名，若是者失谦之道矣，不可以不戒也。

案 “无不利撝谦”，《本义》作两句，《程传》作一句，观夫子《象传》，则程说近是。

六五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本义 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者也，故为不富而能以其邻之象，盖从之者众矣。犹有未服者，则利以征之，而于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则如其占也。

程传 富者众之所归，唯财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执谦顺以接于下，众所归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邻也。“邻”，近也。“不富”而得人之亲也。为人君而持谦顺，天下所归心也。然君道不可专尚谦柔，必须威武相济，然后能怀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并著，然后尽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盖五之谦柔，当防于过，故发此义。

集说 杨氏万里曰：五以君上之尊，体谦柔之德，欲然不有其崇高富贵之势，此一卦谦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则其臣邻翕然，焉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姑举其大者。

胡氏炳文曰：谦之一字，自禹征有苗，而伯益发之，六五一爻不言谦，而曰“利用侵伐”，何也？盖不富者，六五虚中而能谦也；以其邻者，众莫不服五之谦也。如此而犹有不服者，则征之固宜。

上六 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本义 谦极有闻，人之所与，故可用行师。然以其质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国而已。

程说 六以柔处柔顺之极，又处谦之极，极乎谦者也。以极谦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谦之志，故至发于声音。又柔处谦之极，亦必见于声色，故曰“鸣谦”。虽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须刚柔相济。上，谦之极也，至于太甚，则反为过矣，故利在以刚武自治。“邑国”，己之私有。“行师”，谓用刚

武。“征邑国”，谓自治其私。

集说 杨氏时曰：君子行有不得，则反求诸己，故曰“利用行师征邑国”也。“邑国”，私于己者也。“征邑国”，自治也。不用刚克而能胜己之私者，未之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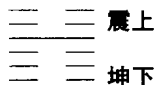
朱氏震曰：“征邑国”者，非侵伐也，克己之谓也。君子自克则诚，诚则物无不应。有不应焉，诚未至也。

《朱子语类》：问：谦是不与人争，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师”。曰：老子言大国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下大国，则取大国。又言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大抵谦自是用兵之道，只退处一步耳，如必也临事而惧，皆是此意。

何氏楷曰：所征止于“邑国”，毋敢侵伐，亦谦之象。

总论 王氏弼曰：夫“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动之所起，兴于利者也。故饮食必有讼，讼必有众起，未有居众人之所恶，而为动者所害；处不竞之地，而为争者所夺。是以六爻虽有失位无应乘刚，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谦为主也。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信矣哉！

胡氏一桂曰：谦一卦，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纯全者，谦之效固如此。



程传 《豫·序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义而为次也。有既大而能谦，则有豫乐也。豫者，安和悦乐之义。为卦震上坤下，顺动之象，动而和顺，是以豫也。九四为动之主，上下群阴所共应也。坤又承之以顺，是以动而上下顺应，故为和豫之义。以二象言之，雷出于地上，阳始潜闭于地中，及其动而出地，奋发其声，通畅和豫，故为豫也。

豫 利建侯行师。

本义 豫，和乐也。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九四一阳，上下应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为顺以动，故其卦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师也。

程传 豫，顺而动也。豫之义，所利在于“建侯”“行师”。夫建侯树屏，所以共安天下。诸侯和顺，则万民悦服；兵师之兴，众心和悦则顺从而有功。故悦豫之道，利于建侯行师也。又上动而下顺，诸侯从王，师众顺令之象。君万邦，聚大众，非和悦不能使之服从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谓之豫者，取逸豫之义。以和顺而动，动不违众，众皆悦豫，故谓之豫也。动而众悦，故利建侯。以顺而动，故可以“行师”也。

邱氏富国曰：屯有震无坤，则言“建侯”而不言“行师”，谦有坤无震，则言“行师”而不言“建侯”，此合震坤成卦，故兼之。

初六 鸣豫。凶。

本义 阴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时主事，故不胜其豫而以自鸣，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为和乐，然卦辞为众乐之义，爻辞除九四与卦同外，皆为自乐，所以有吉凶之异。

程传 初六以阴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应之，是不中正之小人，处豫而为上所宠，其志意满极，不胜其豫，至发于声音。轻浅如是，必至于凶也。“鸣”，发于声也。

集说 石氏介曰：四为豫之主，初与之相应，小人得志，必极其情欲以至于凶，形于声鸣，豫之甚也。

苏氏轼曰：所以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鸣”。己无以自乐，而恃其配以为乐，不得不凶。

王氏应麟曰：“鸣谦”则“吉”，“鸣豫”则“凶”。“鸣”者，心声之发也。

龚氏焕曰：豫之初六，即谦上六之反对，故谦上六曰“鸣谦”，豫初六曰“鸣豫”。谦之上六应九三，故“鸣其谦”。豫之初六应九四，故不胜其豫以自鸣。谦而鸣则“吉”，豫而鸣则“凶”。

六二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本义 豫虽主乐，然易以溺人，溺则反而忧矣。卦独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独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静而坚确，故其思虑明审，不俟终日，而见凡事之几微也。《大学》曰：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则正而吉矣。

程传 逸豫之道，放则失正，故豫之诸爻，多不得正，才与时合也。唯六二一爻处中正，又无应，为自守之象。当豫之时，

独能以中正自守，可谓特立之操，是其节介如石之坚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于豫乐，心悦之，故迟迟遂至于耽恋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终日，故“贞”正而“吉”也。处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则溺矣。如二可谓见几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见几，而极言知几之道，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夫见事之几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于谄，下交不至于渎者，盖知几也。不知几，则至于过而不已。交于上以恭巽，故过则为谄。交于下以和易，故过则为渎。君子见于几微，故不至于过也。所谓几者，始动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见而未著者也。独言吉者，见之于先，岂复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见事之几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坚，则不惑而明，见几而动，岂俟终日也？断，别也，其判别可见矣。微与彰，柔与刚，相对者也，君子见微则知彰矣，见柔则知刚矣。知几如是，众所仰也，故赞之曰“万夫之望”。

集说 王氏宗传曰：凡人之情，于逸豫之事，心焉悦之，必至于耽恋而不舍，何者？有所溺故也。唯知几之君子，其视乐豫之事，如将浼已，断而识之，速而去之，又岂俟终日也哉？此其所以当豫之时而获吉也。

邱氏富国曰：豫诸爻以无所系应者为吉，豫初应四，而三五比四，皆有系者也，是以为“凶”、为“悔”、为“疾”。独六二阴静而中正，与四无系，特立于众阴之中，而无迟迟耽恋之意。方其静也，则确然自守而“介于石”；及其动也，则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盖其所居得正，故作静之间，不失其正，吉可知矣。

六三 盱豫悔。迟有悔。

本义 “盱”，上视也。阴不中正，而近于四，四为卦主，故六三上视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为事当速悔，若悔之迟，则必有悔也。

程传 六三阴而居阳，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处豫，动皆有悔。“盱”，上视也，上瞻望于四，则以不中正不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与之切近，苟迟迟而不前，则见弃绝，亦有悔也。盖处身不正，进退皆有悔吝。当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处己有道，以礼制心，虽处豫时不失中正，故无悔也。

集说 郭氏忠孝曰：处豫之道，戒在不能自立，而优游无断，睢盱上视而悦之，非介于石者也。迟疑而有待，非“不终日”者也。

胡氏炳文曰：二中而得正，三阴不中正。故“盱豫”与介石相反，“迟”与“不终日”相反，中正与不中正故也。六三虽柔，其位则阳，犹有能悔之意，然悔之速可见，“悔”之“迟”，则又必“有悔”矣。

九四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本义 九四，卦之所由以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为“大有得”。然又当至诚不疑，则朋类合而从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程传 豫之所以为豫者，由九四也，为动之主，动而众阴悦顺，为豫之义。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顺从之，以阳刚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

君，而当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独当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当尽其至诚，勿有疑虑，则朋类自当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诚而已。苟尽其至诚，则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发也。或曰：卦唯一阳，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诚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陨自天”是也。四以阳刚迫近君位，而专主乎豫，圣人宜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顺之道也。由和顺之道，不失为臣之正也。如此而专主于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时于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诚勿疑。

集说 侯氏行果曰：为豫为主，众阴所宗，莫不由之，以得其逸。体刚心直，志不怀疑，故得群物依归，朋从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

耿氏南仲曰：九四为震之主，以象言之，万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言之，五阴莫不由阳以豫，是以“大有得”也。“大有得”而“勿疑”，乃能协众力以安其上，犹簪之总众发以安其冠。若自疑则众斯睽矣，未闻疑事而有功者也。

梁氏寅曰：“由豫”者，言人心之和豫，由四而致也。处近君之地，以刚而能柔，众阴之所顺附，此所谓大有得也。然人既乐从，则当开诚心，布公道，待以旷大之度，不为物我之私，然后有以致人心之皆服。故曰：“勿疑，朋盍簪。”

蔡氏清曰：九四“由豫大有得”矣，又必戒以“勿疑明盍簪”者，诚心由豫任大责重，难以独力，必得同德者以自辅。自古以圣哲之资，而居元臣之任者，如舜则举八元八凯，伊尹周公，皆有俊乂又吉人之助，诸葛孔明亦必开诚心以来诸贤之益，圣人命辞之意深矣哉！

何氏楷曰：“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发也。或谓古冠服无簪，按《盐铁论》，神禹治水，遗簪不顾，非簪而何？即弁服

之筭是也。

六五 贞疾。恒不死。

本义 当豫之时，以柔居尊，沈溺于豫，又乘九四之刚，众不附而处势危，故为“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为常不死之象。即象而观，占在其中矣。

程传 六五以阴柔居君位，当豫之时，沈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权之所主，众之所归，皆在于四。四之阳刚得众，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于专权之臣也。居得君位，贞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六五尊位，权虽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贞疾恒不死。言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汉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为多。在四不言失正，由于五乃见其强逼者，四本无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义，于五则言柔顺居尊、不能自立、威权去己之义，各据爻以取义，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于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阴居尊位，二以阳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时不同也。童蒙而资之于人，宜也；耽豫而失之于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应，则倚任者也；豫相逼，则失权者也。又上下之心，专归于四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当逸豫之时，恣骄侈之欲，宜其死于安乐有余也。然乘九四之刚，恃以拂弼于己，故得恒不死也。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则六五之得九四，得法家拂士也。故虽当豫之时，不得以纵其所乐。唯不得以纵其所乐，则恒不死，宜也。夫当豫之时，而不为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当豫之时，而不得豫者，见正于人也，六五是也。此豫之六爻，唯六二、六五，所以不言豫焉。

何氏楷曰：六五以柔居尊，当豫之时，易于沈溺，必战兢畏惕，常如疾病在身，乃得恒而不死，所谓生于忧患者也。

案 王氏、何氏说，深得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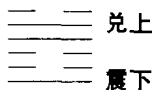
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

本义 以阴柔居豫极，为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动作，故又为其事虽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则能补过而无咎，所以广迁善之门也。

程传 上六阴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阴居上，不正也，而当豫极之时。以君子居斯时，亦当戒惧，况阴柔乎？乃耽肆于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终，故为昏冥已成也。若有渝变，则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终，有变之义。人之失苟能自变，皆可以无咎。故冥豫虽已成，能变则善也。圣人发此义，所以劝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专言渝之无咎。

集说 王氏应麟曰：冥于豫而勉其有渝，开迁善之门也；冥于升而勉其不息，回进善之机也。

案 “贞疾”与“成有渝”两爻之义，亦相为首尾，如人之耽于逸乐，而不能节其饮食起居者，是致死之道也。苟使纵其欲而无病，则将一病不支，而亡也无日矣。唯其常有疾也，故常能忧惧儆戒而得不死也。然所贵乎忧惧儆戒者，以其能改变尔。向也耽于逸乐，昏冥而不悟，殆将习与性成矣。今乃一变所为，而节饮食，慎起居，则可以复得其性命之理，岂独不死而已乎？故于五不言无咎，而于上言之，所以终卦义而垂至戒也。



程传 《随·序卦》：“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夫悦豫之道，物所随也，随所以次豫也。为卦兑上震下，兑为说，震为动，说而动，动而说，皆随之义。女，随人者也。以少女从长男，随之义也。又震为雷，兑为泽，雷震于泽中，泽随而动，随之象也。又以卦变言之，乾之上来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阳来下于阴也。以阳下阴，阴必说随，为随之义。凡成卦既取二体之义，又有取爻义者，复有更取卦变之义者，如随之取义，尤为详备。

随 元、亨、利、贞，无咎。

本义 “随”，从也。以卦变言之，本自困卦九来居初，又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济来者，兼此二变，皆刚来随柔之义。以二体言之，为此动而彼说，亦随之义。故为随。己能随物，物来随己，彼此相从，其通易矣，故其占为“元亨”。然必利于贞，乃得“无咎”。若所随不正，则虽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春秋传》穆姜曰：“有是四德，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今按四德虽非本义，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程传 随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为众所随，与己随于人，及临事择所随，皆随也。随得其道，则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从善，臣下之奉命，学者之徙义，临事而从长，皆随也。随之道，利在于贞正。随得其正，然后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则无咎矣，岂能亨乎？

集说 石氏介曰：凡随之义，可随则随。若唯随之务，不以正道，安得亨乎？

案 以二体言之，震刚下兑柔；以卦画言之，刚爻下于柔爻，六十四卦中唯此一卦，此卦名为随之第一义也。其象则如此贵下贱，以多问于寡，乃尧舜所谓舍己从人者，其义最大，故其辞曰“元亨”。又曰“利贞无咎”者，明所随必得其正，所以终“元亨”之义也。然则卦义所主，在以己随人，至于物来随己，则其效也。若以为物所随为卦名之本义，则非矣。

初九 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本义 卦以物随为义，爻以随物为义。初九以阳居下，为震之主，卦之所以为随者也。既有所随，则有所偏主而变其常矣。唯得其正则吉，又当出门以交，不私其随，则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程传 九居随时而震体，且动之主，有所随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随，是其所主守有变易也，故曰“官有渝”。“贞吉”，所随得正则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过动也。“出门交有功”，人心所从，多所亲爱者也。常人之情，爱之则见其是，恶之则见其非，故妻孥之言，虽失而多从，所憎之言，虽善为恶也。苟以亲爱而随之，则是私情所与，岂合正理？故出门而交，则有功也。“出门”，谓非私匿。交不以私，故其随当而有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人心所主谓之官。渝，变也。初九无应，无所偏系，可随则随，是所执之志能渝变也。唯正是从，故贞吉也。所随不以私，见善则往随之，以此出门，交获其功。

房氏乔曰：出门有功，先择后交。

石氏介曰：阳在二阴之下，以刚下柔，孰不从之？故出门则人从之。

《朱子语类》：问：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官是主字之义，是一卦之主首，变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

张氏清子曰：“官”，主也。“渝”，变也。当随之初，刚来下柔，为震之主。震，动也，官有渝，是主守有变动之象。随时而动，有所变易，不能保其无偏也，故必变而从正则吉。出门而交，即“同人于门”之意。得随之正而不牵于私，则有功而无失矣。

俞氏琰曰：随之六爻，专取相比相随，不取其应。初九震体，震以刚爻为主，官也。官虽贵乎有守，然处随之时，不可守常而不知变也。变者何？趋时从权，不以主自居也，故曰“官有渝”。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随人，故不言随而言交。系者，随而攀恋不舍之义。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阴柔，而攀恋相随不舍，故皆言系。

案 阳为阴主，故曰“官”。夫阳为主而阴随之者，正也。今以刚而下柔，是其变也，故曰“官有渝”。然当随而随，变而不失其正者也，故可以得吉，而“出门交有功”。

六二 系小子，失丈夫。

本义 初阳在下而近，五阳正应而远，二阴柔不能自守，以须正应，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程传 二应五而比初，随先于近，柔不能固守，故为之戒云：若“系小子”，则“失丈夫”也。初阳在下，小子也；五正应在上，丈夫也。二若志系于初，则失九五之正应，则“失丈夫”也。“系小子”而“失丈夫”，舍正应而从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随之时，当为之戒也。

六三 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本义 “丈夫”，谓九四。“小子”亦谓初也。三近系四，而失于初，其象与六二正相反。四阳当任而已随之，有求必得。然非正应，故有不正而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贞也。

程传 “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阳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虽与初同体而切近于四，故系于四也。大抵阴柔不能自立，常亲系于所近者。上系于四，故下失于初。舍初从上，得随之宜也。上随则善也，如昏之随明，事之从善，上随也。背是从非，舍明逐暗，下随也。四亦无应，无随之者也。近得三之随，必与之亲善，故三之随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随于上而上与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虽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随于上，苟取爱说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谄趋利之为也，故云“利居贞”。自处于正，则所谓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随也。

集说 虞氏翻曰：阴随阳，三之上无应，上系于四，失初小子，故“系丈夫，失小子”。

王氏弼曰：虽体下卦，二已据初，将何所附？故舍初系四，志在丈夫。四俱无应，亦欲于已随之，则得其所求矣，故曰“随有求得”也。应非其正，以系于人，何可以妄？故“利居贞”也。初处己下，四处己上，故曰“系丈夫，失小子”。

陆氏希声曰：三非正而随，其义可尚者，以承阳为顺也。

九四 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本义 九四以刚居上之下，与五同德，故其占随而有获。然

势陵于五，故虽正而凶。唯有孚在道而明，则上安而下从之，可以无咎也。占者当时之任，宜审此戒。

程传 九四以阳刚之才，处臣位之极，若于“随有获”，则虽正亦凶。“有获”，谓得天下之心随于己。为臣之道当使恩威一出上，众心皆随于君。若人心从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诚积于中，动为合于道，以明哲处之，则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随之，其得民之随，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国之安。其至诚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为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复何过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极而无逼上之嫌，势重而无专权之过，非圣人大贤则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仪，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诚孚，而处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在乎？

集说 虞氏翻曰：谓获三也。

王氏弼曰：处说之初，下据二阴，三求系己，不距则获，故曰“随有获”也。居于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于臣道，故曰“贞凶”。虽违常义，心存公诚，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

郭氏雍曰：六三“随有求得”，盖随人而有得者。九四“随有获”，盖以得人之随为获也。夫尊近之臣，势疑于君，又获天下之随，守此为“贞”，则“凶”矣。是必有至诚之道，足以使天下无疑焉，斯无咎。

徐氏几曰：六三九四，相比相从。三言有得者，得乎四也；四言“有获”者，获乎三也。

龚氏焕曰：随卦诸爻，皆以阴阳相随为义，三四皆无正应，相比而相随者也。然六三上而从阳，理之正也。九四下为阴从，固守则凶。若心所孚信在于道焉，以明自处，“何咎”之有？

案 郭氏、徐氏、龚氏之说，皆与卦意、爻义相合，龚氏尤简明也。

九五 孚于嘉，吉。

本义 阳刚中正，下应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程传 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实，是其中诚在于随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随道之吉，唯在随善而已。下应二之正中，为随善之义。

集说 杨氏万里曰：九五以阳刚居兑之中正，为一卦说随之主，此圣君至诚乐从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孚”，诚也。“嘉”，善也。

王氏应麟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随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乱之机。兑之九五曰“孚于剥有厉”。

上六 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本义 居随之极，随之固结而不可解者也。诚意之极，可通神明，故其占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当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诚意如是则吉也。

程传 上六以柔顺而居随之极，极乎随者也。“拘系之”，谓随之极，如拘持縻系之。“乃从维之”，又从而维系之也。谓随之固结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随之极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享王业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难，去豳来岐，邠人老稚扶携以随之如归市。盖其人心之随，固结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业于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业，盖兴于此。上居随极，固为太过，然在得民之随，与随善之固，如此乃为善也，施于他则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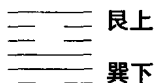
集说 吕氏祖谦曰：“拘系”而不可解，随之极者也。如有

客诗，言授之繫，以繫其马；白驹诗，繫之维之，以永今朝，正合此爻。

项氏安世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独益作享读者，俗师不识古字，独于享帝，不敢作亨帝也。

案 卦之初刚，下于二柔，则九五之刚，亦下于上柔也。而诸儒说两爻义，皆不及此，故于九五“孚”“嘉”，以为应六二犹可，而于上六“拘系”，则说得全无根据矣。凡易中五上二爻，六五下上九，则有尚贤之义，大有、大畜、颐、鼎是也；九五近上六，则有比匪之义，大过、咸、夬、兑是也。然九五上六相比不正之私情，必于兑体取之者，为其以相说而动，易入于不正也。独此卦虽亦兑体，而卦以刚下柔为义，则九五上六有相随之义，非不正也。故于九五曰“孚于嘉”，所以别于兑之“孚于剥”也。于上六则不曰“系小子”，亦不曰“系丈夫”，而但曰“拘系之”，下乃云“王用亨于西山”，明乎其所系者王也。凡易爻言王用亨者三，皆谓王用如此爻者之人，以亨于山川上帝也，非谓其爻为王也。盖贤人者，山川所生，上帝所简，故使之主祭，则百神享之而天受之。又以见王者之克当天心，无有大于用贤者尔。此爻与蛊上，义正反对，当随之时，则拘系而不去；当蛊之时，则高尚而不事，各唯其官而已矣。此岂靡于禄，而彼岂遁乎世哉？

总论 王氏宗传曰：随之六爻，其半阴也，其半阳也。阳刚之才，则有所随而无所系，初九、九四、九五也是也。故初之有渝，四之“有获”，五之“孚于嘉”，此有所随而无所系者也。以柔从之才，而当随之时，则均不免于有所系，六二、六三、上六是也。故二则“系小子失丈夫”，三则“系丈夫失小子”，上则曰“拘系之”，此均不免于有所系者也。



艮上

巽下

程传 《蛊·序卦》：“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承二卦之义以为次也。夫喜说以随于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则何喜何随？蛊所以次随也。蛊，事也。蛊非训事，蛊乃有事也，为卦山下有风，风在山下，遇山而回则物乱，是为蛊象。蛊之义，坏乱也。在文为虫皿，皿之有虫，蛊坏之义。《左氏传》云：风落山，女惑男。以长女下于少男，乱其情也，风遇山而回，物皆挠乱，是为有事之象，故云蛊者事也。既蛊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蛊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蛊也。

蛊 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本义 蛊，坏极而有事也。其卦艮刚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为蛊。或曰：刚上柔下，谓卦变自贲来者；初上二下，自井来者；五上上下，自既济来者。兼之，亦刚上而柔下，皆所以为蛊也。蛊坏之极，乱当复治，故其占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后甲三日”，丁也。前事过中而将坏，则可自新以为后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坏；后事方始而尚新，然更当致其丁宁之意，以监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坏，圣人之深戒也。

程传 既蛊则有复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乱，乱则开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蛊，则能致“元亨”也。蛊之大者，济时的艰难险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数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谓首也，事之端也。治蛊之道，当思虑其先后三日，盖推原先后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谓先于

此，究其所以然也。“后甲”，谓后于此，虑其将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虑之深，推之远也。究其所以然，则知救之道，虑其将然，则知备之方。善救则前弊可革，善备则后利可久。此古之圣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后世也。后之治蛊者，不明圣人先甲后甲之诫，虑浅而事近，故劳于救世而乱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变更之首。制作政教之类则云甲，举其首也，发号施令之事则云庚。庚犹更也，有所更变也。

集说 马氏融曰：十日之中唯称甲者，甲为十日之首，蛊为造事之端，故举初而明事始也。

孔氏颖达曰：蛊者事也，有事营为则大得亨通。有为之时，利在拯难，故“利涉大川”也。“甲”者，创制之令，既在有为之时，不可因仍旧令，故用创制之令以治于人。

又曰：物既惑乱，终致损坏，当须有事，故《序卦》云：“蛊者，事也。”谓物蛊必有事，非谓训蛊为事。

集氏曰：“先甲三日”，殷勤告戒；“后甲三日”，丁宁宣布。

案 二体则阳卦居上，阴卦居下；六位则刚爻居上，柔爻居下。六十四卦中，亦唯此卦阴阳刚柔不相交，尊卑上下不相接，则隔绝而百弊生，万事堕矣，亦此卦名蛊之第一义也。坏极则有复通之理，但当弘济艰难，而不可徇于安，维始慎终，而不可轻于动，故以“利涉大川”“先甲”“后甲”为戒。

初六 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本义 “干”，如木之干，枝叶之所附而立者也。“蛊”者，前人已坏之绪，故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干之，则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蛊未深而事易济，故其占为有子，则能治蛊，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则“终吉”也。

程传 初六虽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义，居内在下而为主，子干父蛊也。子干父蛊之道，能堪其事，则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则为父之累，故必惕厉则得“终吉”也。处卑而尸尊事，自当兢畏，以六之才，虽能巽顺，体乃阴柔，在下无应而主干，非有能济之义，若以不克干而言，则其义甚小，故专言为子干蛊之道，必克济则不累其父，能厉则可以终吉，乃备见为子干蛊之大法也。

集说 苏氏轼曰：器久不用而虫生之谓之蛊，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谓之蛊。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谓之蛊。蛊之灾，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后见，故爻皆以父子言之。

故氏炳文曰：爻辞有以时位言者，有以才质言者，如蛊初六以阴在下，所应又柔，才不足以治蛊。以时言之，则为蛊之初，蛊犹未深，事犹易济，故其占为有子，则其考可“无咎”矣。然谓之蛊，则已危“厉”，不可以蛊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占者知危而能戒，则“终吉”。

九二 干母之蛊。不可贞。

本义 九二刚中，上应六五，子干母蛊而得中之象。以刚承柔而治其坏，故又戒以不可坚贞，言当巽以入之也。

程传 九二阳刚，为六五所应，是以阳刚之才，在下而干夫在上阴柔之事也，故取子干母蛊为义。以刚阳之臣，辅柔弱之君，义亦相近。二巽体而处柔，顺义为多，干母之蛊之道也。夫子之于母，当以柔巽辅导之，使得于义，不顺而致败蛊，则子之罪也。从容将顺，岂无道乎？以妇人言之，则阴柔可知。若伸己刚阳之道，遽然矫拂，则伤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顺将承，使之身正身治而已，故曰“不可贞”。谓不可贞固尽其刚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为甚高之事

乎？若于柔弱之君，尽诚竭忠，致之于中道则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为乎？且以周公之圣辅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则可矣，固不能使之为羲黄尧舜之事也。二巽体而得中，是能巽顺而得中道，合不可贞之义，得干母蛊之道也。

集说 苏氏轼曰：阴之为性，安无事而恶有为，是以为蛊之深，而干之尤难者。正之则伤爱，不正则伤义，以是为之难也。二以阳居阴，有刚之实，而无用刚之迹，可以免矣。

杨氏时曰：或曰卦以五为君位，而可以母言乎？曰：母者阴尊之称，如晋六二之称“王母”，小过六二之称“遇其妣”，皆谓六五也。

蒋氏悌生曰：九二以阳刚而承六五之阴柔，有母子之象，但戒以“不可贞”，则与干父小异。然以巽顺而得中道，亦善干蛊者也。

杨氏启新曰：子干母蛊，易于专断而失于承顺，故戒以“不可贞”。

九三 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本义 过刚不中，故“小有悔”。巽体得正，故“无大咎”。

程传 三以刚阳之才，居下之上，主干者也，子干父之蛊也。以阳处刚而不中，刚之过也。然而在巽体，虽刚过而不为无顺，顺事亲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过。以刚阳之才，克干其事，虽以刚过，而有小小之悔，终无大过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亲也。

集说 赵氏汝楫曰：二三之刚，三有余于干；初四五之柔，四不足于干。重刚之才，易失于太过，则小悔固所宜也。然蛊由以亨，何“大咎”之有？

故氏炳文曰：干蛊之道，以刚柔相济为尚。初六六五，柔而居刚，九二刚而居柔，皆可干蛊，不然，与其为六四之过于柔而吝，不若九三之过于刚而悔，故曰“小有悔”。若不足其过于刚，继之曰“无大咎”，犹幸其能刚也。

六四 裕父之蛊。往见吝。

本义 以阴居阴，不能有为，宽裕以治蛊之象也。如是则蛊将日深，故“往”则“见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程传 四以阴居阴，柔顺之才也。所处得正，故为宽裕以处其父事者也。夫柔顺之才而处正，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干过常之事，则不胜而“见吝”也。以阴柔而无应助，往安能济？

集说 《朱子语类》云：此两爻说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趋吉也；六四虽目下无事，然却终吝，由吉而趋凶也。

刘氏弥邵曰：强以立事为干，怠而委事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盖六四体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贞固足以干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蛊者也。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蛊耶？

六五 干父之蛊。用誉。

本义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干蛊，可致闻誉，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五居尊位，以阴柔之质，当人君之干，而下应于九二，是能任刚阳之臣也。虽能下应刚阳之贤而倚任之，然已实阴柔，故不能为创始开基之事，承其旧业则可矣，故为干父之蛊。夫创业垂统之事，非刚明之才，则不能。继世之君，虽柔弱之资，苟能任刚贤，则可以为善继而成令誉也。太甲成王，皆以臣

而“用誉”者也。

集说 赵氏汝棣曰：六五德位，适刚柔之中，用以干蛊，宜有休誉，“用誉”则蛊之亨可知。

熊氏良辅曰：诸爻称干蛊者，皆干前人已坏之事。六五至于“用誉”，则不特干其事之已坏，所谓立身扬名，使国人称愿曰：幸哉有子矣。

郑氏维岳曰：子有干蛊之名，则过归于亲，干蛊而亲不失于令名，是“用誉”以干之也，干蛊之最善者。

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本义 阳刚居上，在事之外，故为此象，而占与戒，皆在其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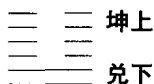
程传 上九居蛊之终，无系应于下，处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刚明之才，无应援而处无事之地，是贤人君子，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不累于世务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时，既不得施设于天下，则自尊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节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所处虽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谓“志可则”者，进退合道者也。

集说 石氏介曰：在卦之终，事成也。在卦之上而无所承，身退者也，在外卦而心不累于内，志之高者也。

胡氏炳文曰：初至五皆以蛊言，不言君臣而言父子，臣于君事，犹子于父事也。上九独以“不事王侯”言者，盖君臣以义合也。子于父母，有不可自谗于事之外，若王侯之事，君子有不可

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处，在事之中，尽力以干焉而不为污，在事之外，洁身以退焉而不为僻。

张氏振渊曰：阳刚非遗世不事事之人，居蛊之终，则无事之时也。在蛊之外，则不当事之人也。故曰“不事王侯”。然当事者以干蛊为事，不当事者以高尚为事，故不曰无事，而曰“高尚其事”。



程传 《临·序卦》：“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 盍者，事也。有事则可大矣，故受之以临也。韩康伯云：可大之业，由事而生。二阳方长而盛大，故为临也。为卦泽上有地，泽上之地，岸也，与水相际，临近乎水，故为临。天下之物，密近相临者，莫若地与地，故地上有水则为比，泽上有地则为临也。临者，临民临事，凡所临皆是。在卦取自上临下，临民之义。

临 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本义 临，进而陵逼于物也。二阳浸长以逼于阴，故为临，十二月之卦也。又其为卦，下兑说，上坤顺，九二以刚居中，上应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于正，然“至于八月”当“有凶”也。八月，谓自复卦一阳之月，至于遁卦二阴之月，阴长阳遁之时也。或曰：八月谓夏正八月，于卦为观，亦临之反对也，又因占而戒之。

程传 以卦才言也，临之道，如卦之才，则大亨而正也。二阳方长于下，阳道向盛之时，圣人豫为之戒曰：阳虽方长，“至于八月”，则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而虑衰，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若既衰而后戒，则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乱者，盖不能戒于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则骄侈生，乐舒肆则纲纪坏，忘祸乱则寡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乱之至也。

集说 张子曰：临言“有凶”者，易之于爻，变阳至二，便

为之戒，未过中已戒，犹“履霜坚冰”之义。及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过中之戒也。

《朱子语类》：问：临不特上临下之谓临，凡进而逼近者，皆谓之临否？曰：然。此是二阳自下而进上，则凡相逼近者，皆为临也。

程氏迥曰：阳极于九，而少阴生于八，阴之义配月；阴极于六，而少阳复于七，阳之义配日。

王氏应麟曰：临所谓八月，其说有三，一云自丑至申为否，一云自子至未为遁，一云自寅至酉为观，本义兼取遁、观二说。复所谓“七日”，其说有三，一谓卦气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后为复；一谓过坤六位，至复为七日；一谓自五月姤一阴生，至十一月一阳生。《本义》取自姤至复之说。

胡氏炳文曰：诸家临字，训近训大，只见上临下，不见刚临柔之意。《本义》依如临深渊之临，谓进而迫于渊，此所谓临者，刚进而迫于柔也。盖复者，阴之极而阳初来也。临者，二阳皆来而迫于阴也。故复“亨”而临大“亨”。复不言“利贞”者，复是初阳之萌，无有不善。临则二阳浸盛，易至放肆，故戒之也。

初九 咸临。贞吉。

本义 卦唯二阳，遍临四阴，故二爻皆有“咸临”之象，初九刚而得正，故其占为“贞吉”。

程传 “咸”，感也。阳长之时，感动于阴，四应于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应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与四感应，是以正道为当位所信任，得行其志，获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盖初终之义为重也。临则以初得位居正为重。凡言“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则吉者，有贞固守之则吉者，各随其事也。

集说 李氏舜臣曰：山泽通气，故山上有泽，其卦为咸，而泽上有地，初二爻亦谓之咸者，阴阳之气相感也。

九二 咸临。吉，无不利。

本义 刚得中而势上进，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程传 二方阳长而渐盛，感动于六五中顺之君，其交之亲，故见信任，得行其志，所临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将然于所施为，无所不利也。

集说 蔡氏清曰：初九以刚得正而吉，九二以刚中而吉。刚中则贞无待于言也，刚中最易之所善。

六三 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本义 阴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为以甘说临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忧而改之，则“无咎”也。勉人迁善，为教深矣。

程传 三居下之上，临人者也。阴柔而说体，又处不中正，以甘说临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说临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兑性既说，又乘二阳之上，阳方长而上进，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惧而忧之，若能持谦守正，至诚以自处，则“无咎”也。邪说由己，能忧而改之，复何咎乎？

集说 苏氏轼曰：乐而受之谓之甘。

胡氏炳文曰：彖唯取刚临柔，爻则初二外，皆上临下。三兑体在二阳之上，为以甘说临人之象。节九五以中正为甘，则吉；此以不中不正为甘，故“无攸利”。忧者说之反，能忧而改，则“无咎”矣。

案 临卦本取势之盛大为义，因其势之盛大，又欲其德业之盛大，是此卦彖爻之意也。初二以德感人，故曰“咸”。以德感

人者，盖以盛大为忧，而未尝乐也。六三说主德不中正，以势为乐，故曰“甘临”。夫恣情于势位，则何利之有哉？然说极则有忧之理，既忧则知势位之非乐，而咎不长矣。此爻与节三“不节之嗟”正相似，皆兑体也。

六四 至临。无咎。

本义 处得其位，下应初九，相临之至，宜“无咎”者也。

程传 四居上之下，与下体相比，是切临于下，临之至也。临道尚近，故以比为至。四居正位，而下应于刚阳之初，处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贤，以亲临于下，是以“无咎”，所处当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四以上临下，其与下体最相亲，故曰“至临”。以言上下二体，莫亲于此也。

六五 知临。大君之宜，吉。

本义 以柔居中，下应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程传 五以柔中顺体居尊位，而下应于二刚中之臣，是能倚任于二，不劳而治，以知临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临乎天下之广，若区区自任，岂能周于万事？故自任其知者，适足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聪明，则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则其知大矣。五顺应于九二刚中之贤，任之以临下，乃己以明知临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集说 王氏申子曰：《中庸》曰：“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故知临为“大君之宜”。六五以柔中之德，任九二刚中之贤，不自用其知，而兼众知，为知之大，是宜为君而获吉也。

胡氏炳文曰：临是以己临人，五虚中，下应九二，不任己而

任人，所以为知，所以为“大君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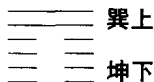
上六 敦临。吉，无咎。

本义 居卦之上，处临之终，敦厚于临，“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上六坤之极，顺之至也，而居临之终，敦厚于临也。与初二虽非正应，然大率阴求于阳，又其至顺，故志在从乎二阳，尊而应卑，高而从下，尊贤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临”，所以“吉”而“无咎”。阴柔在上，非能临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于顺刚，是以吉而无咎。六居临之终而不取极义，临无过极，故止为厚义，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集说 《朱子语类》云：上六敦临，自是积累至极处，有敦笃之义。艮上九亦谓之“敦艮”。复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于五爻谓之“敦复”。

杨氏启新曰：处临之终，有厚道焉，教思无穷，容保无疆者也。如是则德厚而物无不载，道久而化无不成。



程传 《观·序卦》：“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观所以次临也。凡观视于物则为观，为观于下则为观。如楼观谓之观者，为观于下也。人君上观天道，下观民俗，则为观。修德行政，为民瞻仰，则为观。风行地上，遍触万类，周观之象也。二阳在上，四阴在下，阳刚居尊，为群下所观仰，观之义也。在诸爻则唯取观见，随时为义也。

观 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本义 “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阴仰之，又内顺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为观。“盥”，将祭而洁手也。“荐”，奉酒食以祭也。“颙然”，尊严之貌。言致其洁清而不轻自用，则其孚信在中，而颙然可仰。戒占者宜如是也。或曰：“有孚颙若”，谓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阴长而二阳消，正为八月之卦，而名卦系辞，更取它义，亦扶阳抑阴之意。

程传 予闻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为天下之表仪，必极其庄敬，则下观仰而化也。故为天下之观，当如宗庙之祭，始盥之时，不可如既荐之后，则下民尽其至诚，颙然瞻仰之矣。“盥”，谓祭祀之始，盥手酌郁鬯于地，求神之时也。“荐”，为献腥献熟之时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尽其精诚，严肃之至也。至既荐之后，礼数繁缛，则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时矣。居上者，正其表仪以为下民之观，当庄严如始盥之初，勿使诚意少

散，如既荐之后，则天下之人莫不尽其孚诚，颺然瞻仰之矣。颺，仰望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自上示下曰观，自下观上曰观，故卦名之观去声，而六爻之观皆平声。

或问：伊川以为灌鬯之初，诚意犹存，至荐羞之后，精意懈怠。《本义》以为致其洁清而不轻自用，其义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误。若云荐羞之后，诚意懈怠，则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犹有诚意，及存羞之后，皆不成礼矣。问：若尔，则是圣人在上，视听言动，皆当为天下法，而不敢轻，亦犹祭祀之时，致其洁清而不敢轻用否？曰：然。

又云：祭祀无不荐者，此是假设来说，荐是用事了，盥是用事之初。云不荐者，言常持得这诚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荐则是用出，用出则才毕便过了，无复有初意矣。

问：“有孚颺若”，承上文“盥而不荐”，盖致其洁清而不轻自用，则孚信在中而颺然可仰；一说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说孰长？曰：从后说，则合得彖辞下观而化之义。问：前说似好。曰：当以彖辞为定。

冯氏椅曰：卦叠艮之画，有门阙重复之象，故取象于观。

龚氏焕曰：易之名卦，以阳为主。在阳长之卦，固主于阳而言。在阴长之卦，亦主于阳而言。主于阳而言者，所以扶阳也。此四阴之卦，不曰小壮而曰观也，四阳之卦，有曰大过；四阴之卦，有曰小过者何？阴可以言过，而不可以言壮也。然大过之四阳，过而居中；小过之四阴，过而居外，亦崇阳抑阴之意。

梁氏寅曰：“盥而不荐”，设辞以见其洁清之至，而不轻自用耳。犹《中庸》曰：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圣人未尝不言不动也，而其敬其信，则尤在于未言动之时。故圣人之御天下也，其政教之施，民固无不化矣。而其政教未施之时，所以化民者，尤

有不言之妙焉，盖其笃恭之极，如临大祭，而孚诚之念存于中，颙然之容见于外，故下民之望之也，其信从化服，自有不知其然矣。

蔡氏清曰：平庵项氏云：此但以“盥而不荐”，象恭己无为耳。愚谓恭己二字则说得，无为二字难通。无为者，圣人德盛而民自化，不待有所为，非不轻自用意也，无为岂可用心乎？虽尧舜亦不能自期于无为。至于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则是观之极致，圣人之能事，是则所谓无为者。

林氏希元曰：盥将以荐，岂有不荐之理？曰：“盥而不荐”，特以明敬常在之意耳。盥而不荐，就祭祀上说，则“有孚颙若”，亦是就祭祀上说，为观之意，则在言表。

初六 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本义 卦以观示为义，据九五为主也。爻以观瞻为义，皆观乎九五也。初六阴柔在下，不能远见，“童观”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则“无咎”，君子得之，则可羞矣。

程传 六以阴柔之质，居远于阳，是以观见者浅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观”。阳刚中正在上，圣贤之君也，近之则见其道德之盛，所观深远，初乃远之，所见不明，如童蒙之观也。小人，下民也，所见昏浅，不能识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谓之过咎，若君子而如是，则可鄙吝也。

集说 王氏弼曰：观之为义，以所见为美者也，故以近尊为尚，远之为“吝”。

六二 窥观。利女贞。

本义 阴柔居内而观乎外，窥观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则非所利矣。

程传 二应于五，观于五也，五刚阳中正之道，非二阴暗柔弱所能观见也，故但如窥覩之观耳。窥覩之观，虽少见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见刚阳中正之道，则利如女子之贞，虽见之不能甚明，而能顺从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为贞也。二既不能明见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顺从，则不失中正，乃为利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初位阳，故为“童”。二位阴，故为女。“童观”，是茫然无所见，小人日用而不知者也。“窥观”，是所见者小而不见全体也。占曰“利女贞”，则非丈夫之所为可知矣。

六三 观我生进退。

本义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进可退，故不观九五，而独观己所行之通塞以为进退，占者宜自审也。

程传 三居非其位，处顺之极，能顺时以“进退”者也。若居当其位，则无进退之义也。“观我生”，我之所生，谓动作施为出于己者。观其所生，而随宜进退，所以处虽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随时进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以能顺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三居下体之极，是有可进之时。又居上体之下，复是可退之地，远则不为“童观”，近则未为观国，居在进退之外，可以自观，时可则进，时不可则退，故曰“观我生进退”也。

刘氏牧曰：自观其道，应于时则进，不应于时则退。

《朱子语类》云：六三之“观我生进退”者，事君则观其言听计从，治民则观其政教可行，膏泽可下，可以见自家所施之当否，而为进退。

王氏申子曰：三处下之上，上之下，故有“进退”之象。君子进退常观乎时。今不观乎时而观我生者，盖九五方以阳刚中正观示天下，则时不待观也，但观吾之所有以为进退可也。

胡氏炳文曰：它卦三不中，多不善，二居中，多尊，而观以远近为义，故如此。诸爻皆欲观五，唯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决于进。六三上下之间，可进可退之地，故不必观五，但观我所为而为之进退。《本义》谓占者宜自审，盖当进退之际，唯当自审其所为何如耳。

六四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本义 六四最近于五，故有此象，其占为利于朝覲仕进也。

程传 观莫明于近，五以阳刚中正居尊位，圣贤之君也。四切近之，观见其道，故云“观国之光”，观见国之盛德光辉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国者，在人君而言，岂止观其行一身乎？当观天下之政化，则人君之道德可见矣。四虽阴柔，而巽体居正，切近于五，观见而能顺从者也。“利用宾于王”，夫圣明在上，则怀抱才德之人。皆愿进于朝廷，辅戴之以匡济天下。四既观见人君之德，国家之治，光华盛美，所宜宾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辅于君，以施泽天下，故云“利用宾于王”也。古者有贤德之人，则人君宾礼之，故士之仕进于王朝，则谓之宾。

集说 刘氏定之曰：九五大君，观己所为以仪型天下。初居阳而去五远，所观不明如童子；二居阴而去五远，所观不明如女子。唯四得正而去五近，所观最明，故曰观光宾王。盖诸爻皆就五取义也。

九五 观我生。君子无咎。

本义 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阴，仰而观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当观己所行，必其阳刚中正亦如是焉，则得“无咎”也。

程传 九五居人君之位，时之治乱，俗之美恶，系乎己而

己。观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则是己之所为政化并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则是己之所为政治未善，不能免于咎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九五居尊，为观之主。四海之内，由我而化。我教化善，则天下有君子之风；教化不善，则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观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风者，则“无咎”也。

《朱子语类》云：九五之“观我生”，如观风俗之蠹恶、臣民之从违，可以见自家所施之善恶。

王氏申子曰：五阳刚中正，居尊位以观天下，此君子之道也。天下皆仰而观之。在五又当观己之所行，必一出于君子之道，然后可以立身于无过之地，故曰“观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 观其生。君子无咎。

本义 上九阳刚居尊位之上，虽不当事任，而亦为下所观，故其戒辞略与五同，但以我为其，小有主宾之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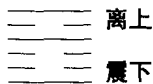
程传 上九以阳刚之德处于上，为下之所观，而不当位，是贤人君子不在于位，而道德为天下所观仰者也。“观其生”，观其所生也。谓出于己者，德业行义也，既为天下所观仰，故自观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则无“过咎”也。苟未君子，则何以使人观仰矜式？是其咎也。

集说 王氏弼曰：“观我生”，自观其道者也。“观其生”，为民所观者也。不在于位，最处上极，高尚其志，为天下所观者也。处天下所观之地，可不慎乎？故君子德见，乃得“无咎”。

案 上九观其生，似只是承九五之义而终言之尔。盖九五正当君位，故曰“我”。上非君位，而但以君道论之，故曰“其”。辞与九五无异者，正所以见圣人省身察己，始终如一之心，故《象传》发明之曰：“志未平也”。

总论 《朱子语类》：问：观卦阴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义不同，盖阴虽盛于下，而九五之君，乃当正位，故只取为观于下之义，而不取阴盛之象也。

问：观六爻，一爻胜似一爻，岂所居之位愈高，则所见愈大耶？曰：上二爻意自别，下四爻是所据之位愈近，则所见愈亲切底意思。



程传 《噬嗑·序卦》：“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观，然后有来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观也。“噬”，啮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间之啮而后合之也。卦上下二刚爻而中柔，外刚中虚，人颐口之象也。中虚之中，又一刚爻，为颐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则隔其上下不得嗑，必啮之则得嗑，故为噬嗑。圣人以卦之象，推之于天下之事，在口则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则为有强梗，或谗邪间隔于其间，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当用刑法，小则惩戒，大则诛戮，以除去之，然后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于一国一家，至于万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间也，无间则合矣。以至天地之生，万物之成，皆合而后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间也。若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间，有离贰怨隙者，盖谗邪间于其间也，除去之则和合矣。故间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圣人观噬嗑之象，推之于天下万事，皆使去其间隔而合之，则无不和且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间，在任刑罚，故卦取用刑为义。在二体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 亨，利用狱。

本义 “噬”，啮也。“嗑”，合也。物有间者，啮而合之也。为卦上下两阳而中虚，颐口之象。九四一阳，间于其中，必啮之而后合，故为噬嗑。其占当得亨通者，有间故不通，啮之而合，则亨通矣。又三阴三阳刚柔中半，下动上明，下雷上电，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阴居阳，虽不当

位，而“利用狱”。盖治狱之道，惟威与明，而得其中之为贵，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则应其占也。

程传 “噬嗑亨”，卦自有“亨”义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间也。噬而嗑之，则亨通矣。“利用狱”，噬而嗑之道，宜用刑狱也。天下之间，非刑狱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狱者，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狱也。狱者所以究治情伪。得其情，则知为间之道，然后可以设防与致刑也。

集说 李氏舜臣曰：噬嗑震下离上，天地生物，有为造物之梗者，必用雷电击搏之。圣人治天下，有为民之梗者，必用刑狱断制之。故噬嗑以去颐中之梗，雷电以去天地之梗，刑狱以去天下之梗也。

初九 履校灭趾。无咎。

本义 初上无位为受刑之象，中四爻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过小，又在卦下，故为“履校灭趾”之象。止恶于初，故得“无咎”，占者小伤而无咎也。

程传 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为受刑之人，当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轻。“校”，木械也，其过小，故履之于足以灭伤其趾。人有小过，校而灭其趾，则当惩惧，不敢进于恶矣，故得“无咎”。《系辞》云：“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言惩之于小与初，故得“无咎”也。初与上无位，为受刑之人，余四爻皆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处尊位之上，过于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为无阴阳之位，阴阳系于奇偶，岂容无也？然诸卦初上不言当位、不当位者，盖初终之义为大，临之初九则以位为正，若需上六云不当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阴阳之位也。

集说 王氏弼曰：居无位之地，以处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

也。凡过之所始，必始于微，而后至于著。罚之所始，必始于薄，而后至于诛。过轻戮薄，故“屨校灭趾”，桎其行也，足惩而已，故不重也。过而不改，乃谓之过。小惩大诫，乃得其福，故“无咎”也。

俞氏琰曰：“校”，狱具也。初在下，趾象也。“灭”，没而不见也。以刚物加于著屨之足而没其趾，故曰“屨校灭趾”。惩之于小，戒之于初，则不进于恶，故“无咎”。

姜氏宝曰：“灭”，没也，言屨校于足而遮没其趾，非伤灭其趾之谓也。

六二 噬肤灭鼻。无咎。

本义 祭有肤鼎，盖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肤之易。然以柔乘刚，故虽甚易，亦不免于伤灭其鼻。占者虽伤而终“无咎”也。

程传 二应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为义，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则罪恶者易服，故取“噬肤”为象，噬啗人之肌肤为易入也。“灭”，没也。深入至没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刚，是用刑于刚强之人。刑刚强之人，必须深痛，故至灭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与严刑以待刚强，义不相妨。

集说 孔氏颖达曰：六二处中得位，是用刑者。肤是柔脆之物，以喻服罪受刑之人也。乘刚而刑未尽顺，噬过其分，故至“灭鼻”，言用刑太深也。刑中其理，故“无咎”。

胡氏炳文曰：噬而言肤腊肺肉者，取颐中有物之象也。各爻虽取所噬之难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因而为之象耳。六二柔而中正，故所治如“噬肤”之易入，初刚未服，不能无伤，然始虽有伤，终可服也。

六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本义 “腊肉”，谓兽腊，全体骨而为之者，坚韧之物也。阴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为“噬腊”“遇毒”之象。占虽“小吝”，然时当噬嗑，于义为“无咎”也。

程传 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处不当位，自处不得其当而刑于人，则人不服，而怨怼悖犯之，如噬啗干腊坚韧之物，而遇毒恶之味，反伤于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伤，是可鄙吝也。然当噬嗑之时，大要噬间而嗑之。虽其身处位不当，而强梗难服，至于遇毒。然用刑非为不当也，故虽可吝而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肉因六柔取象，腊因三刚取象。六二柔居柔，故所噬象肤之柔。六三柔居刚，故所噬象“腊肉”。柔中有刚，比之二难矣。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之分也。

九四 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本义 “肺”，肉之带骨者，与豕通。《周礼》，狱讼人钧金束矢而后听之。九四以刚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坚而得听讼之宜也，然必利于艰难正固则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传 九四居近君之位，当噬嗑之任者也。四已过中，是其间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干肺”。“肺”，肉之有联骨者。干肉而兼骨，至坚难噬者也。噬至坚而“得金矢”，金取刚，矢取直，九四阳德刚直，为得刚直之道，虽用刚直之道，利在克艰其事，而贞固其守，则吉也。九四刚而明体，阳而居柔，刚明则伤于果，故戒以知难；居柔则守不固，故戒以坚贞。刚而不贞者

有矣，凡失刚者，皆不贞也，在噬嗑四最为善。

集说 陆氏绩曰：“金矢”者，刚直也。噬肺虽难，终得申其刚直也。

杨氏时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则为间者，以爻言则居近君之位，任除间之责者也。易之取象不同，类如此。

王氏宗传曰：以一卦言之，则九四颐中之物也，所以为强梗者也。以六爻言之，则九四刚直之才也，所以去强梗者也。肉之附骨者谓之“肺”，而又干焉，亦最难噬者也。然三之于“腊肉”则“遇毒”，而四之于“干肺”，则无是患者，刚柔之才异也。

邱氏富国曰：噬嗑唯四五两爻，能尽治狱之道。《彖》以五之柔为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利用之言，独归之五，而他爻不与焉。爻以四之刚为主，故曰“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吉之言独归之四，而他爻谓之“无咎”也。主柔而言，以仁为治狱之本。主刚而言，以威为治狱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惩其奸愚。刚柔迭用，畏爱兼施，治狱之道得矣。

胡氏炳文曰：离为干卦，故为“干肺”。“腊肉”，肉藏骨，柔中有刚。六三柔居刚，故所噬如之。“干肺”，骨连肉，刚中有柔，九四刚居柔，故所噬如之。三“遇毒”，所治之人不服也。四“得金矢”，其人服矣，然必艰难正固乃“无咎”。

六五 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本义 “噬干肉”，难于肤而易于腊肺者也。“黄”，中色。“金”，亦谓钧金。六五柔顺而中，以居尊位，用刑于人，人无不从，故有此象。然必“贞厉”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辞也。

程传 五在卦愈上而为“噬干肉”，反易于四之“干肺”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势以刑于下，其势易也，在卦将极矣，其为

间甚大，非易噬也，故为“噬干肉”也。“得黄金”，“黄”，中色，“金”，刚物。五居中为得中道，处刚而四辅以刚，“得黄金”也。五无应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贞厉无咎”，六五虽处中刚，然实柔体，故戒以必正固而怀危厉，则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当噬嗑之时，岂可不贞固而怀危惧哉？

集说 《朱子语类》：问：九四“利艰贞”，六五“贞厉”，皆有艰难正固危惧之意，故皆为戒占者之辞。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才是治人，彼必为敌，不是易事，故虽是时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须以艰难正固处之。

李氏过曰：九四以刚噬，六五以柔噬。以刚噬者，有司执法之分；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

胡氏炳文曰：“噬肤”“噬腊肉”“噬干肺”，一节难于一节。六五“噬干肉”则易矣，五君位也，以柔居刚，柔而得中，用狱之道也，何难之有？讼则出矢，狱则出金。讼为小，狱为大。四于讼狱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狱不敢以闻，《书》所谓罔攸兼于庶狱是也。

谷氏家杰曰：四先“艰”而后“贞”者，先以艰难存心，而后出入罔不得其正，此狱未成之前，详审之法，人臣以执法为道也。五先“贞”而后“厉”者，虽出入无不得正，而犹以危厉惕其心，此狱既成之后，钦恤之仁，人君以好生为德也。

上九 何校灭耳。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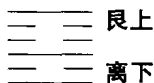
本文 “何”，负也。过极之阳，在卦之上，恶极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上过乎尊位，无位者也，故为受刑者。居卦之终，是其间大，噬之极也。《系辞》所谓“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灭其耳，“凶”可知矣。“何”，负也。

谓在颈也。

集说 郭氏雍曰：初上“灭”字，或以为刑，独孔氏训没。“屨校”，桎其足，桎大而灭趾。“何校”，械其首，械大而没耳也。或以灭耳为刵，灭鼻为劓，灭趾为刖，《书》注劓刵轻刑，《吕刑》刖辟为重，故汉斩趾同于弃市。方初九小刑，固不当断趾。上九罪大，复不当轻刑。以是知三者言灭，皆非刑也。

总论 李氏过曰：以六爻之位言之，五君位也，为治狱之主。四大臣位也，为治狱之卿。三二又其下也，为治狱之吏。



艮上

离下

程传 《贲·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物之合则必有文，文乃饰也。如人之合聚，则有威仪上下。物之合聚，则有次序行列。合则必有文也，贲所以次嗑也。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则照见其上，草木品汇，皆被其光彩，有贲饰之象，故为贲也。

贲 亨，小利有攸往。

本义 贲，饰也。卦自损来者，柔自三来而文二，刚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济而来者，柔自上来而文五，刚自五上而文上。又内离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为贲。占者以其柔来文刚，阳得阴助，而离明于内，故为“亨”。以其刚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

程传 物有饰而后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实而加饰，则可以“亨”矣。文饰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于进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徒质则不能亨，质而有文以加饰之，则可“亨”，故曰“贲亨”。然文盛则实必衰，苟专尚文以往则流，故曰“小利有攸往”。小者，谓不可太过以灭其质也。

梁氏寅曰：贲者，文饰之道也。有质而加之文，斯可“亨”矣。朝廷文之以仪制而亨焉，宾主文之以礼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伦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质者，无不待于文也，文则无不亨也。然既亨矣，而曰：“小利有攸往”，何也？文饰之道，但加之文彩耳，非能变其实也。故文之

过盛，非所利也。但小利于有往而已矣。世之不知本者，或忘其当务之急，而屑屑焉于文饰，虽欲其亨，亦安得而亨乎？

张氏振渊曰：离德文明莫掩，则无径情直行之弊，行之可通，故“亨”。艮德止而不过，又有不尽饰之象焉。故用文者。亦但可少有所饰，不可务为尽饰，以戕其本真，故曰“小利有攸往”。

初九 贵其趾，舍车而徒。

本义 刚德明本，自贲于下，为舍非道之车，而安于徒步之象，占者自处当如是也。

程传 初九以阳刚居明体而处下，君子有刚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于天下，唯自贲饰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饰之道，正其所行，守节处义，其行不苟，义或不当，则舍车舆而宁徒行，众人之所羞，而君子以为贲也。“舍车而徒”之义，兼于比应取之。初比二而应四，应四正也，与二非正也。九之刚明守义，不近与于二，而远应于四，舍易而从难，如舍车而徒行也。守节义，君子之贲也。是故君子所贲，世俗所羞；世俗所贵；君子所贱。以车徒为言者，因趾与行为义也。

六二 贲其须。

本义 二以阴柔居中正，三以阳刚而得正，皆无应与，故二附三而动，有贲须之象。占者宜从上之阳刚而动也。

程传 卦之为贲，虽由两爻之变，而文明之义为重，二实贲之主也，故主言贲之道。饰于物者，不能大变其质也，因其质而加饰耳，故取须义。“须”，随颐而动者也，动止唯系于所附，犹善恶不由于贲也。二之文明，唯为贲饰，善恶则系其质也。

集说 王氏弼曰：得其位而无应，三亦无应，俱无应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须之为物，上附者也，故曰“贲其须”。

朱氏震曰：毛在颐曰“须”，在口曰“髭”，在颊曰“髻”。三至上有颐体，二在颐下，须之象。二三刚柔相贲，“贲其须”也。夫文不虚生，须生于颐，须所以贲其颐也。

俞氏琰曰：二无应而比三，三亦无应而比二，故与之相贲，贲以柔来文刚故亨。文当从质，非质则不能自饰。阴必从阳，非阳则不能自进。六二纯柔，必待九三之动而后动，故曰“贲其须”。

蒋氏悌生曰：六以二居中，故有贲须之象。须于人身，无损益于躯体，但可为仪表之饰。周旋揖让，进退低昂，皆随面貌而动，使人仪举者文采容止可观，故《象》曰“与上兴也”。

何氏楷曰：须阴血之形，而柔所以文刚者。然阴柔不能自动，必附丽于阳，如须虽有美，必附丽于颐也。大抵刚为质，柔为文。文不附质，焉得为文？故二必“贲其须”以从三，五必“贲于丘园”以从上。圣人右质左文之意，于此可见。

九三 贲如濡如，永贞吉。

本义 一阳居二阴之间，得其贲而润泽者也，然不可溺于所安，故有“永贞”之戒。

程传 三处文明之极，与二四二阴间处相贲，贲之盛者也，故云“贲如”。“如”，辞助也。贲饰之盛，光彩润泽，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则有润泽，《诗》云：麋鹿濯濯。“永贞吉”，三与二四非正应，相比而成相贲，故戒以常永贞正。贲者，饰也。贲饰之事，难乎常也，故“永贞”则“吉”。三与四相贲，又下比于二，二柔文一刚，上下交贲，为贲之盛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互坎有濡义，亦有陷义，既未济濡首濡

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贞也，能永其贞，则二阴于我为润泽之濡，我于彼不为陷溺之濡矣。

俞氏琰曰：九三处六二六四之间，故曰“贲如濡如”，文过则质丧，质丧则文弊，要当永久以刚正之德固守则“吉”。

潘氏士藻曰：三本刚正，特虑其为二阴所陷溺，未免有灭质之患，故有“永贞”之戒。

何氏楷曰：以一刚介二柔之间，贲之盛者也。曰“濡如”者，犹《诗》言六轡如濡，谓所饰之文采鲜泽也。然受物之饰，恐为物溺，故戒之曰“永贞吉”。长守其阳刚之正，而不为阴柔所溺，则不至以文灭质矣。

六四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本义 “皤”，白也。马，人所乘，人白则马亦白矣。四与初相贲者，乃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飞翰之疾也。然九三刚正，非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程传 四与初为正应，相贲者也。本当“贲如”，而为三所隔，故不获相贲而“皤如”。“皤”，白也，未获贲也。马，在下而动者也。未获相贲，故云“白马”。其从正应之志如飞，故云“翰如”。匪为九三之寇仇所隔，则婚媾遂其相亲矣。己之所乘，与动于下者，马之象也。初四正应，终必获亲，第始为其间隔耳。

集说 《朱子语类》云：六四“白马翰如”，言此爻无所贲饰，其马亦白也，言无饰之象如此。

胡氏炳文曰：屯二应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贲四应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缓。

俞氏琰曰：发白为“皤”，马白为“翰”。《礼记》云：商人

尚白，戎事乘翰。郑氏注云：翰，马白色也。四当贲道之变，文返于质，故其象如此。

梁氏寅曰：六四在离明之外，为艮止之始，乃贲之盛极，而当反质素之时也，故云“贲如皤如”。夫初之舍车，为在下而无所乘故也，四在九三之上，则有所乘矣，故云“白马翰如”。人既质素，则马亦白也。

苏氏濬曰：六四一爻，当以白贲之义推之，四与初相贲者也，以实心而求于初，不为虚饰，初曰贲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车”，四曰“白马”，同一白贲之风而已。

案《程传》沿《注疏》之说，《本义》又沿《程传》之说，皆以为初四相贲而为三所隔，故未得其贲而皤然也。然《朱子语类》以无饰言之，则已自改其说矣，故以后诸儒，皆以皤白为崇素返质之义，实于卦意为合。

又案易中凡重言如者，皆两端不安之辞，故“屯如遭如”者，欲进而未径进也。此三爻“贲如濡如”者，得阴自贲，又虑其见濡也。此爻“贲如皤如”者，当贲之时，既外尚乎文饰，而下应初刚，又心崇乎质素，两端未能自决，《象传》谓之疑者此也。“白马翰如”，指初九也。已有“皤如”之心，故知“白马翰如”而来者，“匪寇”也，乃己之“婚媾”也。凡言“匪寇婚媾”，皆就上文所指之物而言，屯二、睽上，与此正同。

六五 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本义 六五柔中为贲之主，敦本尚实，得贲之道，故有“丘园”之象。然阴性吝啬，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浅小之意。人而如此，虽可羞吝，然礼奢宁俭，故得“终吉”。

程传 六五以阴柔之质，密比于上九刚阳之贤，阴比于阳，

复无所系应，从之者也，受贲于上九也。自古设险守国，故城垒多依丘阪。“丘”，谓在外而近且高者。园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园”，谓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虽居君位，而阴柔之才，不足自守，与上之刚阳相比而志从焉，获贲于外比之贤，“贲于丘园”也。若能受贲于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戔戔”，则虽其柔弱不能自为，为可吝少，然能从于人，成贲之功，终获其吉也。“戔戔”，剪裁分裂之状。帛未用则束之，故谓之“束帛”。及其制为衣服，必剪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质。“戔戔”，谓受人剪制而成用也。其资于人与蒙同，而蒙不言吝者，盖“童蒙”而赖于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资贲于人，为可吝耳。然享其功，终为吉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贲于丘园”，安定作敦本说。曰：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为盛多之貌，非也。“戔戔”者浅小之意，所以下文云“吝终吉”。吝者虽不好看，然终却吉。

又云：“贲于丘园，束帛戔戔”，是个务农尚俭。“戔戔”，是狭小不足之意。以字义考之，从水则为浅，从贝则为贱，从金则为钱。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俭，便似吝啬。如卫文公、汉文帝虽是“吝”，却“终吉”，此在贲卦有反本之意。

问：六五是在艮体，故安止于丘园，而不复外贲之象。曰：亦是上比于九，渐渐到极处。若一向贲饰去，亦自不好，须是收敛方得。

胡氏炳文曰：不贲于市朝，而“贲于丘园”，敦本也。“束帛戔戔”，尚实也。

潘氏士藻曰：五居中履尊，下无应与，而上比文柔之刚，得止之义，以成贲之道，故有“贲于丘园”之象。

何氏楷曰：比于上九刚阳之贤，受贲于上九者也。“丘园”指上，上阳刚而处外，乃贤人隐丘园之象。据《彖》曰“刚上文

柔”，则六五乃上所贲者，爻所谓“贲于丘园”，犹曰受贲饰于丘园也。按《昏礼》纳帛一束，束五两，注，十端为束。“束帛戔戔”，其仪文虽薄，然终与上合志而吉。

上九 白贲。无咎。

本义 贲极反本，复于无色，“善补过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上九贲之极也，贲饰之极则失于华伪，唯能质白其贲，则无过失之咎。“白”，素也。尚质素则不失其本真，所谓尚质素者，非无饰也，不使华没实耳。

集说 《朱子语类》：问：如《本义》说六五上九两爻，却是贲极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渐，故曰“贲于丘园，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贲”，则反本而复于无饰矣。盖皆贲极之象也。

王氏申子曰：上以阳刚为成卦之主，居艮止之极，当贲道之终，止文之流于终。终则返而质矣，故贲道成而无弊，无弊故“无咎”。

熊氏良辅曰：“白贲”云者，终归于无所饰也。贲之取义，始则因天下之质而饰之以文，终则反天下之文而归之于质。

胡氏炳文曰：贲上卦言“白马”，言“束帛戔戔”，终言“白贲”。《杂卦》曰：“贲无色也。”可谓一言以蔽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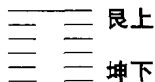
蒋氏悌生曰：六五上九皆敦尚质素，以白为贲，素以为绚之意。上九处无位之地，“高尚其事”，不尚华饰，以质素为贲，甘受和，白受采，其贤于五采彰施远矣。

总论 邱氏富国曰：阴阳二物，有应者以应而相贲，无应者以比而相贲。四与初应，求贲于初，故初贲趾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贲乎三，故二贲须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贲乎上，故五贲丘园而上“白贲”也。初与四，应而相贲者也。二与三，

五与上，比而相贲者也。此贲六爻之大旨也。

龚氏焕曰：贲之为言饰也，谓饰以文华也。然以六爻考之，初之“舍车而徒”，五之“丘园”，上之“白贲”，皆质实而不事文华者也。四之“皤如”贲于初，二之贲须附于三，惟三之“贲如濡如”，乃贲饰之盛，而即有“永贞”之戒者，惧其溺于文也。如是则古人之所贲者，未始事文华也。亦务其本实而已。本实既立，文华不外焉。徒事文华，不务本实，非古人所谓贲。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四



程传 《剥·序卦》：“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夫物至于文饰，亨之极也。极则必反，故贲终则剥也。卦五阴而一阳，阴始自下生，渐长至于盛极，群阴消剥于阳，故为剥也。以二体言之，山附于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着于地，颓剥之象也。

剥 不利有攸往。

本义 “剥”，落也。五阴在下面方生，一阳在上而将尽，阴盛长而阳消落，九月之卦也。阴盛阳衰，小人壮而君子病。又内坤外艮，有顺时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

程传 “剥”者，群阴长盛，消剥于阳之时，众小人剥丧于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当巽言晦迹，随时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初六 剥床以足。蔑贞凶。

本义 剥自下起，灭正则“凶”，故其占如此。“蔑”，灭也。

程传 阴之剥阳，自下而上。以床为象者，取身之所处也。自下而剥，渐至于身也。“剥床以足”，剥床之足也。剥始自下，故为剥足。阴自下进，渐消灭于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谓消亡于正道也。阴剥阳，柔变刚，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集说 俞氏琰曰：阴之消阳，自下而进。初在下，故为剥床而先以床足灭于下之象。当此不利有攸往之时，唯宜顺时而止耳。“贞凶”，戒占者固执而不知变则凶也。

案 俞氏之说，是以蔑字属上句读，盖自《象传》“灭下”看出。亦可备一说。

六二 剥床以辨。蔑贞凶。

本义 “辨”，床干也，进而上矣。

程传 “辨”，分隔上下者，床之干也。阴渐进而上，剥至于辨，愈灭于正也，“凶”益甚矣。

集说 俞氏琰曰：既灭初之足于下，又灭二之辨于中，则进而上矣。得此占者，若犹固执而不知变，则其“凶”必也。

六三 剥之。无咎。

本义 众阴方剥阳，而已独应之，去其党而从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则得“无咎”。

程传 众阴剥阳之时，而三独居刚应刚，与上下之阴异矣。志从于正，在剥之时为无咎者也。三之为可谓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群阴剥阳，众小人害君子，三虽从正，其势孤弱，所应在无位之地，于斯时也，难乎免矣，安得吉也？其义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劝也。

集说 荀氏爽曰：众皆剥阳，三独应上，无剥害意，是以“无咎”。

王氏弼曰：与上为应，群阴剥阳，我独协焉，虽处于剥，可以“无咎”。

胡氏炳文曰：剥之三，即复之四。复六四不许以吉，剥六三许以“无咎”，何也？曰：复，君子之事，明道不计功，不以吉许之可也。剥，小人之事，小人中独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许之，无以开其补过之门也。

案 王氏、程子，皆以剥之“无咎”连读，言此乃剥时之无咎者也。玩《本义》，似以剥之为剥去其党。

六四 剥床以肤。凶。

本义 阴祸切身，故不复言蔑贞，而直言“凶”也。

程传 始剥于床足，渐至于“肤”。“肤”，身之外也。将灭其身矣，其“凶”可知。阴长已盛，阳剥已甚，贞道以消，故更不言蔑贞，直言“凶”也。

六五 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本义 “鱼”，阴物。“宫人”，阴之美而受制于阳者也。五为众阴之长，当率其类，受制于阳，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则“无不利”也。

程传 剥及君位，剥之极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别设义以开小人迁善之门。五，群阴之主也。“鱼”，阴物，故以为象。五能使群阴顺序，如贯鱼然，反获宠爱于在上之阳，如宫人，则无所不利也。“宫人”，宫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阴言，且取获宠爱之义。以一阳在上，众阴有顺从之道，故发此义。

集说 张子曰：阴阳之际，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于阳，反制群阴，不使进逼，方得处剥之善。下无剥之之忧，上得阳功之庇，故曰“无不利”。

熊氏良辅曰：卦本为阴剥阳而阳凶，爻则以剥阳而见凶，故五则以顺上为“无不利”，三则以应上为“无咎”，而上则有“硕果”得“舆”之象焉。

张氏振渊曰：遁阴长而犹微，可制也，则告阳以制阴之道，曰“畜臣妾”；剥阴长已极不可制矣，则教阴以从阳之道，曰“以宫人宠”。

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本义 一阳在上，剥未尽而能复生。君子在上，则为众阴所载；小人居之，则剥极于上，自失所覆，而无复“硕果”“得舆”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圣人之情，益可见矣。

程传 诸阳剝剥已尽，独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硕大之果不见食，将见复生之理。上九亦变，则纯阴矣。然阳无可尽之理，变于上则生于下，无间可容息也。圣人发明此理，以见阳与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尽则为纯坤，岂复有阳乎？曰：以卦配月，则坤当十月；以气消息言，则阳剥为坤，阳来为复，阳未尝尽也。剥尽于上，则复生于下矣，故十月谓之阳月，恐疑其无阳也。阴亦然，圣人不言耳。阴道盛极之时，其乱可知，乱极则自当思治，故众心愿载于君子，“君子得舆”也。《诗》、《匪风》、《下泉》，所以居变风之终也。理既如是，在卦亦众阴宗阳，为共载之象。“小人剥庐”，若小人则当剥之极，剥其庐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论爻之阴阳，但言小人处剥极，则及其庐矣。庐取在上之象。或曰：阴阳之消，必待尽而后复生于下，此在上便有复

生之义，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终有凶？曰：上九居剥之极，止有一阳，阳无可尽之理，故明其有复生之义，见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阳消阴，阴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复生之理乎？

集说 程子曰：息训为生者，盖息则生矣，中无间断。“硕果不食”，则便为复也。

杨氏文焕曰：“贯鱼”者，众阴在下之象也。“硕果”者，一阳在上之象也。

胡氏炳文曰：乾为木果，众阳皆变，而上独存，有“硕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硕果”专以象言，“得舆”“剥庐”，兼占而言。床，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庐，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剥床”，欲上失所安，今而“剥庐”，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岂小人之利哉？

蔡氏清曰：易固为君子谋，然其为君子谋者，亦所以为小人谋也，观“小人剥庐”之辞可见。盖道理自是如此，天地间岂可一日无善类哉？不然，人之类灭矣。可见圣人非姑为是抑彼以伸此也。

乔氏中和曰：“硕果不食”，核也。仁也，生生之根也。自古无不朽之株，有相传之果，此剥之所以复也。



程传 《复·序卦》：“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物无剥尽之理，故剥极则复来，阴极则阳生。阳剥极于上而复生于下，穷上而反下也，复所以次剥也。为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极而阳复也。岁十月，阴盛既极，冬至则一阳复生于地中，故为复也。阳，君子之道。阳消极而复反，君子之道消极而复长也，故为反善之义。

复 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
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本义 复，阳复生于下也。剥尽则为纯坤，十月之卦，而阳气已生于下矣。积之踰月，然后一阳之体始成而来复，故十有一月，其卦为复。以其阳既往而复反，故有亨道。又内震外坤，有阳动于下，而以顺上行之象，故其占又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类之来，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阴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阳来复，乃天运之自然，故其占又为反复其道。至于七日，当得来复。又以刚德方长，故其占又为利有攸往也。反复其道，往而复来，来而复往之意。七日者，所占来复之期也。

程传 “复亨”，既复则亨也。阳气复生于下，渐亨盛而生育万物。君子之道既复，则渐以亨通，泽于天下，故复则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谓生长，复生于内，人也；长进于外，出也。先云出，语顺耳。阳生非自外也，来于内，故谓之入。物之始生，其气至微，故多屯艰。阳之始生，其气至微，故

多摧折。春阳之发，为阴寒所折，观草木于朝暮，则可见矣。“出入无疾”，谓微阳生长，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类渐进而来，则将亨盛，故无咎也。所谓咎，在气则为差忒，在君子则为抑塞，不得尽其理。阳之当复，虽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复也，但为阻碍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义，乃复道之善也。一阳始生至微，固未能胜群阴，而发生万物，必待诸阳之来，然后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来而无咎也。三阳子丑寅之气，生成万物，众阳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复，岂能便胜于小人？必待其朋类渐盛，则能协力以胜之也。“反复其道”，谓消长之道，反复迭至。阳之消，至七日而来复；姤阳之始消也，七变而成复，故云“七日”，谓七更也。临云“八月有凶”，谓阳长至于阴长，历八月也。阳进则阴退，君子道长，则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集说 房氏乔曰：“出入无疾”害之者，喜阳气之复；朋来无罪咎之者，欲众阳渐进之意。

邵子曰：复次剥，明治生于乱乎！夬次姤，明乱生于治乎！时哉时哉！未有剥而不复，未有夬而不姤者。

郑氏刚中曰：七者阳数，日者阳物，故于阳长言七日。八者阴数，月者阴物，临刚长以阴为戒，故曰“八月”。

《朱子语类》云：七日只取七义，犹“八月有凶”，只取八义。

胡氏炳文曰：“反复其道”，统言阴阳往来，其理如此。“七日来复”，专言一阳往来，其数如此。

林氏希元曰：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独办，君子有为于天下，必与其类同心共济，故复重“朋来”，而泰重“汇征”。

张氏振渊曰：“反复其道”，犹云“反复”计其程道也。此二句，正见天运自有定期，君子不可不善承之耳。

初九 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本义 一阳复生于下，复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远，能复于善，不抵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复者，阳反来复也。阳，君子之道，故复为反善之义。初刚阳来复，处卦之初，复之最先者也，是不远而复也。失而后有复，不失则何复之有？惟失之不远而复，则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抵，抵也，《玉篇》云适也，义亦同。“无祇悔”，不至于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谓至既平也。颜子无形显之过，夫子谓其庶几，乃“无祇悔”也。过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过也。然其明而刚，故一有不善，未尝不知，既知，未尝不遽改，故不至于悔，乃不远复也。祇，陆德明音支，《玉篇》、《五经文字》、《群经音辨》，并见衣部。

集说 杨氏时曰：初九阳始生而未形，动之微也。“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未形而复，其复不远矣，故不至于悔而“元吉”。

俞氏琰曰：初居震动之始，方动即复，是不远而复，复之最先者也，故不至于悔而“元吉”。

六二 休复。吉。

本义 柔顺中正，近于初九，而能下之，复之休美，吉之道也。

程传 二虽阴爻，处中正而切比于初，志从于阳，能下仁也，复之休美者也。复者，复于礼也。复礼则为仁。初阳复，复于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学莫便于近乎仁，既得仁者而亲之，资其善以自益，则力不劳而学美矣，故曰“休复，吉”。

六三 频复。厉无咎。

本义 以阴居阳，不中不正，又处动极，复而不固，屡失屡复之象，屡失故危，复则“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程传 三以阴躁处动之极，复之频数，而不能固者也。复贵安固，频复频失，不安于复也。复善而屡失，危之道也。圣人开迁善之道，与其复而危其屡失，故云“厉无咎”。不可以频失而戒其复也。频失则为危，屡复何咎？过在失而不在复也。

集说 郭氏忠孝曰：唯君子能久于其道，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是以子夏之徒，出见纷华盛丽而悦，人闻夫子之道而乐，与夫回之为人，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间矣。

赵氏汝楫曰：三为震动之极，故曰“频”。“厉”，危也，即人心唯危之危。

六四 中行独复。

本义 四处群阴之中，而独与初应，为与众俱行，而独能从善之象。当此之时，阳气甚微，未足以有为，故不言吉。然理所当然，吉凶非所论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剥之六三及此爻见之。

程传 此爻之义，最宜详玩。四行群阴之中，而独能复，自处于正，下应于阳刚，其志可谓善矣。不言吉凶者，盖四以柔居群阴之间，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济之理，故圣人但称其能独复，而不欲言其独从道而必凶也。曰：然则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阴居阴，柔弱之甚，虽有从阳之志，终不克济，非无咎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中行独复”者，处于上卦之下，上下各有二阴，己独应初，居在众阴之中，故云“中行”。独自应初，故云“独复”。

繆氏昌期曰：“中”，即“中以自考”中字。“独”，即《中庸》慎独之独。四能以中而行，而于独知之中，憬然自觉，所谓复以自知也。盖复之所以为复，全在初爻，犹人之初念也。五阴皆复此而已，唯四在阴中有所专向，故发此义。

六五 敦复。无悔。

本义 以中顺居尊，而当复之时，“敦复”之象，“无悔”之道也。

程传 六五以中顺之德处君位，能敦笃于复善者也，故“无悔”。虽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阳复方微之时，以柔居尊，下复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

集说 项氏安世曰：临以上六为“敦临”，艮以上九为“敦艮”，皆取积厚之极。复于五即言“敦复”者，复之上爻，迷而不复，故复至五而极也。卦中复者五爻，初最在先，故为“不远”；五最在后，故为“敦”。

蔡氏渊曰：“敦”，厚也。坤象复主初阳，五虽与初无系，而处位得中，能自厚于复者也，可以“无悔”。

李氏简曰：初九阳刚，君子之道也。相应相比者复之易，二与四是也；远而非应者复之难，六五所以称“敦复”。“敦复”者，厚之至也。不与初应，本当有悔，以其能复，是以“无悔”。

胡氏炳文曰：“不远复”者，善心之萌。“敦复”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复”则可“无悔”矣。“不远复”，入德之事也。“敦复”，其成德之事与。

上六 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本义 以阴柔居复终，终迷不复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犹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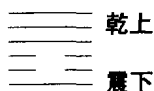
程传 以阴柔居复之终，终迷不复者也。迷而不复，其“凶”可知。有“灾眚”，“灾”，天灾，自外来；“眚”，己过，由自作。既迷不复善，在己则动皆过失，灾祸亦自外而至，盖所招也。迷道不复，无施而可，用以“行师”，则“终有大败”；以之为国，则君之凶也。十年者，数之终。至于十年不克征，谓终不能行。既迷于道，何时而可行也？

集说 徐氏几曰：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刚远而无迁善之机，厚极而有难开之蔽，柔终而无改过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复者也。

杨氏启新曰：心为天君。“以其国君”，言丧失其本心也。

何氏楷曰：坤本先迷，今居其极，则迷之甚矣。言“迷复”，即昏迷而不知所复之谓。“行师”以下，皆假象，以喻一心不能驭众动，徇物必至丧天君也。

总论 胡氏炳文曰：“迷复”与“不远复”相反，初不远而复，迷则远而不复。“敦复”与“频复”相反，敦无转易，频则屡易。“独复”与“休复”相似，休则比初，独则应初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来复”之反。



程传 《无妄·序卦》：“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复者，反于道也。既复于道，则合正理而无妄，故复之后，受之以无妄也。为卦乾上震下，震，动也，动以天为无妄，动以人欲则妄矣，无妄之义大矣哉！

无妄 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本义 无妄，实理自然之谓，《史记》作“无望”，谓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义亦通。为卦自讼而变，九自二来而居于初，又为震主，动而不妄者也，故为无妄。又二体震动能乾健，九五刚中而应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于正。若其不正，则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程传 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天之化有万物，生生不穷，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则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则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贞”法无妄之道，利在贞正，失贞正则妄也。虽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则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则为过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则妄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无妄一卦，虽云祸福之来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于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为之无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

问：虽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则妄也。既无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于正理。如贤者过之，其心岂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岂有邪心者？

邱氏富国曰：唯其无妄，所以无望也。若其处心未免于妄，则无道以致福，而妄欲徼，福非所谓无望之福；有过以召灾，而妄欲免灾，非所谓无望之灾。此皆未免容心于祸福间，非所谓无妄也。若真实无妄之人，则纯乎正理，祸福一付之天，而无苟得幸免之心也。

胡氏炳文曰：朱子解《中庸》诚字，以为真实无妄之谓；此解无妄，则以为实理自然之谓。自然二字，已兼无所期望之意矣。

胡氏居仁曰：无妄，诚也。诚，天理之实也。圣人只是循其实理之自然，无一豪私意造为。故出乎实理无妄之外，则为过眚。循此实理无妄而行之，则吉无不利。不幸而灾疾之来，亦守此无妄之实理，而不足忧。卦辞爻辞皆此意。

初九 无妄。往吉。

本义 以刚在内，诚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九以阳刚为主于内，无妄之象。以刚实变柔而居内，中诚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辞言“不利有攸往”，谓既不妄，不可复有往也，过则妄矣。爻言往吉，谓以无妄之道而行则吉也。

集说 兰氏廷端曰：初则当行，终则当止，行止适当则无妄，不妄则“吉”。无妄之初，当行者也，故“往”则有“吉”。无妄之终，当止者也，故行则有眚。

胡氏炳文曰：《彖》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本义》于

此曰：以刚在内，诚之主也。主字最有力。盖妄者，诚之反也，诚之主如此，妄自然无矣。如此而往，其吉固宜。

何氏楷曰：此爻足蔽无妄全卦。震阳初动，诚一未分，是之谓无妄。以此而往，动与天合，何不吉之有？

六二 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本义 柔顺中正，因时顺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获，不菑畲”之象。言其无所为于前，无所冀于后也。占者如是，则利有所往也。

程传 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为者，乃妄也。故以“耕获、菑畲”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应五之中正，居动体而柔顺，为动能顺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极言无妄之义。“耕”，农之始；“获”，其成终也。田一岁曰“菑”，三岁曰“畲”。不耕而获，不菑而畲，谓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当然也。首造其事，则是人心所作为，乃妄也。因事之当然，则是顺理应物，非妄也，获与畲是也。盖耕则必有获，菑则必有畲，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则为无妄，不妄则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圣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岂非妄乎？曰：圣人随时制作，合乎风气之宜，未尝先时而开之也。若不待时，则一圣人足以尽为矣，岂待累圣继作也？时乃事之端，圣人随时而为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程传》爻辞恐未明白。窃谓无不耕而获、不菑而畲之理，只是不于耕而计获之利，如程子所解《象传》，移之以解爻辞则可。曰：《易传》爻象之辞，虽若相反，而意实相近，特辞有未足耳。爻辞言当循理，《象传》言不计利。

陈氏埴曰：伊川大意，只谓不为获而耕，不为畲而菑，凡有所为而为者，皆计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经文中不如此下语，故

《易传》中颇费言语。始谓不耕而获，不菑而畲，谓不首造其事，则似以耕菑为私意；中谓耕则必有获，菑则必有畲，非心造意作，则以耕获菑畲为非私意。终谓既耕则必有获，既菑则必成畲，非必以获畲之富而为，则又似以获畲为私意。三说不免自相抵牾，所以《本义》但据经文直说，谓无耕获菑畲之私心。

胡氏炳文曰：“耕获”者，种而敛之也。“菑畲”者，垦而熟之也。一岁之农，始于耕，终于获。三岁之田，始于菑，终于畲。“不耕获，不菑畲”，诸家以为不耕而获，不菑而畲，唯《本义》以为始终无所作为之象，而必曰因时顺理者，理本自然无所作为，自始至终，绝无计功谋利之心，故其占曰“利有攸往”。

林氏希元曰：田必耕然后获，必菑然后畲。其耕也，正以望获。其菑也，正以望畲。岂有不耕获不菑畲之理？为此语者，特以明自始至终，绝无营为计较之心焉耳。

何氏楷曰：人之有妄，在于期望。“不耕获”者，不方耕而即望有其获也。“不菑畲”者，不方菑而即望成其畲也。学者之除妄心而必有事焉，当如此矣，故曰“则利有攸往”。言必如此而后利也。

案 何氏说与《传》义颇异，质诸夫子先事后得、先难后获之训，则于理尤长。且《象传》以未富释之，正谓其无望获之心，未必以耕为可废也。

六三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本义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处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灾，如行人牵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诘捕之扰也。

程传 三以阴柔而不中正，是为妄者也。又志应于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为灾害也。人之妄动，由有欲也。妄

动而得，亦必有失。虽使得其所利，其动而妄，失已大矣，况复凶悔随之乎？知者见妄之得，则知其失必与称也。故圣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发明其理云“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言如三之为妄，乃无妄之灾害也。设如有得，其失随至，如“或系之牛”。“或”，谓设或也。或系得牛，行人得之以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灾也。借使邑人系得马，则行人失马，乃是灾也。言有得则有失，不足以为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则有失，非以为彼己也。妄得之福，灾亦随之；妄得之得，失亦称之，固不足以为得也。人能知此，则不为妄动矣。

集说 关氏朗曰：无妄而灾者，灾也。有妄而灾，则其所也，非灾之也。运数适然，非己妄致，乃无妄之灾。

《朱子语类》云：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头不正，故有“无妄之灾”，言无故而有灾也。如行人牵牛以去，而居人反遭诘捕之扰，此正无妄之灾之象。

胡氏炳文曰：匪正有眚，人自为之也。无妄之灾，天实为之也。六爻皆无妄，三之时，则无妄而有灾者也。《杂卦》曰：“无妄，灾也”，其此之谓与？

九四 可贞，无咎。

本义 阳刚乾体，下无应与，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为之占也。

程传 四刚阳而居乾体，复无应与，无妄者也。刚而无私，岂有妄乎？可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阴得为正乎？曰：以阳居乾体，若复处刚，则为过矣，过则妄也。居四，无尚刚之志也。“可贞”与“利贞”不同，“可贞”，谓其所处可贞固守之；“利贞”，谓利于贞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贞”，正而固也。曰“利贞”，则训正

字，而兼固字之义。曰“不可贞”，则专训固字，而无正字之义。九四阳刚健体，下无应与，可贞正守之，而其占不可有为也。

何氏楷曰：四刚阳而居乾体，本自无妄者也。“可贞”固守此，则“无咎”。初九之“无妄，往吉”，行乎其所当行者也。九四之“可贞，无咎”，正乎其所当止者也。

九五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本义 乾刚中正，以居尊位，而下应亦中正，无妄之也。如是而有疾，勿药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九以中正当尊位，下复以中正顺应之，可谓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药治，则有喜也。人之有疾，则以药石攻去其邪以养其正。若气体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则反害其正矣。故勿药则有喜也。有喜，谓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谓疾者，谓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革，以妄而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孙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则当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迁于妄也。五既处无妄之极，故唯戒在动，动则妄矣。

案 勿者，禁止之辞。言无妄矣，而偶有疾，则亦顺其自然而气自复，勿复用药以生他候。如人有无妄之灾，则亦顺其自然而事自平，勿复用智以生他咎也。凡易中言勿者皆同义。此爻之疾，与六三之灾同。然此曰“有喜”者，刚中正而居尊位，德位固不同也。

上九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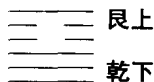
本义 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穷极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上九居卦之终，无妄之极者也。极而复行，过于理也。过于理则妄也。故上九而行，则有过眚而无所利矣。

集说 龚氏焕曰：无妄者，实理自然之谓。循是理则吉，拂是理则凶。初“往吉”，二“利有攸往”，循是理而动者也；四“可贞无咎”，守是理而不动者也；三有“灾”，五有“疾”，不幸而遇无故非意之事，君子亦听之而已，守是礼而不为动者也。或动或静，唯理是循，所以为无妄。上九居无妄之极，不可有行，若不循理而动，则反为妄矣，其有眚而不利也宜哉！

何氏楷曰：彖所谓“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

总论 胡氏炳文曰：六爻皆无妄也，特初九得位而为震动之主，时之方来，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体之极，时已去矣，故其行虽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学易者在识时，初曰“吉”，二曰“利”，时也；三曰“灾”，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时也；初与二皆可“往”，时当动而动也；四“可贞”，五“勿药”，上行“有眚”，时当静而静也。



程传 《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则为有实，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于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为畜止，又为畜聚。止则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则为蕴畜。取艮之止乾，则为畜止。止而后有积，故止为畜义。

大畜 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本义 “大”，阳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内乾刚健，外艮笃实辉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为畜之大也。以卦变言，此卦自需而来，九自五而上。以卦体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为“利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应于乾，为应乎天，故其占又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谓食禄于朝，不食于家也。

程传 莫大于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于下，皆蕴畜至大之象也。在人为学术道德充积于内，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专言其大者，人之蕴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贞”。若夫异端偏学，所聚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积于内，宜在上位，以享天禄，施为于天下，则不独于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穷处而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则“吉”。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时，济天下之艰险，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据大畜之义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诸爻则唯有止畜之义。盖易体道随宜，取明且近者。

集说 《朱子语类》云：某作《本义》，欲将文王卦辞，只

大纲依文王本义略说，至其所以然之故，却于孔子《彖传》中发之。且如“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为“利贞不家食”而“吉”，“利”于“涉大川”。至于刚上尚贤等处，乃孔子发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则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见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顿耳。

胡氏炳文曰：“不家食”，是贤者不畜于家而畜于朝。“涉大川”，又似有畜极而通之意。要之两利字，一吉字，占辞自分为三，不必泥而一之也。

初九 有厉，利己。

本义 乾之三阳，为艮所止，故内外之卦各取其义。初九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则有危，而利于止也。

程传 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为义，艮三爻皆取止之为义。初以阳刚，又健体而居下，必上进者也。六四在上，畜止于己，安能敌在上得位之势？若犯之而进，则有危厉，故利在己而不进也。在他卦，则四与初为正应，相援者也。在大畜，则相应乃为相止畜。上与三皆阳，则为合志。盖阳皆上进之物，故有同志之象，则无相止之义。

集说 蔡氏清曰：初九不可进而未必能自不进，故戒之云进则有“厉”，唯“利”于己也。若九二之处中，能自止而不进者也，则以其所能言之曰“舆说辐”。

九二 舆说辐。

本义 九二亦为六五所畜，以其处中，故能自止而不进，有此象也。

程传 二为六五所畜止，势不可进也。五据在上之势，岂可犯也？二虽刚健之体，然其处得中道，故进止无失。虽志于进，

度其势之不可，则止而不行，如车舆说去轮辐，谓不行也。

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本义 三以阳居健极，上以阳居畜极，极而通之时也。又皆阳爻，故不相畜而俱进，有“良马逐”之象焉。然过刚锐进，故其占必戒以“艰贞”“闲习”，乃利于有往也。日，当为日月之日。

程传 三刚健之极，而上九之阳，亦上进之物，又处畜之极而思变也。与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应以进者也。三以刚健之才，而在上者与合志而进，其进如良马之驰逐，言其速也。虽其进之势速，不可恃其才之健与上之应，而忘备与慎也。故宜艰难其事，而由贞正之道。舆者用行之物，卫者所以自防。当自日常闲习其车舆，与其防卫，则利有攸往矣。三乾体而居正，能贞者也，当其锐进，故戒以知难，与不失其贞也。志既锐于进，虽刚明有时而失，不得不戒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初九在初，故称“童牛”。九二以刚居柔无势，故为“豮豕”。九三纯乾，故为“良马。”

六四 童牛之牯。元吉。

本义 “童”者，未角之称。“牯”，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触，《诗》所谓褊衡者也。止之于未角之时，为力则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学记》曰：禁于未发之谓豫，正此意也。

程传 以位而言，则四下应于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阳之微者，微而畜之则易制，犹“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概论畜道，则四艮体，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当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

之恶人。人之恶，止于初则易，既盛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故上之恶既甚，则虽圣人救之，不能免违拂。下之恶既甚，则虽圣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而加牯，则“元吉”也。牛之性，觝触以角，故牯以制之。若童犊始角而加之以牯，使觝触之性不发，则易而无伤。以况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恶于未发之前，则大善之吉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大畜下卦，取其能自畜而不进，上卦取其能畜彼而不使进。然四能止之于初，故为力易。五则阳已进而止之，则难。以柔居尊，得其机会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六五 豮豕之牙。吉。

本义 阳已进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当尊位，是以得其机会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虽“吉”而不言“元”也。

程传 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恶。夫以亿兆之众，发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虽密法严刑，不能胜也。夫物有总摄，事有机会，圣人操得其要，则视亿兆之心犹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则戢，故不劳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刚躁之物，而牙为猛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其躁猛，虽繫之维之，不能使之变也。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豮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故不假刑法严峻而恶自止也。且如止盗，民有欲心，见利则动，苟不知教而迫于饥寒，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圣人则知所以止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廉耻之道，虽赏之不窃矣。故止恶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严刑于彼，

而修政于此，是犹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殄其势也。

上九 何天之衢。亨。

本义 “何天之衢”，言何其通达之甚也？畜极而通，豁达无碍，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予闻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误加何字。事极则反，理之常也，故畜极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极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极而散。极既当变，又阳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谓空虚之中，云气飞鸟往来，故谓之天衢。天衢之亨，谓其亨通旷阔，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则变矣，变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集说 张氏浚曰：刚在上为“何”，何谓胜其任。

王氏宗传曰：《彖传》曰：“刚上而尚贤”，则上九是也。以阳德而居五之上，为五所尚，此所以有“何天之衢”之象。天衢，通显之地也。下之三阳，由己上进，故九三曰“良马逐”。又曰“上合志也”，此贤者之道所以亨也。“何”，如何校之何。《释文》曰：梁武帝读音贺是也。言以身任天下之责，当畜贤之时，为五所尚，主张贤路，贤者之得志，莫盛于斯也。

吴氏澄曰：后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荷天衢以元亨，何作荷，何天之衢，其辞犹《诗》言何天之休，何天之龙。大畜者，一阳止于外，而三阳藏畜于内。畜极则散，止极则行。故上九虽艮体，至畜之终，则不止而行也。

胡氏炳文曰：随畜随发，不足为大畜。唯畜之极而通，豁达无碍，如天衢然。此不徒为仕者之占，《大学章句》所谓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者，亦是此意。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可也。

蔡氏清曰：观畜极而通之意，则知君子患屈之未至耳，不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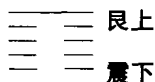
其不伸也。

案 “何”字，《程传》以为误加，《本义》以为发语，而诸家皆以荷字为解，义亦可从。盖“刚上尚贤”者，唯上九一爻当之，且为艮主，是卦之主也，故取尚贤之义。则是贤路大通，卦所谓“不家食”者此已。取艮主之义，则能应天止健，卦所谓涉大川者此已。故天衢者，喻其通也。“荷天之衢”者，言其遇时之通也。《杂卦》云：“大畜时也”，正谓此也。吴氏引《商颂》之《诗》者，语意尤近。

总论 胡氏炳文曰：他卦取阴阳相应，此取相畜。内卦受畜，以自止为义。外卦能畜，以止之为义。独三与上居内外卦之极，畜极而通，不取止义。

叶氏良佩曰：卦《象》兼取畜止、畜聚二义，《大象》专取畜聚义，六爻专取畜止义。初九进则“有厉”，唯利于已，知难而止者也；九二处得中道，能“说輶”而不行，时止则止者也；九三与上合志，其进也如良马之驰逐，此畜极而通之象，然犹以“艰贞”闲习为戒者，虑其可进而锐于进也；六四当大畜之任，能止恶于初，若童牛始角而加之以牯，则大善之吉也；六五制恶有道，得其机会，故其象以“豮豕之牙”，其占虽吉，然比之于四则有间矣。或问六四“元吉”，《传》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庆”，何也？曰：论为力之难易，则四为易，故曰“元吉”；论其功之广狭，则五为广，故曰“有庆”；上九之“亨”，畜极而大通也，故以天之衢为象，“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其斯以为道大行乎？

案 “有厉”“说輶”，则犹“家食”者也，阻于“大川”者也。“牯牛”“豮豕”，则犹治不肖者也，弘济艰难者也。至“良马逐”则渐通矣。然犹防贤路之崎岖，而“日闲舆卫”，故至于“何天之衢”，然后大道夷而险阻去也，卦爻义之相关者在此。



程传 《颐·序卦》：“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夫物既畜聚，则必有以养之，无养则不能存息，颐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阳爻，中含四阴，上止而下动，外实而中虚，人颐颌之象也。颐，养也。人口所以饮食，养人之身，故名为颐。圣人设卦，推养之义，大至于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与人之养生、养形、养德、养人，皆颐养之道也。动息节宣，以养生也；饮食衣服，以养形也；威仪行义，以养德也；推己及物，以养人也。

颐 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本义 “颐”，口旁也。口食物以自养，故为养义。为卦上下二阳，内含四阴，外实内虚，上止下动，为颐之象，养之义。“贞吉”者，占者得正则吉。“观颐”，谓以其所养之道。“自求口实”，谓观其所以养身之术，皆得正则吉也。

程传 颐之道，以正则吉也。人之养身、养德、养人、养于人，皆以正道则吉也。天地造化，养育万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观颐，自求口实”，观人之所颐，与其自求口实之道，则善恶吉凶可见矣。

集说 《朱子语类》云：养须是正则“吉”。“观颐”，是观其养德正不正。“自求口实”，是观其养身正不正，未说到养人处。

林氏希元曰：人之所养有二，一是养性，一是养身，二者皆不可不正。观其所养之道，如《大学》圣贤之道，正也；异端小

道，则不正矣。又必自求其口实，如重道义而略口体，正也；急口体而轻道义，则不正矣。皆正则吉，不正则凶。

陈氏琛曰：集义以养其气，寡欲以养其心，守圣道而不溺于虚无，崇圣学而不流于术数，则所以养德者正矣。穷而不屑于啻蹴，达而不至于素餐，不以贫贱饥渴害其心，不以声色臭味汨其性，则所以养身者正矣。

陆氏铨曰：“观颐”，即考其善不善；“自求口实”，即于己取之而已矣。

案 陆氏说与《传》义异，盖云观其所养者，以自求养而已，如所养者德乎？则当自求其所以养德之道；如所养者身乎？则当自求其所以养身之方，与夫子《彖传》语意尤合也。

初九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本义 “灵龟”，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颐”，欲食之貌。初九阳刚在下，足以不食，乃上应六四之阴，而动于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发蒙”而言；颐之初九，亦假外而言。“尔”，谓初也。“舍尔”之“灵龟”，乃“观我”而“朵颐”，“我”对尔而设。初之所以“朵颐”者，四也。然非四谓之也，假设之辞耳。九阳体刚明，其才智足以养正者也。龟能咽息不食，“灵龟”，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养于外也。才虽如是，然以阳居动体，而在颐之时。求颐，人所欲也。上应于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说所欲而朵颐者也。心既动，则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阳而从阴，则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朵颐”，为朵动其颐颌，人见食而欲之，则动颐垂涎，故以为象。

集说 王氏弼曰：“朵颐”者，嚼也。以阳处下，而为动始，

不能令物由己养，动而求养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居养贤之世，不能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灵龟”之明兆，羨我“朵颐”而躁求，凶莫甚焉。

苏氏轼曰：养人者，阳也。养于人者，阴也。君子在上足以养人，在下足以自养。初九以一阳而伏于四阴之下，其德足以自养，而无待于物者，如龟也。不能守之而观于四，见其可欲，“朵颐”而慕之，为阴之所致也，故“凶”。

郑氏汝谐曰：颐之上体皆“吉”，而下体皆“凶”。上体止也，下体动也。在上而止，养人者也。在下而动，求养于人者也。动而求养于人者，必累于口体之养。故虽以初之刚阳，未免于动其欲而观“朵颐”也。

何氏楷曰：初与上阳刚之德同，而吉凶不同者，初为动之主，上为止之主，养道宜静故也。

附录 项氏安世曰：颐卦唯有二阳，上九在上，谓之“由颐”，固为所养之主。初九在下，亦足为自养之贤，灵龟伏息而在下，初九之象也。“朵颐”在上而下垂，上九之象也。上九为卦之主，故称“我”。群阴从我而求养，固其所也。初九本无所求，乃亦仰而“观我”，有灵而不自保，有贵而不自珍，宜其“凶”也。初九本灵本贵，圣人以其为动之主，居养之初，故深戒之以明自养之道。

案 项氏以“观我朵颐”为上九，亦备一说。

六二 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本义 求养于初，则颠倒而违于常理；求养于上，则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程传 女不能自处，必从男；阴不能独立，必从阳。二阴柔

不能自养，待养于人者也。天子养天下，诸侯养一国，臣食君上之禄，民赖司牧之养，皆以上养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养，必求养于刚阳，若反下求于初，则为颠倒，故云“颠颐。”颠则拂违经常，不可行也。若求养于丘，则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谓上九也。卦止二阳，既不可颠颐于初，若求颐于上九，往则有“凶”。在颐之时，相应则相养者也。上非其应而往求养，非道妄动，是以凶也。“颠颐”则“拂经”，不获其养尔；妄求于上，往则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养，见在上者势力足以养人，非其族类，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时然也，阴柔既不足以自养，初上二爻，皆非其与，故往求则悖理而得“凶”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二五得位得中，而不能自养，反由颐于无位之爻，与常经相悖，故皆为“拂经”。上艮体，故为于“丘”。

黄氏干曰：颐之六爻，只是颠拂二字，求养于下则为“颠”，求养于上则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颠颐”当为句。“拂经于丘颐”为句，“征凶”则其占辞也。六三“拂颐”，虽与上为正应，然是求于上以养己，故“凶”；六四“颠颐”，固与初为正应，然是赖初之养以养人，故虽颠而“吉”；六五“拂经”，是比于上，然是赖上九之养以养人，所以居贞而亦“吉”。

案 项氏、黄氏说，深得文意，可从。《本义》虽从《程传》以征凶属之丘颐，然至其解《象传》“六二征凶，行失类也”，则曰初上皆非其类也，则亦以征凶总承两义矣。

六三 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本义 阴柔不中正，以处动极，拂于颐矣。既拂于颐，虽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颐之道唯正则吉，三以阴柔之质，而处不中正，又在动之极，是柔邪不正而动者也。其养如此，拂违于颐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颐之正，则所养皆吉。求养于人，则合于义。自养，则成其德。三乃拂违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数之终，谓终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集说 张子曰：履邪好动，系说于上，不但拂颐之经而已，害颐之正莫甚焉，故“凶”。

杨氏时曰：颐正则吉，六三不中正而居动之极，拂颐之正也。“十年勿用”，则终不可用矣，何利之有？

郑氏汝谐曰：三应于上，若得所养，而凶莫甚于三，盖不中正而居动之极，所以求养于人者，必无所不至，是谓拂于颐之正，凶之道也。“十年勿用无攸利”，戒之也，因其多欲妄动，示之以自反之理，作易之本意也。

六四 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本义 柔居上而得正，所应又正，而赖其养以施于下，故虽颠而吉。“虎视眈眈”，下而专也。“其欲逐逐”，求而继也。又能如是，则“无咎”矣。

程传 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阴居之，阴柔不足以自养，况养天下乎？初九以刚阳居下，在下之贤也。与四为应，四又柔顺而正，是能顺于初，赖初之养也。以上养下则为顺，今反求下之养，颠倒也，故曰“颠颐”。然己不胜其任，求在下之贤而顺从之，以济其事，则天下得其养，而已无旷败之咎，故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为下民所尊畏，则事行而众心服从。若或下易其上，则政出而人违，刑施而怨起，轻于陵犯，乱之由也。六四虽能顺从刚阳，不废厥职，然质本阴柔，

赖人以济，人之所轻，故必养其威严，“眈眈”然如“虎视”，则能重其体貌，下不敢易。又从于人者必有常。若间或无继，则其政败矣。“其欲”，谓所须用者。必逐逐相继而不乏，则其事可济。若取于人而无继，则困穷矣。既有威严，又所施不穷，故能“无咎”也。二“颠颐”则“拂经”，四则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养于下，下非其应类，故为“拂经”。四则居上位，以贵下贱，使在下之贤，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应而施于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养口体者也。四以上，养德义者也。以君而资养于臣，以上位而赖养于下，皆养德也。

集说 苏氏轼曰：自初而言之，则初之见养于四为“凶”。自四言之，则四之得养初九为“吉”。

游氏酢曰：以上养下，颐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资养于下，则于颐为倒置矣。此二与四所以俱为“颠颐”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四“颠颐”而“吉”，而二则“征凶”也。

《朱子语类》：问：《音辩》载马氏曰：“眈眈”，虎下视貌，则当为下而专矣。曰：然。又问：“其欲逐逐”如何？曰：求于下以养人，必当继续求之，不厌乎数，然后可以养人而不穷。

吴氏澄曰：自养于内者莫如龟，求养于外者莫如虎，故颐之初九六四，取二物为象。四之于初，其下贤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视下求食而后食。其视下也，专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继续而不歇。如是，则于人不贰，于己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

林氏希元曰：苟下贤之心不专，则贤者不乐告以善道；求益之心不继，则才有所得而遽自足。

六五 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本义 六五阴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养人，反赖上九之养，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六五，颐之时居君位，养天下者也。然其阴柔之质，才不足以养天下，上有刚阳之贤，故顺从之，赖以养己以济天下。君者养人者也，反赖人之养，是违拂于经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顺从于贤师傅。上，师傅之位也。必居守贞固，笃于委信，则能辅翼其身，泽及天下，故“吉”也。阴柔之质，无贞刚之性，故戒以能居贞则吉。以阴柔之才，虽倚赖刚贤，能持循于平时，不可处艰难变故之际，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当管蔡之乱，几不保于周公，况其下者乎？故《书》曰：王亦未敢诮公，赖二公得终信。故艰险之际，非刚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济艰险者，则有矣。发此义者，所以深戒于为君也。于上九则据为臣致身尽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集说 薛氏富国曰：豫五不言豫，以豫由乎四也。颐五不言颐，以颐由乎上也。

林氏希元曰：不能养人，而反赖上九以养于人，故其象为“拂经”，言反常也。然在己不能养人，而赖贤者以养，亦正道也，故“居贞”而“吉”。若不用人而自用，则任大责重，终不能胜，如“涉大川”，终不能济，故“不可”。

上九 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本义 六五赖上九之养以养人，是物由上九以养也。位高任重，故厉而吉。阳刚在上，故利涉川。

程传 上九以刚阳之德，居师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顺而从于己，赖己之养，是当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养也。以人臣而当是任，必常怀危厉则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尝不忧勤兢畏，故得终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赖于己，身当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济天下之艰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专，受任如此之重，苟之济天下艰危，何足称委遇而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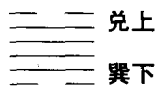
贤乎？当尽诚竭力而不顾虑，然惕厉则不可忘也。

集说 王氏弼曰：以阳处上，而履四阴，阴不能独为主，必宗于阳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养。

李氏舜臣曰：豫九四曰“由豫”者，即“由颐”之谓也。“由豫”在四，犹下于五也，而已有可疑之迹。“由颐”在上，则过中而嫌于不安，故“厉”。

邱氏富国曰：阳实阴虚，实者养人，虚者求人之养，故四阴皆求养于阳者。然养之权在上，是二阳爻又以上为主，而初阳亦求养者也，故直于上九一爻曰“由颐”焉。

总论 吴氏曰慎曰：养之为道，以养人为公，养己为私。自养之道，以养德为大，养体为小。艮三爻皆养人者，震三爻皆养己者。初九、六二、六三，皆自养口体，私而小者也。六四、六五、上九，皆养其德以养人，公而大者也。公而大者吉，得颐之正也。私而小者凶，失颐之贞也。可不观颐而自求其正邪？



兑上

巽下

程传 《大过·序卦》曰：“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凡物养而后能成，成则能动，动则有过，大过所以次颐也。为卦上兑下巽，泽在木上，灭木也。泽者润养于木，乃至灭没于木，为大过之义。大过者，阳过也，故为大者过，过之大与大事过也。圣贤道德功业大过于人，凡事之大过于常者，皆是也。夫圣人尽人道，非过于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矫时之用，小过于中者则有之，如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是也。盖矫之小过，而后能及于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谓大过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过于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见。以其比常所见者大，故谓之大过，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见，故谓之大过于常也。

大过 栋桡。利有攸往，亨。

本义 “大”，阳也。四阳居中过盛，故为大过。上下二阴不胜其重，故有“栋桡”之象。又以四阳虽过，而二五得中，内巽外说，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程传 小过，阴过于上下。大过，阳过于中。阳过于中而上下弱矣，故为“栋桡”之象。栋取其胜重，四阳聚于中，可谓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栋象，谓任重也。桡，取其本末弱，中强而本末弱，是以桡也。阴弱而阳强，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栋，今人谓之橑。

集说 王氏宗传曰：天下之事，固有正理，岂可过耶？然古

今固有所谓非常之事者，以理而论，亦无非君子之时中，特其事大势重，不常见尔。

《朱子语类》：问：大过、小过，先生与伊川之说不同。曰：然。伊川此论，正如以反经合道为非相似，殊不知大过自有大过时节，小过自有小过时节。处大过之时，则当为大过之事。处小过之时，则当为小过之事。在事虽是过，然适当其时合当如此作，便是合义。

胡氏一桂曰：或疑颐与大过对者也，何不名为小过？中孚与小过对者也，何不名为大过？盖大过以四阳在中言，小过以四阴在外言，此是圣人内阳外阴之意。

胡氏炳文曰：既曰“栋桡”，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栋桡”，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后亨。是不可无大有为之才，而天下亦无不可为之事，以占言也。

何氏楷曰：“栋”，《说文》谓之极，《尔雅》谓之桴，其义皆训中也，即屋之脊樑。唯大过是以“栋桡”，是以“利有攸往”，唯有攸往，是以“亨”，《翼传》乃字当玩。卦辞言栋，概指二三四五言也。爻辞专及三四者，举中枢也。

初六 藉用白茅。无咎。

本义 当大过之时，以阴柔居巽下，过于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洁者。

程传 初以阴柔巽体而处下，过于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错诸地而藉以茅，过于慎也，是以“无咎”。茅之为物虽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术而行，岂有失乎？大过之用也。《系辞》云：“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住，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虽至薄之物，然

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荐，则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过于敬慎，为之非难，而可以保其安而无过。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于事，其无所失矣。

集说 胡氏瑗曰：为事之始，不可轻易，必须恭慎，然后可以免咎。况居大过之时，是其事至重，功业至大，尤不易于有为，必当过分而慎重，然后可也。苟于事始慎之如此，则可以立天下之大功，兴天下之大利，又何咎之有哉？

朱氏震曰：茅之为物薄而用重，过慎也。过慎者，慎之至也。大过君子，将有事焉，以任至大之事，过而“无咎”者，其唯过于慎乎！过非正也，初六执柔处下，不犯乎刚，于此而过，其谁咎之？

赵氏玉泉曰：当过时而阴居巽下，是以过慎之心任事，谨始虑终，无所不至。如物措诸地，又藉之以白茅焉。如是则视天下无可忽之事者，举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身无过动，行无败谋，何咎之有？

案 胡氏、朱氏、赵氏说，极于卦义相关。盖大过者，大事之卦也。自古任大事者，必以小心为基，故圣人于初爻发义。任重大者，栋也；基细微者，茅也。栋支于上，茅藉于下。故《系传》云：“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正对栋为重物、重任而言。

九二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本义 阳过之始，而比初阴，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荣于下者也。荣于下则生于上矣。夫虽老而得女妻，犹能成生育之功也。

程传 阳之大过，比阴则合，故二与五，皆有生象。九二当大过之初，得中而居柔，与初密比而相与。初既切比于二，二复

无应于上，其相与可知。是刚过之人，而能以中自处，用柔相济者也。过刚则不能有所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则能成大过之功，九二是也。杨者，阳气易感之物，阳过则枯矣。杨枯槁而复生稊，阳过而未至于极也。九二阳过而与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则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与初，故能复生稊，而无过极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过阳爻居阴则善，二与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刘琨《劝进表》云：生繁华于枯萸，谓枯根也。郑康成易亦作萸字，与稊同。

集说 司马氏光曰：大过刚已过矣，止可济之以柔，不可济之以刚也。故大过之时，皆以居阴为吉，不以得位为美。

杨氏时曰：闻之蜀僧云：四爻之刚，虽同为木，然或为杨，或为栋。栋负众榱，则木之强者也。杨为早凋，则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于本，五近于末，故均为木之弱也。

项氏安世曰：二五皆滨于泽，杨，泽木也。当大过之时，故称枯焉。过则木枯也。

王氏申子曰：大过诸爻，以刚柔适中者为善。初以柔居刚，二以刚居柔而比之，是刚柔适中，相济而有功者也。其阳过也，如杨之枯，如夫之老。其相济而有功也，如枯杨而生稊，如老夫得女妻。言阳虽过矣，九二处之得中，故“无不利”。

胡氏炳文曰：巽为木，兑为泽，杨近泽之木，故以取象。枯杨，大过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阳虽过而下比于阴，如枯阳虽过于老，稊荣于下，则复生于上矣。老夫而得女妻，虽过以相与，终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阳从阴，过而不过，生道也。

九三 栋桡。凶。

本义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栋之象也。九三以刚居刚，不胜其重，故象桡而占“凶”。

程传 夫居大过之时，兴大过之功，立大过之事，非刚柔得中，取于人以自辅，则不能也。既过于刚强，则不能与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独立，况大过之事乎！以圣人之才，虽小事必取于人，当天下之大任，则可知矣。九三以大过之阳，复以刚自居而不得中，刚过之甚者也。以过甚之刚，动则远于中和，而拂于众心，安能当大过之任乎？故不胜其任。如栋之桡，倾败其室，是以凶也。取栋为象者，以其无辅而不能胜重任也。或曰：三巽体而应于上，岂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贵乎识势之重轻，时之变易。三居过而用刚，巽既终而且变，岂复有用柔之义？应者谓志相从也，三方过刚，上能系其志乎？

集说 俞氏琰曰：卦有四刚爻，而九三过刚特甚，故以卦之栋桡属之。

吴氏曰慎曰：九三“栋桡”，自桡也，所谓太刚则折，故《彖》有取于“刚过而中，巽而说行”也。

九四 栋隆，吉。有它吝。

本义 以阳居阴，过而不过，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应初六，以柔济之，则过于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则吝也。

程传 四居近君之位，当大过之任者也。居柔为能用柔相济，既不过刚，则能胜其任，加栋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桡之义。大过之时，非阳刚不能济，以刚处柔为得宜矣。若又与初六之阴相应，则过也。既刚柔得宜，而志复应阴，是有它也。有它则有累于刚，虽未至于大害，亦可吝也。盖大过之时，

动则过也。有它，谓更有他志。吝为不足之义，谓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则无不利，四若应初则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于初，为以柔相济之义；四与初为正应，志相系者也。九既居四，刚柔得宜矣，复牵系于阴以害其刚，则可吝也。

集说 刘氏牧曰：大过之时，阳爻皆以居阴为美，有应则有“它吝”。

李氏过曰：下卦上实而下弱，下弱则上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栋桡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实，下实则可载。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栋隆吉”，言下实而不桡也。此二爻当分上下体看。

胡氏炳文曰：屋以栋为中，三视四则在下，栋桡于下之象。四在上，栋隆于上之象。

吴氏曰慎曰：三四居卦之中，皆有栋象。三桡而四隆者，三以刚居刚，四以刚居柔，一也；三在下，四在上，二也；三于下卦为上实下虚，四于上卦为下实上虚，三也。

九五 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本义 九五阳过之极，又比过极之阴，故其象占皆与二反。

程传 九五当大过之时，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应助，固不能成大过之功。而上比过极之阴，其所相济者，如枯杨之生华。枯杨下生根穉，则能复生，如大过之阳，兴成事功也。上生华秀，虽有所发，无益于枯也。上六过极之阴，老妇也。五虽非少，比老妇则为壮矣，于五无所赖也，故反称妇得。过极之阴，得阳之相济，不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妇，虽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誉”，《象》复言其可丑也。

集说 沈氏该曰：九二比于初，近本也，“生穉”之象也。九五承于上，近末也，“生华”之象也。

何氏楷曰：“生稊”则生机方长，“生华”则泄且竭矣。二所与者初，初，本也，又巽之主爻，为木、为长、为高；木已过而复芽，又长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与者上，上末也，又兑之主爻，为毁折，为附决，皆非木之所宜；木已过而生华，又毁且折，理无久生已。

上六 过涉灭顶，凶。无咎。

本义 处过极之地，才弱不足以济，然于义为“无咎”矣。盖杀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上六以阴柔处过极，是小人过常之极者也。小人之所以谓大过，非能为大过人之事也。直过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险蹈祸而已，如过涉于水，至灭没其顶，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祸，盖其宜也。复将何尤？故曰“无咎”，言自为之，无所怨咎也。因泽之象而取涉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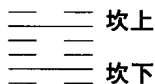
集说 钱氏志立曰：泽之灭木，上之所以灭顶也。虽至灭顶，然有不容不涉，即不得不过者，孔子所以观卦象，而有独立不惧之思也。

案 此爻，《程传》以为履险蹈祸之小人，《本义》以为杀身成仁之君子。《本义》之说，固比《程传》为长。然又有一说，以为大过之极，事无可为者。上六柔为说主，则是能从容随顺，而不为刚激以益重其势，故虽处过涉灭顶之凶，而无咎也。如东京之季，范李之徒，适足以推波助澜，非救时之道。况上六居无位之地，委蛇和顺，如申屠蟠、郭泰者，君子弗非也，此说亦可并存。

总论 冯氏椅曰：易大抵上下画停者，从中分反对为象，非他卦相应之例也，颐、中孚、小过皆然，而此卦尤明。三与四对，皆为栋象，上隆下桡也；二与五对，皆为“枯杨”之象，上

华下稊也；初与上对，初为“藉用白茅”之慎，上为“过涉灭顶”之凶也。

龚氏焕曰：大过本为阳过，若复以阳居阳，则愈过矣。故诸爻以阳居阴者皆“吉”，以阳居阳者皆“凶”，与大壮诸爻取义略同。



程传 《习坎·序卦》：“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过而不已，过极则必陷，坎所以次大过也。习，谓重习。他卦虽重，不加其名，独坎加习者，见其重险，险中复有险，其义大也。卦中一阳，上下二阴，阳实阴虚，上下无据，一阳陷于二阴之中，故为坎陷之义。阳居阴中则为陷，阴居阳中则为丽。凡阳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动之象。阴在上说之象，在中丽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则为险。习，重也。如学习温习，皆重复之义也。坎陷也，卦之所言，处险难之道。坎，水也，一始于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为水。陷，水之体也。

习坎 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本义 习，重习也。坎，险陷也。其象为水，阳陷阴中，外虚而中实也。此卦上下皆坎，是为重险。中实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程传 阳实在中，为中有孚信。“维心亨”，维其心诚一，故能亨通。至诚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险难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谓以诚一而行，则能出险，有可嘉尚，谓有功也。不行则常在险中矣。

集说 孔氏颖达曰：坎是险陷之名，习者便习之义。险难之事，非经便习，不可以行。故须便习于坎，事乃得用，故云“习坎”也。案诸卦之名，皆于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习者，以坎为险难，故特加习名。

胡氏瑗曰：此卦在八纯之数，其七卦皆一字名，独此加习字

者，何也？盖乾主于健，坤主于顺，若是之类，率皆一字可以尽其义。而此卦上下皆险，以是为险难重叠之际。君子之人，必当预积习之，然后可以济其险阻，故圣人特加习字者此也。

苏氏轼曰：坎，险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唯水为能习行于险，其不直曰坎而曰“习坎”，取于水也。

吕氏大临曰：“习坎”，更试乎至难也。八卦乾健坤顺，震动艮止，离明坎险，巽入兑说。唯险非吉德，君子所不取，故于坎也，独以习坎为名。更试重险，乃君子所有事也。

薛氏温其曰：坎非用物，以习为用，故名异它卦，盖言用坎之人也。

张氏浚曰：习，安行不息之称。习坎险可出矣。夫阳陷于阴，非出险则功无自兴。曰习坎，求以出险也。

郑氏汝谐曰：服习温习，皆有重义。水虽至险，而习乎水者，虽出入乎水而不能溺。然则习乎险难者，斯能无入而不自得也。

李氏舜臣曰：坎之中实是为诚，离之中虚是为明。中实者坎之用，中虚者离之用也。作易者，因坎离之中，而寓诚明之用，古圣人之心学也。

胡氏炳文曰：他卦亨字，《本义》例以为占，唯此则曰中实为有孚心亨之象，盖他卦事之亨也，此心之亨也。阳实，“有孚”之象。阳明，心亨之象。

章氏潢曰：六十四卦，独于坎卦指出心以示人，可见心在身中，真如一阳陷于二阴之内，所谓道心惟微者此也。

吴氏曰慎曰：阳陷阴中，所以为坎。中实“有孚”，所以处险。有孚则诚立，心亨则明通。心之体，静而常明，如一阳藏于二阴中也。心之用动而不息，如二阴中一阳之流行也。一阳者流行之本体，二阴者所在之分限。流而不踰限，动而静也。限之而

安流，静而动也。有孚心亨之义，发于习坎，至矣哉！

初六 习坎，入于坎窞，凶。

本义 以阴柔居重险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初以阴柔居坎险之下，柔弱无援，而处不得当，非能出乎险也，唯益陷于深险耳。“窞”，坎中之陷处。已在“习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集说 张氏浚曰：阴居重坎下，迷不知复，以习于恶，故“凶”，失正道也。《传》曰：小人行险以侥幸，初六之谓。

案 如张氏说，习坎两字，才不虚设，时俗所谓机深祸转深者。

九二 坎有险。求小得。

本义 处重险之中，未能自出，故为“有险”之象。然刚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程传 二当坎险之时，陷上下二阴之中，乃至险之地，是“有险”也。然其刚中之才，虽未能出乎险中，亦可小自济，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险，是所“求小得”也。君子处险难而能自保者，刚中而已。刚则才足自卫，中则动不失宜。

集说 杨氏时曰：求者，自求也。外虽有险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

陈氏仁锡曰：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涓涓不已，流为江河，如掘地得泉，不待溢出外，然后为流水也。

案 杨氏、陈氏之说极是，凡人为学作事，必自求小得始，如水虽涓涓而有源，为行险之本也。

六三 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本义 以阴柔不中正，而履重险之间，来往皆险，前险而后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

程传 六三在坎险之时，以阴柔而居不中正，其处不善，进退与居皆不可者也。来下则入于险之中，之上则重险也，退来与进之皆险，故云“来之坎坎”。既进退皆险，而居亦险。“枕”，谓支倚，居险而支倚以处，不安之甚也。所处如此，唯益入于深险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处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集说 《朱子语类》云：“险且枕”，只是前后皆险。来之自是两字，谓下来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进退皆险也。

王氏申子曰：下卦之险已终，上卦之险又至，进退皆险，则宁于可止之地而暂息焉。且者聊尔之辞，枕者息而未安之义。能如此，虽未离乎险，亦不至深入于坎窞之中也。其进而入，则陷益深，为不可用。勿者，止之之辞也。

案 “险且枕”，《传》义与王氏分为三说，王氏以为戒处险者顺听之意，似与需之六四，义足相发。

六四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本义 晁氏云：先儒读“樽酒簋”为一句，“贰用缶”为一句，今从之。贰，益之也。《周礼》，大祭三贰，弟子职，左执虚豆，右执挾匕，周旋而贰，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险之时，刚柔相际，故有但用薄礼，益以诚心，进结“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虽艰阻，终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程传 六四阴柔而下无助，非能济天下之险者，以其在高位，故言为臣处险之道。大臣当险难之时，唯至诚见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间，又能开明君心，则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笃信，唯当尽其质实而已。多仪而尚饰，莫如燕享之礼，故以燕享

喻之。言当不尚浮饰，唯以质实，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复以瓦缶为器，质之至也。其质实如此，又须纳约自牖。“纳约”谓进结于君之道。牖开通之义。室之暗也，故设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处，以况君心所明处。《诗》云：天之牖民，如薰如篴。毛公训牖为道，亦开通之谓。人臣以忠信善道结于君心，必自其所明处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处也；所通者，明处也。当就其明处而告之，求信则易也。故云“纳约自牖”。能如是，则虽艰险之时，终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于荒乐，唯其蔽也故尔，虽力诋其荒乐之非，如其不省何？必于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则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谏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也。故讦直强劲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辩者，其说多行。且如汉祖爱戚姬，将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争之者多矣，嫡庶之义，长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贤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则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与张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与周昌、叔孙通？然而不从彼而从此者，由攻其蔽与就其明之异耳。又如赵王太后爱其少子长安君，不肯使质于齐，此其蔽于私爱也。大臣谏之虽强，既曰蔽矣，其能听乎？爱其子而欲使之长久富贵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师触龙因其明而导之以长久之计，故其听也如响。非唯告于君者如此，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长，所长者，心之所明也。从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后推及其余，孟子所谓成德达才是也。

集说 王氏弼曰：处重险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皆无余应，以相承比，明信显著，不存外饰，处坎以斯，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纳此至约，自进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终“无咎”也。

崔氏憬曰：于重险之时，居多惧之地。比五而承阳，修其洁诚，进其忠信，则终“无咎”也。

郭氏雍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险而不失其信，所以法其德也。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虚中尽诚，以通交际之道，君子不以为失礼，所谓能用有孚之道者也。《传》曰：苟有明信，苹蘩蕝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者，无他焉，以诚为主故也。

潘氏梦旂曰：“樽酒簋贰用缶”，与损之“二簋可用享”同意，皆言不事多仪而尚诚实也。“纳约自牖”，与睽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自间道而通于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当坎险之时，尽其诚实，虽“自牖”而“纳约”，而终“无咎”，唯睽、坎之时为然。

何氏楷曰：“贰”，副也，谓樽酒而副以簋也。《礼》天子大臣出会诸侯，主国樽櫛簋副是也。

案 簋贰之说，何氏得之。

九五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本义 九五虽在坎中，然以阳刚中正居尊位，而时亦将出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则平而出矣。“祗”，宜音抵，抵也。复卦云：“无祗悔”，必抵于已平则“无咎”。既曰“不盈”，则是未平而尚在险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刚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济于险，然下无助也。二陷于险中未能出，余皆阴柔无济险之才。人君虽才，安能独济天下之险？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于险，则为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

集说 《朱子语类》云：“坎不盈，祗既平”，祗字他无说处，看来只得作抵字解，复卦亦然。

俞氏琰曰：“坎不盈”，以其流也。《彖传》云“水流而不盈”是也。“不盈”则适至于“既平”，故“无咎”。

何氏楷曰：“祇”，适也。犹言适足也。言适于平而已，即《彖传》所谓“水流而不盈”也。

案 如《程传》说，则“不盈”为未能盈科出险之义，与《彖传》异指矣，须以俞氏、何氏之说为是。盖“不盈”，水德也。有源之水，虽涓微而不舍昼夜，虽盛大而不至盈溢，唯二五刚中之德似之。此所以始于小得，而终于不盈也。

上六 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本义 以阴柔居险极，故其象占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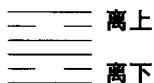
程传 上六以阴柔而居险之极，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狱为喻，如系缚之以“徽纆”，囚“寘于丛棘”之中，阴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岁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集说 王氏弼曰：囚执寘于思过之地，自修三岁，乃可以求复，故曰“三岁不得凶”。

吴氏澄曰：《周官·司圜》收教罢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上者，杀。三岁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与？

案 不得者，不能得其道也。如悔罪思愆，是谓得道。则其困苦幽囚，止於三岁矣。圣人之教人动心忍性以习于险者，虽罪苦已成，而犹不忍弃绝者如此。

总论 龚氏焕曰：坎卦本以阳陷为义，至爻辞则阴阳皆陷，不以阳陷于阴为义矣。二“小得”，五“既平”，是阳之陷为可出；初与三之“入于坎窞”，上之“三岁不得”，则阴之陷反为甚。易卦爻取义不同多如此。



程传 《离·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陷于险难之中，则必有所附丽，理自然也，离所以次坎也。离，丽也，明也。取其阴丽于上下之阳，则为附丽之义。取其中虚，则为明义。离为火，火体虚，丽于物而明者也。又为日，亦以虚明之象。

离 利贞，亨。畜牝牛，吉。

本义 “离”，丽也。阴丽于阳，其象为火，体阴而用阳也。物之所丽，贵乎得正。“牝牛”，柔顺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则“亨”，而“畜牝牛”则“吉”也。

程传 “离”，丽也。万物莫不皆有所丽，有形则有丽矣。在人则为所亲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丽也。人之所丽，利于贞正。得其正，则可以亨通。故曰“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顺而又牝焉，顺之至也。既附丽于正，必能顺于正道，如牝牛则吉也。“畜牝牛”，谓养其顺德。人之顺德，由养以成，既丽于正，当养习以成其顺德也。

集说 王氏弼曰：离之为卦，以柔为正，故必贞而后乃亨。柔外于内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强而内顺，牛之善也。离之为体，以柔顺为主者也。故不可以畜刚猛之物，而“吉”于“畜牝牛”也。

郭氏忠孝曰：乾为马，坤为牝马；坤为牛，离为牝牛，象之宜也。

《朱子语类》：问：离卦是阳包阴，占“利畜牝牛”，便也是

宜畜柔顺之物。曰：然。

吴氏澄曰：牛、牝皆坤象，离中画一阴，坤之中画也，故象牝牛。

胡氏炳文曰：坎之明在内，以刚健而行之于外。离之明在外，当柔顺以养之于中。

吴氏曰慎曰：坎性就下，下不已则入坎窞。离性炎上，炎之盛则突如焚如。坎陷，欲之类也。离炎，忿之类也。坎“维心亨”，以刚中则不陷。离“畜牝牛”，以中顺则不突。

案 “畜牝牛”，胡氏、吴氏之说为切。盖离，明也，高明柔克，则用明而不伤矣。

初九 履错然。敬之无咎。

本义 以刚居下而处明体，志欲上进，故有“履错然”之象，“敬之”则“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传 阳固好动，又居下而离体。阳居下则欲进，离性炎上，志在上丽，几于躁动。其履错然，谓交错也。虽未进而迹已动矣，动则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刚明之才，若知其义而敬慎之，则不至于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进退，乃所丽之道也。其志既动，不能敬慎，则妄动，是不明所丽，乃有咎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身处离初，故其所履践，恒错然敬慎，不敢自宁，故云“履错然，敬之无咎”。若能如此恭敬，则得避其祸而无咎。

王氏昭素曰：处万物相见之初，履错杂之时。

胡氏瑗曰：“错然”者，“敬之”之貌也。居离之初，如日之初生，于事之初，则当常错然警惕，以进德修业，所以得免其咎。

冯氏当可曰：日方出，人夙兴之晨也。“履错然”，动之始也。于其始而加敬，则终必吉。祸福几微，每萌于初动之时，故戒其初。

赵氏彦肃曰：能敬，则动与物交，皆天理也。不能敬，则役于物而生咎矣。日出而作，故发此象。

胡氏一桂曰：“错然”是事物纷错之意，能敬则心有主宰，酬应不乱，可免于咎。不能敬则反是。

案 “履错然”，王氏、冯氏、胡氏之说为是，盖错杂者，处应物之初也。敬者，养明德之本也。人心之德，敬则明，不敬则昏。于应物之初而知敬，其即于咎者鲜矣。

六二 黄离，元吉。

本义 “黄”，中色。柔离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二居中得正，丽于中正也。“黄”，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黄离”。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于文明中顺之君，其明如是，所丽如是，大善之“吉”也。

集说 王氏弼曰：居中得位，以柔处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黄离元吉”也。

刘氏牧曰：离为火之象，焰猛而易烬，九四是也。过盛则有衰竭之凶，九三是也。唯二得中，离之“元吉”也。

郭氏雍曰：离之六爻，二五为美。五得中而非正，柔离中正者，唯六二尽之。黄为中之色而德之至美者也，故言“元吉”。其义与坤六五相类。

俞氏琰曰：九三言“日昃之离”，六二其日中之离乎。居下卦之中而得其中道，故比他爻为最吉。六二盖离之主爻也。

杨氏启新曰：“畜牝牛”而“利贞”，六二得之，明而不失其中正，故曰“黄离”。

九三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本义 重离之间，前明将尽，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乐，则不能自处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传 八纯卦皆有二体之义，乾内外皆健，坤上下皆顺，震威震相继，巽上下顺随，坎重险相习，离二明继照，艮内外皆止，兑彼己相说，而离之义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体之终，是前明将尽，后明当继之时。人之始终，时之革易也，故为“日昃之离”，日下昃之明也。昃则将没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终，常道也。达者顺理为乐。“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乐其常也。不能如是，则以大耋为嗟忧，乃为“凶”也。“大耋”，倾没也。人之终尽，达者则知其常理，乐天而已。于常皆乐，如鼓缶而歌。不达者则恐恒有将尽之悲，乃“大耋之嗟”，为其“凶”也。此处死生之道也。“耋”，与眊同。

集说 荀氏爽曰：初为日出，二为日中，三为日昃。

梁氏寅曰：三居下离之终，乃“日昃”之时也。夫持满定倾，非中正之君子不能。三处日之夕，而过刚不中，其志荒矣，故“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其歌也，乐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乐失常，能无“凶”乎？君子值此之时，则思患之心，与乐天之诚，并行而不悖，是固不暇于歌矣，而亦何至于嗟乎？

案 梁氏之说，独得爻义。盖“日昃”者，喻心之昏，非喻境之变也。

九四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本义 后明将继之时，而九四以刚迫之，故其象如此。

程传 九四离下体而升上体，继明之初，故言继承之义。在上而近君，继承之地也。以阳居离体而处四，刚躁而不中正，且重刚以不正。而刚盛之势，“突如其来”，非善继者也。夫善继者，必有巽让之诚，顺承之道，若舜、启然。今四“突如其来”，失善继之道也。又承六五阴柔之君，其刚盛陵烁之势，气焰如焚然，故曰“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祸害，故曰“死如”。失继绍之义，承上之道，皆逆德也，众所弃绝，故云“弃如”。至于死弃，祸之极矣，故不假言凶也。

集说 章氏潢曰：明之于人，犹火之于木。火宿于木而能焚木，明本于人而能害人，顾用之何如耳。九四不中不正，刚气燥暴，其害若此。

何氏楷曰：三处下卦之尽，似日之过中。四处上卦之始，似火之骤烈。

案 离，明德也。继明者，所谓有缉熙于光明，其明不息也。与继世之义，至无交涉，因先儒有以明两为继世者，故《程传》用说九四爻义，于经意似远。章氏、何氏谓燥暴骤烈者得之。不能以顺德养其明之过也。

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本义 以阴居尊，柔丽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于上下之阳，故忧惧如此，然后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传 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谓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独附丽于刚强之间，危惧之势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惧之深，至于出涕；忧虑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极言其忧惧之深耳，时当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忧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与所丽中正，泰然不惧，则安能保其吉也？

集说 蔡氏渊曰：坎、离之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坎五当位而二不当位，故五为胜。离二当位而五不当位，故二为胜。

刘氏定之曰：坎者阴险之卦，惟刚足以济之，沉潜刚克也。离者阳躁之卦，唯柔足以和之，高明柔克也。二五同归于“吉”，以柔而然也。

案 唯六二为得明德之正，三之歌嗟，四之突如其来，则明德昏而性情荡，忿欲仍而灾患至矣。能返之者，其唯哀悔之心乎！五有中德，又适昏极将明之候，故取象如此。三之“嗟”，乐过而悲也。五之“嗟”，自怨自艾也。

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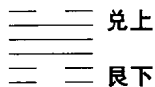
本义 刚明及远，威震而刑不滥，“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九以阳居上，在离之终，刚明之极者也。明则能照，刚则能断。能照足以察邪恶，能断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刚明，以辨天下之邪恶，而行其征伐，则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极则无微不照，断极则无所宽宥，不约之以中，则伤于严察矣。去天下之恶，若尽究其渐染诬误，则何可胜诛？所伤残亦甚矣。故但当折取其魁首，所执获者，非其丑类，则无残暴之咎也。《书》曰：殄厥渠魁，胁从罔治。

案 上九承四五之后，有重明之象。故在人心则为克己而尽其根株，在国家则为除乱而去其元恶。《诗》云：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苞有三蘖，莫遂莫达。此爻之义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五

周易下经



兑上

艮下

程传 《咸·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所以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继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妇，故咸与恒皆二体合为夫妇之义。咸，感也，以说为主。恒，常也，以正为本。而说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说焉。巽而动，刚柔皆应，说也。咸之为卦，兑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为咸也。艮体笃实，止为诚恣之义。男女笃实以下交，女心说而上应，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诚感，则女说而应也。

集说 邱氏富国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妇之始也，所以论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为象。男下于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长相承者，夫妇之终也，所以论处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为象，女下于男，居室之伦正矣。损虽二少，而男不下女，则咸感之义微。益虽二长，而女居男上，则恒久之义悖。此下经所以不首损、益而首咸、恒与？

咸 亨，利贞。取女吉。

本义 “咸”，交感也。兑柔在上，艮刚在下，而交相感应。又艮止则感之专，兑说则应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于兑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时，故其卦为咸，其占“亨”而“利”正，“取女”则“吉”。盖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正，则失其“亨”而所为皆凶矣。

程传 “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义，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复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万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则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则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则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妇亲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则和顺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则入于恶矣。如夫妇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说，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刚下，“二气感应相与，止而说，男下女”之义，以此义“取女”，则得正而“吉”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咸”，感也。不曰感而曰咸，咸，皆也，无心之感也。无心于感者，无所不通也。感则必通，则利在于正，泛言感之道如此。“取女吉”，专言取女者当如是也。

初六 咸其拇。

本义 “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浅，欲进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虽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静而不宜动也。

程传 初六在下卦之下，与四相感，以微处初，其感未深，岂能动于人？故如人拇之动，未足以进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浅深轻重之异。识其时势，则所处不失其宜矣。

集说 《朱子语类》：问：咸内卦艮止也，何以皆说动？曰：艮虽是止，然咸有交感之义，都是要动，所以都说动。卦体虽说动，然才动便不吉。

蔡氏清曰：“咸其拇”，辞意若曰：感以其拇也，诸爻皆同。

又曰：《本义》云：此卦虽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静而不宜动，此即以虚受人之理。《大传》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周子所谓主静，朱子所谓鉴空衡平，及先儒所谓无心之感者，皆谓此也。

六二 咸其腓，凶。居吉。

本义 “腓”，足肚也。欲行则先自动，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当其处，又以阴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动“凶”而静“吉”也。

程传 二以阴在下，与五为应，故设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则先动，足乃举之，非如腓之自动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之动，则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动，以待上之求，则得进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应五，故为此戒。复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动，则“吉”也。

集说 王氏弼曰：咸道转进，离拇升腓，腓体动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则“吉”矣。处不乘刚，故可以居而获“吉”。

九三 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本义 “股”，随足而动，不能自专者也。执者，主当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动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随之，“往”则“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九三以阳居刚，有刚阳之才，而为主于内。居下之上，是宜自得于正道以感于物，而乃应于上六，阳好上而说阴，上居感说之极，故三感而从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随身而动者也，故以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随物而动如股然。其所执守者，随于物也。刚阳之才，感于所说而随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九三处下体之上，所谓股也。三虽艮体，然以阳居阳，又有应在上，非能止也，故曰“咸其股”。夫股随上体而动者也，以刚过之才，不能为主于内，而其所秉执者，在于随上体而动焉，则躁动而失正矣，故曰“往吝”。

案 “执其随”，《本义》以为随下二爻，《程传》以为随上。然随之为义，取于雁行相从，则以三为随四者近是。证之随卦，初刚随二柔，五刚随上柔可见也。盖四者心位也，心动则形随之，而三直股位，与四相近而相承，故有“咸其股，执其随”之象。证之艮卦，以三为心位，六二亦曰“不拯其随”可见也。夫心固身之主也，然心动而形辄随之，亦非制外养中之道。推之人事，则如臣子之诡随容顺皆是也。以三之德不中正故如此。

九四 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本义 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当三阳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当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阳居阴，

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设戒，以为能正而固，则吉而“悔亡”。若“憧憧往来”，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则但其朋类从之，不复能及远矣。

程传 感者，人之动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动之微，腓取先动，股取其随。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当心之位，故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贞正则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则有悔也。又四说体，居阴而应初，故戒于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系，则害于感通，乃有悔也。圣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应者，亦贞而已矣。贞者，虚中无我之谓也。“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夫贞一则所感无所不通。若往来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则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动，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类则从其思也。以有系之私心，既主于一隅一事，岂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系辞》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夫子因咸极论感通之道。夫以思虑之私心感物，所感狭矣。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故贞其意，则穷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虑”。用其思虑之私心，岂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来屈信明感应之理。屈则有信，信则有屈，所谓感应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岁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动也。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感复有应，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复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后

信，盖不屈则无信，信而后有屈，观尺蠖则知感应之理矣。龙蛇之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后能奋迅也。不蛰则不能奋矣，动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潜心精微之义，入于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潜心精微，积也。致用，施也。积与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处其身，所以崇大其德业也。所为合理，则事正而身安，圣人能事，尽于此矣，故云：“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过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语终之，云穷极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于此矣。

集说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故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杨氏时曰：九四膺之下，股之上，心之位也。不言心，心无不该，不可以位言也。

《朱子语类》：问：咸九四《传》，说虚心贞一处全似敬。曰：盖尝有此语曰敬，心之贞也。

问：“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莫是此感彼应，憧憧是添一个心否？曰：“往来”固是感应，“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来应。如正其义便欲谋其利，明其道便欲计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时，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这便是憧憧之病。

又云：“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圣人未尝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这便是私了。感应自有个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义理，却不可不思。

问：“憧憧往来”是心中憧憧然往来，犹言往来于怀否？曰：非也。又问：是憧憧于往来之间否？曰：亦非也。只是对那“日往则月来”底说，那个是自然之往来，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

好底往来，“憧憧”只是加一个忙迫底心，不能顺自然之理。方往时又便要来，方来时又便要往，只是一个忙。

问：“憧憧往来”，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应。自然往来，如王者我感之也无心而感，其应我也无心而应，周遍公溥，无所私系。曰：也是如此。又问：此以私而感，彼非以私而应，只是应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应，如我以私惠及人，少间被我之惠者，则以我为恩，不被我之惠者，则不以我为恩矣。

胡氏炳文曰：“寂然不动”，心之体。“感而遂通”，心之用。“憧憧往来”已失其寂然不动之体，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贞吉悔亡”，无心之感也，何思何虑之有？“憧憧往来”，私矣。

林氏希元曰：以“憧憧往来”反观九四之贞，只是往来付之无心尔。盖尽吾所感之道，而人之应与否，皆所不计也，此便是正而固。“憧憧往来”，是把个往来放在心上，切切然不能放下，故曰“何思何虑”，言其不消如此。

又曰：“贞”者，施己之感，不必人之应也。惟不必人之应，则不私己之感，其应者亦感，其不应者亦感，无一人之不感，亦无一人之不应，故“吉”而“悔亡”。“憧憧往来”者，施己之感，必人之应也。唯必人之应，则私己之感，应者则感，不应者则不感，而其应之，亦唯其感者即应，不感者则不应矣，故“朋从尔思”。盖“憧憧往来”，思也，朋则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从而目之曰朋，犹云朋党也。

九五 咸其脢。无悔。

本义 “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系，九五适当其处，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则虽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程传 九居尊位，当以至诚感天下。而应二比上。若系二而

说上，则偏私浅狭，非人君之道，岂能感天下乎？膂，背肉也，与心相背而所不见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见而说者，则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马融云：“膂”，背也；郑康成云：“膂”，脊肉也；王肃云：“膂”在背而夹脊。诸说不同，大体皆在心上。

王氏宗传曰：上六处咸之末，以口舌为容悦之道，五或以其近己也，比而说之。“膂”，背肉也，与心相背者也。戒之使背其心之所向，则无亲狎之悔矣。

上六 咸其辅颊舌。

本义 “辅颊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阴居说之终，处感之极，感人以言，而无其实，又兑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程传 上阴柔而说体，为说之主。又居感之极，是其欲感物之极也。故不能以至诚感物，而发见于口舌之间，小人女子之常态也，岂能动于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辅颊舌”，亦犹今人谓口过曰唇吻，曰颊舌也。“辅颊舌”，皆所以言也。

集说 王氏弼曰：“辅颊舌”者，所以为语之具也。“咸其辅颊舌”，则滕口说也。“憧憧往来”，犹未光大，况在滕口，薄可知也。

郭氏忠孝曰：易称“近取诸身”，独咸、艮二卦言之为详，而其成终有特异，岂非咸极于说，艮终于止耶？观艮其辅，言有序为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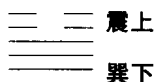
总论 郑氏汝谐曰：卦言感应之理，六爻皆不纯乎吉，何也？卦合而言之，爻析而言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之全也。六爻之所感不同，咸之偏也。自初至

上，皆以人身为象。囿于有我，安能无所不感乎！

易氏拔曰：“咸”，感也。感以心为主，而偏体皆所感之一。初“咸其拇”，二“咸其腓”，三“咸其股”，五“咸其脢”，上“咸其辅颊舌”，皆感其偏体者也。所感出于心，故皆以“咸”字明之。九四在上下之间，其位在心，故不言咸而言所感之道。

邱氏富国曰：咸六爻以身取象，上卦象上体，下卦象下体。初在下体之下为“拇”，二在下体之中为“腓”，三在下体之上为“股”，此下卦三爻之序也。四在上体之下为心，五在上体之中为“脢”，上在上体之上为口，此上卦三爻之序也。

龚氏焕曰：咸以人身取象，与艮卦相类。但咸感艮止，感者动而止者静，故咸诸爻，不如艮吉多而凶少。



程传 《恒·序卦》：“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妇之道，夫妇终身不变者也，故咸之后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义。恒长男在长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妇居室之常道也。论交感之情，则少为亲切。论尊卑之序，则长为谨正。故兑艮为咸，而震巽为恒也。男在女上，男动于外，女顺于内，人理之常，故为恒也。又刚上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相应，皆恒之义也。

恒 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本义 恒，常久也。为卦震刚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风，二物相与，巽顺震动，为巽而动，二体六爻阴阳相应，四者皆理之常，故为恒。其占为能久于其道，则“亨”而“无咎”。然又必利于守正，则乃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程传 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为有咎矣。如君子之恒于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于恶，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贞正也，故云“利贞”。夫所谓恒，谓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变也，故利于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则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集说 《朱子语类》云：“恒”是个一条物事，彻头彻尾不是寻常字，古字作𢇛，其说象一支船，两头靠岸，可见彻头彻尾。

徐氏几曰：恒有二义，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贞”

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于一偏，则非道矣。

林氏希元曰：唯其不易，所以不已。

初六 浚恒。贞凶，无攸利。

本义 初与四为正应，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体而阳性，上而不下，又为二三所隔，应初之意，异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势，又以阴居巽下，为巽之主，其性务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则虽正亦凶，而无所利矣。

程传 初居下而四为正应，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势。四震体而阳性，以刚居高，志上而不下，又为二三所隔，应初之志，异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变也。“浚”，深之也。“浚恒”，谓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势，求望于上之深，坚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责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处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处，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终，浅与深，微与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时矣。

集说 陆氏希声曰：常之为义，贵久于其道日以浸深，初为常始，宜以渐为常，而体巽性躁，遽求深入，是失久于其道之义，不可以为常，故“贞凶”。

胡氏瑗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日累久，而后能成其功。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若是之类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为事之始，责其长久之道，永远之效，是犹为学之始，欲亟至于周孔；为治之始，欲化及于尧舜，不能积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贞正之道，见其凶也。“无攸利”

者，以此而往，必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则不达”是也。

王氏宗传曰：初，巽之主也。当恒之初而以深入为恒，故曰“浚恒”。犹之造事也，未尝有一日之劳，而遽求其事成。犹之为学也，未尝有一日之功，而遽求其造道。夫造事而欲其有所成，为学而欲其有所造，固所当然。然望之太深，责之太遽，俱不免于无成而已，故凶而无攸利也。

王氏申子曰：恒，久也。天下可久之事，岂一朝夕所能致者？初六质柔而志则。质柔故昧于远见，志刚故欲速不达，处恒之初，是方为可久之计者，而遽焉求深，故曰“浚恒”。非急暴而不能恒，则必苟且而不可恒矣。贞固守此以为恒，取凶之道也，何所利哉。

案 此爻义，陆氏、胡氏、二王氏俱与《传》义异，于卦义尤为精切可从。盖凡事渐则能久，不渐则不能久矣。孟子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也。

九二 悔亡。

本义 以阳居阴，本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

程传 在恒之义，居得其正，则常道也。九阳爻，居阴位，非常理也。处非其常，本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应于五，五复居中，以中而应中，其处与动，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于中也。能恒久于中，则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刚中之德而应于中，德之胜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识重轻之势，则可以言易矣。

集说 程氏迥曰：大壮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盖以爻明之也。

案 恒者，常也。中则常矣。卦唯此爻以刚居中。大壮之壮，戒于太过，而四阳爻唯二得中。解“利西南”，贵处后也，

而卦唯初六为最后。此皆合乎卦义而甚明者，故直系以吉占而辞可略也。

九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本义 位虽得正，然过刚不中，志从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辞。“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进之，不知其所自来也。“贞吝”者，正而不恒，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辞。

程传 三阳爻，居阳位，处得其位，是其常处也。乃志从于上六，不唯阴阳相应，风复从雷，于恒处而不处，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则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谓有时而至也。“贞吝”，固守不恒以为恒，岂不可羞吝乎？

集说 苏氏轼曰：咸、恒无完爻，以中者用之，可以悔亡。以不中者用之，无常之人也，故九三“不恒其德”。

王氏申子曰：人之为德，过乎中则不能恒。三过乎中矣，且以刚居刚，而处巽之极。过刚则躁，巽则不果，是无恒者也。

案 易所最重者中，故卦德之不善者，过乎中则愈甚，睽、归妹之类是也。卦德之善者，过乎中则不能守矣，复、中孚之类是也。况恒者，庸也，常也，唯中故庸。未有失其中而能常者也。三上之为不恒、振恒者以此。

九四 田无禽。

本义 以阳居阴，久非其位，故为此象。占者田无所获，而凡事亦不得其求也。

程传 以阳居阴，处非其位，处非其所，虽常何益？人之所为，得其道，则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则虽久何益？故以田为喻。言九之居四，虽使恒久如田猎而无禽兽之获，谓徒用力而无功也。

集说 胡氏瑗曰：常久之道，必本于中正。九四以阳居阴，是不正也。位不及中，是不中也。不中不正，不常之人也。以不常之人而为治则教化不能行，抚民则膏泽不能下，是犹田猎而“无禽”可获也。

案 “浚恒”者，如为学太锐而不以序，求治太速而不以渐也。“田无禽”者，如学不衷于圣而失其方，治不准于王而乖其术也。如此则虽久何益哉？韩愈与侯生钓鱼之诗，即此“田无禽”之喻也。

六五 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本义 以柔中而应刚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妇入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五应于二，以阴柔而应阳刚，居中而所应又中，阴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刚为贞也。夫以顺从为恒者，妇入之道，在妇人则为“贞”，故“吉”。若丈夫而以顺从于人为恒，则失其刚阳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义，在丈夫犹凶，况人君之道乎！在他卦六居君位而应刚，未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岂可以柔顺为恒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谓常其柔顺之德固贞矣，然此妇入之道，非夫子之义。曰：固是如此，然须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贞”之象，占者若妇人则“吉”，夫子则“凶”。大抵看易须是晓得象占分明。所谓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视其德而有吉凶耳。

邱氏富国曰：二以阳居阴，五以阴居阳，皆位不当而得中者也。在二则“悔亡”，而五有“夫子凶”之戒者，盖二以刚中为常，而五以柔中为常也。以刚处常，能常者也。以柔为常，则是

妇入之道，非夫子所尚，此六五所以有从妇之凶。

上六 振恒，凶。

本义 振者，动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极，处震之终，恒极则不常，震终则过动。又阴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则“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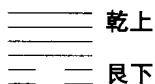
程传 六居恒之极，在震之终。恒极则不常，震终则动极。以阴居上，非其安处，又阴柔不能坚固其守，皆不常之义也，故为“振恒”，以振为恒也。振者，动之速也。如振衣，如振书，抖擞运动之意。在上而其动无节，以此为恒，其“凶”宜矣。

集说 王氏弼曰：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上之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处卦之上，居动之极，以此为恒，无施而得也。

王氏申子曰：振者，运动而无常也。居恒之终，处震之极，恒终则变而不能恒，震极则动而不能止，故有“振恒”之象。在上而动无恒，其“凶”宜矣。

总论 邱氏富国曰：恒中道也，中则能恒，不中则不恒矣。恒卦六爻，无上下相应之义，唯以二体而取中焉，则恒之义见矣。初在下体之下，四在上体之下，皆未及乎恒者，故泥常而不知变，是以初“浚恒”，四“田无禽”也。三在下体之上，上在上体之上，皆已过乎恒者，故好变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恒而上“振恒”也。唯二五得上下体之中，知恒之义者，而五位刚爻柔，以柔中为恒，故不能制义，而但为妇人之吉。二位柔爻刚，以刚中为恒，而居位不当，亦不能尽守常之义，故特言悔亡而已。恒之道，岂易言哉！

李氏舜臣曰：咸、恒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义，鲜有全吉者，盖以爻而配六位，则阴阳得失，承乘逆顺之理，又各不同故也。



程传 《遁·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夫久则有去，相须之理也，遁所以继恒也。遁，退也，避也，去之之谓也。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阳性上进，山高起之物，形虽高起，体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进，天乃上进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违遁，故为遁去之义。二阴生于下，阴长将盛，阳消而退，小人渐盛，君子退而避之，故为遁。

遁 亨，小利贞。

本义 遁，退避也。为卦二阴浸长，阳当退避，故为遁，六月之卦也。阳虽当遁，然九五当位，而下有六二之应，若犹可以有为。但二阴浸长于下，则其势不可以不遁，故其占为君子能遁则身虽退而道亨，小人则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长之故，而遂侵迫于阳也。小谓阴柔小人也，此卦之占，与否之初二两爻相类。

程传 遁者阴长阳消，君子遁藏之时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则为亨，故遁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遁避而亨者，虽小人道长之时，君子知几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齐，与时消息，无必同也。阴柔方长而未至于甚盛，君子尚有迟迟致力之道，不可大贞而尚利小贞也。

集说 朱子《易说》问：遁“小利贞”，《本义》谓小人也。案易中小字，未有以为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与小贞吉之类皆大小之小耳。曰：经文固无此例，以《彖传》推之，则是指小人而言，今当且依《经》而存《传》耳。

案 “小利贞”之义，《传》义说各不同，据易例则似《传》说为长。盖至于三阴之否，则直曰：“不利君子贞”矣。遁犹未至于否，但当逊避以善处之，不可过甚以激成其势，故曰“小利贞”也。

初六 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本义 遁而在后，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处静俟，可免灾耳。

程传 它卦以下为初，遁者往遁也，在前者先进，故初乃为尾，尾在后之物也。遁而在后，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处微，既已后矣，不可往也，往则危矣。微者，易于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灾也。

集说 陆氏绩曰：阴气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后，故曰“遁尾”也。避难当在前而在后，故“厉”。往则与灾难会，故“勿用有攸往”。

孔氏颖达曰：“遁尾厉”者为遁之尾，最在后遁者也。小人长于内，应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内，是遁之为后，故曰“遁尾厉”也。危厉既至，则当危行言逊，勿用更有所往。

《朱子语类》：问：“遁尾厉，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当晦处静俟耳，此意如何？曰：《程传》作不可往，谓不可去也，言遁已后矣。不可往，往则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无灾。某窃以为不然，遁而在后，尾也。既已危矣，岂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辞看，尤分明。

王氏申子申：遁，往遁也，故《遁》以初为后，在前者见几先遁，初柔而不能决，止而不能行，故遁而在后，“危厉”之象也。既已处后，然位居卑下，不往即遁也，若又有所进往，则“危厉”益甚矣。

杨氏启新曰：卦中以二阴为小人，至爻中则均退避之君子，盖皆遁爻，则发遁义也。

案 易例多取初爻为居先，何独遁而取在后之义？曰：因卦义而变者也。初于序则先，然于位则内也。遁者，远出之义也，故以外卦为善。初居最内，岂非在后者乎？或曰：明夷之初九居内，何以为先几乎？曰：明夷则以上卦为内，以上六为主故也，是以六四入左腹，而六五当内难也，如是则初又为最远，与遁之义，正相反也。

六二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本义 以中顺自守，人莫能解，必遁之志也，占者固守亦当如是。

程传 二与五为正应，虽在相违遁之时，二以中正顺应于五，五以中正亲合于二，其交自固。“黄”，中色。“牛”，顺物。“革”，坚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顺道相与，其固如执系之以牛革也，莫之胜说，谓其交之固，不可胜言也。在遁之时，故极言之。

集说 吴氏绮曰：六二居人臣之位，任国家之责，不当遁者也，故六二不言遁。

龚氏煥曰：五爻皆言遁，唯六二不言者，二上与五应，虽当遁时，固结而不可遁者也，故有执用黄牛之革之象。谓其有必遁之志，似未必然。

蔡氏清曰：就隐遁上说，如何见是中顺？盖收敛其德，不形于外，不危言激论，不矫矫伸节，唯知自守而已，此之谓中顺。

附录 孔氏颖达曰：处中居内，非遁之人也。既非遁之人，便为所遁之主，物皆弃己而遁。何以执固留之？唯有中和厚顺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则无能胜已解脱而去。

案 此爻《传》义说亦不同，吴氏、龚氏则畅程《传》之说。谓六二为五正应如肺腑之臣，义不可去，箕子所谓我不顾行遁是也。蔡氏则申《本义》之说，谓处遁以中顺之道，如所谓危行言逊者，亦与不恶而严之义合。至孔氏则别为一说，谓其能羁縻善类而不使去，“执”，如《雅》诗“执我仇仇”之“执”，于经文“执之”两字语气，亦自恰合也，故并存其说。

九三 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本义 下比二阴，当遁而有所系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则“吉”。盖君子之于小人，唯臣妾则不必其贤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

程传 阳志说阴，三与二切比系乎二者也。遁贵速而远，有所系累，则安能速且远也？害于遁矣，故为“有疾”也。遁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怀恩而不知义，亲爱之则忠其上，系恋之私恩，怀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养臣妾，则得其心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与二非正应，以睽比相亲，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则虽系不得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弃士民是也，虽危为无咎矣。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九三无应于上，与二相比，处遁之世而意有所系，故曰“系遁”。遁之为义宜远小人，既系于阴，即是有疾惫而致危厉也。亲于所近，系在于下，施之于人，畜养臣妾则可矣，大事则凶，故曰“畜臣妾吉”。

胡氏瑗曰：为遁之道，在乎远去。九三居内卦之上，切比六二之阴，不能超然远遁，是有疾病而危厉者也。“畜臣妾吉”者，言九三既不能远遁，然畜群小以臣妾之道，即得其吉。盖臣妾至贱者也，可以远则远之，可以近则近之，如此则吉可获也。

苏氏濬曰：“畜臣妾吉”，示之以待小人之道，见其不可系

也。盖小人之易亲，如臣妾之易以感人，畜之法，止有不恶而严，严以杜其狎侮之奸，而不恶以柔其忿戾之气。用畜臣妾之法以畜之，庶可以免疾惫而吉耳。

案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然则不远不近之间，岂非不恶而严之义乎？故当遁之时，有所系而未得去者，待小人以畜臣妾之道则可矣。胡氏、苏氏说明白。

九四 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本义 下应初六，而乾体刚健，有所好而能绝之以遁之象也。唯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则吉，而小人否也。

程传 四与初为正应，是所好爱者也。君子虽有所好爱，义苟当遁，则去而不疑，所谓克己复礼，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则不能以义处，昵于所好，牵于所私，至于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则“否”也。“否”，不善也。四乾体能刚断者，圣人以其处阴而有系，故设小人之戒，恐其失于正也。

集说 张子曰：有应于阴，不恶而严，故曰“好遁”。小人暗于事几，不忿怒成仇，则私溺为虑矣。

朱氏震曰：“好”者情之所好也，君子刚决，以义断之，舍所好而去，故“吉”。“否”者，不能然也。此爻与初六相应，处阴而有所系，故陈小人之戒，以佐君子之决。

案 “好”者，恶之反也。“好遁”，言其不恶也。从容以遁，而不为忿戾之行。孟子曰：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怒悻悻然见于其面。正好遁之义也。“小人否”者，即孟子所谓“小丈夫”者也。

又案 “群子吉，小人否”，若以小人与君子相敌者言之，

则否字解如泰、否之义，谓“好遁”者身退道亨，在君子固吉矣。然岂小人之福哉？自古君子退避，则小人亦不旋踵而履败，是君子之遁者，非君子之凶，乃君子之吉。而致君子之遁者，非小人之泰，乃小人之否也。此义与剥上“小人剥庐”之指正同，盖易虽不为小人谋，而未尝不为小人戒也。《本义》以“小利贞”为戒小人之辞，似与此意亦合。

九五 嘉遁。贞吉。

本义 刚阳中正，下应六二，亦柔顺而中正，遁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则“吉”矣。

程传 九五中正，遁之嘉美者也。处得中正之道，时止时行，乃所谓嘉美也，故为贞正而“吉”。九五非无系应，然与二皆以中正自处，是其心志及乎动止，莫非中正，而无私系之失，所以为“嘉”也。在《彖》则概言遁时，故云“与时行”“小利贞”，尚有济遁之意。于爻至五，遁将极矣，故唯以中正处遁言之。遁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远乃遁也，亦在中正而已。

集说 龚氏焕曰：“嘉遁贞吉”，即《彖传》所谓“遁而亨也”。五当位而应，与时偕行者也。

案 此爻虽不主君位，然居尊则亦臣之位高者也。凡功成身退者，人臣之道，故伊尹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岂非遁之嘉美者乎！嘉之义，比好又优矣。

上九 肥遁。无不利。

本义 以刚阳居卦外，下无系应，遁之远而处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宽裕自得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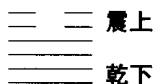
程传 “肥”者，充大宽裕之意。“遁”者，唯飘然远逝，

无所系滞之为善。上九乾体刚断，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系，是遁之远而无累，可谓宽绰有余裕也。遁者，穷困之时也。善处则为肥矣。其遁如此，何所不利？

集说 王氏弼曰：最处外极，无应于内，超然绝去，心无疑顾，忧患不能累，赠缴不能及，是以“肥遁无不利”也。

姜氏宝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上与二阴无应无系，故“肥”。“肥”者，疾惫之反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下三爻艮也，主于止，故为不往，为执革，为“系遁”。上三爻乾也，主于行，故为“好遁”，为“嘉遁”，为“肥遁”也。



程传 《大壮·序卦》：“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遁为逃去之义，壮为进盛之义。遁者，阴长而阳遁也，大壮阳之壮盛也，衰则必盛消息相须，故既遁则必壮，大壮所以次遁也。为卦震上乾下，乾刚而震动，以刚而动，大壮之义也。刚阳大也，阳长已过中矣。大者壮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壮之义也。

大壮 利贞。

本义 “大”谓阳也，四阳盛长，故为大壮，二月之卦也。阳壮，则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程传 大壮之道利于贞正也，大壮而不得其正，强猛之为耳，非君子之道壮盛也。

初九 壮于趾。征凶，有孚。

本义 “趾”在下而进动之物也，刚阳处下而当壮时，壮于进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壮于进，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程传 初阳刚乾体而处下，壮于进者也。在下而用壮，“壮于趾”也。趾在下而进动之物，九在下用壮而不得其中。夫以刚处壮，虽居上犹不可行，况在下乎？故征则其“凶”。“有孚”，“孚”，信也，谓以壮往则得“凶”可必也。

集说 王氏弼曰：在下而壮，故曰“壮于趾”也。居下而用刚壮，以斯而进，穷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

王氏申子曰：卦虽以刚壮为义，然爻义皆贵于用柔，盖以刚而动，刚不可过也。趾在下而主于行，初乾体而居刚用刚，是壮于行而不顾者也。在上犹为过，况下下乎？其“凶”必矣。

九二 贞吉。

本义 以阳居阴，已不得其正矣。然所处得中，则犹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后可以得“吉”也。

程传 二虽以阳刚当大壮之时，然居柔而处中，是刚柔得中，不过于壮，得贞正而“吉”也。或曰：“贞”非以九居二为戒乎？曰：易取所胜为义，以阳刚健体，当大壮之时，处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则有不正之戒。人能识时义之轻重，则可以学易矣。

集说 王氏弼曰：居得中位，以阳居阴，履谦不亢，是以“贞吉”。

易氏拔曰：爻贵得位，大壮则以阳居阴为吉，盖虑其阳刚之过于壮也，故二与四皆言“贞吉”。

九三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本义 过刚不中，当壮之时，是“小人用壮”而君子则“用罔”也。“罔”，无也。视有如无，君子之过于勇者也，如此则虽正亦危矣。“羝羊”，刚壮喜触之物。“藩”，篱也。“羸”，困也。“贞厉”之占，其象如此。

程传 九三以刚居阳而处壮，又当乾体之终，壮之极者也。极壮如此，在小人则为“用壮”，在君子则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壮勇。君子志刚，故“用罔”。“罔”，无也，犹云蔑也。以其至刚，蔑视于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刚柔得中，则不折不屈，施于天下而无不宜。苟刚之太过，则无和顺之德，多伤莫与，贞固守此，则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壮，齿者啮，角者触，蹄者踶，羊壮于首，羝为喜触，故取为象。羊喜触藩篱，以藩篱当其前也。盖所当必触，喜用壮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犹人尚刚壮，所当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壮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于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则曰“厉”也。

集说 京氏房曰：壮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

刘氏牧曰：“罔”，不也。君子尚德而不用壮。若固其壮，则“危”矣。

胡氏瑗曰：九三处下卦之上，当乾健之极，以阳居阳，是强壮之人也。以小人乘此，则必恃刚强陵犯于人，虽至壮极而不已，是用壮者也。君子则不然，虽壮而不矜，虽大而不伐，罔而不用其壮也。小人居强壮之时，动则过中，进则不顾，是犹刚狠之羊，虽藩在前，亦触突而进，以至反“羸其角”，凶之道也。

郭氏雍曰：至三而壮矣，小人务胜人，故喜壮而用之。君子务胜己之私，是以勿用壮于外也。以用壮为正，则危矣。羊狠喜触，用壮之象也；触藩羸角，用壮而厉也。“君子用罔”者，君子罔以壮为用也。先儒或为罗网之罔，失之矣。

项氏安世曰：既曰：“小人用壮”，又曰“君子用罔”，劝戒备矣。又曰“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者，恐人以用刚居刚为得正也。

案 京氏以下诸家说“用罔”，与《传》义异，以夫子《小象》文意参之，诸说近是。

九四 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本义 “贞吉悔亡”，与咸九四同占。“藩决不羸”，承上文而言也。“决”，开也。三前有四，犹有藩焉。四前二阴，则“藩决”矣。“壮于大舆之輹”，亦可进之象也。以阳居阴，不极其刚，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四阳刚长盛壮已过中，壮之甚也。然居四为不正，方君子道长之时，岂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贞则吉而“悔亡”。盖方道长之时，小失则害亨进之势，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刚而居柔，未必不为善也，大过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篱决开，不复羸困其壮也。高大之车，轮輹强壮，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壮于大舆之輹”。“輹”，轮之要处也。车之败，常在折輹，輹壮则车强矣。云壮于輹，谓壮于进也，輹与辐同。

集说 王氏弼曰：未有违谦越礼而能全其壮者也，故阳爻皆以居阴位为美。

郑氏汝谐曰：居四阳之终，其壮易过，故必正吉则“悔亡”。群阳并进，非二阴之所能止，“藩决不羸”，其道通也。“壮于大舆之輹”其行健也。

《朱子语类》云：九二“贞吉”只是自守而不进，九四却是可进之象。盖以阳居阴，不极其刚，而前遇二阴，有藩决之象。所以为进，非如九二前三四二阳隔之，不得进也。

俞氏琰曰：爻刚位柔，不极其壮，故因占设戒曰：“贞吉悔亡。”三以九四之刚在前，如藩篱之障而不能进，故触而受羸。四以六五之柔在前，如藩篱部破而无俟乎触，故“不羸”。曰“藩决不羸”而不及羊，承九三之辞也。

六五 丧羊于易，无悔。

本义 卦体似兑有羊象焉，外柔而内刚者也。独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触，虽失其壮，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占如此。

“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觉其亡也。或作疆场之场，亦通。《汉·食货志》场作易。

程传 羊群行而喜触，以象诸阳并进。四阳方长而并进，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则难胜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则群阳无所用其刚，是丧其壮于和易也，如此则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则正，以德言则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群阳虽壮无所用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丧羊于易”，不若作疆场之易。《汉书·食货志》疆场之场正作易，盖后面有“丧牛于易”亦同此义。今《本义》所注，只是从前所说如此，只且仍旧耳。

胡氏炳文曰：旅上九“丧牛于易”，牛性顺，上九以刚居极，不觉失其所谓顺。此曰“丧羊于易”，羊性刚，六五以柔居中，不觉失其所谓刚，自失其壮，故爻独不言壮。

案 壮之道贵乎得中，九二方壮之时，以刚处中，壮之正也。至六五则壮已过矣，又以柔处中，则无所用其壮矣，故虽“丧羊”而“无悔”。

上六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本义 壮终动极，故“触藩”而“不能退”。然其质本柔，故又“不能遂”其进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犹幸其不刚，故能艰以处则尚可以得“吉”也。

程传 “羝羊”但取其用壮，故阴爻亦称之。六以阴处震终而当壮极，其过可知。如羝羊之触藩篱，进则碍身，退则妨角，进退皆不可也。才本阴柔，故不能胜己以就义，是不能退也。阴柔之人，虽极用壮之，心然必不能终其壮，有摧必缩，是不能遂也。其所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阴柔处壮，不能固其守，若遇艰困，必失其壮。失其壮则反得柔弱之分矣，是“艰”则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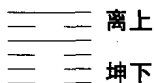
“吉”也。用壮则不利，知艰而处柔则吉也。居壮之终，有变之义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上六取喻甚巧，盖壮终动极，无可去处，如羝羊之角挂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艰则吉”者，毕竟有可进之理，但必艰始吉耳。

易氏祓曰：三前有四，故为“触藩”。四前遇阴，故为“藩决”。上六前无滞碍，而亦言触藩者，处一卦之穷也。不能退者，在众爻之上。不能遂者，亢而不可前进也。然能“艰则吉”，此易之所以备劝戒也。

案 五与上皆阴爻，而当阳壮已过之时，五犹曰“丧羊”而上反曰“羝羊触藩”，何也？盖“易者，像也”。羊之触也以角，卦似兑，有羊象，而上六适当角位，故虽阴爻而亦云“触藩”也。阴柔不至于羸角，但不能退、不能遂而已。“艰则吉”者，知其难而不敢轻易以处之也。故可进则进，不可进则退，《杂卦》谓“大壮则止”是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有以事理得中为正者，有以阴阳当位为正者，刚以柔济之，柔以刚济之，使不失其正，此事理之正也；以刚处刚，以柔处柔，各当其位，此爻位之正也。大壮之时义，其所谓“利贞”者，利守事理之正，不以爻位言也。是故九二、九四、六五三爻，不当位而皆利。初九、九三、上六三爻，当位而皆不利。又于九二、九四爻辞明言贞吉，于初九、九三爻辞明言“征凶”“贞厉”，圣人犹恐其未明也。又以《小象》释之，于九二则曰“九二贞吉”以中也，明正吉以中而不以位也；于六五则曰“位不当也”，亦明无悔在中不在位也。易之时义屡迁如此。



程传 《晋·序卦》：“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物无壮而终止之理，既盛壮则必进，晋所以继大壮也。为卦离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于地，升而益明，故为晋。晋，进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凡物渐盛为进，故《彖》云：“晋，进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随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渐是也，随卦可见。晋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晋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顺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晋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本义 “晋”，进也。“康侯”，安国之侯也。“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言多受大赐，而显被亲礼也。盖其为卦，上离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顺而丽乎大明之德。又其变自观而来，为六四之柔，进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则亦当有是宠也。

程传 晋为进盛之时，大明在上，而下体顺附，诸侯承王之象也，故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顺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宠数，锡之马众多也。车马，重赐也；“蕃庶”，众多也。不唯锡与之厚，又见亲礼，昼日之中，至于三接，言宠遇之至也。晋，进盛之时，上明下顺，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则进于明盛；在臣而言，则进升高显，受其光宠也。

集说 郭氏雍曰：晋卦取名之义，与大有略相类。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晋明出地上，臣道也。以人臣之进，独备一卦之

义。则臣之道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当之？

案 易有晋、升、渐三卦，皆同为进义而有别。晋如日之方出，其义最优；升如木之方生，其义次之；渐如木之既生，而以渐高大，其义又次之。观其彖辞皆可见矣。

初六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本义 以阴居下，应不中正，欲进见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则吉，设不为人所信，亦当处以宽裕，则“无咎”也。

程传 初居晋之下，进之始也。“晋如”，升进也。“摧如”，抑退也。于始进而言遂其进，不遂其进，唯得正则“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进，岂遽能深见信于上？苟上未见信，则当安中自守，雍容宽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则悻悻以伤于义矣，皆有咎也。故裕则“无咎”，君子处进退之道也。

集说 王氏安石曰：初六以柔进，君子也，度礼义以进退者也。常人不见孚，则或急于进以求有为，或急于退则怵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价者也。此“罔孚”而裕于进也。孟子久于齐，此“罔孚”而裕于退也。

《朱子语类》：问：初六“晋如摧如”象也，“贞吉”占辞。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两句，恐“贞吉”说不明，故又晓之。

胡氏炳文曰：进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贞”与“裕”，皆戒辞也。

六二 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本义 六二中正，上无应援，故欲进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则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盖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阴居尊者，皆其类也。

程传 六二在下，上无应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强于进者也，故于进为可忧愁，谓其进之难也。然守其贞正，则当得吉，故云“晋如愁如贞吉”。“王母”，祖母也，谓阴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虽上无应援，不能自进。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当求之。盖六五大明之君，与之同德，必当求之，加之宠禄，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小过六二曰“遇其妣”，彼言祖妣，即此言“王母”也。

案 二五相应者也，以阴应阳，以阳应阴，则有君臣之象。以阴应阴，则有妣妇之象。不曰母而曰王母者，礼重昭穆，故孙祔于祖，则孙妇祔于祖姑。盖以昭穆相配，易爻以相配喻相应也。此明其为王母，而小过只言“妣”，蒙上过其祖之文尔。

六五卦之主，而二应之，故有受福之义。

六三 众允，悔亡。

本义 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与下二阴皆欲上进，是以众所信而“悔亡”也。

程传 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而三在顺体之上，顺之极者也。三阴皆顺上者也，是三之顺上，与众同志，众所允从，其悔所以亡也。有顺上向明之志，而众允从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与众同，得为善乎？曰：众所允者，必至当也，况顺上之大明，岂有不善也？是以“悔亡”。盖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谋从众则合天心。

集说 吴氏曰慎曰：初“罔孚”，未信也；三“众允”，见信

也。信于下斯信于上，故弗信乎友，弗获于上矣。

九四 晋如鼫鼠，贞厉。

本义 不中不正，以窃高位，贪而畏人，盖危道也，故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虽正亦“危”也。

程传 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贪据其位者也。贪处高位，既非所安，而又与上同德，顺丽于上，三阴皆在己下，势必上进，故其心畏忌之。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晋如鼫鼠”。贪于非据，而存畏忌之心，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贞厉”者，开有改之道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晋之道，以顺而丽乎大明，以柔进而上行，皆主乎顺者也。三虽不正，以其能顺，故得其志而上行。四虽已进乎上，以其失柔顺之道，故如“鼫鼠”之穷而不得遂。

案 此卦以彖辞观之，则九四以一阳而近君，“康侯”之位也。参之爻义，反不然者，盖卦义所主在柔，则刚正与时义相反。当晋时，居高位，而失静正之道，乖退让之节，贪而畏人，则非鼫鼠而何？“贞厉”者，戒其以持禄保位为常，而不知进退之义也。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本义 以阴居阳，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顺从，故占者得之，则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计功谋利之心，则“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应其占耳。

程传 六以柔居尊位，本当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顺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顺附，当推诚委任，尽众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复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则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过。至于察

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失私意偏任不察则有蔽，尽天下之公，岂当复用私察也？

集说 刘氏牧曰：阳为躁动，阴为静止。三五阳位，以阴居之，能节其动，故爻辞不称晋，而皆曰“悔亡”。

石氏介曰：以道自任，得之自是，失之自是，曾不以介意小人患得患失，恤也。

胡氏炳曰：事有不必修者，“勿恤”，宽之之辞也。有不当忧者，“勿恤”，戒之之辞也。此曰“失得勿恤”，戒辞明矣。盖当晋之时，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大明在上，用其明于所当为，不当用其明于计功谋利之私也。

案 彖辞言康侯之被遇，而《传》以柔进上行释之，则圣人之意，以此爻当康侯而为卦主明矣。盖凡卦皆有主，其合于彖辞者是也。九四高位而爻辞不善如此，则彖辞之义，诚非六五不足以当之。“晋如鼫鼠”者，患得患失，鄙夫之行也。“失得勿恤”者，竭诚尽忠，君子之志也。

上九 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本义 “角”，刚而居上，上九刚进之极，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则虽“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极刚治小邑，虽得其正，亦可“吝”矣。

程传 “角”，刚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刚居卦之极，故取角为象。以阳居上，刚之极也。在晋之上，进之极也。刚极则有强猛之过，进极则有躁急之失。以刚而极于进，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唯独用于“伐邑”，则虽“厉”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谓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刚极则守道愈固，进极则迁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则虽伤于“厉”而“吉”且“无咎”也。严厉非安和

之道，而于自治则有功也。复云“贞吝”以尽其义，极于刚进，虽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于贞正之道为可“吝”也，不失中正为贞。

集说 张子曰：无可进而进，唯“伐邑”于内则可矣，如君子则知止也。

王氏宗传曰：晋之上九，晋至于“角”，无所复进矣。唯能自反自克而内自治焉，则知危厉自警而获吉矣，此所以无刚进之咎也。

《朱子语类》：看伯丰与庐陵问答内晋卦“伐邑”说。曰：晋上九“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难，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贞吝”之义，只云贞固守此则吝，不应于此独云于正道为吝也。

项氏安世曰：晋好柔而恶刚，故九四、上九皆以“厉”言之。四进而非其道，故为“鼫鼠”。上已穷而犹晋，故为“晋其角”。

陆氏振奇曰：当晋之时，圣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刚，故四阴“吉”“悔亡”，二阳“厉”且“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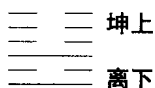
案 “晋其角”者，是知进而不知退者也。知进而不知退者，危道也。然亦有时事使然，而进退甚难者。唯内治其私，反身无过，如居家则戒子弟，戢僮仆；居官则杜交私，严假托，皆“伐邑”之谓也，如此则虽“危”而“吉无咎”矣。若以进为常，纵未至于危也，宁无愧于心乎？

总论 邱氏富国曰：“晋”，进也，柔进而上行也，故卦专主柔进为义。六爻四柔二刚，六五一柔自四而升，已进者也，故“往吉无不利”。下坤三柔，皆欲进者，而九四以刚间之，故有“晋如鼫鼠”之象。

赵氏汝腾曰：下三爻皆柔顺而坤体，故初二“吉”、三“悔

亡”。四上以阳不当位，故“厉”且“吝”。唯五以柔明居尊位，故“往吉无不利”也。

龚氏焕曰：晋卦诸爻，皆以进为义。初二三五，柔之进。四与上，刚之进也。四阴二阳，阴多“吉”而阳多“厉”者，晋以柔顺为善，刚强则躁矣，故《彖传》曰：“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卦之得名，其亦以柔为主与？



程传 《明夷·序卦》：“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夫进之不已，必有所伤，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晋也。为卦坤上离下，明入地中也。反晋成明夷，故义与晋正相反。晋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群贤并进之时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见伤之时也。日入于地中，明伤而昏暗也，故为明夷。

明夷 利艰贞。

本义 “夷”，伤也。为卦下离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见伤之象，故为明夷。又其上六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于艰难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程传 君子当明夷之时，利在知艰难而不失其贞正也。在昏暗艰难之时，而能不失其正，所以为明君子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时虽至暗，不可随世倾邪，故宜艰难坚固，守其贞正之德。

李氏舜臣曰：易卦诸爻，噬嗑之九四，大畜之九三，曰“利艰贞”，未有一卦全体以“利艰贞”为义者。此盖睹君子之明伤为可惧，而危辞以戒之，其时可知也。

胡氏炳文曰：以二体，则离明也，伤之者坤；以六爻，则初至五皆明也，伤之者上；上为暗主，而五近之，故《本义》从《彖传》以“利艰贞”为五。

初九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

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本义 飞而垂翼，见伤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时义当然，不得而避也。

程传 初九明体，而居明夷之初，见伤之始也。九，阳明上升者也，故取飞象。昏暗在上，伤阳之明，使不得上进，是于飞而伤其翼也。翼见伤，故垂朵。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见事之微，虽始有见伤之端，未显也，君子则能见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谓去其禄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穷之极也。事未显而处甚艰，非见几之明不能也。夫知几者，君子之独见，非众人所能识也。故明夷之始，其见伤未显而去之，则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适，则“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见怪而迟疑其行也，若俟众人尽识，则伤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为明，而杨雄所以不获其去也。或曰：伤至于垂翼，伤已明矣，何得众人犹未识也？曰：初，伤之始也。云“垂其翼”，谓伤其所以飞尔，其事则未显也。君子见几，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见也，故异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况世俗之人乎！但讥其责小礼，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祸也。当其言曰：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虽二儒者亦以为过甚之言也。又如袁闳于党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锋起，而独潜身土室，故人以为狂生，卒免党锢之祸。所往而人有言，何足怪也？

集说 兰氏廷瑞曰：阳刚之君子，居明夷之始，戢翼避祸，见几先遁。

项氏安世曰：“垂其翼”，不言夷，未伤也。“夷于左股”，言已伤也。说者以“垂其翼”为伤翼，非也。敛翼而下飞者，避祸之象也。

邱氏富国曰：初体离明，去上最远，见伤即避，有飞而垂翼之象。君子知几，义当速去。盖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去重于食故也。

俞氏琰曰：居明夷之初，不敢高飞，遂垂敛其翼以向下，此见几之明，不待难作而蚤避者也。夫知几而早去，此君子独见，主人固不识也，岂得无言？

六二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本义 伤而未切，救之速则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体顺，顺时自处，处之至善也。虽君子自处之善，然当阴暗小人伤明之时，亦不免为其所伤。但君子自处有道，故不能深相伤害，终能违避之耳。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胫足之上，于行之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为便，唯蹶张用左，盖右立为本也。“夷于左股”，谓伤害其行而不甚切也。虽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壮健之马，则获免之速而吉也。君子为阴暗所伤，其自处有道，故其伤不甚。自拯有道，故获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壮，则被伤深矣。故云“马壮”则“吉”也。二以明居阴暗之下，所谓“吉”者，得免伤害而已，非谓可以有为于斯时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六二文明之主也，以六居二，柔顺之至，文王以之。

案 明夷与丰卦略相似，然丰者明中之昏，明夷则昏极而不复明也。两卦皆以上六为昏之主，六二为明之主。既为明之主，岂可不以救昏为急？故此之“夷于左股”者，与丰二之“往得疑疾”同也；此之“用拯马壮”者，与丰之“有孚发若”同也。盖未至于丰三之“折其右肱”，则犹有可为之理也。

九三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本义 以刚居刚，又在明体之上，而屈于至暗之下，正与上六暗主为应，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恶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贞”之戒。成汤赴于夏台，文王兴于羑里，正合此爻之义，而小事亦有然者。

程传 九三离之上，明之极也。又处刚而进，上六坤之上，暗之极也。至明居下而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处穷极之地，正相敌应，将以明去暗者也。斯义也，其汤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谓前进而除害也。当克获“其大首”。“大首”，谓暗之魁首，上六也。三与上正相应，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贞”，谓诛其元恶，旧染污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渐；革之遽，则骇惧而不安。故《酒诰》云：“唯殷之迪，诸臣唯工，乃湏于酒，勿庸杀之，姑唯教之。”至于既久，尚曰余风未殄，是渐渍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虽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极，故为暗之主，谓之“大首”。

集说 胡氏炳文曰：二之救难，可速也；三之除害，不可速也，故有“不可疾贞”之戒。

六四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本义 此爻之义未详，窃疑左腹者幽隐之处；“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者，得意于远去之义。言筮而得此者，其自处当如是也。盖离体为至明之德，坤体为至暗之地。下三爻明在暗外，故随其远近高下而处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浅，故犹可以得意于远去。五以柔中居暗地而已迫，故为内难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则极乎暗矣，故为自伤其明以至于暗，而又足以伤人之

明。盖下五爻皆为君子，独上一爻为暗君也。

程传 六四以阴居阴，而在阴柔之体，处近君之位，是阴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顺于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伤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顺从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显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隐僻之道自结于上。右当用，故为明显之所；左不当用，故为隐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为用，世谓僻所为僻左，是左者隐僻之所也。四由隐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谓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见信于其君，皆由夺其心也。不夺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门庭”，既信之于心，而后行之于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蛊其心而后能行于外。

集说 杨氏时曰：“腹”，坤象也，坤体之下，故曰“左腹”，尊右故也。“获明夷之心”，所谓求仁而得仁也，此微子之明夷也。

《朱子语类》云：明夷下三爻皆说“明夷”，是明而见伤者。六四说者却以为奸邪之臣，先蛊惑其君心，而后肆行于外。下三爻皆说明夷是好底，何独此爻却作不好说？以意观之，六四居暗地尚浅，犹可以得意而远去。故虽入于幽隐之处，犹能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也。上六“不明晦”，则是合下已是不明。

胡氏炳文曰：初二三在暗外，至四则将入暗中。然比之六五，则四尚浅也，犹可得意于远去。“获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于出门庭”者，微子之行遁也。

六五 箕子之明夷，利贞。

本义 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贞之至也。“利贞”，以戒占者。

程传 五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义，变动随时。上六处坤之上，而明夷之极，阴暗伤明之极者也。五切近之，圣人因以

五为切近至暗之人，以见处之之义，故不专以君位言。上六阴暗，伤明之极，故以为明夷之主。五切近伤明之主，若显其明，则见伤害必矣。故当如箕子之自晦藏，则可以免于难。箕子，商之旧臣而同姓之亲，可谓切近于纣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祸可必也，故佯狂为奴以免于害。虽晦藏其明，而内守其正，所谓内难而能正其志，所以谓之仁与明也。若箕子，可谓“贞”矣。以五阴柔故为之戒云“利贞”，谓宜如箕子之贞固也。若以君道言，义亦如是。人君有当含晦之时，亦外晦其明而内正其志也。

上六 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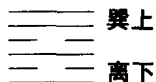
本义 以阴居坤之极，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则处高位以伤人之明，终必至于自伤而坠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程传 上居卦之终，为《明夷》之主，又为明夷之极，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当远照。明既夷伤，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于高，明当及远，“初登于天”也，乃夷伤其明而昏暗，“后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终，又坤阴之终，明伤之极者也。

集说 苏氏轼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

胡氏炳文曰：下三爻以“明夷”为句首，四五“明夷”之辞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盖唯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为其所夷也。

总论 苏氏轼曰：力能求则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则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则君子不敢辞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责必有以塞之，无责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四，无责于斯世，欲近者则入腹获心“于出门庭”。而远者，则行不及食也。



程传 《家人·序卦》：“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夫伤困于外，则必反于内，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亲，夫妇之义，尊卑长幼之序，正伦理，笃恩义，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离，为风自火出。火炽则风生。风生自火，自内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二与五，正男女之位于内外，为家人之道。明于内而巽于外，处家之道也。夫人有诸身者，则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则能施于国，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为家人之义也。《文中子》书以明内齐外为义，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谓“齐乎巽”，言万物洁齐于巽方，非巽有齐义也。如“战乎乾”，乾非有战义也。

家人 利女贞。

本义 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内各得其正，故为家人。“利女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则外无不正矣。

程传 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则家道正矣。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独云“利女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则男正可知矣。

集说 杨氏时曰：家人者，治家人之道也。齐家自夫妇始，舜观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利女贞”者，言家道之本也。

林氏希元曰：所正虽在女，所以正之者则在夫，盖主家之人

也。

初九 闲有家，悔亡。

本义 初九以刚阳处有家之始，能防闲之，其“悔亡”矣。戒占者当如是也。

程传 初，家道之始也。“闲”，谓防闲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为之防闲，则不至于悔矣。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刚明之才，能闲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群居必有悔，以能闲故亡耳。

集说 王氏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处家人之初，为家人之始，故必“闲有家”，然后“悔亡”也。

胡氏炳文曰：初之时当闲，九之刚能闲，颜之推曰：教子婴孩，教妇初来。

六二 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本义 六二柔顺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人之处家，在骨肉父子之间，大率以情胜礼，以恩夺义，唯刚立之人，则能不以私爱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刚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阴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于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爱而不能自守者，况柔弱之人，其能胜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为妇之道，则其正也。以柔顺处中正，妇之道也。故在“中馈”则得其正而“吉”也。妇人居中而主馈者也，故云“中馈”。

集说 孔氏颖达曰：六二履中居位，以阴应阳，尽妇人之义

也。妇人之道，巽顺为常，无所必遂，其所职主，在于家中馈食供祭而已。得妇人之正，故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王氏宗传曰：“无攸遂”，示不敢有所专也。妇人之职，不过奉祭祀、馈饮食而已，此外无他事也。《诗》曰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采蘋以供祭祀，为不失职；采苹以供祭祀，为能循法度。推而上之，推而下之，其职守莫不皆然，是之谓“贞”而“吉”也。

易氏祓曰：六二柔顺得位，与九五相应，女正位乎内者也，此爻正所以发明“利女贞”之义。

九三 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本义 以刚居刚而不中，过乎刚者也，故有“嗃嗃”严厉之象。如是则虽有“悔厉”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为应，故两言之。

程传 “嗃嗃”。未详字义，然以文义及音意观之，与“噉噉”相类，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内卦之上，主治乎内者也。以阳居刚而不中，虽得正而过乎刚者也。治内过刚，则伤于严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过严，不能无伤，故必悔于严厉，骨肉恩胜，严过故悔也。虽悔于严厉，未得宽猛之中，然而家道齐肃，人心祇畏，犹为家之“吉”也。若“妇子嘻嘻”，则终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盖对“嗃嗃”而言，谓与其失于放肆，宁过于严也。“嘻嘻”，笑乐无节也。自恣无节，则终至败家，可羞吝也。盖严谨之过，虽于人情不能无伤，然苟法度立，伦理正，乃恩义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废，伦理之所由乱，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则致败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则至于凶，故未遽言凶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易传》云：治家之道，在于正伦

理，笃恩义。今欲正伦理，则有伤恩义。欲笃恩义，又有乖于伦理，如何？曰：须是于正伦理处笃恩义，笃恩义而不失伦理方可。

胡氏炳文曰：“嗃嗃”，以义胜情，虽“悔厉”而“吉”。“嘻嘻”，以情胜义，“终吝”。“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九三以刚居刚，若能严于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易昵于妇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间乎！故悔吝之占两言之。

六四 富家大吉。

本义 阳主义，阴主利，以阴居阴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程传 六以巽顺之体，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为安处之义。巽顺于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则为“大吉”也。四高位而独云“富”者，于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

案 四在他卦，臣道也。在家人卦，则亦妻道也。夫主教一家者也，妇主养一家者也，老子所谓教父、食母是也。自二之“在中馈”，进而至于四之“富家”，则内职举矣。

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

本义 “假”，至也。如假于大庙之假。“有家”，犹言有国也。九五刚健中正，下应六二之柔顺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则勿用忧恤而“吉”可必矣。盖聘纳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程传 九五男而在外，刚而处阳，居尊而中正，又其应顺正于内，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极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齐家，家正

而天下治矣。自古圣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则不忧劳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于外，二正家于内，内外同德，可谓至矣。

集说 杨氏文焕曰：“闲有家”，闲之于其始。“假有家”，则假之于其终也。

邱氏富国曰：三五阳刚，皆主治家者也。三刚而不中，失之过严，未免有悔厉之失。五刚而得中，威而能爱，尽乎治家之道者，故人无不化，可以勿忧恤而“吉”也。或曰：治家之道尚严，在彖以严正为吉，五以相爱为义，何也？曰：严以分言，正家之义也；爱以情言，假家之义也。假有感格之义，故以相爱言之。

龚氏焕曰：“假”与格同，犹奏假无言，昭假烈祖之假，谓感格也。九五以阳刚中正居尊位，为“有家”之主，盛德至善，所以感格乎家人之心者至矣。王者家大人众，其心难一。有未假者，勿用忧恤而自“吉”也。盖初之“闲有家”，是以法度防闲之；至“王假有家”，则躬行有以感化之矣。

何氏楷曰：舜格于文祖，公假于太庙，格假互用可证。身范既端，故能感格其家，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各得其所，以相敦睦，正家而天下定，故不待忧恤而“吉”也。

游氏曰：九五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格之义，“王假有庙”，其义同也。

案 “假”字训感格，诸说皆有明证可从。何氏之说，于《象传》之义，尤为浹洽也。

上九 有孚威如，终吉。

本义 上九以刚居上，在卦之终，故言正家久远之道，占者必有诚信严威则“终吉”也。

程传 上，卦之终，家道之成也。故极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诚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则能常久，而众人自化。为善不由至诚，己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爱之间，慈过则无严，恩胜则掩义。故家之患，常在礼法不足，而渎慢生也。长失尊严，少忘恭顺，而家不乱者，未有之也，故必有威严则能“终吉”。保家之终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于卦终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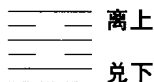
集说 王氏弼曰：家道可终，唯信与威。

苏氏轼曰：凡言终者，其始未必然也。“妇子嘻嘻”，其始可乐。威如之吉，其始苦之。

王氏申子曰：家人之终，家道成也，故极言齐家久远之道。齐家之道，以诚为本，以严为用。不诚则上下相欺，众事不立。不严则礼法不存，渎慢易生。如此而家道齐者，未之有也。故家人之终，以孚威二者言之。是二者，保家道之“终吉”者也。

何氏楷曰：治家观于身，下五爻未及正身之义，故于此爻足其意。盖探本之论，与《大象》“言有物，行有恒”相表里。

总论 吴氏曰慎曰：家人之道，男以刚严为正，女以柔顺为正。初曰“闲”，三曰“厉”，上曰“威”，男子之道也。二四《象传》皆曰“顺”，妇人之道也。五刚而中，非不严也，严而泰也。



程传 《睽·序卦》：“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穷则睽乖离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后，受之以睽也。为卦上离下兑，离火炎上，兑泽润下，二体相违，睽之义也。又中少二女，虽同居而所归各异，是其志不同行也，亦为睽义。

睽 小事吉。

本义 “睽”，乖异也。为卦上火下泽，性相违异，中女少女，志不同归，故为睽。然以卦德言之，内说而外明。以卦变言之，则自离来者，柔进居三。自中孚来者，柔进居五。自家人来者兼之。以卦体言之，则六五得中而下应九二之刚，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程传 “睽”者，睽乖离散之时，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虽处睽时而“小事吉”也。

集说 程子曰：“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时，犹足以至小事之吉，不成终睽而已，须有济睽之道。

赵氏汝棣曰：睽盖人情事势之适然，圣人自有御时之方。“小事吉”者，就其睽异之中，有以善处之，则亦吉也。其屯之“小贞”，《洪范》之作内之时乎！

何氏楷曰：业已睽矣，不可以忿疾之心驱迫之也。唯不为已甚，徐徐转移，此合睽之善术也，故曰“小事吉”。“小事”，犹言以柔为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谓。

案 “小事吉”之义，以爻义见“恶人”、遇巷、“噬肤”之类观之，则赵氏、何氏之说是也。盖周旋委曲，就其易者为之，

皆“小事吉”之义。

初九 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本义 上无正应，有“悔”也。而居睽之时，同德相应，其“悔亡”矣，故有“丧马勿逐”而“自复”之象。然亦必见“恶人”，然后可以辟咎，如孔子之于阳货也。

程传 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时，以刚动于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刚阳睽离无与，自然同类相合，同是阳爻，同居下，又当相应之位，二阳本非相应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与，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诸爻皆有应，夫合则有睽，本异则何睽？唯初与四虽非应，而同德相与，故相遇。马者，所以行也。阳，上行者也。睽独无与则不能行，是丧其马也。四既与之合则能行矣，是勿逐而马复得也。“恶人”，与己乖异者也。“见”者，与相通也。当睽之时，虽同德者相遇，然小人乖异者至众，若弃绝之，不几尽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则失含弘之义，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见恶人”则“无咎”也。古之圣王，所以能化奸凶为善良，革仇敌为臣民者，由弗绝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居睽之初，在卦之下，必安静以俟之，宽裕以容之，睽斯合矣。“丧马勿逐”，久则“自复”，安静以俟之也。睽而无应，无非戾于己者，拒绝之则愈戾，故宽裕以容之也。合睽之道，莫善于斯。

项氏安世曰：“丧马勿逐自复”，往者不追也。“见恶人无咎”，来者不拒也。此君子在下无应之时，处睽之道也。“见”，与迫斯可见之见同，非往见之也。若往见，则违“勿逐”之戒矣。

王氏申子曰：方睽之时，其睽未深，马之失也未远，恶人睽

间之情未甚也。失马逐之，则愈逐愈远。恶人激之，则愈激愈睽。故“勿逐”而听其“自复”，见之而可以免“咎”也。处睽之初，其道当如此。不然，睽终于睽矣。

何氏楷曰：静以俟之，逊以接之，泊然若不见其睽者，夫唯不见其睽，而后睽可合。

案 此爻所谓不立同异者也，不求同，故“丧马勿逐”。不立异，故见“恶人”。然唯居初处下，其睽未甚者，用此道为宜耳。立此心以为之本，然后随所处而变通也。此爻“悔亡”，乃因无应。程子所谓合则有睽，本异则何睽者是也。与六五“悔亡”，词同而义异。

九二 遇主于巷，无咎。

本义 二五阴阳正应，居睽之时，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会遇，乃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二与五正应，为相与者也。然在睽乖之时，阴阳相应之道衰，而刚柔相戾之意胜。学易者识此，则知变通矣。故二五虽正应，当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刚中之德居下，上应六五之君，道合则志行，成济睽之功矣。而居睽离之时，其交非固，二当委曲求于相遇，觊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后无咎。君臣睽离，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会逢之谓也。当委曲相求，期于会遇，与之合也。所谓委曲者，以善道宛转将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

集说 张氏清子曰：在睽之时，唯九二独遇六五之主，故曰“遇主于巷”，《彖》所谓“得中而应乎刚”者，指此爻也。

蒋氏悌生曰：初九与九四同德相遇，二与五为正应，亦曰“遇”。《小象》释六三亦曰“遇刚”，盖当乖离之时，相求相合，在礼虽简，而于情则甚切至。

案 《春秋》之法，备礼则曰“会”，礼不备则曰“遇”。睽卦皆言“遇”，“小事吉”之意也。又《礼》，君臣宾主相见，皆由庭以升堂。“巷”者，近宫垣之小径，故古人谓循墙而走，则谦卑之义也。谦逊谨密，巽以入之，亦“小事吉”之意也。

六三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本义 六三上九正应，而三居二阳之间，后为二所曳，前为四所掣。而当睽之时，上九猜很方深，故又有髡劓之伤。然邪不胜正，终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阴柔于平时，且不足以自立，况当睽离之际乎！三居二刚之间，处不得其所安，其见侵陵可知矣。三以正应在上，欲进与上合志，而四阻于前，二牵于后。车牛，所以行之具也。“舆曳”，牵于后也。“牛掣”，阻于前也，在后者牵曳之矣，当前者进者之所力犯也，故重伤于上，为四所伤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从正应，而四隔止之，三虽阴柔，处刚而志行，故力进以犯之，是以伤也。“天”而又“劓”，言重伤也。三不合于二与四，睽之时自无合义，适合居刚守正之道也。其于正应，则睽极有终合之理。始为二阴所厄，是无初也。后必得合，是有终也。掣从制从手，执止之义也。

集说 胡氏瑗曰：“天”当作而字，古文相类，后人传写之误也。然谓而者，在汉法，有罪髡其鬓发曰而。又《周礼》，梓人为筓，作而，亦谓髡其鬓发也。

九四 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本义 “睽孤”，谓无应。“遇元夫”，谓得初九。“交孚”，谓同德相信。然当睽时，故必“危”厉乃得“无咎”，占者亦如

是也。

程传 九四当睽时，居非所安，无应而在二阴之间，是睽离孤处者也。以刚阳之德，当睽离之时，孤立无与，必以气类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阳称。“元”，善也。初九当睽之初，遂能与同德而亡睽之悔，处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为“元夫”，犹云善士也。四则过中，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与初皆以阳处一卦之下，居相应之位，当睽乖之时，各无应援，自然同德相亲，故会遇也。同德相遇，必须至诚相与。“交孚”，各有孚诚也。上下二阳以至诚相合，则何时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济？故虽处危“厉”而“无咎”也。当睽离之时，孤居二阴之间，处不当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元夫”，谓初九也。处于卦始，故云“元”。

王氏申子曰：四居近臣之位，独立无与，幸有初九同德君子，与之相遇，四能交之以诚，则睽不孤矣。然当睽之时，必危“厉”以处之乃得“无咎”。

案 四亦无应者也，然居大臣之位，则孤立无党，乃正其宜，故以睽孤为“无咎”。若“元夫”则非其所亲厚者，故虽遇之而“交孚”，不害其为淡然而寡合。史称诸葛亮法正，趋尚不同而以公义相取者，是也。

六五 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本义 以阴居阳，“悔”也。居中得应，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肤”，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

程传 六以阴柔当睽离之时，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

而下有九二刚阳之贤，与之为应，以辅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党也，谓九二正应也。“噬肤”，噬啮其肌肤，而深入之也。当睽之时，非人之者深，岂能合也？五虽阴柔之才，二辅以阳刚之道而深入之，则可往而有庆，复何过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兴盛王之治，以刘禅之昏弱而有中兴之势，盖由任圣贤之辅，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宗”，主也，谓二屯。

王氏申子曰：睽之诸爻皆言“睽”，独二五不言“睽”而言合。“肤”者睽之浅，噬则合之深，君臣之合如此，可以往而有为，何“咎”之有？

龚氏焕曰：睽与同人所谓“宗”，皆以其应言也。然“同人于宗”则“吝”，而睽“厥宗噬肤”则无咎者，处同人之世，则欲其公，不可以有私应；处睽之世则欲其合，不可以无正应。时义有不同也。

胡氏炳文曰：噬嗑六二曰“噬肤”，睽六五以九二为“厥宗噬肤”，睽二变即噬嗑也。或曰：二至上有噬嗑象，二五刚柔得中，故五以二为“宗”，其合也，如“噬肤”之易；二以五为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遭。“宗”，亲之也，上当以情亲下也。主，尊之也，下当以分严上也。

案 睽之时“小事吉”者，迳情直行则难合，委曲巽人则易通也。如食物然，啮其体骨则难，而噬其肤则易。九二遇我乎巷，是“厥宗”之来“噬肤”也。我往合之，睽者不睽矣。此其所以“悔亡”也，何“咎”之有？

上九 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本义 “睽孤”，谓六三为二阳所制，而已以刚处明极、睽

极之地，又自猜很而乖离也。“见豕负涂”，见其污也。“载鬼一车”，以无为有也。张弧，欲射之也。说弧，疑稍释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实亲也。“往遇雨则吉”，疑尽释而睽合也。上九之与六三，先睽后合，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上居卦之终，睽之极也。阳刚居上，刚之极也。在离之上，用明之极也。睽极则睚戾而难合，刚极则躁暴而不详，明极则过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应，实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虽有亲党，而多自疑猜，妄生乖离，虽处骨肉亲党之间，而常孤独也。上之与三，虽为正应，然居睽极，无所不疑。其见三如豕之污秽，而又背负泥涂，见其可恶之甚也。既恶之甚，则猜成其罪恶，如见载鬼满一车也。鬼本无形，而见载之一车，言其以无为有，妄之极也。物理极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适东，东极矣，动则西也。如升高，极高矣，动则下也，既极则动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极，三之所处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极，则必反正理。故上于三，始疑而终必合也。先张之弧，始疑恶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终必复于正。三实无恶，故后说弧而弗射。睽极而反，故与三非复为寇仇，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语，与他卦同，而义则殊也。阴阳交而和畅则为雨，上于三始疑而睽，睽极则不疑而合，阴阳合而益和则为雨，故云“往遇雨则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谓既合而益和则“吉”也。

集说 耿氏南仲曰：凡物之情，信然后合。合则愈信，疑然后睽，睽则愈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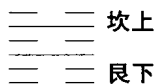
《朱子语类》云：小畜之上九曰“既雨既处”，睽之上九曰“往遇雨则吉”者，畜极则通，睽极则和也。

邱氏富国曰：上本与三应，不孤也。睽极而疑生，故亦曰“睽孤”。豕、鬼，皆指三也。上睽疑而未敢亲近乎三，如见豕背

之负泥涂。又如载鬼满于一车之中，始焉致疑则张弧，终焉释疑则说弧，知其非为寇仇，乃我之婚媾也。自此以往，阴阳和畅，向之疑心群起者，至此尽冰释而亡矣。

总论 冯氏当可曰：内卦皆睽而有所待，对卦皆反而有所应。初“丧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以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舆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未有终睽也。

吴氏曰慎曰：六爻皆取先睽后合之象，初之“丧马”“自复”，即四之“睽孤遇元夫”也。二之“遇主于巷”，即五之“厥宗噬肤”也。三之无初有终，即上之张弧“遇雨”也。合六爻处睽之道而言，在于推诚守正，委曲含弘，而无私意猜疑之蔽，则虽睽而必合矣。



程传 《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睽乖之时，必有蹇难，蹇所以次睽也。蹇，险阴之义，故为蹇难。为卦坎上艮下，坎，险也。艮，止也。险在前而止，不能进也。前有险陷，后有峻阻，故为蹇也。

蹇 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本义 “蹇”，难也。足不能进，行之难也。为卦艮下坎上，见险而止，故为蹇。“西南”平易，“东北”险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险。又卦自小过而来，阳进则往居五而得中，退则入于艮而不进，故其占曰“利西南”而“不利东北”。当蹇之时，必见“大人”，然后可以济难。又必守正，然后得“吉”。而卦之九五，刚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则又贞之义也，故其占又曰“利见大人，贞吉”。盖见险者贵于能止，而又不可终于止；处险者利于进，而不可失其正也。

程传 “西南”，坤方。坤，地也，体顺而易。“东北”，艮方。艮，山也，体止而险。在蹇难之时，利于顺处平易之地，不利止于危险也。处顺易则难可纾，止于险则难益甚矣。蹇难之时，必有圣贤之人，则能济天下之难，故“利见大人”也。济难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坚固其守，故“贞”则“吉”也。凡处难者，必在乎守贞正。设使难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难而不能固其守，入于邪滥，虽使苟免，亦恶德也，知义命者不为也。

集说 王氏弼曰：“西南”，地也。“东北”，山也。之平则难

解，之山则道穷。

范氏仲淹曰：蹇与屯近，然屯则动乎险中，难可图也。蹇则止乎险中，难未可犯也。

龚氏焕曰：蹇以见险而能止得名，故爻辞除二五相应以济外，余皆不宜往而宜止。然事无终止之理，故“利西南”“利见大人”，以济蹇难，而诸爻皆无“凶”“咎”也。

案 易“西南”“东北”之义，先儒皆以坤艮二卦释之，故谓西南属地而平。易，东北属山而险阻。然以文意观之，所谓“西南”者，西方、南方。所谓“东北”者，东方、北方。非指两隅而言也。此义自坤卦发端，而蹇、解彖辞申焉。参之诸卦大义，则坤者宜后而不宜先者也。蹇者宜来而不宜往者也。解或可以有往，而终以来复为安者也。然则“西南”当为退后之位，“东北”当为进前之方。坤在后之地，则可以“得朋”；在先之地，则利于“丧朋”。蹇当退而居后，不可进而居先，此两卦之义也。难既解矣，或可以有进往，故无“不利东北”之文。然曰“利西南”者，终以退复自治为安也。盖文王之卦，阳居“东北”，阴居“西南”，阳先阴后，阳进阴退，大分如此，似非险易之说也。

初六 往蹇来誉。

本义 “往”遇险，“来”得誉。

程传 六居蹇之初，往进则益入于蹇，“往蹇”也。当蹇之时，以阴柔无援而进，其蹇可知。来者对往之辞，上进则为往，不进则为来。止而不进，是有见几知时之美，来则“有誉”也。

集说 王氏弼曰：处难之始，居止之初，独见前识，睹险而止，以待其时，故“往”则遇“蹇”，“来”则得“誉”。

《朱子语类》：问：“往蹇来誉”。曰：来往二字，唯《程传》

言上进则为“往”，不进则为“来”，说得极好。今人或谓六四“往蹇来连”是来就三，九三“往蹇来反”是来就二，上六“往蹇来硕”是来就五，亦说得通。但初六“来誉”，则位居最下，无可来之地，其说不得通矣。故不若《程传》好，只是不往为佳耳。

何氏楷曰：此卦中言“来”者，皆就本爻言，谓来而止于本位也。对往之辞，初六去险最远，其止最先，独见前识，正《传》之所谓智也。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本义 柔顺中正，正应在上，而在险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济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当鞠躬尽力而已，至于成败利钝则非所论也。

程传 二以中正之德居艮体，止于中正者也。与五相应，是中正之人，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谓之“王臣”。虽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于蹇难之时，其艰蹇至甚，故为蹇于蹇也。二虽中正，以阴柔之才，岂易胜其任？所以蹇于蹇也。志在济君于蹇难之中，其“蹇蹇”者，非为身之故也。虽使不胜，志义可嘉，故称其忠荃不为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济蹇也，小可济，则圣人当盛称以为劝矣。

集说 王氏弼曰：处难之时，当位居中，以应乎五，执心不违，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韩氏愈曰：易、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矣。

苏氏轼曰：初六、九三、六四、上六四者，或远或近，皆视其势之可否，以为往来之节。独六二有应于五，君臣之义深矣。是以不计远近，不虑可否，无往无来，“蹇蹇”而已。君子不以为不智者，非身之故也。

杨氏万里曰：诸爻圣人皆不许其往，唯六二、九五，无不许其往之辞者，二为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复不往以济，而谁当任乎？

九三 往蹇来反。

本义 反就二阴，得其所安。

程传 九三以刚居正，处下体之上。当蹇之时，在下者皆柔，必依于三，是为下所附者也。三与上为正应，上阴柔而无位，不足以为援，故上往则蹇也。“来”，下来也。“反”，还归也。三为下二阴所喜，故来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九三与坎为邻，进则入险，故曰“往蹇”；来则得位，故曰“来反”。

吴氏曰慎曰：九三刚正，为艮之主，所谓见险而能止者，故来而能反，止于其所。

案 《传》义以反为反就二阴，孔氏、吴氏则谓止于其所。以孔子《象传》观之，则《传》义理长，盖三为内卦之主故也。

六四 往蹇来连。

本义 连于九三，合力以济。

程传 往则益入于坎险之深，“往蹇”也。居蹇难之时，同处艰厄者，其志不谋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与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与三相比相亲者也。二与初同类，相与者也。是与下同志，众所从附也，故曰“来连”。来则与在下之众相连合也，

能与众合，得处蹇之道也。

集说 荀氏爽曰：蹇难之世，不安其所，故曰“往蹇”也。来还承五，则与至尊相连，故曰“来连”也。

案 荀氏以“来连”为承五，极为得之。易例，凡六四承九五，无不著其美于爻象者，况蹇有“利见大人”之文乎！若三则于五无承应之义，而为内卦之主，固不当与四并论也。

九五 大蹇朋来。

本义 “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刚健中正之德，必有朋来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则有是助矣。

程传 五居君位，而在蹇难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当蹇而又在险中，亦为“大蹇”。大蹇之时而二在下以中正相应，是其朋助之来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辅，其助岂小也？得“朋来”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济蹇也。以刚阳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刚阳中正之臣相辅之，不能济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阴柔之助，济天下之难，非所能也。自古圣王济天下之蹇，未有不由圣贤之臣为之助者，汤、武得伊、吕是也。中常之君，得刚明之臣，而能济大难者，则有矣。刘禅之孔明，唐肃宗之郭子仪，德宗之李晟是也。虽贤明之君，苟无其臣，则不能济于难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则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类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则其功多不足，屯、否之类是也。盖臣贤于君，则辅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则赞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集说 干氏宝曰：在险之中，而当五位，故曰“大蹇”。

《朱子语类》：问：蹇九五何故为“大蹇”？曰：五是为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须人主当之。

又问：大“蹇朋来”之义。曰：处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

所以为“大蹇”，所谓遗大投艰于朕身。人君当此，则须屈群策，用群力，乃可济也。

胡氏炳文曰：诸爻皆以“往”为蹇，圣人又虑天下皆不往，蹇无由出矣。二五君臣复不往，谁当往乎？是以于二曰“蹇蹇”，于五曰“大蹇”。

案二五独无“往”“来”之文，盖君臣相与济蹇者，其责不得辞，而于义无所避。犹之遁卦诸爻皆“遁”，六二独以应五，而固其不遁之志也。胡氏之说得之。凡易之应，莫重于二五，故二之称“王臣”者，指五也；五之称“朋来”者，指二也。如在下者占得五，则当念国事之艰难，而益致其匪躬之节。如在上者占得二，则当谅臣子之忠贞，而益广其“朋来”之助。正如朱子说乾卦二五相为宾主之例也。推之蒙、师诸卦，无不皆然。

上六 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本义 已在卦极，往无所之，益以蹇耳。来就九五，与之济蹇，则有硕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晓占者宜如是也。

程传 六以阴柔居蹇之极，冒极险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来，从五求三，得刚阳之助，是以“硕”也。蹇之道，阨塞穷蹙。“硕”，大也，宽裕之称。来则宽大，其蹇纾矣。蹇之极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阴柔，故不得出。得刚阳之助，可以纾蹇而已。在蹇极之时，得纾则为“吉”矣。非刚阳中正，岂能出乎蹇也？“利见大人”，蹇极之时，见大德之人，则能有济于蹇也。“大人”，谓五，以相比发此义，五刚阳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济蹇之功，而上六利见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险之中，无刚阳之助，故无能济蹇之义。在上六蹇极，而见大德之人则能济于蹇，故为利也。各爻取义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于六二则目之为寇也。诸爻皆不言“吉”，上独言“吉”


者，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于蹇，故未足为吉。唯上处蹇极而得宽裕，乃为“吉”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诸爻皆不言“吉”，盖未离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来硕吉”，却是蹇极有可济之理。

项氏安世曰：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来为“往”耳。初六本无所来，特以不往为“来”耳。

案 易卦上与五虽相比，然无随从之义者，位在其上，故于象如事外之人，不与二三四同也。唯有时取尚贤之义，则必六五遇上九乃可，大有、大畜、颐、鼎之类是也。然随以九五遇上六，亦取下贤之义，则以卦义刚来下柔故耳。至于以上六遇九五，吉者绝少，而凶吝者多。盖以渐染于阴，为刚中正之累，大过、咸、夬、兑之类是也。唯是卦有“利见大人”之文，而以九五为义者，则上六与五相近，可以反而相从，讼、巽之彖，以九五为“大人”矣。而上九以刚遇刚，则不相从也。升彖亦言“用见大人”矣，而卦无九五，故言用见以别之。独蹇、萃之彖，以九五为“大人”，而遇之者上六也。以柔遇刚，则有相从之义，故萃则“賁咨”，求萃于五而“无咎”；蹇则来就于五而得“吉”。蹇之上优于萃者，聚极则散，难极则解也。乾卦二五而外，爻辞言“利见大人”者，唯此而已。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六


 震上
坎下

程传 《解·序卦》：“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物无终难之理，难极则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为卦震上坎下，震，动也，坎，险也，动于险外，出乎险也，故为患难解散之象。又震为雷，坎为雨，雷雨之作，盖阴阳交感，和畅而缓散，故为解。解者，天下患难解散之时也。

解 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本义 “解”，难之散也。居险能动，则出于险之外矣，解之象也。难之既解，利于平易安静，不欲久为烦扰。且其卦自升来，三往居四，入于坤体，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于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则宜来复其所而安静。若尚有所往，则宜早往早复，不可久烦扰也。

程传 “西南”，坤方。坤之体，广大平易。当天下之难方

解，人始离艰苦，不可复以烦苛严急治之，当济以宽大简易，乃其宜也。如是则人心怀而安之，故利于西南也。汤除桀之虐而以宽治，武王诛纣之暴而反商政，皆从宽易也。“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谓天下之难已解散，无所为也。“有攸往”，谓尚有所当解之事也。夫天下国家，必纪纲法度废乱，而后祸患生。圣人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进复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复”也，谓反理正也，天下之“吉”也。“其”，发语辞。自古圣王救难定乱，其始未暇遽为也。既安定，则为可久可继之治。自汉以下，乱既除，则不复有为，姑随时维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盖不知来复之义也。“有攸往，夙吉”，谓尚有当解之事，则早为之乃吉也。当解而未尽者，不早去则将复盛。事之复生者，不早为则将渐大，故“夙”则“吉”也。

集说 王氏弼曰：解之为义，解难而济厄者也。以解来复则不失中，有难而往，则以速为吉也。无难则能复其中，有难则能济其厄也。

孔氏颖达曰：褚氏云：世有无事求功，故诫以无难宜静，亦有待败乃救，故诫以有难须速也。

林氏栗曰：蹇止乎坎中，是以言“利西南，不利东北”。解动于险外，是以但言“西南”之“利”，不复言“东北”之不利也。

胡氏炳文曰：解之时，以平易为利，略有苛急即非利。以安静为吉，久为烦扰即非吉。《本义》曰：若“无所往”，则宜来复其所而安静，是以安静为吉也。曰：若有所往，则宜早往早复，不可久为烦扰，亦以安静为吉也。《本义》两若字，未定之辞，顾其时何如耳，然其吉也，皆在于来复。

案 解之时，异于蹇之时，故其辞小异。然处解之道，犹然

处蹇之道，故其意大同。言“利西南”，不言不利东北，是辞小异也。然“西南”者退后也，犹蹇所云“来”也。“东北”者前进也，犹蹇所谓“往”也。今无事则来，固以“西南”为“利”矣。有事虽可以往，而必以“夙”为“吉”，不可以往而忘返也，是犹不以东北为利，而终以“西南”为“利”也。其与处蹇之道，意大同矣。盖国家无论有事无事，皆以退而自修为本。以爻义与卦相参，皆可见矣。

初六 无咎。

本义 难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应，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程传 六居解初，患难既解之时，以柔居刚，以阴应阳，柔而能刚之义，既无患难，而自处得刚柔之宜。患难既解，安宁无事，唯自处得宜，则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静以休息之。爻之辞寡，所以示意。

集说 郭氏雍曰：处解之初，得“无所往其来复吉”之义，故“无咎”也。

胡氏炳文曰：恒九二“悔亡”，大壮九二“贞吉”，解初六“无咎”。三爻之占只二字，其言甚简，象在爻中，不复言也。

蔡氏清曰：初六以柔在下，则能安静而不生事以自扰，何“咎”之有？

案 彖“利西南”者，处后也。初应刚承刚而处其后，得卦义矣。义明故辞寡。

九二 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本义 此爻取象之意未详，或曰：卦凡四阴，除六五君位，余三阴，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为卜田之吉占，亦为去邪

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则无不吉矣。

程传 九二以阳刚得中之才，上应六五之君，用于时者也。天下小人常众，刚明之君在上，则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惧之，刚足以断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犹常存警戒，虑其有间而害正也。六五以阴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断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则移其心矣。况难方解而治之初，其变尚易。二既当用，必须能去小人，则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刚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兽。“三狐”，指卦之三阴，时之小人也。“获”，谓能变化除去之，如田之获狐也。获之则得中直之道，乃“贞”正而“吉”也。“黄”，中色。“矢”，直物。“黄矢”，谓中直也。群邪不去，君心一入，则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集说 杨氏万里曰：当解之时，此爻欲其获狐，三戒其致寇，四欲其解“拇”，五欲其退“小人”，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之象居其五。然则召天下多难者谁乎，人君亦何利于天下之多难，而乐于近小人以疏君子哉！

王氏应麟曰：世之治也，君子以直胜小人之邪。易曰：“田获三狐得黄矢”，世之乱也。小人以狡胜君子之介，《诗》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

何氏楷曰：天下之难，率自小人始。欲解天下之难者，必有以处小人然后可。然非柔者所能办，又非刚而过者所能办也。九二以阳居阴，秉刚中之德，果而不激，故有“田获三狐”之象。“黄矢”所以取狐，狐获则“黄矢”亦得矣。

六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本义 《系辞》备矣。“贞吝”，言虽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为可免耳。

程传 六三阴柔居下之上，处非其位，犹小人宜在下以负荷。而且乘车，非其据也，必致寇夺之至。虽使所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窃盛位，虽勉为正事，而气质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终可“吝”也。若能大正则如何？曰：大正非阴柔所能也，若能之，则是化为君子矣。三阴柔小人，宜在下而反处下之上，犹小人宜负而反乘，当致寇夺也。难解之时，而小人窃位，复致寇矣。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乘”者君子之器也，“负”者小人之事也。施之于人，即在车骑之上而负物也。故寇盗知其非己所有，于是竞欲夺之。

胡氏瑗曰：六三以不正之质，居至贵之地，是小人在君子之位也，故致寇盗之至。为害于己而夺取之，然而小人得在高位者，盖在上之人，慢其名器，不辨贤否而与之，以至为众人所夺而致寇戎之害也。

案 《系辞传》释此爻云：“盗斯夺之”者，夺负乘之人也。又云“盗斯伐之”者，非伐负乘之人，乃伐上慢下暴之国家也。盖上袭其名器，则是上慢，如“慢藏”之“海盗”。下肆其贪窃，则是下暴，如“冶容”之“海淫”。夫是以贼民兴而国家受其害，难又将何时而解乎？

九四 解而拇，朋至斯孚。

本义 “拇”，指初。初与四皆不得其位而相应，应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阳初阴，其类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则君子之朋至而相信矣。

程传 九四以阳刚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与初六之阴为应，“拇”，在下而微者，谓初也。居上位而亲小人，则贤人正士远退矣。斥去小人，则君子之党进而诚相得也。

四能解去初六之阴柔，则阳刚君子之朋来至而诚合矣。不解去小人，则己之诚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应，故谓远之为解。

集说 刘氏牧曰：“拇”，谓初也。居下体之下而应于己，故曰“拇”。

何氏楷曰：解，去小人之卦也。卦唯二四两阳爻，皆任解之责者。“而”，汝也。“拇”，足大指也。九四居近君之位，苟昵近比之小人而不解，则君子之朋虽至，彼必肆其离间之术矣。

六五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本义 卦凡四阴，而六五当君位，与三阴同类者，必解而去之则“吉”也。“孚”，验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为验也。

程传 六五居尊位，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亲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维有解”则“吉”也。小人去，则君子进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见验也。可验之于小人，小人之党去，则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则君子自进，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益之戒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如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则必改心易虑，不复有投隙抵巇之望。唯未孚于小人，此小人所以犹有覬幸之心也。五，解之主也。以其阴柔，故有戒意。

胡氏炳文曰：卦唯四五言“解”，四能解“小人”，可以来“君子”。五能解“小人”，亦可验其能为君子。

案 郑氏说“有孚于小人”；与《传》义异，而其理尤精。盖“朋至斯孚”者，君子信之也。“有孚于小人”者，小人亦信之也。君子信，故乐于为善。小人信，故化而不为恶。往往国家有举措，而小人未革心者，未信之也。信则枉者直，而不仁者远

矣。

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本义 《系辞》备矣。

程传 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据解终而言也。“隼”，鸷害之物，象为害之小人。“墉”，墙，内外之限也。害若在内，则是未解之时也。若出墉外，则是无害矣。复何所解，故在墉上，离乎内而未去也。云“高”，见防限之严而未去者。“上”，解之极也。解极之时，而独有未解者，乃害之坚强者也。上居解极，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获之。既获之，则天下之患，解已尽矣，何所不利？夫子于《系辞》复伸其义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鸷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与不待时而发，则安能获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当解，与已解之道至者时也。如是而动，故无括结，发而无不利矣。括结，谓阻碍。圣人于此，发明藏器待时之义。夫行一身至于天下之事，苟无其器，与不以时而动，小则括塞，大则丧败。自古喜有为而无成功，或颠覆者，皆由是也。

集说 沈氏该曰：“隼”之为物，果于悖害者也。“墉”，所以卫内而限外也。害在内，小人在君侧也。出乎墉之外，则非射之所能及。“高墉之上”，在内外之间，据卫限之势，于此而射之，则拟而后动，动而不括，“获之无不利”矣。在外卦之上，射于高墉之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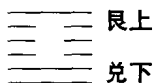
郑氏汝谐曰：所谓“公”者，非上六也。言公于此爻，当用射隼之道也。“隼”，指上之阴而言也。“墉”，指上之位而言也。

王氏申子曰：“隼”指上，以其柔邪谓之狐，以其阴鸷谓之

“隼”。上以阴柔处震之极，而居一卦之上，是阴鸷而居高者。解之既极，尚何俟乎，故“获之无不利”。

案 此言“公用”，乃随上离上“王用”之例，皆非以本爻之位当王公也，郑氏王氏之说似可从。或以解终言之，而不指隼之为谁，亦可。盖“狐”者，邪而穴于城社，在内之奸也。“隼”者，鸷而翔于垆野，化外之悍也。自二至五，所以解内难者备矣。于是而犹有外来之强猛，乘高墉以射之，动而有功矣。何则，内修者外攘之具。所谓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者也。前四爻所谓“其来复吉”，此爻所谓“有攸往夙吉”也。

总论 徐氏几曰：下三爻不言解，上三爻言解，所谓动而免乎险也。



程传 《损·序卦》：“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纵缓则必有所失，失则损也，损所以继解也。为卦艮上兑下，山体高，泽体深，下深则上益高，为损下益上之义。又泽在山下，其气上通，润及草木百物，是损下而益上也。又下为兑说，三爻皆上应，是说以奉上，亦损下益上之义。又下兑之成兑，由六三之变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变也，三本刚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刚，亦损下益上之义。损上而益于下则为益，取下而益于上则为损，在人上者，施其泽以及下则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则损也。譬诸垒土，损于上以培厚其基本，则上下安固矣，岂非益乎。取于下以增上之高，则危坠至矣，岂非损乎。故损者，损下益上之义，益则反是。

损 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

本义 “损”，减省也。为卦损下卦上画之阳，益上卦上画之阴。损兑泽之深，益艮山之高。损下益上，损内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为损也。损所当损，而有孚信，则其占当有此下四者之应矣。

程传 “损”，减损也。凡损抑其过以就义理，皆损之道也。损之道必有孚诚，谓至诚顺于理也。损而顺理，则大善而“吉”，所损无过差，“可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损，或过或不及，或不常，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则无吉而有咎，非“可贞”之道，不可行也。

集说 吕氏大临曰：损之道不可以为正，当损之时，故曰

“可贞”。时损则损，时益则益，苟当其时，无往而不可，故损、益皆“利有攸往”。

蔡氏清曰：剥民奉君之义，只可用之卦名，其卦辞“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只承损字泛说。言损所当损，人人皆可用，不专指上之损下也。益卦“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亦然，岂专为益下之事乎？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本义 言当损时，则至薄无害。

程传 “损”者，损过而就中，损浮末而就本实也。圣人以宁俭为礼之本，故为损发明其义。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礼，其文最繁，然以诚敬为本，多仪备物，所以将饰其诚敬之心，饰过其诚，则为伪矣。损饰，所以存诚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约，可用享祭，言在乎诚而已，诚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

集说 孔氏颖达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明行损之礼。贵夫诚信，不在于丰，“二簋”至约，可用享祭。

案 彖辞自“有孚”以下，泛说损所当损之义，蔡氏之说，极为得之。盖损益者时也，时在当损，不得不损，唯以诚意为主，而行之又得乎大善之吉，则不但“无咎”，而且可以为常道而利有所往矣。举一端以明之，则如“二簋”薄祭，固因乎时而节损者也。然能积诚尽礼，则可以致孝孚鬼神，而推之凡事之当损者视此矣。卦义以孚而行损，《程传》则因损以致孚，略有不同也。

初九 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本义 初九当损下益上之时，上应六四之阴，辍所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当斟酌其浅深也。

程传 损之义，损刚益柔，损下益上也。初以阳刚应于四，四以阴柔居上位，赖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当损己而不自以为功。所益于上者，事既已则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损己益上也，于为下之道为有咎矣。四之阴柔，赖初者也，故听于初。初当酌度其宜而损己以益之，过与不及，皆不可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损之为道，损下益上，如人臣欲自损己奉上。然各有职掌，若废事而往，咎莫大焉。竟事速往，乃得无咎。酌损之者，以刚奉柔，初未见亲也，故须酌而减损之。

《朱子语类》云：酌损之，在损之初下，犹可以斟酌也。

案 孔氏说已事之义，谓如学优而后从政之类，于理亦精。

九二 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本义 九二刚中，志在自守，不肯妄进，故占者“利贞”，而“征”则“凶”也。“弗损益之”，言不变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程传 二以刚中当损刚之时，居柔而说体，上应六五阴柔之君，以柔说应上，则失其刚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贞正也。“征”，行也。离乎中，则失其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贞”也。“弗损益之”，不自损其刚贞，则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刚贞，而用柔说，适足以损之而已，非损己而益上也。世之愚者，有虽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顺上为忠者，盖不知弗损益之之义也。

集说 林氏希元曰：九二在爻则为刚中，在人事则为志在自守，不肯妄进。志在自守，不肯妄进，九二之贞也，故占者利于守贞。若征行，则是变其所守而得“凶”矣。夫自守而不妄进，宜若无益于上矣。然由是而启时君尊德乐道之心，止士大夫奔竞之习；其益于上也不少，是弗损乃所以益之也。桐江一丝，系汉九鼎，清风高节，披拂士习，可当此爻之义。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本义 下卦本乾，而损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损一人”也。一阳上而一阴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两相与则专，三则杂而乱，卦有此象，故戒占者当致一也。

程传 “损者”，损有余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谓下三阳上三阴，三阳同行，则损九三以益上，三阴同行，则损上六以为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也。上以柔易刚而谓之损，但言其减一耳。上与三虽本相应，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两相与也。初二二阳，四五二阴，同德相比，三与上应，皆两相与，则其志专，皆为得其友也。三虽与四相比，然异体而应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则损一人，一人则得其友。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待，生生之本也。三则余而当损矣，此损、益之大义也。夫子又于《系辞》尽其义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状。天地之气，相交而密，则生万物之化醇。“醇”，谓醖厚，醖厚，犹精一也。男女精气交媾，则化生万物。唯精醇专一，所以能生也。一阴一阳，岂可二也。故三则当损，言专致乎一也。天地之间，当损益之明且大者，莫过此也。

集说 林氏希元曰：此爻之辞，兼举六爻，以三正是当损之

爻，乃卦之所以为损者，故于此言之。

杨氏启新曰：人之相与，唯其心之同而已。苟精神不孚，意气不贯，则群党比周，固三也。即一人之异，亦三也，是皆不可以不损也。苟精神相孚，意气相贯，则二人同心，固两也。即千百其朋，亦两也，是皆不可以不得者也。

六四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本义 以初九之阳刚益己，而损其阴柔之疾，唯速则善，戒占者如是，则“无咎”也。

程传 四以阴柔居上，与初之刚阳相应，在损时而应刚，能自损以从刚阳也，损不善以从善也。初之益四，损其柔而益之以刚，损其不善也，故曰“损其疾”。“疾”，谓疾病，不善也。损于不善，唯使之遄速，则“有喜”而“无咎”。人之损过，唯患不速，速则不致于深过，为可喜也。

集说 王氏弼曰：履得其位，以柔纳刚，能损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也。

苏氏轼曰：“遄”者初九也，“损其疾”，则初之从我也易，故“遄有喜”。

杨氏万里曰：六四以柔居柔，得初九之阳以为应，“损其疾”者也。初言“遄往”，四言“使遄”，盖初之“遄”，实四有以使之也。

胡氏炳文曰：六四与初九为应，初方已其事而速于益四，四损其阴柔之疾，唯速则“有喜”。不然，彼方汲汲，此乃悠悠，非受益之道。

又曰：下损己以益上，当使下亦速有所喜，乃“无咎”。

案 苏氏、杨氏说，于使字语气亦近是。

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本义 柔顺虚中，以居尊位，当损之时，受天下之益者也。两龟为朋，十朋之龟，大宝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辞，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则获其应也。

程传 六五于损时，以中顺居尊位，虚其中以应乎二之刚阳，是人君能虚中自损，以顺从在下之贤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损己自尽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则十朋助之矣。“十”，众辞。“龟”者，决是非吉凶之物。众人之公论，必合正理，虽龟筮不能违也，如此可谓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谋从众则合天心。

集说 张子曰：龟弗能违，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

杨氏时曰：柔得尊位，虚己而下人，则谦受益。时乃天道，天且不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宜其益之者至矣。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郭氏雍曰：益之至，岂独人事而已，虽元龟之灵弗能违，此其所以“元吉”也。《洪范》曰：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六五之“元吉”，犹《洪范》之“大同”也。

杨氏简曰：“或”者，不一之辞。“益之”者，不一也，人心归之也。“十朋之龟”，皆从而弗违，天与龟神祐之也。龟神祐之，故“龟筮协从”。

上九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本义 上九当损下益上之时，居卦之上，受益之极，而欲自损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谓惠而不费者，不待损己，然后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则“无咎”，然亦必以正则“吉”，而利有

所往。惠而不费，其惠广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程传 凡损之义有三，损己从人也，自损以益于人也，行损道以损于人也。损己从人，徙于义也。自损益人，及于物也，行损道以损于人，行其义也。各因其时，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损己从人，下体三爻，取自损以益人，损时之用，行损道以损天下之当损者也。上九则取不行其损为义，九居损之终，损极而当变者也。以刚阳居上，若用刚以损削于下，非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损，变而以刚阳之道益于下，则“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则宜有所往，往则有益矣。在上能不损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从。从服之众，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谓得人心归服。“无家”，谓无有远近内外之限也。

集说 王氏肃曰：处损之极，损极则益，故曰不“损益之”。“得臣”则万方一轨，故“无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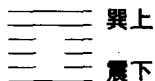
句氏微曰：上九刚德，为物所归，虽曰“得臣”，非己所有，盖以四海为家。

《朱子语类》云：“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则可见其大。

案 卦以损三益上成义，则上者受益之极，卦之主也。故“无咎，可贞，利有攸往”之辞，皆与卦同。其不言“有孚元吉”者，弗损于下而有益于己，此非有至诚仁爱之心者不能也。盖黎民之生厚，则所以固本宁邦者至矣。仁义之俗成，则其有遗亲后君者鲜矣，其为益孰大于是。然其不损于下者，乃所以自损于己也，此所以合乎卦义有孚元善之德也。“得臣无家”，则又极言“弗损”之规模。与夫获益之气象，自其弗损之心而言之，为天下君而不自利于己，自其得益之量而言之，莫匪王臣而不视为私属，皆所谓“得臣无家”，王道之至也。盖五上二爻，相蒙为义。五之虚中，既已格乎鬼神，而获“元吉”，则彖所谓“有孚元吉”

者已备。故于此爻，遂究其说，以终其义也。九二之“弗损”，谓损己。“益之”，谓益人。此爻之“弗损”，谓损人。“益之”，谓益己。辞同而指异者，卦义损下益上，故在下卦为自损，在上卦为受益。

卦名以损下益上为义，卦辞则泛论损所当损，而损中有益也。六爻之辞，其以上下体分损益，则根乎卦名，其言损所当损，而损中有益，则又根乎卦辞。



巽上

震下

程传 《益·序卦》：“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损益如循环，损极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继损也。为卦巽上震下，雷风二物，相益者也，风烈则雷迅，雷激则风怒，两相助益，所以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变而成，阳变而为阴者损也，阴变而为阳者益也。上卦损而下卦益，损上益下，所以为益，此以义言也。下厚则上安，故益下为益。

益 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本义 “益”，增益也。为卦损上卦初画之阳，益下卦初画之阴，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故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程传 “益”者，益于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济险难，“利涉大川”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损卦则损下益上，益卦则损上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据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谓之损，与下谓之益。

陆氏贻曰：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约己而裕于人，人必悦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畔上矣，岂不谓之损乎。

范氏仲淹曰：益上曰损，损上曰益者，何也？益上则损下，损下则伤其本也。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也。

蔡氏清曰：损下益上，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损道也，故为

损。损上益下，民富则君不能独贫，益道也，故为益。损则上下通一损，益则上下通一益，要知关于上者为多。

案 彖辞与损同，亦不专主损己惠下为义。盖益以兴利，故利以图大事而济大难。天下事有动而后获益者，不可坐以需时也。

初九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本义 初虽居下，然当益下之时，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报效，故“利用为大作”，必“元吉”，然后得“无咎”。

程传 初九震动之主，刚阳之盛也。居益之时，其才足以益物。虽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应于己。四巽顺之主，上能巽于君，下能顺于贤才也，在下者不能有为也，得在上者应从之，则宜以其道辅于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须所为大善而“吉”。则无过“咎”，不能“元吉”。则不唯在己有咎乃累乎上，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当大任，小善不足以称也，故必“元吉”，然后得“无咎”。

集说 《朱子语类》云：初九在下，为四所任而“大作”者，必尽善而后“无咎”。若所作不尽善，未免有咎也。

案 卦以损四益初为义，则初亦受益之极，卦之主也，故其辞亦与卦同。“利用为大作者”，即彖所谓“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也。必大为益人之事，然后可以自受其益。非然，则受大益者，乃所以为大损矣。凡易中言“吉”“无咎”者，皆谓得“吉”而后可以免“咎”。而损彖辞及此爻，与萃四之辞为尤著。

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

王用享于帝，吉。

本义 六二当益下之时，虚中处下，故其象占与损六五同。

然爻位皆阴，故以“永贞”为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为卜郊之吉占。

程传 六二处中正而体柔顺，有虚中之象。人处中正之道，虚其中以求益，而能顺从，天下孰不愿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满则不受，虚则来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则众朋助而益之。“十”者，众辞众人所是，理之至当也。“龟”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龟不能违也。“永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虚中，能得众人之益者也。然而质本阴柔，故戒在常永贞固，则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贞则安能守也。损之六五，十朋之则“元吉”者，盖居尊自损，应下之刚，以柔而居刚，柔为虚受，刚为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虚中求益，亦有刚阳之应，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贞固则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虚中而能永贞，用以享上帝，犹当获吉，况与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于人，有不应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集说 王氏逢曰：为臣若是，王者用之，可享上帝。

郭氏雍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龟弗克违”，鬼神益之也。“王用享于帝吉”，天益之也。“天且弗违，况于人与鬼神乎”！

兰氏廷瑞曰：六二柔顺，受益之臣，王用之可以享帝获吉。如成汤用伊尹而享天心，太戊用伊陟而格上帝。

李氏简曰：“王用享于帝吉”，犹言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也。

郑氏维岳曰：王用享帝，言王用六二以享帝也。古人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吁俊尊上帝。

案 郭氏说，于文意甚明，“益之”者人也，“弗克违”者鬼神也。然必克当天心，乃获是应。故损五《象传》，推本于自上

祐，而此爻辞又更有享于上帝之义也。郑氏谓王用六二以享帝者极是，随上升四，其义皆同。但彼云“西山”“岐山”，而此云“上帝”者，彼但言鬼神享之而已，此爻上文既云朋龟弗违，则鬼神其依之义已见，故复推而上之至于上帝。若山川之神，则不大于蓍龟也。

六三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本义 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不当得益者也。然当益下之时，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盖警戒震动，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后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程传 三居下体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阳应刚，处动之极，居民上而刚决，果于为益者也。果于为益，用之“凶事”则“无咎”。“凶事”，谓患难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当承稟于上，安得自任擅为益乎。唯于患难非常之事，则可量宜应卒，奋不顾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专自任，上必忌疾，虽当凶难，以义在可为，然必有其孚诚，而所为合于中道，则诚意通于上，而上信与之矣。专为而无为上爱民之至诚，固不可也。虽有诚意，而所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礼》云：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达诚信也。有诚孚而得中道，则能使上信之，是犹告公用圭玉也，其孚能通达于上矣。在下而有为之道，固当“有孚中行”。又三阴爻而不中，故发此义。或曰：三乃阴柔，何得反以刚果任事为义，曰：三质虽本阴，然其居阳乃自处以刚也。应刚，乃志在乎刚也。居动之极，刚果于行也。以此行益，非刚果而何。易以所胜为义，故不论其本质也。

集说 王氏安石曰：以至诚而中行，则不独“无咎”，可以成功。“圭”者所以告成功也。

游氏酢曰：益则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谓吉人凶其吉也。三居下体之上，当震之极，不用凶事，则高而危，满而溢矣。

《朱子语类》云：“益之用凶事”，犹《书》言：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

蔡氏渊曰：“凶事”，困心衡虑之事，在一卦之中，故三四皆曰“中行”。

蔡氏清曰：当益之时，概当得益，而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故独为“益之”以“凶事”之象。虽益之而以凶事，虽凶事亦益之也。所谓苦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其功夫又在“有孚中行”上。

张氏振渊曰：益不以美事而以凶事，如投之艰难，寘之盘错，警戒震动之谓也。“无咎”，言可因是而迁善补过也。下二句，正言其所以“无咎”。“有孚”者，涤虑洗心，诚于体国而不欺。“中行”者，履正奉公，合于中道而不悖。即此便是上通于君处，犹“告公”而“用圭”以通信者然。

案 此爻与损之六四相反对，损四受下之益者，此爻受上之益者。然皆不言所益，而曰“疾”，曰“凶事”，盖三四凶惧之位也。故其获益，亦与他爻不同。在上位者而知损四之义，则不以下之承奉为益，而能匡其过，能辅其所不逮者，乃益也。在下位者而知此爻之义，则不以上之恩荣为益，而试之诸艰，投之以多难者，乃益也。然在损四则宜速以改过，在此爻则宜缓以通诚，乃有以为受益之地。

六四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本义 二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为戒。此言以益下为心，而合于“中行”，则“告公”而见“从”矣。《传》曰：周之东迁，晋郑焉依。盖古者迁国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后能立。此爻又为迁国之吉占也。

程传 四当益时，处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辅上，而下顺应于初之刚阳，如是则可以益于上也。唯处不得其中，而所应又不中，是不足于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则可以益于君上，告于上而获信从矣。以柔巽之体，非有刚特之操，故“利用为依迁国”。“为依”，依附于上也。“迁国”，顺下而动也。上依刚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顺刚阳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国邑，民不安其居则迁。迁国者，顺下而动也。

集说 吴氏曰慎曰：四正主于益下者，然非君位，不敢自专，必告于公也，“中行”则见从矣。

案 此爻亦与损三相反对，损三为卦之所损以益上者。此爻为卦之所损以益下者，故辞义相类。损三无私交而与上同德，乃可以益上。此爻不专己而与上同德，乃可以益下也。“用”，用六四也，与六二“王用”之“用”同。“迁国”，大事也，亦即卦之所谓“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者也。

九五 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本义 上有信以惠于下，则下亦有信以惠于上矣，不问而“元吉”可知。

程传 五刚阳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应，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阳实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诚在惠益于物，其至善大吉，不问可知，故云“勿问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权，苟至诚益于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诚

益于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诚爱戴，以君之德泽为恩惠也。

集说 王氏弼曰：得立履尊，为益之主者也。为益之大，莫大于信。为惠之大，莫大于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费。惠心者也，信以惠心，尽物之愿，固不待问而“元吉”，以诚惠物，物亦应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

吕氏祖谦曰：人君但诚心惠民，不须问民之感，如此然后“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问民之感不感，是计功利，非诚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乐应乎。

蔡氏清曰：“惠心”，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皆“有孚”，上感而下应也。“有孚”之施于下者，在我只为心，自下之受此施者目之，则为德矣，实非有二也。

郑氏维岳曰：损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损六五受益而获“元吉”，益九五但知民之当益而已，“勿问元吉”也，此惠心之出于“有孚”者也。然上虽不望德于民，而民固德其惠矣。其德其惠，亦出于“有孚”也，故曰王道本于诚意。

案 “勿问”二字，吕氏说是，观孔子《象传》可见。

上九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本义 以阳居益之极，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击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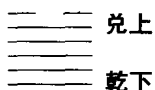
程传 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于人者也。以刚处益之极，求益之甚者也。所应者阴，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众人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极，则侵夺而致仇怨。或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谓先利则不夺不厌，圣贤之深戒也。九以刚而求益之极，众人所共恶，故无益之者，而或攻击之矣。“立心勿恒凶”，圣人戒人存心不可专

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当速改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上九处益之极，益之过甚者也。求益无厌，怨者非一，故曰“莫益之，或击之”也。“勿”，犹无也。求益无已，是“立心无恒”者也。无恒之人，必凶咎之所集。

案 卦义损上益下，则上者受损之极者也。若以受损为克己利下亦可，而爻义不然者，盖能克己利下，则受益莫大焉，不得云受损矣。故损上以处损之终，自损之极，而得益为义。此爻以处益之终，自益之极而得损为义。《书》云：满招损，谦受益。两爻之意相备也。

总论 熊氏良辅曰：损、益二卦，皆以损阳益阴为义。损自泰来者也，益自否来者也。天下之理，未有泰而不否，否而不泰，亦未有损而不益。益而不损者，故泰居上经十一卦，而损居下经十一卦。泰、否、损、益为上下经之对，后天序易，其微意盖可识矣。



程传 《夬·序卦》：“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益之极，必决而后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决也，夬所以次益也。为卦兑上乾下，以二体言之，泽，水之聚也，乃上于至高之处，有溃决之象。以爻言之，五阳在下，长而将极，一阴在上，消而将尽，众阳上进，决去一阴，所以为夬也。夬者刚决之义，众阳进而决去一阴，君子道长，小人消衰，将尽之时也。

夬 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本义 “夬”，决也，阳决阴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阳去一阴，决之而已。然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竭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厉，不可安肆，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则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辞。

程传 小人方盛之时，君子之道未胜，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故含晦俟时，渐图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当显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恶，故云“扬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诚意也。“号”者，命众之辞。君子之道虽长盛，而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使知尚有危道。虽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备，则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惧之心，则无患也，圣人设戒之意深矣。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革之。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

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众阳之盛，决于一阴，力固有余。然不可极其刚至于太过，太过乃如蒙上九之为寇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谓不宜尚壮武也。“即”，从也。从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阳虽盛，未极乎上，阴虽微，犹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进而往也，不尚刚武，而其道益进，乃夬之善也。

集说 游氏酢曰：“扬于王庭”，诵言于上也。“孚号”，诞告于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远也。

胡氏炳文曰：以五阳去一阴，而彖为警戒危惧之辞不一。盖必“扬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诚呼号其众，使君子之类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复利往，往而为临为泰为夬也。夬利往，往而为乾也。盖阴之势虽微，蔓或可滋，穷或为敌，君子固无时不戒惧，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时忘戒惧也。

案 以《彖传》观之，则“扬于王庭”者声罪正辞也。“孚号有厉”者，警戒危惧也。“有厉”，不指时事，谓其心之忧危也。夫既曰“扬于王庭”矣，则所宣告者众，而治之务于武断矣。而又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意似相反何也？曰：虽宣告者众，而其本则在于自修。虽治之贵刚，而神武则存乎不杀也。盖“告自邑不利即戎”，是终“孚号有厉”之意，“利有攸往”，是终“扬于王庭”之意。

初九 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本义 “前”，犹进也。当决之时，居下任壮，不胜宜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九阳爻而乾体，刚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决时，壮于前进者也。“前趾”，谓进行，人之决于行也。行而宜，则其决

为是。往而不宜，则决之过也。故“往”而“不胜”，则“为咎”也。夬之时而往，往决也，故以胜负言。九居初而壮于进，躁于动者也，故有不胜之戒。阴虽将尽，而己之躁动，自宜有不胜之咎，不计彼也。

集说 苏氏轼曰：大壮之长则为夬，故夬之初九，与大壮之初九无异。

《朱子语类》云：“壮于前趾”，与大壮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壮，只争一画。

蔡氏清曰：其“不胜”者，自为不胜也。故曰“为咎”，明非时势不利也。

九二 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本义 九二当决之时，刚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忧惕号呼以自戒备。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

程传 夬者，阳决阴，君子决小人之时，不可忘戒备也。阳长将极之时，而二处中居柔，不为过刚。能知戒备，处决之至善也。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集说 张子曰：警惧申号，能“孚号”而“有厉”也。以必胜之刚，决至危之柔，能自危厉，虽有戎何恤。

苏氏轼曰：“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静也。

王氏申子曰：彖言“孚号”，而以“有厉”处之矣。二刚得中而知戒惧，故亦“惕号”。盖必如是而后可免小人乘间抵隙之忧，故虽莫夜阴伏之时，有兵戎，亦不足虑矣，以防之密而备之素也。

吴氏曰慎曰：刚中居柔，能忧惕号呼，即彖之“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者也，虽“莫夜有戎”而无忧。

案 此爻辞有以“惕号莫夜”为句，“有戎勿恤”为句者，言莫夜人所忽也。而犹惕号，则所以警惧者素矣。有戎人所畏也，而不之恤，则所以持重者至矣。盖即彖之所谓“孚号有厉”，“不利即戎”者也。夫唯无事而惕号，故有事而能“勿恤”。史称终日钦钦，如对大敌，及临陈则志气安闲，若不欲战者是也。此卦当以九五为卦主，而彖辞之意独备于九二者，盖九二远阴，主于平时，则发“孚号”告邑“不利即戎”之义。九五近阴，主于临事，则发“扬于王庭，利有攸往”之义，然其为中行中道则一也。

九三 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本义 “頄”，颧也。九三当决之时，以刚而过乎中，是欲决小人，而刚壮见于面目也。如是则有凶道矣，然在众阳之中，独与上六为应，若能果决其决，不系私爱，则虽合于上六，如“独行遇雨”，至于“若濡”，而为君子所愠，然终必能决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温峤之于王敦，其事类此。

程传 爻辞差错，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壮于頄有凶，独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当云“壮于頄有凶，独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夬夬尚刚健之时，三居下体之上，又处健体之极，刚果于决者也。“頄”，颧骨也，在上而未极于上者也。三居下体之上，虽在上而未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刚决，“壮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独行遇雨”，三与上六为正应，方群阳共决一阴之时，己若以私应之，故不与众同而独行，则与上六阴阳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谓阴阳和也。君子道长，决去小人之时，而已独与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处斯时，则能“夬夬”。谓夬其夬，果决

其断也。虽其私与，当远绝之。若见濡污，“有愠”，恶之色，如此则无过咎也。三健体而处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义以为教耳。爻文所以交错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误以为连也。

集说 陆氏希声曰：当君子之世而应小人，故外有沾污之累，内有愠恨之心。然后获“无咎”者，志有存焉。

王氏安石曰：九三乾体之上，刚亢外见，“壮于頄”者也。“夬夬”者，必乎夬之辞也。应乎上六，疑于污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若濡”则“有愠”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

郭氏雍曰：夬与大壮内卦三爻相类，故初九九三言“壮”。壮者小人用刚之事，非大者之壮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义，故大壮曰“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而此曰“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是也。以小人用壮言之，则知“壮于頄”者，小人之事也，是以“凶”也。唯君子明“夬夬”之义，则终“无咎”矣。

《朱子语类》云：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见于面目。至于“遇雨”而为所濡湿，虽为众阳所愠，然志在决阴，故得“无咎”也。盖九三虽与上六为应，而以刚居刚，有能决之象。故“壮于頄”则“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

蔡氏清曰：大意谓君子之去小人，顾其本心何如耳。本心果是要决小人，则虽暂与之合，而为善类之愠，终必能决之而“无咎”。不愈于“壮于頄”而“有凶”乎，此所以贵于决而和也。

何氏楷曰：上六为成兑之主，泽上于天，故称“雨”。以其适值而非木心也，故称“遇”。本非濡也，而迹类之，故称“若”。或观其迹而不察其心也，故称有“愠”。

九四 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本义 以阳居阴，不中不正，居则不安，行则不进，若不与众阳竞进而安出其后，则可以“亡”其“悔”。然当决之时，志在上进，必不能也。占者闻言而信，则转凶而吉矣。“牵羊”者，当其前则不进，纵之使前而随其后，则可以行矣。

程传 “臀无肤”，居不安也。“行次且”，进不前也。“次且”，进难之状。九四以阳居阴，刚决不足，欲止则众阳并进于下，势不得安，犹臀伤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则居柔失其刚壮，不能强进，故其行次且也。“牵羊悔亡”，“羊”者，群行之物。“牵”者，挽拽之义。言若能自强而牵挽以从群行，则可以“亡”其“悔”。然既处柔，必不能也。虽使闻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过而能改，闻善而能用，克己以从义，唯刚明者能之。在它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集说 方氏应祥曰：“牵羊”之说，《本义》谓让羊使前而随其后。则羊乃众君子之象，若就兑羊之象言之，则羊还是九四。羊性善触，不至羸角不已。圣人教以自牵其羊，抑其很性，则可以亡悔矣，是亦壮烦“有凶”之意。

案 “臀”者与阴相背之物也。夬四姤三，皆与阴连体而相背，故皆以“臀”为象。夫相背则势犹相远，缓以处之可也。若臀有肤，则能安坐矣。“臀无肤”，喻四之不能安坐也。不能安坐，故“次且”而欲进。所以然者，不能自制其刚壮故也。苟能制其刚壮，如“牵羊”然，则可“亡”其“悔”。特恐当时也，闻持重之言而不信耳。圣人于占戒之外，又设为反辞者，凡人有所忧畏瞻虑，则受警戒也，易，时之可为，势之可乘，一则恐失事机，二则恐犯众议，是以闻言而多不信也。“牵羊”，方氏说善。

九五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本义 “苋陆”，今马齿苋，感阴气之多者。九五当决之时，为决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阴。如“苋陆”然，若决而决之，而又不为过暴，合于“中行”，则“无咎”矣。戒占者当如是也。

程传 五虽刚阳中正居尊位，然切近于上六。上六说体，而卦独一阴，阳之所比也。五为决阴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决其决，如“苋陆”然，则于其“中行”之德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苋陆”，今所谓马齿苋是也。曝之难乾，感阴气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苋陆，虽感于阴而决断之易，则于“中行”无过咎矣。不然，则失其中正也。感阴多之物，“苋陆”为易断，故取为象。

集说 郑氏汝谐曰：“苋陆”，本草云：一名“商陆”，其根至蔓，虽尽取之，而旁根复生，小人之类难绝如此。

《朱子语类》云：“苋陆”是两物，“苋”者马齿苋，“陆”者章陆。一名“商陆”，皆感阴气多之物。药中用商陆治水肿，其物难乾，其子红。

项氏安世曰：“夬夬”者，重夬也。当夬者，上六也。三应之，五比之，嫌其不能夬也，故皆以“夬夬”明之。三谓之“遇雨”，五谓之“苋陆”，皆与阴俱行者也。比于阴而能自决以保其中，故可免咎。

案 此言“苋陆夬夬”，犹姤言“包瓜”，皆以细草阴类喻小人也。时当含章则包之，时当扬庭则决之。然其包之也以杞，刚之体不失也。其决之也，以“中行”，柔之用兼济也。

上六 无号，终有凶。

本义 阴柔小人，居穷极之时，党类已尽，无所号呼，终必

“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则其敌当之，不然反是。

程传 阳长将极，阴消将尽，独一阴处穷极之地，是众君子得时，决去危极之小人也。其势必须消尽，故云无用号咷畏惧，终必“有凶”也。

集说 苏氏轼曰：“无号”者，不警也。阳不警，则有以乘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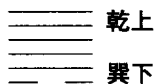
杨氏简曰：柔已决去，刚道已长，然不可不敬戒。苟忽焉不敬不戒，不警号，则亦终有凶。虽未必凶遂至，而既不警戒则放逸，逸则失道矣，失道者终于凶。

蒋氏悌生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详味此爻，若如《传》义说，似为小人谋，恐只依卦辞“孚号有厉”之意。言虽是五阳决去，一阴尚存，为君子之计。苟或默然养祸，则其终必致凶。圣人之情，何尝虑小人有凶也。

总论 徐氏几曰：“夬”，决也。以盛进之五刚，决衰退之一柔，其势若甚易。然而圣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于夬之一卦，丁寧深切，所以周防戒备者，无所不至。

龚氏煥曰：夬卦似大壮，故诸爻多与大壮相似，初之“壮于趾”，三之“壮于頄”之类是也。夬以五阳决一阴，其壮甚矣。圣人虑其夬决之过，故于爻皆致戒，而以阳居阳者为尤甚焉。阳之决阴，君子之去小人，亦贵乎中而已矣。

案 夬之与《壮》，前三爻全相类，是已。后三爻先儒未详说，须知壮之当前者四也，夬之前者五也，故《壮》四之“藩决不”，即夬五之“夬夬”。若《壮》之六五，则壮已过，而非用壮之时。夬之九四，则夬未及，而亦未可为果决之事，故《壮》五之“丧羊”，即夬四之“牵羊”也。若《壮》上之“艰”，夬上之“号”，则戒之始终不忘危惧而已。《壮》不如夬之盛，故犹曰“不能遂”。夬则可以遂矣，然其危惧之心同也。



程传 《姤·序卦》：“夬，决也。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决，判也。物之决判则有遇合，本合则何遇，姤所以次夬也。为卦乾上巽下，以二体言之，风行天下，天之下者，万物也，风之行无不经触，乃遇之象，又一阴始生于下，阴与阳遇也，故为姤。

姤 女壮，勿用取女。

本义 “姤”，遇也，决尽则为纯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后一阴可见，而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为遇。遇已非正，又一阴而遇五阳，则女德不贞而壮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阳，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一阴始生，自是而长，渐以盛大，是女之将长壮也。阴长则阳消，“女壮”则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顺从以成家道。姤乃方进之阴，渐壮而敌阳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渐壮，则失男女之正，家道败矣。姤虽一阴甚微，然有渐壮之道，所以戒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刚，故名为姤。施之于人，则是一女而遇五男，为壮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壮甚，“勿用取”此“女”也。

敦氏雍曰：阳至四五而后言壮，姤一阴方长即为壮者，亦见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

冯氏椅曰：古文姤作《遯》，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为

象。王洙易改为今文为姤，《杂卦》犹是古文，郑本同。

胡氏炳文曰：“女壮”诸家皆以为一阴有将盛之渐。《本义》以为一阴当五阳，已有女壮之象。

案 “女壮”之义，非以一阴始生于下为壮，亦非以一阴独当五阳为壮。盖卦以阴为主，阴而为主，即是壮也。

初六 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本义 “柅”，所以止车，以金为之，其刚可知。一阴始生，静正则吉，往进则凶。故以二义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则有吉而无凶。然其势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晓君子，使深为之备云。

程传 姤阴始生而将长之卦，一阴生，则长而渐盛，阴长则阳消，小人道长也，制之当于其微而未盛之时。柅止车之物，金为之，坚强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系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进，则阳刚贞正之道吉也。使之进往，则渐盛而害于阳，是见凶也。“羸豕孚蹢躅”，圣人重为之戒，言阴虽甚微，不可忽也。“豕”，阴躁之物，故以为况。羸弱之豕，虽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踯也。阴微而在下，可谓“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阳也，君子小人异道，小人虽微弱之时，未尝无害君子之心。防于微，则无能为矣。

集说 邱氏富国曰：姤之所以为姤者在此一爻，一阴始生，非以“金柅”系之，则柔道何所牵制而不敢进，系之所以防之也。

胡氏炳文曰：彖总一卦而言，则以一阴而当五阳，故于女为壮。爻指一画而言，五阳之下，一阴甚微，故于豕为羸。壮可畏也，羸不可忽也。

案 一阴穷于上，众以为无凶矣。而曰终有凶，防其后之辞也。一阴伏于下，众未觉其凶矣。而曰见凶，察于先之辞也。阴阳消息，循环无端。能察于先，即所以防其后，能防其后，即所以察于先也。

九二 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本义 “鱼”，阴物。二与初遇，为“包有鱼”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犹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众，则其为害广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姤”，遇也。二与初密比，相遇者也。在它卦则初正应于四，在姤则以遇为重。相遇之道，主于专一。二之刚中，遇固以诚。然初之阴柔，群阳在上，而又有所应者，其志所求也。阴柔之质，鲜克贞固。二之于初，难得其诚心矣。所遇不得其诚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鱼”，阴物之美者，阳之于阴，其所悦美，故取鱼象。二于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鱼，则于遇为“无咎”矣。“宾”，外来者也。“不利宾”，包苴之鱼，岂能及宾，谓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当专一，二则杂矣。

集说 陆氏希声曰：不正之阴，与刚中之二相比，能包而有之，使其邪不及于外。

李氏开曰：剥之“贯鱼”，姤之“包有鱼”，皆能制阴者也。

胡氏炳文曰：“包”，如包苴之包，容之于内，而制之使不得逸于外也。

何氏楷曰：“包”字与“系豕”“包瓜”同意，古之小人所以乱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鱼”，则不视小人为异类，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近之使近，亦不傲之使无所容，其何咎焉。

案 制阴之义，不取诸九四之相应，而取诸九二之相比者，阴阳主卦，皆以近比者为亲切，而处之又有中有不中焉。故复六四之“独复”，亦不如六二“休复”之为美也。夬五近上，则有“苞陆”之嫌，姤二比初，独不以阴邪为累乎。曰：夬之阴，其势极矣。如病之既剧，如乱之已成，非有以除去之不可。姤则阴始生也，如病将发，如乱初萌，豫防而早治之，则不至于盛长矣。观乎“不利宾”之戒，未尝不以阴邪之渐驯为谆谆也。《诗》云：敝笱在梁，其鱼魴鰈，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是不能制之而使及宾之验矣。

九三 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本义 九三过刚不中，下不遇于初，上无应于上，居则不安，行则不进，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则无阴邪之伤，故虽危“厉”而“无大咎”也。

程传 二与初既相遇，三说初而密比于二，非所安也。又为二所忌恶，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肤也。处既不安，则当去之。而居姤之时，志求乎遇，一阴在下，是所欲也。故处虽不安，而“其行”则又“次且”也。“次且”，进难之状，谓不能遽舍也。然三刚正而处巽，有不终迷之义，若知其不正而怀危惧，不敢妄动，则可以“无大咎”也。非义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则不至于大也。

集说 李氏简曰：居则臀在下，故困初六言“臀”。行则臀在中，故夬、姤三四言“臀”。

案 “臀无肤”之义，与夬四同，“其行次且”，志欲制阴也。非其位任，而欲制之，有危道焉，然于义则无咎。

九四 包无鱼，起凶。

本义 初六正应，已遇于二，而不及于己，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包”者，所裹畜也。“鱼”，所美也。四与初为正应，当相遇者也。而初已遇于二矣，失其所遇，犹包之“无鱼”，亡其所有也。四当姤遇之时，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离，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从二，以比近也，岂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义当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岂有上不失道而下离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妇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为上而下离，必有凶变。起者，将生之谓，民心既离，难将作矣。

集说 吴氏曰慎曰：九三以不遇阴而“无大咎”，上九以不遇阴而“无咎”，四则“包无鱼起凶”，何也？盖初六本其正应，当遇而不遇故也。

案 四与初正应，当制阴之任者也。然不能制之而为“包无鱼”之象，何也？曰：此与夬之九三同，当决阴制阴之任，而德非中正。故一则刚壮而怀愠怒，一则疾恶而胥绝远，无包容之量，无制服之方故也。以是爻德，而适犯卦义取女之戒，则其起凶宜矣。《书》曰：宽而有制，有容德乃大。又曰：尔无忿疾于顽。是“包有鱼”“无鱼”之所由分也。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本义 “瓜”，阴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溃。“杞”，高大坚实之木也。五以阳刚中正主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溃之阴，其象如此。然阴阳迭胜，时运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静以制之，则可以回造化矣。“有陨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程传 九五下亦无应，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故终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叶大，处高体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实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侧微之贤之象也。

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贤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犹以杞叶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内蕴中正之德，充实章美。人君如是，则无有不遇所求者也。虽屈己求贤，若其德不正，贤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内积至诚，则“有陨自天”矣。犹言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诚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贤，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于梦寐，文王遇于渔钓，皆由是道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鱼”与“瓜”皆阴物，二与初遇，故“包有鱼”。五与初无相遇之道，犹以高大之杞，而包在地之瓜也。然瓜虽始生而必溃，九五阳刚中正，能含晦章美，静以待之，是虽阴阳消长，时运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姤其将可转而为复乎。

俞氏琰曰：“含”即包之谓，其初含蓄不露。一旦瓜熟蒂脱，自杞坠地。故曰“含章”，“有陨自天”。

林氏希元曰：“含章”不是全无所事，是用意周密，不动声色，而自有以消息于方萌也。

案 五为卦主，而与阴无比应，得卦“勿用取女”之义也。夫与阴虽无比应，而为卦主，则有制阴之任焉，故极言修德回天之道。

上九 姤其角。吝，无咎。

本义 “角”，刚乎上者也。上九以刚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与九三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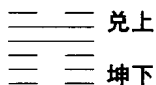
程传 至刚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刚居上，故以“角”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从，和顺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刚极，人谁与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己则如是，人之远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归“咎”。

集说 徐氏几曰：上九处姤之穷，与初无遇，虽“吝”，然

亦“无咎”，阴不必遇也。

胡氏炳文曰：九三以刚居下卦之上，于初阴无所遇，故虽“厉”而“无大咎”。上九以刚居上卦之上，于初阴亦不得其遇，故虽“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为咎也。

案 此爻亦与夬初反对，皆与阴绝远者也，不与阴遇，不能制阴，故可“吝”。然非其事任也，故“无咎”。此如避世之士，不能救时，而亦身不与乱者也。



程传 《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会遇则成群，萃所以次姤也。为卦兑上坤下，泽上于地，水之聚也，故为萃，不言泽在地上而云泽上于地，则为方聚之义也。

萃 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本义 “萃”，聚也。坤顺兑说，九五刚中而二应之，又为泽上于地，万物萃聚之象，故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庙”，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庙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义曰：“公假”于太庙是也。庙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则可以至于庙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则必“见大人”而后可以得“亨”。然又必利于正，所聚不正，则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后有，聚则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辞。

程传 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于“有庙”极也，群生至众也，而可一其归仰，人心莫知其乡也。而能致其诚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来格，天下萃合人心总摄众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过于宗庙。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庙”，则萃道之至也。祭祀之报，本于人心。圣人制礼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与涣不同。涣则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义，彖辞甚明。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则乱，物聚则争，事聚则紊，非大人治之，则萃所以致

争乱也。萃以不正，则人聚为苟合，财聚为悖人，安得亨乎，故“利贞”。萃者丰厚之时也，其用宜称，故“用大牲吉”。事莫重于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当萃之时，而交物以厚，则是享丰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乐矣。若时之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丰美，天下莫之与而悔吝生矣。盖随时之宜，顺理而行，故《彖》云“顺天命也”。夫不能有为者，力之不足也，当萃之时，故“利有攸往”。大凡兴工立事，贵得可为之时，萃而后用，是动而有裕，天理然也。

集说 程子曰：萃、涣皆立庙，因其精神之萃，而形于此，为其涣散，故立此以收之。

项氏安世曰：卦名下元无亨字，独王肃本有，王弼遂用其说，孔子彖辞初不及此字。

赵氏汝腾曰：阳居五而五阴从之为比，阳居五与四而四阴从之为萃，二卦相似。然比者众阴始附之初，圣人作而万物睹之时也。萃者二阳相比，群阴萃而归之，君臣同德，万物盛多之时也。

龚氏涣曰：“假”字，疑当作昭假烈祖之假，谓感格也。王者致祭于宗庙，以己之精神，感格祖考之精神，所以为萃也。

何氏楷曰：“用大牲吉”，承“王假有庙”言，“利有攸往”，承“利见大人”言。

案 以《彖传》观之，“利见大人亨利贞”为一事无疑。“王假有庙”者，神人之聚也。“利见大人”者，上下之聚也。“用大牲吉”，广言群祀，由假庙而推之，皆所以聚于神也。“利有攸往”，广言所行，由见大人而推之，皆所以聚于人也。

初六 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本义 初六上应九四，而隔于二阴，当萃之时，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终”，志乱而妄聚也。若呼号正应，则众以为笑。但“勿恤”而往从正应，则“无咎”矣。戒占者当如是也。

程传 初与四为正应，本“有孚”以相从者也。然当萃时，三阴聚处，柔无守正之节。若舍正应而从其类，乃“有孚”而“不终”也，“乃乱”，惑乱其心也。“乃萃”，与其同类聚也。初若守正不从，号呼以求正应，则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语一团也，谓众以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从刚阳之正应，则无过咎。不然，则入小人之群矣。

集说 胡氏瑗曰：“号”，谓号咷也。萃聚之世，必上下相求和会，然后必有所济，故始有号咷之怨，终得与四萃聚而有欢笑也。

王氏宗传曰：初之于四，相信之志，疑乱而不一也。然居萃之时，上下相求。若号焉，四必说而应之，则一握之顷，变号咷而为笑乐矣，谓得其所萃也。故戒之曰“勿恤”，又勉之曰“往无咎”。

姚氏舜牧曰：初四相应，此心本自相孚。但孚须有终为善，如“有孚”而“不终”，则“乃乱”而“乃萃”矣，萃其可乱乎哉。若念有孚之当终，而呼号以往从之，则正应可合，而无妄萃之咎矣。

钱氏志立曰：萃与比同，所异者多九四一阳耳。比初无应，曰“有孚”者，一于五也。萃初与四应，曰“有孚不终”者，有二阳焉，“不终”于四也。及此时而号以求萃，可以破涕为笑，同人“先号咷而后笑”者是也。

案 胡氏王氏姚氏钱氏诸说，皆于文义甚合，盖易中“号”“笑”二字每每相对也。两“乃”字不同，上“乃”字，虚字也；下“乃”字，犹汝也。正如书而康而色，上而字，虚字也，下而

字，犹汝也。言“有孚不终”，则必乱汝之所萃也。其所以乱之故，则钱氏得之矣。“握”者，手所执持以转移之机也。言能至诚迫切，则一转移之间，必有和合之喜，故曰“若号，一握为笑”。

六二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本义 二应五而杂于二阴之间，必牵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顺，虚中以上应。九五刚健中正，诚实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诚，则虽薄物亦可以祭矣。

程传 初阴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终其孚，故因其才而为之戒。二虽阴柔而得中正，故虽戒而微辞。凡爻之辞关得失二端者，为法为戒，亦各随其才而设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牵也。人之交，相求则合，相待则离。二与五为正应，当萃者也。而相远，又在群阴之间，必相牵引，则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与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岂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补过也”，二与五不相引则过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诚之谓也。“禴”，祭之简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备物，直以诚意交于神明也。“孚乃”者，谓有其孚，则可不用文饰，专以至诚交于上也。以“禴”言者，谓荐其诚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饰焉，是未诚也。盖其中实者，不假饰于外，“用禴”之义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独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诚而已。

集说 胡氏瑗曰：君子之进，不可自媒。以苟媚其君，而幸其时之宠荣也。是故君子进用，必须有道。六二以阴居阴，履得其中，又上应九五中正之君，必待其君援引于己，然后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孚”，信也。“禴”，薄祭也。君子之进，必在乎诚信相交，心志相接。当萃聚之时，诚信既著，心

志既通，则可以不烦外饰，其道得行矣。孚信中立，则虽禴之薄祭，亦可通于神明也。

张子曰：能自持不变，引而后往，“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诚素著白于幽明之际。

王氏宗传曰：彖以“用大牲”为“吉”，而六二以“用禴”为利，何也？备物者，王者所以随其时。“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

案 彖言“利见大人”，九五者卦之大人也。六二应之，得见大人之义矣。然见大人者，聚必以正，故必待其引而从之，乃“吉”而“无咎”。盖聚而不正，则不亨也。“孚乃利用禴”者，言相聚之道，以诚为本，苟有明信，虽用禴可祭矣，况大牲乎，亦根卦义而反其辞也。易曰：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传》曰：在下位，不援上。此引字是汲引之引，非援引之引。

六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本义 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上无应与，欲求萃于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从于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后往，复得阴极无位之爻，亦小可羞矣。戒占者当近舍不正之强援，而远结正应之穷交，则“无咎”也。

程传 二阴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于人，而人莫与，求四则非其正应，又非其类，是以不正为四所弃也。与二则二自以中正应五，是以不正为二所不与也。故欲“萃如”，则为人弃绝而“嗟如”，不获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与，无所利也。唯往而从上六，则得其萃，为“无咎”也。三与上虽非阴阳正应，然萃之时，以类相从，皆以柔居一体之上，又皆无与，居相应之地，上复处说顺之极，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变动无常，在人识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于四与二，不获而后往从上六。

人之动为如此，虽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集说 吴氏澄曰：与二阴萃于下，而上无应，故嗟叹不得志。虽无应而比近九四之阳，苟能往而上求九四，则可“无咎”。

俞氏琰曰：萃之时“利见大人”，三与五非应非比，而不得其萃，未免有嗟叹之声，则“无攸利”矣。既曰“无攸利”，又曰“往无咎”，三与四比，则其往也。舍四可乎，三之从四，四亦巽而受之，故“无咎”。第无正应，而近比于四，所聚非正，有此小疵耳。

案 以《象传》观之，吴氏俞氏之说是也。易例三四隔体，无相从之义，然亦有以时义而相从者，随三之“系丈夫”，及此爻是也。其不正而亦以时义相从者，豫三咸三是也。皆因九四有主卦之义者故然。

九四 大吉，无咎。

本义 上比九五，下比众阴，得其萃矣。然以阳居阴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后得“无咎”也。

程传 四当萃之时，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体群阴，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谓善矣。然四以阳居阴，非正也。虽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后为“无咎”也。“大”为周遍之义，无所不周，然后为大，无所不正，则为“大吉”，“大吉”则“无咎”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盖亦有焉。如齐之陈恒，鲁之季氏是也。然得为“大吉”乎，得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后为“无咎”也。

集说 房氏乔曰：“大吉”谓匪躬尽瘁，始终无玷，可免专民之咎。有谓立大功可免咎者非也。

项氏安世曰：无尊位而得众心，故必“大吉”而后可以“无

咎”。如益之初九，在下位而任厚事，亦必“元吉”而后可以“无咎”也。

胡氏炳文曰：比卦五阴，皆比五之一阳，萃四阴，皆聚归五与四之二阳。五曰“萃有位”，以见四之萃非有位也。无尊位而得众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九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本义 九五刚阳中正，当萃之时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则亦修其“元永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当如是也。

程传 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众，而君临之，当正其位，修其德，以阳刚居尊位称其“位”矣。为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过“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归者，则当自反以修其“元永贞”之德，则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贞”者，君之德，民所归也。故比天下之道，与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过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归附者。盖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来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诞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盖有远近昏明之异，故其归有先后。既有未归，则当修德也。所谓德，“元永贞”之道也。“元”，首也，长也。为君德首出庶物君长群生，有尊大之义焉，有主统之义焉。而又恒永贞固，则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谓悔，志之未光，心之未谦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五，萃之主也。当萃之时，为萃之主，莫大于有其位，尤莫大于有其道。有是位而无是道，则天下不我信者，亦众矣，故曰“匪孚”。谓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人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则未至也，故必“元永贞”而后“悔

亡”。

《朱子语类》：问：九五以阳刚中正，当萃之时，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则虽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不信，当修其“元永贞”之德，而后“悔亡”也。

案 萃九五，居尊以萃群阴，与比略同。卦象泽上于地，与比象亦略同也。故其“元永贞”之辞亦同。“元永贞，悔亡”，即所谓“原筮，元永贞，无咎”也。

上六 赍咨涕洟，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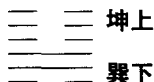
本义 处萃之终，阴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而后可以“无咎”也。

程传 六，说之主。阴柔小人，说高位而处之，天下孰肯与也。求萃而人莫之与，具穷至于“赍咨”而“涕洟”也。“赍咨”，咨嗟也。人之绝之，由己自取，又将谁咎。为人恶绝，不知所为，则陨获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状也。

集说 方氏应祥曰：此爻照“后夫凶”看，比之上六，以比之最后而凶。萃之上六，亦以萃之最后而有未安者。故其忧惧若此，此正所谓孤臣孽子也。

黄氏淳耀曰：上乃孤孽之臣子也。萃极将散，而不得所萃，乃不得于君亲者。“赍咨涕洟”四字，乃极言怨艾求萃之情，故终得萃而“无咎”。

案 方氏黄氏之说得之，盖不止孤臣孽子，乃放臣屏子之伦也，方氏以比上相照亦是。然比上直曰“凶”，此则“赍咨涕洟”而“无咎”者，比彖有“后夫凶”之辞，故遂以上六当之。此彖有“利见大人”之辞，正与蹇卦同例，故尚有积诚求萃之理也。



程传 《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积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为升，所以次于萃也。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长而益高，为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本义 “升”，进而上也。卦自解来，柔上居四，内巽外顺，九二刚中而五应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进也。

程传 “升”者，进而上也。升进则有亨义，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见“大人”，不假忧恤，前进则“吉”也。“南征”，前进也。

集说 代氏渊曰：尊爻无此人，故不云“利见”。

案 卦直言“元亨”而无他辞者，大有、鼎也。虽有他辞而非戒辞者，升也。历选易卦，唯此三者，盖大有与比相似。然所比者阴也，民也。所有者阳也，贤也。鼎与井相似，然“往来井井”者，民也。“大烹以养”者，贤也。升与渐相似，然渐者，贤之有所需待而进者也。升者，贤之无所阻碍而登者也。易道莫大于尚贤，而贤人得时之卦，莫盛于此三者。故其彖皆曰“元亨”，而无戒辞也。不曰“利见大人”而曰“用见”，代氏之说得之。

初六 允升，大吉。

本义 初以柔顺居下，巽之主也。当升之时，巽于二阳，占

者如之，则信能升而“大吉”矣。

程传 初以柔居巽体之下，又巽之主。上承于九二之刚，巽之至者也。二以刚中之德，上应于君，当升之任者也。“允”者，信从也。初之柔巽，唯信从于二，信二而从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则刚中，以力言则当任，初之阴柔又无应援，不能自升，从于刚中之贤以进，是由刚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集说 王氏申子曰：以柔而升，升之义也。初以柔居下，即木之升言之，乃木之根，故信其升之必达，而获“大吉”也。

何氏楷曰：初六巽主居下，犹木之根也。而得地气以滋之，其升也允矣。所以为升者巽也，所以为巽者初也，“大吉”孰如之。

案 此“允升”允字，当与晋之“众允”同义。盖不获上信友，不可以升进也。然晋三言众允，升初遂言“允升”，则王氏何氏巽主木根之说是也。

九二 孚乃利用禴，无咎。

本义 义见萃卦。

程传 二阳刚而在下，五阴柔而居上，夫以刚而事柔，以阳而从阴，虽有时而然，非顺道也。以暗而临明，以刚而事弱，若龟勉于事势，非诚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诚，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为乎。五虽阴柔，然居尊位，二虽刚阳，事上者也。当内存至诚，不假文饰于外，诚积于中，则自不事外饰，故曰“利用禴”，谓尚诚敬也。自古刚强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为矫饰者也。“禴”，祭之简质者也。云“孚乃”，谓既孚乃宜不用文饰，专以其诚感通于上也，如是则得“无咎”。以刚强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当升之时，非诚意相交，其能免于咎乎。

集说 张氏清子曰：萃六二以中虚为“孚”，而与九五应。

升九二以中实为“孚”，而与六五应。二爻虚实虽殊，其孚则一也。孚则虽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彖》言“刚中而应”，指此爻也。

案 升晋之时，以柔为善。二刚而亦利者，以其中也。刚中有应，是见大人者也，故亦为升之利。初言“吉”，以君子得时之遇言也。二言“无咎”，以君子进身之道言也。六四则兼之。

九三 升虚邑。

本义 阳实阴虚，而坤有国邑之象。九三以阳刚当升时，而进临于坤，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三以阳刚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顺之，复有援应，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御哉。

案 诸爻皆有吉利之占，三独无之，则“升虚邑”者，但言其勇于进而无所疑畏耳。方升之时，故无凶咎之辞。然终不如二五之中，初四之顺也。九三过刚，与柔以时升之义反，故其辞非尽善。

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本义 义见随卦。

程传 四柔顺之才，上顺君之升，下顺下之进，已则止其所焉。以阴居柔，阴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顺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顺天下之贤而使之升进，已则柔顺谦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业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则“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复有“无咎”之辞，何也？曰：四之才虽善，而其位当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时，不可复升，升则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则“吉”而“无咎”也。然处大臣之位，不得无事于升，当上升其君之

道，下升天下之贤，已则止其分焉。分虽当止，而德则当升也，道则当亨也。尽斯道者其唯文王乎。

案 卦义柔以时升，六四初交上体，又位在巽坤之间，有“南征”之象。迫近尊位，有见大人之义，是爻之合于卦义者也。在己者，用之以见大人则吉。为大人者，用之以享神明则宜。与随上之义同，皆言王用此人，以享于山川也。不曰“西山”，而曰“岐山”，避彖辞“南征”之文。先儒或言岐山在周西南。

六五 贞吉，升阶。

本义 以阴居阳，当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则可以得吉而升阶矣。“阶”，升之易者。

程传 五以下有刚中之应，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质本阴柔，必守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贞固，则信贤不笃，任贤不终，安能吉也。阶所由而升也，任刚中之贤，辅之而升，犹登进自阶，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应，然在下之贤，皆用升之阶也。能用贤，则汇升矣。

集说 李氏元量曰：“贞吉升阶”，升而有序，故以阶言之，谓宾主以揖逊而升者也。

王氏宗传曰：《彖传》柔以时升，盖谓五也。

熊氏良辅曰：以顺而升，如历阶然。

案 升至五而极，居坤地之中，亦有“南征”之象焉，乃卦之主也。不取君象，但为臣位之极者，与晋、渐之五同也。升阶，须从李氏熊氏之说。盖古者宾主三揖三让而后升阶，将上堂矣。而犹退逊如此，以况君子始终之进以礼者也。升晋之所以必贵于柔顺者以此，升阶之戒不在贞字之外，乃发明贞吉之意尔。

上六 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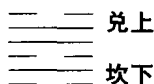
本义 以阴居升极，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适而利，但可反其不已于外之心，施之于不息之正而已。

程传 六以阴居升之极，昏冥于升，知进而不知止者也，其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时而用于贞正而当不息之事，则为宜矣。君子于贞正之德，“终曰乾乾”，“自强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则利也。以小人贪求无已之心，移于进德，则何善如之。

集说 石氏介曰：已在升极，是昧于升进之理。若能知时消息，但自消退，不更求进，乃利也。

徐氏之祥曰：豫上乐极，故“冥豫”。升上进极，故“冥升”。

案 “冥升”与“晋其角”之义同，皆进而不能退者也。以其刚也，故曰“角”。以其柔也，故曰“冥”。“利于不息之贞”，其戒亦与“维用伐邑”之义同，皆勤于自治，不敢以盛满自居者也。以其刚也，故曰“伐邑”。以其柔也，故曰“不息之贞”。



程传 《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进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后受之以困也。困者，惫乏之义。为卦兑上而坎下，水居泽上，则泽中有水也，乃在泽下，枯涸无水之象，为困乏之义。又兑以阴在上，坎以阳居下，与上六在二阳之上，而九二陷于二阴之中，皆阴柔掩于阳刚，所以为困也。君子为小人所掩蔽，穷困之时也。

困 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本义 “困”者，穷而不能自振之义。坎刚为兑柔所掩，九二为二阴所掩，四五为上六所掩，所以为困。坎险兑说，处险而说，是身虽困而道则“亨”也。二五刚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处困能亨，则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当也。“有言不信”，又戒以当务晦默，不可尚口，益取穷困。

程传 如卦之才，则困而能亨，且得贞正，乃大人处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处困，不唯其道自吉，乐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况随时善处，复有裕乎，“有言不信”，当困而言，人谁信之。

集说 孔氏颖达曰：“困”者，穷厄委顿之名，道穷力竭，不能自济，故名为困。小人遭困，则穷斯滥矣。君子遇之，则不改其操，处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处困而能自通，必是履正体大之人。能济于困，然后得“吉”而“无咎”，故曰“贞，大人吉，无咎”。处困求济，在于正身修德。若巧言饰辞，

人所不信，则其道弥穷，故诫之以有言不信也。

案 “困亨”者，非谓处困而能亨也。盖困穷者，所以动人之心，忍人之性，因屈以致伸，有必通之理也。然唯守正之大人，则能进德于困，而得其所以可通者尔，岂小人之所能乎。困者，君子道屈之时也，屈则不伸矣。“有言不信”，信字疑当作伸字解，盖有言而动见沮抑，乃是困厄之极，不特人疑之而不信也。夬卦“闻言不信”，已不信人之言也。而夫子以聪不明解之，以信字对聪字，则信字当为疑信之信。此卦“有言不信”，人不行之言也。而夫子以尚口乃穷解之，以信字对穷字，则信字当为屈伸之伸。

初六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本义 “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伤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阴柔处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六以阴柔处于至卑，又居坎险之下，在困不能自济者也，必得在上刚明之人为援助，则可以济其困矣。初与四为正应，九四以阳而居阴为不正，失刚而不中，又方困于阴掩，是恶能济人之困。犹“株木”之下，不能荫覆于物。“株木”，无枝叶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它卦不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谓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则非困也。“入于幽谷”，阴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于困，则益迷暗妄动，入于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于困，无自出之势，故于至“三岁不覿”，终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初六在坎下，故为“入于幽谷”，即坎初爻入于坎陷也。

张氏清子曰：人之体行则趾为下，坐则臀为下，初六困而不

行，此坐困之象也。

案 《诗》云：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初不能自迁于乔木，而唯坐困株木之下，则有愈入于幽谷而已。阴柔处困之最下，故其象如此。在人则卑暗穷陋，而不能自拔者。言“臀”者，况其坐而不迁也。

九二 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本义 “困于酒食”，厌饫苦恼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饱过宜，则是反为所困矣。“朱紱方来”，上应之也。九二有刚中之德，以处困时，虽无凶害，而反困于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则非其时，故“凶”，而于义为“无咎”也。

程传 “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刚中之才，而处困之时，君子安其所遇，虽穷厄险难，无所动其心，不恤其为困也。所困者唯困于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泽天下之民，济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怀其道而困于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后能施其所蕴。二以刚中之德困于下，上有九五刚中之君，道同德合，必来相求，故云“朱紱方来”。“方来”，方且来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来为义，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亨祀”，“享祀”，以至诚通神明也。在困之时，利用至诚，如享祀然。其德既诚，自能感通于上。自昔贤哲困于幽远，而德卒升闻，道卒为用者，唯自守至诚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时，若不至诚安处以俟命，往而求之，则犯难得凶，乃自取也，将谁咎乎！不度时而征，乃不安其所，为困所动也。失刚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诸卦二五以阴阳相应而吉，唯小畜与困，乃厄于阴，故同

道相求。小畜阳为阴所畜，困阳为阴所掩也。

集说 石氏介曰：“朱紱”，祭服，谓可衣朱紱而享宗庙也。“征凶”，既在险中，何可以行。“无咎”，以其居阳明之德，可以“无咎”。

案 小人以身穷为困，君子以道穷为困。卦之三阳，所谓君子也。所困者，非身之穷，乃道之穷也。故二五则“紱”服荣于躬，四则“金车”宠于行。然而道之不通，则其荣宠也，适以为困而已矣。然荣宠亦非无故而来，神明之意，必有在焉。唯竭诚以求当神明之意，则终有通时矣。故虽当困之时，“征行”必“凶”，而其要“无咎”也。“用享祀”者，谓服此“朱紱”。用此酒食以享之，喻所得之爵禄，不敢以之自奉，而以为竭诚尽职之具也。《书》曰：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意义相近。

六三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本义 阴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则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宫”谓三，而妻则六也。其义则《系辞》备矣。

程传 六三以阴柔不中正之质，处险极而用刚，居阳用刚也，不善处困之甚者也。“石”，坚重难胜之物。“蒺藜”，刺不可据之物。三以刚险而上进，则二阳在上，力不能胜，坚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刚中之上，其不安犹藉刺，“据于蒺藜”也。进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宫”，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进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则失其所安矣。进退与处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系辞》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二阳不可犯也，而

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恶也。三在二上，固为据之，然苟能谦柔以下之，则无害矣。乃用刚险以乘之，则不安而取困，如据蒺藜也。如是，死期将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见乎？

案 三阴皆非能处困者，初在下，坐而困者也。三居进退之际，行而困者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而又无所归，甚言妄行取困，其极如此。

九四 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本义 初六，九四之正应，九四处位不当，不能济物，而初六方困于下，又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胜正，故其占虽为可“吝”，而必有终也。“金车”为九二，象未详，疑坎有轮象也。

程传 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当困之时，上下相求，理当然也。四与初为正应，然四以不中正处困，其才不足以济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刚中之才，足以拯困，则宜为初所从矣。“金”，刚也。“车”，载物者也。二以刚在下载己，故谓之“金车”。四欲从初而阻于二，故其“来”迟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车”也。己之所应，疑其少己而之它，将从之，则犹豫不敢遽前，岂不可羞“吝”乎。有“终”者，事之所归者正也。初四正应，终必相从也。寒士之妻，弱国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择势而从，则恶之大者，不容于世矣。二与四皆以阳居阴，而二以刚中之才，所以能济困也。居阴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刚柔之宜也。

集说 胡氏瑗曰：“徐徐”者，舒缓不敢决进也。

案 “来徐徐”者，喻君子当困时，不欲上进也。“困于金车”者，招我以车，不容不来也，如是则可羞吝矣。然上近九五

之刚中正，乃卦所谓大人者，与之同德，终有亨道。

九五 剿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本义 “剿刖”者，伤于上下。下既伤，则赤绂无所用而反为困矣。九五当困之时，上为阴掩，下则乘刚，故有此象。然刚中而说体，故能迟久而有说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当获福。

程传 截鼻曰“剿”，伤于上也。去足为“刖”，伤于下也。上下皆掩于阴，为其伤害，“剿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与也。“赤绂”，臣下之服，取行来之义，故以绂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来也。天下皆来，则非困也。五虽在困，而有刚中之德，下有九二刚中之贤，道同德合，徐必相应而来，共济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说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诚敬而后受福。人君在困时，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贤，若祭祀然。致其诚敬，则能致天下之贤，济天下之困矣。五与二同德，而云上下无与，何也？曰：阴阳相应者，自然相应也，如夫妇骨肉分定也。五与二皆阳爻，以刚中之德同而相应，相求而后合者也，如君臣朋友义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与。有与则非困，故徐合而后有说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则宜用至诚，乃受福也。祭与祀享，泛言之则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当用也。

集说 王氏应麟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谓明虽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岂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独知之乎。愚谓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韩子云：唯乖于时，乃与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处困之道也。

案 九五不敢君象，但取位高而益困者耳。其象与九二同，但二则“朱紱”方将来，五则高位而已“困于赤紱”矣。“乃徐有说”者，五兑体，故能从容以处之而有余裕也。“利用祭祀”之义，亦与二同。

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本义 以阴柔处困极，故有“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之象。然物穷则变，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则可以“征”而“吉”矣。

程传 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葛藟”，缠束之物。“臲臲”，危动之状。六处困之极，为困所缠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与“臲臲”也。“动悔”，动辄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谓也，若能曰如是动皆得悔，当变前之所为有悔也。能悔则往而得吉也，困极而征，则出于困矣，故“吉”。三以阴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刚而处险，困而用刚险，故凶，上以柔居说，唯为困极耳。困极则有变困之道也，困与屯之上皆以无应居卦终，屯则“泣血涟如”，困则“有悔征吉”，屯险极而困说，体故也。以说顺进，可以离乎困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此《彖》所谓“尚口乃穷也”。若能断“葛藟”而不牵，辞“臲臲”而不居，行而去之，“吉”孰加焉。

易氏拔曰：阳刚不可终困，而二四五皆不言吉，阴柔未免乎困，而上独言“吉”者，困极则变，如否之有泰，虽险而终济也。

徐氏几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困已极矣。“有悔”则可出困而“征吉”，困穷而通，其谓是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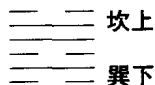
吴氏曰慎曰：困非自己致而时势适逢者，则当守其刚中之

德，是谓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其道主于贞，若困由己之柔暗而致者，则当变其所为，以免于困也。其道主于悔，学者深察乎此，则处困之道，异宜而各得矣。

案 处困贵于说，而上说之主也，故虽当困极而尚有征吉之占，异乎初与三之坐困行塞者也。然而兑主，则又有尚口之象，尚口则支离缴绕，如“困于葛藟”然，将且“寃寃”不安，而失其所为说矣，故必悔悟而离去之则“吉”。

总论 龚氏焕曰：卦以柔掩刚而为困，主乎阳而言也。而阴之困为尤甚，《彖传》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三刚爻之谓矣。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七



坎上

巽下

程传 《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因为言，谓上升不已而困，则必反于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则木也，巽之义则人也。木，器之象，木入于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井 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本义 “井”者，穴地出水之外，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丧无得”，而“往”者“来”者，皆“井”其“井”也。“汔”，几也。“繙”，绁也。“羸”，败也。汲井几至，未尽绁而败其瓶，则“凶”也。其占为事仍旧无得，丧而又当敬勉，不可几成而败也。

程传 井之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它，井不可迁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丧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来井井”也。“无丧无得”，其德也常。“往来井

集说 郑氏康成曰：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犹人君以政教养天下，惠泽无穷也。

案“改邑不改井”句，解说多错。文意盖言所在之邑，其井皆无异制。如诸葛孔明行军之处，千井齐甃者。以喻王道之行，国不异政，家不殊俗也。“无丧无得”，则言井无盈涸，以喻道之可久。“往来井井”，则言所及者多，以喻道之可大。此三句皆言井，在人事则王者养民之政是也。然井能泽物，而汲之者器。政能养民，而行之者人。无器则水之功不能上行，无人则王者之泽不能下究。故汔至以下，又以汲井之事言之。

本义 井以阳刚为泉，上出为功，初六以阴居下，故为此象。盖井不泉而泥，则人所“不食”，而禽鸟亦莫之顾矣。

程传 井与鼎皆物也，就物以为义，六以阴柔居下，上无应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济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养人也，无水则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获其用，禽鸟亦就而求焉。旧废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复上，则禽鸟亦不复往矣，盖无以济物也。井本济人之物，六以阴居下，无上水之象，故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犹人

当济物之时，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为时所舍也。

集说 王氏弼曰：最在井底，上又无应，沈滞滓秽，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则是久井不见渫治者也。久井不见渫治，禽所不响，而况人乎。

蔡氏清曰：井以阳刚为泉，而初六则阴柔也，故为“井泥”，为“旧井”。井以上出为功，而初六则居下，故为“不食”，为“无禽”。

九二 井谷射鲋，瓮敝漏。

本义 九二刚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应，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程传 二虽刚阳之才而居下，上无应而比于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涧谷之水，则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则养人而济物。今乃下就污泥，注于鲋而已。“鲋”，或以为虾，或以为蟆，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于鲋也。“瓮敝漏”，如瓮之破漏也。阳刚之才，本可以养人济物，而上无应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济用之功。如水之在瓮，本可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则有悔，过则为咎，无应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乎？居二比初，岂非过乎？曰：处中非过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

集说 张氏振渊曰：以井言，则为“井谷”之泉，仅下注于鲋。以汲井言，则为敝坏之瓮，水反漏于下也。

案 “井谷”者，井中出水之穴窍也。井能出水，则非泥井也。而其功仅足以射“鲋”者，上无汲引之人，如瓶瓮之敝漏然，则不能自济于人用也决矣。在卦则以井喻政，以汲之者，喻行政之人，在爻则下体以井喻材德之士，汲之者喻进用之君，上体以井喻德位之君，汲之者喻被泽之众，三义相因而取喻不同。

九三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本义 “渫”，不停污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恻”，“可用汲”矣。“王明”，则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并受其福”也。九三以阳居阳，在下之上，而未为时用，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三以阳刚居得其正，是有济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洁可食者也。井以上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阳之性上，又志应上六，处刚而过中，汲汲于上进，乃有才用而切于施为，未得其用，则如井之渫治清洁而不见食，为心之恻怛也。三居井之时，刚而不中，故切于施为，异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者也。然明王用人，岂求备也，故“王明”则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济用，如井之清洁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则当用之而得其效。贤才见用，则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泽，上下“并受其福”也。

集说 蔡氏清曰：“为我心恻”，“我”指旁人，所谓行恻也，非谓九三自恻也。“可用汲”，带连“王明并受其福”，皆恻之之辞也。

案 不曰“明王”而曰“王明”，乃恻者祈祷之辞。言王若明，则吾侪“并受其福”矣。

六四 井甃，无咎。

本义 以六居四，虽得其正，然阴柔不泉，则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为“井甃”，而占则“无咎”。占者能自修治，则虽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程传 四虽阴柔而处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广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则得“无咎”。“甃”，砌累也，谓修治也。

四虽才弱不能广济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于废可也。若不能修治，废其养人之功，则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刚阳中正之君，但能处正承上，不废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集说 邱氏富国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洁。四在外卦，甃井外以御其污。盖不渫则污者不洁，不甃则洁者易污。

来氏知德曰：六四阴柔得正，近九五之君，盖修治其井，以潏蓄九五之“寒泉”者也。占者能修治臣下之职，则可以因君而成井养之功，斯“无咎”矣。

九五 井冽寒泉食。

本义 “冽”，洁也。阳刚中正，功及于物，故为此象。占者有其德，则契其象也。

程传 五以阳刚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尽善尽美，“井冽寒泉食”也。“冽”，谓甘洁也，井泉以寒为美，甘洁之寒泉，可为人食也，于井道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为成功，未至于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后言“元吉”。

集说 易氏被曰：三与五皆泉之洁者，三居甃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出乎甃，已汲之泉也，故言“食”。

上六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本义 “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卢收繙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谓其出有源而不穷也。井以上出为功，而坎口不掩，故上六虽非阳刚，而其象如此。然占者应之，必“有孚”乃“元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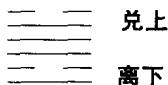
程传 井以上出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穷，井之施广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变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体井之用，博施而有

常，非大人孰能。它卦之终，为极为变，唯井与鼎，终乃为成功，是以吉也。

案 “勿幕”，谓取之无禁，所谓往来井井者也。“有孚”，谓有源不穷，所谓“无丧无得”者也。此爻得备卦之义者，巽乎水而上水，至此爻则上之极也。

总论 李氏过曰：初“井泥”，二“井谷”，皆废井也。三“井渫”，则渫初之泥。四“井甃”，则甃二之谷。既渫且甃，井道全矣。故五“井冽”而泉寒，上“井收”而“勿幕”，功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

邱氏富国曰：先儒以三阳为泉，三阴为井，阳实阴虚之象也。九二言“井谷射鲋”，九三言“井渫不食”，九五言“井冽寒泉”。曰“射”，曰“渫”，曰“冽”，非泉之象乎。初六言“井泥不食”，六四言“井甃无咎”，上六言“井收勿幕”。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卦序而言，则二之“射”，始达之泉也。三之“渫”，已洁之泉也。五之“冽”，则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则已汲之井矣。又以二爻为一例，则初二皆在井下，不见于用，故初为“泥”而二“为谷”。三四皆在井中，将见于用，故三为“渫”而四为“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见于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



程传 《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为物，存之则秽败，易之则清洁，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后受之以革也。为卦兑上离下，泽中有火也，革，变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灭火，火涸水，相变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违行，则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克，相灭息者也，所以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归各异，其志不同，为不相得也，故为革也。

革 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本义 “革”，变革也。兑泽在上，离火在下，火燃则水乾，水决则火灭。中少二女，合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为革也。变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巳日”而后信。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说之气，故其占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当，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则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程传 “革”者，变其故也。变其故，则人未能遽信，故必“巳日”然后人心信从。“元亨利贞悔亡”，弊坏而后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于正道，则可久，而得去故之义，无变动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犹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集说 李氏简曰：“巳日”者，已可革之时也。先时而革，则人疑而罔孚，故“巳日乃孚”。“元亨利贞”者，谓穷则变，固有大通之道，而利于不失正也，正则其“悔亡”矣。

何氏楷曰：“巳日”，即六二所谓“巳日”也。“乃孚”，即九三九四九五所谓“有孚”也。“悔亡”，即九四所谓“悔亡”也。所以云“巳日”者。变革天下之事，不当轻遽，乃能孚信于人。“乃”，难辞也。下三爻，方欲革故而为新，故有谨重不轻革之意。上三爻，则故者已革而为新矣。九四当上下卦之交，正改命之时，故“悔亡”独于九四见之。即《彖传》所云“革而当，其悔乃亡”也。

案 “巳日乃孚”，李氏何氏之说为长。盖卦辞爻辞，不应互异也。

初九 巩用黄牛之革。

本义 虽当革时，居初无应，未可有为，故为此象。“巩”，固也。“黄”，中色。“牛”，顺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义不同也。其占为当坚确固守，而不可以有为。圣人之于变革，其谨如此。

程传 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九以时则初也，动于事初，则无审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则下也，无时无援而动于下，则有僭妄之咎，而无体势之重，以才则离体而阳也，离性上而刚体健，皆速于动也，其才如此，有为则凶咎至矣。盖刚不中而体躁，所不足者，中与顺也，当以中顺自固而无妄动则可也。“巩”，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黄”，中色。“牛”，顺物。“巩用黄牛之革”，谓以中顺之道自固，不妄动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动则有凶咎，以中顺自固，则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集说 千氏宝曰：在革之初，未可以动，故曰“巩用黄牛之革”。

刘氏牧曰：下非可革之位，初非可革之时，要在固守中顺之道，而不敢有革也。

吕氏大临曰：初九当革之初，居下无位，比于六二，上无正应，虽有刚德，不当自任，唯结六二以自固，故“巩用黄牛之革”。六二

居中柔顺，故曰“黄牛”，与遁六二同义。

龚氏焕曰：易言“黄牛之革”者二，遁之六二，居中有应，欲遁而不可遁者也。革之初九，在下无应，当革而不可革者也。所指虽殊，而意实相类。

案 更改之义，有取于革者。“革”，鸟兽之皮也。鸟兽更四时则皮毛改换，《尧典》“希革”“毛毳”之类是也。六爻取象于牛虎豹者以此，牛之皮至坚韧，难以更革者也。以之系物则固，故遁二之“执用”者似之。以之裹物则密，故革初之“巩用”者似之。

六二 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本义 六二柔顺中正，而为文明之主，有应于上，于是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后革之，则“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犹未可遽变也。

程传 以六居二，柔顺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刚阳之君，同德相应，中正则无偏蔽，文明则尽事理，应上则得权势，体顺则无违悖，时可矣，位得矣，才足矣，处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当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时，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当进而上辅于君以行其道，则“吉”而“无咎”也。不进则失可为之时，为有咎也。以二体柔而处当位，体柔则其进缓，当位则其处固。变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应刚，未至失于柔也。圣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义耳，使贤才不失可为之时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六二以中正之德，上应九五中正之君，当革之时，卦德所谓“巳日乃孚”是也。故曰“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熊氏良辅曰：六二为内卦之主，故卦辞之“巳日”，见之于此卦曰“巳日乃孚”。爻曰“巳日乃革”者，孚而后革也。

九三 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本义 过刚不中，居离之极，躁动于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贞厉”之戒。然其时则当革，故至于“革言三就”，则亦“有孚”而可革也。

程传 九三以刚阳为下之上，又居离之上而不得中，躁动于革者也。在下而躁于变革，以是而行，则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当革，岂可不为也。在乎守贞正而怀危惧，顺从公论，则可行之不疑。“革言”，犹当革之论。“就”，成也，合也。审察当革之言，至于三而皆合，则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则必得至当乃“有孚”也。已可信而众所信也，如此则可以革矣。在革之时，居下之上，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唯当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刚明，审稽公论，至于三就而后革之，则无过矣。

集说 吕氏大临曰：九三居下体之上，自初至三，遍行三爻，革之有新，革道以成，故曰“革言三就”。至于三则民信之矣，故“有孚”。

龚氏焕曰：九三以过刚之才，躁动以往则凶。处当革之时，贞固自守则厉。唯于改革之言，详审“三就”，则既无躁动之凶，又无固守之厉。得其时宜，所以可革也。

胡氏炳文曰：以其过刚也，故恐其征而不已则凶。以其不中也，又恐其一于贞固，而失变革之义则厉。故必革之言至于“三就”。审之屡，则“有孚”而可革矣。

九四 悔亡。有孚改命，吉。

本义 以阳居阴故有“悔”，然卦已过中，水火之际，乃革之时，而刚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后革，乃可获“吉”。明占者有其德而当其时，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

也。

程传 九四，革之盛也。阳刚，革之才也。离下体而进上体，革之时也。居水火之际，革之势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系应，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刚柔相际，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谓当革之时也。事之可悔而后革之，革之而当，其“悔”乃“亡”也。革之既当，唯在处之以至诚，故“有孚”则“改命”吉。“改命”，改为也，谓革之也。既事当而弊革，行之以诚，上信而下顺，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处柔也，故刚而不过，近而不逼，顺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义无常也，随时而已。

集说 虞氏翻曰：将革而谋谓之言，革而行之谓之命。

陆氏希声曰：革而当，故“悔亡”也。为物所信，则命令不便于民者，可改易而获“吉”。

刘氏牧曰：成革之体，在斯一爻，且自初至三，则革道已成，故下三爻皆以革字著于爻辞。至于四，则唯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

《朱子语类》：问：革下三爻，有谨重难改之意，上三爻则革而善，盖事有新故，下三爻则故事也。未变之时，必当谨审于其先，上三爻则变而为新事矣。曰：然，乾卦到九四爻，谓乾道乃革，也是到这处方变。

胡氏炳文曰：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议革而后孚，四“有孚”而后改，深浅之序也。五“未占”而“有孚”，积孚之素也。

九五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本义 “虎”，大人之象。“变”，谓希革而毛毯也。在大人则自新新民之极，顺天应人之时也。九五以阳刚中正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则有此应，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时，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当之耳。

程传 九五以阳刚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

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当也，无不时也，所过变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变”。龙虎，大人之象也。变者事物之变。曰虎何也？曰：大人变之，乃大人之变也。以大人中正之道变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决，知其至当，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决，知其至当而信之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革之道久而后信，五与上，其革之成乎。五阳刚中正，居尊而说体，尽革之美，是以“未占”而“有孚”也。其文晓然见于天下，道德之威，望而可信，若卜筮罔不是孚，虎变之谓也。

龚氏焕曰：革以孚信为主，故彖与三四皆以孚为言，至五之“未占有孚”，则“不言而信”，而无以复加矣。

上六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本义 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变，小人亦革面以听从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则“吉”。变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过，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程传 革之终，革道之成也。“君子”，谓善人。良善则已从革而变，其著见若豹之彬彬也。“小人”，昏愚难迁者。虽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从上之教令也。龙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变化。然有下愚，虽圣人不能移者，以尧舜为君，以圣继圣，百有余年，天下被化，可谓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来格烝又，盖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成也。苟更从而深治之，则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终而又征则凶也。当贞固以自守，革至于极，而不守以贞，则所革随复变矣。天下之事，始则患乎难革，已革则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终，戒以“居贞”则“吉”也。居贞非为六戒乎？曰：为革终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语其性，则皆善也。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所谓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弃也。人

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者，虽昏愚之至，皆可渐摩而进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谓下愚也。然天下自弃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过人者，商辛是也。圣人以其自绝于善，谓之下愚，然考其归则诚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虽绝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则与人同也。唯其有与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虽不能同九五革命创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故曰“君子豹变”也。“小人革面”者，但能变其颜面容色顺上而已，革道已成，宜安静守正，更有所“征”则“凶”，居而守正则“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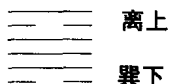
龚氏焕曰：九三与上六皆曰“征凶”，而有“贞厉”“贞吉”之殊者。三之“征凶”，戒其不可妄动也。上之“征凶”，谓事之已革者，不可复变也。三当革而未革，故守“贞”则“厉”。上已革而当守，故居“贞”则“吉”。三革道未成，上革道已成故也。

杨氏启新曰：革道已成，非上六革之，有革之者也。上六特承其重熙累洽之后，治定功成之日耳。若九五则必尧舜汤武，乃足以当之。首创之君，开大型范，耳目一新。若混沌初辟，其文疏朗阔大，继体之后，则渐深邃道密耳。周之顽民，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则革面之谓。革而不守以贞，则所变者随复变矣。天下事，未革患其不能革，既革患其不能守也，故戒以“居贞”。

案 五上两爻相承，虎豹两物相似。《程传》以君子为被王化之人，似不如孔氏杨氏以为继体守成之为安也。如文武开基，肇造维新，岂非若虎之变而文采焕然者乎。成康继世，礼明乐备，岂非若豹之变而文理繁密者乎。言君子虽稍别于大人，然革道必至此而后为详且备也。至“小人革面”，方以被王化者言之。所谓“革面”者，亦非但革其面而不能革心之谓。此卦以禽兽取义，凡禽兽之有灵性而近于人者，如猩猩猿猴之类，皆革其面，故以此为民风

丕变之喻尔。王道之行，则仁义成俗，而心亦无不革矣。不然，何以为必世后仁乎！

总论 龚氏焕曰：初言“巩用黄牛”，未可有革者也。二言“巳日乃革”，不可遽革者也。三言“革言三就”，谨审以为革者也。皆革道之未成也。四言“有孚改命”，则事革矣。五言“大人虎变”，则为圣人之神化矣。上言“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则天下为之丕变，而革道大成矣。



程传 《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为用，所以革物也。变腥而为熟，易坚而为柔，水火不可同处也。能使相合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为卦上离下巽，所以为鼎，则取其象焉，取其义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体言之，则下植为足，中实为腹。受物在中之象，对峙于上者耳也，横亘乎上者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体言之，则中虚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也。取其义则木从火也，巽，人也，顺从之义，以木从火，为然之象。火之用唯燔与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为鼎。以木巽火，烹饪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为卦乎。曰：制器取于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圣人制器，不待见卦而后知象，以众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设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后，不害于义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为也。曰：固人为也，然烹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则可用，此非人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虽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复用器以为义也。

鼎 元吉，亨。

本义 “鼎”，烹饪之器，为卦下阴为足，二三四阳为腹，五阴为耳，上阳为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离火而致烹饪，鼎之用也。故其卦为鼎，下巽，巽也，上离为目而五为耳，有内巽顺而外聪明之象。卦自巽来，阴进居五，而下应九二之阳，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

程传 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当云“元

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复止云“元亨”，其羨明矣。

集说 易氏拔曰：易之诸卦皆言象，取诸物以名卦者，鼎与井而已。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二卦以养人为义，故皆以实象明之。

胡氏一桂曰：自“元亨”外无余辞，唯大有与鼎。

案 上经颐卦言养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然则王者之所当养，此两端而已。下经井言养，鼎亦言养，然井在邑里之间，往来行汲，养民之象也。鼎在朝庙之中，燕飧则用之，养贤之象也。养民者存乎政，行政者存乎人，是其得失未可知也，故井之彖犹多戒辞。至于能养贤，则与之食天禄，治天职，而所以养民者，在是矣，故其辞直曰“元亨”，与大有同。

初六 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本义 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应九四则“颠”矣。然当卦初，鼎未有实，而旧有否恶之积焉。因其颠而出之，则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盖因败以为功，因贱以致贵也。

程传 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应于四，趾而向上，“颠”之象也。鼎覆则趾颠，趾颠则覆其实矣，非顺道也。然有当颠之时，谓倾出败恶以致洁取新，则可也。故“颠趾”利在于“出否”，“否”，恶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应，乃上求于下，下从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辅上之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颠趾”，有当颠之时，未为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阴而卑，故为妾。“得妾”，谓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则能辅助其主，使无过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于无咎也。六阴居下，而卑巽从阳，妾之象也。以六上应四为“颠趾”而发此义，初六本无

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则如是也。

集说 熊氏良辅曰：“鼎颠趾”，鼎之未用而倾仆也。未用而倾仆，则污秽不能留，反以颠为利也。若九四之折足，则覆败而凶矣。“得妾以其子”，又就“颠趾”“出否”上取义。“得妾”者，“颠趾”也。以其子者，“出否”也。疑于有咎，故曰“无咎”。

案 易例初六应九四，无亨吉之义，盖以初六乃材德之卑，应四有援上之嫌，故于义无可取者。其动于应而凶咎者，则有之矣，“鸣豫”“咸拇”之类是也。唯晋有上进之义，萃有萃上之义，鼎有得养之义，此三者则初六九四之应，容有取焉。然晋初则“晋如摧如”，萃初则“乃乱乃萃”，盖主于在下者之求进求萃而言。则居卑处初，未能自达者宜也。唯鼎之义，主于上之养下，上之养下也，大贤固养之矣。及其使人也器之，薄材微品，所不遗焉。当此之时，虽其就上也如颠趾，而因得去污秽以自濯于洁清。虽其媒鬻也如妾，而因得广嗣续以荐身于嫔御。盛世所以无弃才，而人人入于士君子之路者，此也，故观易者知时义之为要。

九二 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本义 以刚居中，“鼎有实”之象也。“我仇”，谓初。阴阳相求而非正，则相陷于恶而为仇矣。二能以刚中自守，则初虽近，不能以就之矣。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

程传 二以刚实居中，鼎中“有实”之象。鼎之有实，上出则为用。二阳刚有济用之才，与五相应，上从六五之君，则得正而其道可享。然与初密比，阴从阳者也。九二居中而应中，不至失正，己虽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远之，使不来即我，则“吉”也。“仇”，对也。阴阳相对之物，谓初也。相从则非正而害义，是有“疾”也。二当以正自守，使之不能来就己。人能自守以正，则不正不能就之矣，所以“吉”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鼎诸爻与井相似。井以阳刚为泉，鼎以阳刚为实。井二无应，故其功终不上行。鼎二有应，而能以刚中自守，故“吉”。

案 此“疾”字是妒害之义，所谓人朝见疾是也。夫相妒害，则相远而不相即矣。然小人之害人也，必托为亲爱以伺其隙，故必不恶而严，使之“不我能即”，而后无隙之可乘也。此只据九二刚中能自守而取此象，不必定指一爻为我仇也。

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本义 以阳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实者也。然以过刚失中，越五应上，又居下之极，为变革之时，故为鼎耳方革而不可举移。虽承上爻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为人之食。然以阳居阳，为得其正，苟能自守，则阴阳将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则初虽不利，而“终”得“吉”也。

程传 “鼎耳”，六五也，为鼎为主。三以阳居巽之上，刚而能巽，其才足以济务。然与五非应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于君者也。不得于君，则其道何由而行。“革”，变革为异也，三与五异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于君，则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禄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谓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禄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蕴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终必亨。五有聪明之象，而三终上进之物，阴阳交畅则雨。“方雨”，且将雨也，言五与三方将和合。“亏悔终吉”，谓不足之悔，终当获吉也。三怀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阳刚之德，上聪明而下巽正，终必相得，故吉也。三虽不中，以巽体故无过刚之失，若过刚则岂能“终吉”。

集说 易氏被曰：三鼎腹，有实者也。“耳”谓六五。正所以运

其腹中所容者，唯上无应，塞而不行。实在其中，美如“雉膏”，谁得而享之。然君子处心，要使美实备于我，而不计行之通塞。及其终也，阴阳相济，有至和将雨之兆，此所以亏其始之悔，而终必获吉也。

胡氏炳文曰：井、鼎九三，皆居下而未为时用。井三如清洁之泉而不见食，鼎三如鼎中有雉膏而不得以为人食。然君子能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鼎耳，三与五不相遇，如鼎耳方变革而不可举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以刚正自守，五终当求之，方且如阴阳和而为雨，始虽有不遇之悔，终当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谓“王明并受其福”者，亦犹是也。

九四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本义 晁氏曰：“形渥”，诸本作“刑剗”，谓重刑也，今从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应初六之阴，则不胜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程传 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岂一人所能独任，必当求天下之贤智，与之协力。得其人，则天下之治，可不劳而致也。用非其人，则败国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应于初，初阴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胜任而败事。犹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则倾覆公上之餗。“餗”，鼎实也。居大臣之位，当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于覆败，乃不胜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谓赧汗也，其凶可知。《系辞》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言不胜其任也，蔽于所私，德薄知小也。

集说 王氏弼曰：“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体为沾濡，知小谋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灾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

胡氏瑗曰：夫鼎之实必有齐量，不可以盈溢。若遇其盈溢，则

有覆餗之凶。君子之人，虽有才德，亦有分量。若职事过其才分，则有堕官之谤矣。

苏氏轼曰：鼎之量极于四，其上则耳矣。受实必有余量，以为溢地也，溢则覆矣。

朱氏震曰：“其形渥”，羞赧之象。泽流被面，沾濡其体也。

易氏拔曰：四亦鼎腹有实，在二阳之上，已过于溢，而又以阳刚之才，下应于初，初趾已颠，故有“折足”之象。“覆公餗”，四近君，为公之象。

胡氏炳文曰：初未有鼎实，故因“颠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实，故“折足”而覆餗。

案 四之得凶，诸家之说备矣。盖三阳为实，而四适当其盈也，盈则有倾覆之象矣。又应初为无辅，故有“折足”覆餗之象。凡易例，九四应初六，皆有损而无助，大过之“不桡乎下”，解之“解而拇”，皆是也。“其形渥”，从王氏说为是。《诗》曰“渥赭”，曰“渥丹”，皆以颜貌言之，愧生于中，则颜发赤也。

六五 鼎黄耳金铉，利贞。

本义 五于象为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金”，坚刚之物。“铉”，贯耳以举鼎者也。五虚中以应九二之坚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则利在贞固而已。或曰“金铉”以上九而言，更详之。

程传 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举措在耳，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黄耳”。“铉”，加耳者也。二应于五，来从于耳者铉也。二有刚中之德，阳体刚，中色黄，故为“金铉”。五文明得中而应刚，二刚中巽体而上应，才无不足也，相应至善矣。所利在贞固而已，六五居中应中，不至于失正，而质本阴柔，故戒以贞固于中也。

集说 五氏宗传曰：在鼎之上，受铉以举鼎者耳也，六五之象

也。在鼎之外，贯耳以举鼎者铉也，上九之象也。

王氏申子曰：“黄”，中色，谓五之中也。“金”，刚德，谓上之阳也。主一鼎者在乎耳，耳不虚中，则鼎虽有铉而无所措。耳而无铉，则鼎虽有实而无所施。故鼎之六五，虚其中以纳上九阳刚之助，而后一鼎之实，得以利及天下，犹“鼎黄耳”得“金铉”也。曰“利贞”，亦以阴居阳而有此戒。

胡氏一桂曰：《程传》及诸家，多以六五下应九二为“金铉”，《本义》从之。然犹举或曰之说，谓“金铉”以上九言，窃谓铉所以举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贯耳。九二在下，势不可用，或说为优。然上九又自谓“玉铉”者，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刚柔相济取。

上九 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本义 上于象为“铉”，而以阳居阴，刚而能温，故有“玉铉”之象。而其占为“大吉无不利”，盖有是德，则如其占也。

程传 井与鼎以上出为用，处终，鼎功之成也。在上铉之象，刚而温者玉也。九虽刚阳，而居阴履柔，不极刚而能温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处而已。刚柔适宜，动静不过，则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为铉，虽居无位之地，实当用也。与它卦异矣，井亦然。

集说 易氏祓曰：鼎与井，其用在五，而其功皆在上。井至上而后为“元吉”，鼎至上而后为“大吉”，皆所以全养人之利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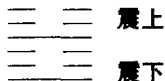
胡氏炳文曰：上九一阳横亘乎鼎耳之上，有“铉”象。“金”，刚物。自六五之柔而视上九之刚，则以为“金铉”。“玉”具刚柔之体，上九以刚居柔，而又下得六五之柔，则以为“玉铉”。

熊氏良辅曰：井、鼎皆以上爻为“吉”，盖水以汲而出井为用，食以烹而出鼎为用也。

案 此卦与大有，只争初六一爻耳，余爻皆同也。大有之彖辞直曰“元亨”，它卦所无也。唯鼎亦曰“元亨”，大有上爻曰“吉无不

利”，它爻所无为也。唯鼎上爻亦曰“大吉无不利”，以其皆为尚贤之卦故也。上九刚德为贤，六五尊而尚之，是尚贤也。在它卦有此象者，如贲、大畜、颐之类，其义皆善，其《彖传》亦多发“尚贤”“养贤”之义。然以卦义言之，则大有与鼎独为盛也。卦义之盛，重于此两爻之相得，故“吉无不利”。皆于上爻见之，即彖所谓“元亨”者也。又易中《大象》言天命者，亦唯此两卦。一曰“顺天休命”，一曰“正位凝命”。《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故退不肖而进贤者，天之命也。大有以遏恶扬善为顺天，此则推本于正位以凝命，所谓君正莫不正者，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也。

总论 邱氏富国曰：初为足，故曰“颠趾”。二三四为腹，故曰“有实”，曰“雉膏”，曰“公餗”。五为耳，故曰“黄耳”。上为铉，故曰“玉铉”，此岂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应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也。上曰“铉”，而五亦曰“铉”者，以五附乎上，五之铉即上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则以三无应乎五，而有“鼎耳革”之象。



程传 《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为长男，故取主器之义，而继鼎之后。长子，传国家继位号者也，故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义之大者，为相继之义。震之为卦，一阳生于二阴之下，动而上者也，故为震。震，动也，不曰动者，震有动而奋发震惊之义。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长也，故为长男，其象则为雷，其义则为动，雷有震奋之象，动为惊惧之义。

震 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本义 “震”，动也。一阳始生于二阴之下，震而动也。其象为雷，其属为长子。震有亨道，“震来”，当震之来时也。“虩虩”，恐惧惊顾之貌。“震惊百里”，以雷言。“匕”，所以举鼎实；“鬯”，以秬黍酒和郁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丧匕鬯”，以长子言也。此卦之占，为能恐惧则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程传 阳生于下而上进，有“亨”之义。又震为动，为恐惧，为有主。震而奋发，动而进，惧而修，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则有“亨”。当震动之来，则恐惧不敢自宁，旋顾周虑，虩虩然也。“虩虩”，顾虑不安之貌。虺虎谓之虩者，以其周环顾虑不自宁也。处震如是，则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哑哑”，“哑哑”，言笑和适之貌。“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言震动之大。而处之之道，动之大者，莫若雷。震为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动惊及百里之远，人无不惧而自失，雷声所及百里也，唯宗庙祭祀执匕鬯者，则不致于丧失。人之

致其诚敬，莫如祭祀，匕以载鼎实升之于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裸以求神，荐牲而祈享，尽其诚敬之心，则虽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惧而失守，故临大震惧，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诚敬而已，此处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处震之道。

集说 干氏宝曰：祭礼荐陈甚多，而经独言“不丧匕鬯”者，匕牲体，荐鬯酒，人君所自亲也。

胡氏瑗曰：“百里”，雷声之所及也。“匕”者，宗庙之器，以棘木为之，似毕而无两岐，所以举鼎之实而升于俎也。“鬯”者，以郁金香和酒，而有芬芬调鬯之气。

胡氏炳文曰：“震惊百里”，以震为雷取象。“不丧匕鬯”，以长子主器取象。“震亨”，谓震有亨之道。又自以“震来虩虩”释震字，以“笑言哑哑”以下释亨字。

蔡氏清曰：“震来”，当震之来时也。以心言，谓事之可惧而吾惧之也。其震惧之也“虩虩”然，非震来而后“虩虩”也。“虩虩”，所以状其震来也。或曰：来者自外来也，故爻云“震来厉”。又云“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此说非唯昧卦辞“震来”之义，亦失卦名震字之义矣。盖震之来，来犹至也，固亦有其事，然震之至则在我也。六二“震来厉”，谓当震之来而危厉，此震来正与卦辞旨同。至于“震不于其躬”，《本义》分明有“恐惧”“修省”字，其与卦辞同益明矣。凡有所事者皆当惧，惧便是震来也。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执事便敬，所以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又曰：“震来虩虩”，以心言；“震惊百里”，以事言。“不丧匕鬯”，不惧也，不惧由于能惧。

余氏本曰：“震惊百里”，只是足“笑言哑哑”一句意，大意谓人平时若能恐惧，则可以致福。虽卒然祸变之来，亦无可畏也。

案 “震来”之义，蔡氏得之矣。

初九 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本义 成震之主，处震之初，故其占如此。

程传 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处震之初也。知震之来，当震之始，若能以为恐惧，而周旋顾虑，“虩虩”然不敢宁止，则终必保其安吉，故后“笑言哑哑”也。

集说 石氏介曰：初九有阳明之德，居震之始，是能先戒惧者，故繇象所言，此爻当之。

胡氏炳文曰：初九在内卦之内，震之主也，故辞与卦同。盖震之用在下，在重震之初。又最下者，所以为震之主也。

六二 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本义 六二乘初九之刚，故当震之来而危厉也。“亿”字未详，又当丧其货贝，而升于九陵之上。然柔顺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获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则未详耳。

程传 六二居中得正，善处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刚。九，震之主。震刚动而上奋，孰能御之。“厉”，猛也，危也。彼来既猛，则已处危矣。“亿”，度也。“贝”，所有之资也。“跻”，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来”之“厉”，度不能当，而必丧其所有，则升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冈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贵者中正也。遇震惧之来，虽量势巽避，当守其中正，无自失也。亿之必丧也，故远避以自守，过则复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己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远自守，处震之大方也，如二者当危惧而善处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终，时既易也，不失其守，虽一时不能御其来，然时过事已，则复其常，故云“七

日得”。

集说 郑氏汝谐曰：“亿”，度也，度宝货之可丧而丧之，不憚九陵之险而升之，避害以自全，静退以观变，事定则必得其所谓安利也。

杨氏简曰：六二乘初九之刚，不可安处，故“亿丧贝”。往而跻于九陵，虽今未得，至于历七日，则时当得矣，勿用逐也。避难曲折有如此者，昔太王既不可御狄，不可安处，去而邑于岐山之下，而他日兴周焉，此象也。

蒋氏悌生曰：“亿”，度也，事未至未著而先谋度之谓亿。

杨氏启新曰：“丧”，自丧之也。“跻于九陵”，飘然远举之意。人之所以常蹈祸者，利耳。远利而自处于高，岂唯无厉，所丧者，可以不久而获矣。

六三 震苏苏，震行无眚。

本义 “苏苏”，缓散自失之状。以阴居阳，当震时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惧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则可以“无眚”矣。

程传 “苏苏”，神气缓散自失之状。三以阴居阳不正，处不正，于平时且不能安，况处震乎，故其震惧而“苏苏”然。若因震惧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则可以无过。“眚”，过也。三行则至四，正也。动以就正为善，故二“勿逐”则自得。三能行则“无眚”，以不正而处震惧，有眚可知。

集说 赵氏光大曰：当震时而惧益甚，精神涣散，故为“震苏苏”之象。然天下不患有忧惧之时，而患无修省之功。苦能因此惧心而行，则持身无妄动，应事有成规，又何眚之有？

杨氏启新曰：震而不行，徒震耳，行者，改图也，此恐惧所以修省也。

九四 震遂泥。

本义 以刚处柔，不中不正，陷于二阴之间，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滞溺也。

程传 九四居震动之时，不中不正，处柔失刚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阴之间，不能自震奋者也，故云“遂泥”。“泥”，滞溺也。以不正之阳，而上下重阴，安能免于泥乎。“遂”，无反之意，处震惧则莫能守也。欲震动则莫能奋也，震道亡矣，岂复能光亨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初九以一阳动乎二阴之下，得震之本象，故其福与卦辞合。九四以一阳动乎四阴之中，则震变成坎，震而遂陷于泥也。

胡氏炳文曰：初与四，皆震之所以为震者。然震之用在下，四溺于阴柔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

案 卦爻“震”字，虽以人心为主，然震之本象则雷也。凡雷乘阳气而动，然所乘之气不同，故邵子曰：水雷玄，火雷赫，土雷连，石雷霹。盖雷声有动而不能发达者，陷于阴气也。此爻阳动于四阴之中，故有“震遂泥”之象。在人则志气未能自遂，乃困心衡虑之时也。

六五 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本义 以六居五而处震时，无时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丧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则虽危“无丧”矣。

程传 六五虽以阴居阳不当位为不正，然以柔居刚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则不违于正矣，所以中为贵也。诸卦二五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中常重于正也。盖中则不违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于六二六五

可见。五之动，上往则柔不可居动之极，下来则犯刚，是往来皆危也。当君位为动之主，随宜应变，在中而已，故当亿度无丧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谓中德，苟不失中，虽有危不至于凶也。亿度，谓图虑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刚阳而无助，若以刚阳有助为动之主，则能亨矣。往来皆危，时则甚难，但期于不失中，则可自守，以柔主动，固不能致亨济也。

集说 虞氏翻曰：可以守宗庙社稷为祭主，故“无丧有事”也。

项氏安世曰：二居下震之上，故称来。五居重震之上，故称“往来”。“亿”，度也。二五之“厉”，即震之恐惧也。二五之“亿”，即震之修省也。

熊氏良辅曰：震“往”亦“厉”，“来”亦“厉”，皆以危惧待之，故能“无丧有事”，盖不失其所有也。此卦辞所谓“不丧匕鬯”，能主器以君天下者与。

俞氏琰曰：二曰“震来”，指初之来。以五视初，则初之始震为既往，四之游震为复来，五盖震往而复来之时也。“有事”，谓有事于宗庙社稷也。震之主爻在初，而“无丧有事”乃归之五，五乃震之君也。

案 《春秋》凡祭祀皆曰“有事”，故此“有事”谓祭也。二五之震同，其有中德而能亿度于事理者亦同。然二“丧贝”而五“无丧”者，二居下位，所有者贝耳。五居尊，所守者则宗庙社稷也。贝可丧也，宗庙社稷可以失守乎。故二以“丧贝”为中，五以“无丧有事”为中。

上六 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本义 以阴柔处震极，故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身之时，恐惧修省，则可以“无咎”，而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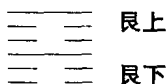
不能免于“婚媾”之“有言”。戒占者当如是也。

程传 “索索”，消索不存之状，谓其志气如是。六以阴柔居震动之极，其惊惧之甚，志气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气索索，则视瞻徊徨。以阴柔不中正之质而处震动之极，故“征”则“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谓未及身也。“邻”者，近于身者也。能震惧于未及身之前，则不至于极矣，故得“无咎”。苟未至于极，尚有可改之道。震终当变，柔不固守，故有畏邻戒而能变之义。圣人于震终，示人知惧能改之义，为劝深矣。“婚媾”，所亲也，谓同动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为众动之首，今乃畏邻戒而不敢进，与诸处震者异矣，故“婚媾有言”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上以阴柔之资，而居一卦之上，其中无所得，不能自安，故“震索索”而气不充，“视矍矍”而神不固。人之过于恐惧者，固无足取，若能举动之际，睹事之未然而知戒，亦圣人之所许也。

赵氏光大曰：阴处震极，故当震之来，志气消沮，瞻视徬徨，惊惧之甚也。以是而行，其志先乱，“凶”也。所以然者，以不能图之于早也。若震未及身而方及邻之时，恐惧修省，豫为之图，则自无“索索”“矍矍”之“咎”矣。

案 此“婚媾有言”，与夬四“闻言不信”同，皆占戒之外，反言以决之之辞也。琐琐姻娅，见识几近，当祸患之未至，则相诱以宴安而已尔，安能为人深谋长虑，而相与儆戒于未然乎。



程传 《艮·序卦》：“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物无常动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坚实之意，非止义可尽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阳居二阴之上，阳动而上进之物，既至于上则止矣，阴者静也，上止而下静，故为艮也。然则与畜止之义何异？曰：畜止者，制畜之义，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义，止其所也。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本义 “艮”，止也。一阳止于二阴之上，阳自下升，极上而止也，其象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状，亦止于极而不进之意也。其占则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见其人”，乃“无咎”也。盖身动物也，唯背为止，“艮其背”，则止于所当止也，止于所当止，则不随身而动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则虽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见其人矣。盖“艮其背”而“不获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见其人”者，行而止也。动静而止其所，而皆主夫静焉，所以得“无咎”也。

程传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当“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见其人”，庭除之间至近也。在背则虽至近不见，谓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为“无

咎”也。

集说 周子曰：“艮其背”，背非见也，静则止，止非为也，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郭氏忠孝曰：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于背则无欲也。内欲不动，则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见其人”也。“不获其身”，止其止矣。“不见其人”，止于行矣。内外兼止，故人欲灭而天理固存。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艮其背”之谓乎？

郭氏雍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艮之为止，其在兹时乎。

《朱子语类》云：“艮其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体皆能动，唯背不动，取止之义，止其所，则廓然而大公。

又云“艮其背”，便“不获其身”。“不获其身”，便“不见其人”。“行其庭”对“艮其背”，只是对得轻，身为动物，不道动都是妄，然而动斯妄矣，不动自无妄。

又云“艮其背不获其身”，只是见道理，不见自家，“行其庭不见其人”，只是见道理，不见个人也。

又云明道云，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说得最好，便是“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不见有物，不见有我，只见所当止也。

问伊川云，内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正，似只说得静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作两截，“艮其背不获其身”，为静之止，“行其庭不见其人”，为动之止，总说，则“艮其背”，是止之时当其所而止矣，所以止时自“不获其身”，行时自“不见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验。

问“艮其背不获其身”，曰：不见有身也。“行其庭不见其人”，曰：不见有人也。曰：不见有身，不见有人，所见者何物？曰：只是此理。

陆氏九渊曰：“艮其背，不获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见其人”，无物。

许氏衡曰：人平地行不困，沙行便困，为其立处不稳故也。

蔡氏清曰：“艮其背”，《本义》云，背者止之所也。夫天有四时，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体，背不用。一理也。盖体立而后用有以行，此理若充得尽，即是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又曰四句只略对，“艮其背”一句是脑，故《彖传》中言“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此段功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将行其庭对此句说，便不是了。“行其庭”只轻带边，缘“艮其背”了，则自然不见有己，也不见有人，故云此四句只略对。

陈氏琛曰：“背”者北也。人之一心，静之所养有浅深，则发之所中有多寡，而于静全无得者，一步不可行也。

吴氏曰慎曰：程子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即其义。盖廓然大公，则忘我而不获其身，物来顺应，则忘物而不见其人，动静各止其所，斯能内外两忘。

初六 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本义 以阴柔居艮初，为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则“无咎”，而又以其阴柔，故又戒其“利永贞”也。

程传 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动之先也。“艮其趾”，止于动之初也。事止于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处下，当趾之时也，行则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阴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贞”固，则不失止之道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事当止者，当于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于始，犹惧不能止于终，而况不能止于始者乎。初六阴柔，惧其始之不能终也。故戒以“利永贞”，欲常久而贞固也。

六二 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本义 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为限，则腓所随也。而过刚不中，以止乎上，二虽中正，而体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

程传 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应援，不获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刚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刚止于上，非能降而下求。二虽有中正之德，不能从也。二之行止系乎所主，非得自由，故为“腓”之象。股动则腓随，动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则必勉而随之，不能拯而唯随也。虽咎不在己，然岂其所欲哉。言不听，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处高位则有拯而无随，左下位，则有当拯，有当随，有拯之不得而后随。

集说 杨氏简曰：“腓”，随上而动者也。上行而不见拯，不得不随而动，故“心不快”。

案 此爻“随”字与咸三同，咸三谓随四，此爻谓随三也。盖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凡人心属阳，体属阴，咸卦三阳居中，而九四尤中之中，故以四为心也。此卦唯九三一阳居中，故以三为心也。人心之动，则体随之，而易例以相近之下位而随，故咸三艮二皆言“随”也。两卦直心位者，皆德非中正，若一以随为道，则随之者亦失其正矣，故咸三则“执其随”而“往吝”，此爻则不拯其随而不快。然六二有中正之德，本有以自守者，故以不能拯其随为不快于心，与咸三之志在随人异矣。

九三 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本义 “限”，身上下之际，即腰胯也。“夤”，膂也。止于腓，则不进而已。九三以过刚不中，当限之处，而艮其限，则不得屈伸，而

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厉薰心”，不安之甚也。

程传 “限”，分隔也，谓上下之际。三以刚居刚而不中，为成艮之主，决止之极也。已在下体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为止义，故为“艮其限”，是确乎止而不复能进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脊也，上下之际也。列绝其夤，则上下不相从属，言止于下之坚也。止道贵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时而定于一，其坚强如此，则处世乖戾。与物睽绝，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举世莫与宜者，则艰蹇忿畏，焚挠其中，岂有安裕之理。“厉薰心”，谓不安之势，薰灼其中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九三下体之终也，以上下二体观之，则交际之地也，故曰限夫人之身。虽有体节程度，然其脉络血气，必也周流会通，曾无上下之间，故能屈伸俯仰，无不如意，而心得以夷然居中。今也“艮其限”，而有所止焉，则截然不相关属。而所谓心者，其能独宁乎，故曰“厉薰心”。

胡氏炳文曰：震所主在下，初九，下之最下者也。九四虽亦震所主，而溺于四柔之中，有泥之象，故不如初之吉。艮所主在上，上九，上之最上者也。九三虽亦艮所主，然介乎四柔之中，有限之象，有“列其夤”之象，故不如上之吉。盖寂然不动者心之体，如之何可以徇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绝物。三过刚不中，确乎止而不能进退，以至上下隔绝，是绝物者也，唯见其危厉薰心而已。

杨氏启新曰：此爻是恶动以为静，而反至于动心者，盖心之与物，本相联属，时止而止，时行而行，则事应于心，而心常泰然，有意绝物，则物终不可绝，而心终不可静矣。

案 “夤”为夹脊骨，正与心相对。“列”，峙也。峙其脊骨，而不得为艮背之象者，盖艮背者，能动而止也。如人之坐尸立齐，而揖让俯仰之用则未尝废，此所以能行其庭，而与物酬酢也。此之列夤，由于艮限，则因腰之不能屈伸，而脊为之峙，是不能动而止，如

人之有戾疾者，安得不危而薰心哉。心犹火也，可扬而不可遏也。扬之则明，遏之则薰矣。危薰心者，言其堙郁昏塞，无光明通泰之象也。震之九四，不当动而动，此爻则不当止而止，咸之九四，感之妄，此爻则止之偏，皆因失中正之德故如此。

六四 艮其身。无咎。

本义 以阴居阴，时止而止，故为“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

程传 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当止者也。以阴柔而不遇刚阳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则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于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则见其不能止物，施于政则有咎矣。在上位而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

集说 胡氏瑗曰：人之体，统而言之，则谓之一身。分而言之，则腰足而上谓之身。六四出下体之上，在上体之下，是身之象也。夫人患不能自止其身，今能止之得其道，使四肢不妄动，故“无咎”也。

吴氏曰慎曰：视听言动，身之用也。非礼勿视听言动，“艮其身”也，时止而止，故“无咎”。若艮限则一于止，是犹绝视听言动，而以寂灭为道者矣。

案 咸五居心上，故“咸其脢”者背也。此爻亦居心上，则亦背之象矣。不言“艮其背”者，“艮其背”为卦义，非中正之德，不足以当之。四虽直其位而德非中，故但言“艮其身”而已，盖“艮其背”则“不获其身”矣。“不获其身”者忘也，若“艮其身”，则能止而未能忘也。然止者忘之路，故其占亦曰“无咎”。正犹同人之卦义曰“于野”，上九虽直野位，而其德未至，故次于“野”而曰“郊”。此之卦义曰艮背，此爻虽直背位，而其德亦未至，故次于“不获其身”而曰“艮其身”也。

六五 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本义 六五当辅之处，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谓以阴居阳。

程传 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阴柔之才，不足以当此义，故止以在上取辅义言之。人之所当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辅言。“辅”，言之所由出也。艮于辅，则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轻发而无序，则有悔。止之于辅，则悔亡也。“有序”，中节有次序也。辅与颊舌，皆言所由出，而辅在中，“艮其辅”，谓止于中也。

集说 苏氏轼曰：口欲止，言欲寡。

赵氏彦肃曰：能默故能言，非默而不言也。由言以推行，所谓艮者，亦如是而已。

龚氏焕曰：“艮其辅”，非不言也，“言”而“有序”，所以为艮也。

谷氏家杰曰：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为止，止亦非缄默之谓也。

上九 敦艮。吉。

本义 以阳刚居止之极，敦厚于止者也。

程传 九以刚实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终，止之至坚笃者也。“敦”，笃实也。居止之极，故不过而为“敦”。人之止难于久终，故节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终，事或废于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于终，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为“吉”。

集说 项氏安世曰：上九与三相类，皆一卦之主也。然九三当上下之交，时不可止而止，故“危”。上九当全卦之极，时可止而止，故“吉”。

又曰：彖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唯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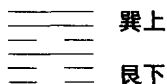
四一爻足以当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唯上九一爻足以当之。

胡氏炳文曰：“敦临”“敦复”，皆取坤土象，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也。其厚也弥固，故其象为“敦”，其占曰“吉”。艮之在上体者凡八，而皆吉。

总论 《朱子语类》云：咸、艮皆以人身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项氏安世曰：咸、艮二卦取象相类，艮四为“背”，故五为“辅”。咸四为“心”，故五为背肉。上为辅，又上兑为口，则辅宜在上也。

案 咸、艮之象，所以差一位者，咸以四为心，故五为背而上为口。艮以三为心，故四为背而五为口。其位皆缘心而变者也。二之腓兼股为一象，故与咸三俱言“随”。



程传 《渐·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止必有进，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进也，所反亦进也，渐所以次艮也。进以序为渐，今人以缓进为渐，进以序不越次，所以缓也。为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进有序也，所以为渐也。

渐 女归吉，利贞。

本义 “渐”，渐进也。为卦止于下而巽于上，为不遽进之义，有“女归”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为“女归吉”，而又戒以“利贞”也。

程传 以卦才兼渐义而言也，乾坤之变为巽艮，巽艮重而为渐。在渐体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后男女各得正位。初终二爻，虽不当位，亦阳上阴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与归妹正相对，女之归，能如是之正则“吉”也。天下之事，进必以渐者，莫如“女归”。臣之进于朝，人之进于事，固当有序。不以其序，则陵节犯义，凶咎随之。然以义之轻重，廉耻之道，女之从人，最为大也，故以“女归”为义。且男女，万事之先也。诸卦多有利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为之戒者，有其事必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贞也。所谓涉不正之疑而为之戒者，损之九二是也。处阴居说，故戒以宜贞也。有其事必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于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贞者，渐是也。言女归之所以吉，利于如此贞正也。盖其固有，非设戒也。渐之义宜能亨而不云亨者，盖亨者通达之义，非渐进之义也。

集说 胡氏瑗曰：天下万事，莫不有渐。然于女子，尤须有渐，何则？女子处于闺门之内，必须男子之家，问名纳采请期以至于亲迎，其礼毕备，然后乃成其礼，而正夫妇之道。君子之人，处穷贱不可以干时邀君，急于求进，处于下位者，不可谄谀佞媚以希高位，皆由渐而致之，乃获其“吉”也。

郭氏雍曰：进之渐者，无若女之归，“女归”不以渐则奔也。渐则为归，速则为奔，故“女归”以“渐”为“吉”。凡天下之进，如女归之渐，无不吉也。“利贞”者，女归之道，正固守之，无不利也。

胡氏炳文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渐“女归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贞艮为主，艮止也，止而说，则其感也以正，是为取女之吉。止而巽，则其进也以正，是为“女归”之“吉”。

初六 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本义 鸿之行有序，而进有渐。“干”，水涯也。始进于下，未得所安，而上复无应，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则为“小子厉”，虽“有言”，而于义则“无咎”也。

程传 渐诸爻皆取鸿象，鸿之为物，至有时而群有序，不失其时序，乃为渐也。“干”，水湄。水鸟止于水之湄，水至近也，其进可谓渐矣。行而以时，乃所谓渐，进不失渐，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阴之才，至弱也。而上无应援，以此而进，常情之所忧也。君子则深识远照，知义理之所安，时事之所宜，处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见已然之事，从众人之知，非能烛理也，故危惧而有言。盖不知在下所以有进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应所以能渐也，于义自“无咎”也。若渐之初而用刚急进，则失渐之义，不能进而有咎必矣。

集说 李氏鼎祚曰：“鸿”，随阳鸟，喻女从夫。卦明渐义，爻皆称焉。

杨氏简曰：进欲其知时，故鸿为象。进欲其渐，故以干磐陆木

陵为象。

何氏楷曰：六爻皆取鸿象，往来有时，先后有序，于渐之义为切也。昏礼用雁，取不再偶，又于女归之义为切也。

案 昏礼用雁，大夫执贄亦用雁，皆取有别有序之义。此爻“小子厉有言”，正如晋之“摧如”。凡始进之初，未有便得所安而人信之者。然正唯如此，乃所以安其身，而信于人。若谋便于身图，而求合于众议，则危疑之大者至矣。唯升之初六曰“众允”，盖以其为卦主，时义不同也。

六二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本义 “磐”，大石也。渐远于水，进于干而益安矣。“衎衎”，和乐意。六二柔顺中正，进以其渐，而上有九五之应，故其象如此，而占则“吉”也。

程传 二居中得正，上应于五，进之安裕者也，但居渐故进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滨所有。象进之安，自“干”之“磐”，又渐进也。二与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应，其进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饮食”和乐“衎衎”然，“吉”可知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艮为石，故有“磐”象。鸿食则呼众，饮食衎衎和鸣，初之“小子”，“厉有言”，危而伤也。二“饮食衎衎”，安且乐矣，时使之然也。在初则无应，在二则柔顺中正，而上有九五之应也。

九三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本义 “鸿”，水鸟，陆非所安也。九三过刚不中而无应，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则不复，“妇孕”则“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过刚也，故“利御寇”。

程传 平高曰“陆”，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进至于陆也。阳上进者也，居渐之时，志将渐进，而上无应援，当守正以俟时。安处平地，则得渐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牵，志有所就，则失渐之道。四阴在上而密比，阳所说也。三阳在下而相亲，阴所从也。二爻相比而无应，相比则相亲而易合，无应则无适而相求，故为之戒。“夫”，阳也。夫，谓三。三若不守正而与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复。“征”，行也。“复”，反也。“不复”，谓不反顾义理。“妇”，谓四。若以不正而合，则虽孕而不育，盖非其道也，如是则“凶”也。三之所利，在“于御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闲邪，所谓“御寇”也。不能御寇，则自失而凶矣。

集说 郭氏雍曰：以卦辞言“女归吉”，故以夫妇为言。

程氏敬承曰：三以过刚之资，当渐进之时，惧其进而犯难也，故有戒辞焉。征孕皆凶，言不可进也。“利”在“御寇”，言可止也。

案 此卦以“女归”为义，则必阴阳相应，乃与义合，故初之“厉”者无应也。二之安者有应也，三亦无应，而位愈高，则不止于厉而已。上九在卦外，不与三应。如“夫征”而“不复”，不顾其家也。三刚质失柔道，如妇有产孕而不能养育，不恤其子也。以士君子之进言之，上不下交，而下又失顺勤之道，于义则凶矣。上下不交，必有谗邪间于其间。所谓寇也，唯能谨慎自守，使寇无所乘，则可以救其过刚之失而利。

六四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本义 鸿不木栖，“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则可以安矣。六四乘刚而顺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则“无咎”也。

程传 当渐之时，四以阴柔进据刚阳之上，阳刚而上进，岂能安处阴柔之下，故四之处非安地，如鸿之进于木也。木渐高矣，而有不安之象。鸿趾连，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横平之柯，唯平

柯之上，乃能安处。谓四之处本危，或能自得安宁之道，则“无咎”也。如鸿之于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处之，则安也。四居正而巽顺，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义也。

集说 房氏乔曰：进而渐于木，失所也。或得劲直之桷，可容纳足而安栖，谓上附于五，故“无咎”。

胡氏炳文曰：巽为木，而处艮山之上，鸿渐于此，则愈高矣。鸿之掌不能握木，木虽高，非鸿所安也。然阴居阴得正，如于木之中，或得平柯而处之，则亦安矣，故“无咎”。

案 六四亦无应者也，然六四承九五，例皆吉者，以阴承阳，合于“女归”之义矣。顺以事上，高而不危，故有集木得桷之象。

九五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本义 “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应在下，而为三四所隔。然终不能夺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则“吉”也。

程传 “陵”，高阜也。鸿之所止，最高处也，象君之位。虽得尊位，然渐之时，其道之行，固亦非遽。与二为正应，而中正之德同，乃隔于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岁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岂能隔害之，故“终莫之”能“胜”。但其合有渐耳，终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敌中正，一时之为耳，久其能胜乎。

案 此卦之爻象，与归妹同。不择阴爻阳爻，皆有妇象也。先儒见三五两阳爻皆言妇，故于三则以妇指四，于五则以妇指二。今推爻意，盖三五皆取妇象，三无应者也。五虽有应而反其类者也。既取妇象而所应者阴，是之谓反类，其失卦义，又有甚于无应者矣。故三犹“孕”也，但“不育”耳。五则“三岁不孕”，盖不相和合之甚者也。三过刚，故戒以“御寇”，恐其不能慎也。五有中正之德，故无戒辞，而直以“终莫之胜”决之，“胜”字蒙九三“御寇”之义。夫谗

邪，国之寇也。君子之进，所以不能和合而通者，寇胜之也。然如九五之德，则所谓可以正邦者。当渐之时，有终吉之理，岂谗邪所能胜哉。

上九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本义 胡氏程氏皆云：“陆”当作“逵”，谓云路也。今以韵读之良是。“仪”，羽旄旌纛之饰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为仪饰，盖虽极高而不为无用之象，故其占为如是则“吉”也。

程传 安定胡公以陆为逵。“逵”，云路也，谓虚空之中。《尔雅》：九达谓之逵，逵，通达无阻蔽之义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进，是出乎位之外，在它时则为过矣。于渐之时，居巽之极，必有其序。如鸿之离所止，而飞于云空，在人则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进至于是而不失其渐，贤达之高致也，故可用为仪法而吉也。“羽”，鸿之所用进也。以其进之用，况上九进之道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上九与三，皆处卦上，故并称“陆”。上九最居上极，是进处高洁，故曰“鸿渐于陆”也。“其羽可用为仪吉”者，居无位之地，是不累于位者也。处高而能不以位自累，则其羽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也。

王氏安石曰：其进也，以渐而不失时。其翔也，以群而不失序，所谓进退可法者也。

案 六爻皆有“女归”之义，独于三五言“妇”者，阴爻则其为臣道妻道不必言也。上九又处卦上，以为妻道，则女之已老而非归者。以为臣道，则臣之已退而非进者。既在卦义之外，则亦不必言也。唯三与五，既居高位，又为阳爻，疑其无妇象也，故称“妇”焉。盖虽五位，亦时以臣道妻道言，各随其卦义而已。初以阴应阴，三以阳应阳，皆不合“女归”之义，故各有“凶”“厉”之辞。五应二，阴

阳相求者也。然以二为女，则归于阳为正偶，故“饮食衎衎”而和也。以五为女，则归于二为反类，故“三岁不孕”而不和也。四则虽无应而承五，亦得所归，可以“无咎”。上，卦之终也，进之极也。既无所取于归与进之义，则反以无应为宜。盖在家为保姆，在国为黎老，超然于进退之外者也。陆字与九三重，故先儒改作逵字以叶韵。然逵仪古韵，实非叶也。意者陆乃阿字之误，阿，大陵也，进于陵则阿矣。仪，古读俄，正与阿叶。《诗》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



程传 《归妹·序卦》：“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进则必有所至，故渐有归义，归妹所以继渐也。归妹者，女之归也。妹，少女之称。为卦震上兑下，以少女从长男也，男动而女说，又以说而动，皆男说女，女从男之义，卦有男女配合之义者四，咸，恒，渐，归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气感应，止而说，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顺而动，阴阳皆相应，是男女居室，夫妇唱随之常道。渐，女归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静而巽顺，其进有渐，男女配合得其道也。归妹，女之嫁归也，男上女下，女从男也，而有说少之义，以说而动，动以说，则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当。初与上虽当阴阳之位，而阳在下，阴在上，亦不当位也，与渐正相对。咸、恒，夫妇之道。渐、归妹，女归之义。咸与归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说，归妹动于说，皆以说也。恒与渐，夫妇之义也。恒巽而动，渐止而巽，皆以巽顺也。男女之道，夫妇之义，备于是矣。归妹为卦泽上有雷，雷震而泽动，从之象也。物之随动莫如水，男动于上而女从之，嫁归从男之象。震长男，兑少女，少女从长男，以说而动，动而相说也，人之所说者少女，故云妹，为女归之象。又有长男说少女之义，故为归妹也。

归妹 征凶，无攸利。

本义 妇人谓嫁曰“归”。“妹”，少女也。兑以少女而从震之长男，而其情又为以说而动，皆非正也，故卦为归妹。而卦之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刚，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程传 以说而动，动而不当，故“凶”。不当，位不当也。“征凶”，动则凶也。如卦之义，不独女归，无所往而利也。

集说 蔡氏清曰：不曰妹归而曰“归妹”；归者在妹也，如渐则曰“女归”矣。

张氏振渊曰：“妹”乃少女而从长男，又其情以说而动，是其情胜而不计乎匹偶之宜者，故为“归妹”。所归在妹，不正可知，故“凶”而无所利也。

案 归妹文意，如《春秋》归地归田之例，以物归于人，非其人来取物也。归妹所以失者有二，一则不待取而自归，失昏姻之礼，以卦象女先于男，与咸之男下女相反也。一则以少女归长男，失昏姻之时，与咸两少之交相反也。故不曰“妹归”而曰“归妹”，以明其失礼。不曰归女而曰归妹，以见其失时。凡彖辞直著吉凶而无它戒者，大有、鼎直曰“元亨”，此直曰“征凶无攸利”，盖尊贤育才者，人君之盛节也。自媒自荐者，士女之丑行也。

初九 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本义 初九居下而无正应，故为“娣”象。然阳刚在女子为贤正之德，但为娣之贱，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则“征吉”也。

程传 女之归，居下而无正应，“娣”之象也。刚阳在妇人为贤贞之德，而处卑顺，娣之贤正者也。处说居下为顺义，娣之卑下，虽贤何所能为，不过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远也。然在其分为善，故以是而行则“吉”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征吉”者，少女非偶，为妻而行则凶，为娣而行则吉。

胡氏瑗曰：“跛”者，足以偏也。姪娣非正配，而能尽其道，以配君子，犹足之虽偏，而能履地而行，不至于废也。

案 初在下，“娣”之象。凡女之归，不待六礼备者，为失礼。唯娣可以从归，而不嫌于失礼。少女非偶者为失时，唯娣可以待年，而不嫌于失时，是卦义虽凶，而于初则无嫌，故变征凶而为“征吉”也。

九二 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本义 “眇能视”，承上爻而言。九二阳刚得中，女之贤也。上有正应，而反阴柔不正，乃女贤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内助之功，故为“眇能视”之象。而其占则“利幽人之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程传 九二阳刚而得中，女之贤正者也。上有正应，而反阴柔之质，动于说者也。乃女贤而配不良，故二虽贤，不能自遂以成其内助之功，适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视而已，言不能及远也。男女之际，当以正礼。五虽不正，二自守其幽静贞正，乃所利也。二有刚正之德，幽静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贞者，利言宜于如是之贞，非不足而为之戒也。

集说 郭氏雍曰：九二刚中，贤女也。守其幽独之操，不夺其志，故曰“利幽人之贞”。

胡氏一桂曰：初二跛眇，兑毁折象，履卦六三亦兑体，故取象同。

案 此卦与渐相似，凡以阴应阳者，女之有配者也。以阴应阴以阳应阳者，女之无配者也。若以阳应阴，则虽有应而反其类，比之无应者加甚矣，乃女之有配而失配者也。《卫诗》曰：泛彼栢舟，亦泛其流，则配之不良者也。又曰：泛彼栢舟，在彼中河，则配之不终者也。然皆自执其志，如石之不移，至于之死而矢靡它，岂非所谓幽人之贞乎。凡足以两而行，目以两而明，夫妇以两而成，跛者一正而一偏也，眇者一昏而一明也。娣虽屈于偏侧，而犹能佐理，

故曰“能履”。幽人虽失所仰望，而其志炯然，故曰“能视”。

六三 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本义 六三阴柔而不中正，又为说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为未得所适，而反归为娣之象。或曰：“须”，女之贱者。

程传 三居下之上，本非贱者，以失德而无正应，故为欲有归而未得其归。“须”，待也。待者，未有所适也。六居三不当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刚，行不顺也。为说之主，以说求归，动非礼也。上无应，无受之者也。无所适，故须也。女子之处如是，人谁取之，不可以为人配矣。当反归而求为娣媵则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集说 陆氏希声曰：在天文，织女为贵，须女为贱。

胡氏炳文曰：初九居下，“娣”也。六三居下之上，非娣也。阴柔而不中正，又为兑说之主，无德之女也。无德之女，人无取之者，故本宜须而“反归以娣”也。

案 “须”当从本义贱女之解为是。三不中正而无应，故取象于女之贱者。人不之取，但反归而为娣也。然亦唯下卦无应，有娣之象，从在上之同类而归也。上卦无应，则并无娣之象矣。故在四为“愆期”，在上为“虚筐”。

九四 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本义 九四以阳居上体而无正应，贤女不轻从人，而“愆期”以待所归之象，正与六三相反。

程传 九以阳居四，四上体，地之高也。阳刚在女子为正德，贤明者也。无正应，未得其归也。过时未归，故云“愆期”。女子居贵高之地，有贤明之资，人情所愿取，故其“愆期”乃为“有时”。盖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后行也。九居四虽不当位，而处柔乃妇入之道，以无应故为“愆期”之义。而圣人推理，以女贤而“愆

期”，盖有待也。

集说 胡氏瑗曰：以刚阳之质，居阴柔之位，不为躁进，故待其礼之全备。俟其年之长大，然后归于君子，斯得其时也。“迟”，待也。

六五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月几望，吉。

本义 六五柔中居尊，下应九二，尚德而不贵饰，故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为“月几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则“吉”也。

程传 六五居尊位，妹之贵高者也。下应于二，为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后正婚姻之礼，明男女之分，虽至贵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贵骄之志，故易中阴尊而廉降者，则曰“帝乙归妹”，泰六五是也。贵女之归，唯谦降以从礼，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饰以说于人也。娣媵者，以容饰为事者也。衣袂，所以为容饰也。六五尊贵之女，尚礼而不尚饰，故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阴之盈也，盈则敌阳矣。“几望”，未至于盈也。五之贵高，常不至于盈极，则不亢其夫，乃为吉也，女之处尊贵之道也。

集说 薛氏温其曰：至尊之妹，必归于夫，人伦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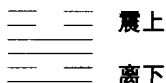
案 女不待夫家之求而自归，非正也，卦之所以凶也。然唯天子之女，则必求于夫家而自归焉。是归妹之义，在他人则为越礼犯义而凶，在天子则为降尊屈贵而吉矣。六五居尊而下应九二，适合此象，故其辞如此。卦唯此爻有应，而又于归妹之义，正为所宜，而非所病，则其为吉宜矣。

上六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本义 上六以阴柔居归妹之终而无应，约婚而不终者也，故其象如此，而于占为无所利也。

程传 上六女归之终而无应，女归之无终者也。“妇”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则不可以为妇矣。筐篚之实，妇职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菹醢之类，后夫人职之。诸侯之祭亲割牲，卿士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礼》云：血祭盛气也。女当承事筐篚而无实，“无实”则无以祭，谓不能奉祭祀也。夫妇共承宗庙，妇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刳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谓不可以承祭祀也。妇不能奉祭祀，则当离绝矣。是夫妇之无终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集说 胡氏炳文曰：震有虚筐之象，兑羊象，上与三皆阴虚而无应，故有“承筐无实”“刳羊无血”之象。《程传》以为女归之无终，**本义** 以为约婚而不终，盖曰士曰女，未成夫妇也。先女而后士，罪在女也，故“无攸利”之占，与卦辞同。



震上

离下

程传 《丰·序卦》：“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物所归聚，必成其大，故归妹之后，受之以丰也。丰，盛大之义。为卦震上离下，震，动也，离，明也，以明而动，动而能明，皆致丰之道，明足以照，动足以亨，然后能致丰大也。

丰 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本义 “丰”，大也。以明而动，盛大之势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极当衰，则又有忧道焉。圣人以为徒忧无益，但能守常，不至于过盛则可矣，故戒以“勿忧宜日中”也。

程传 丰为盛大，其义自“亨”。极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群生之众，王道之大，极丰之道其唯王者乎。丰之时，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岂易周，为可忧虑，宜如日中之盛明广照，无所不及，然后无忧也。

集说 张子曰：“宜日中”，不宜过中也。

郭氏忠孝曰：丰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然物极盛大者，忧必将至，日过中则昃，丰过盛则衰，圣人欲持满以中，故言“宜日中”。

项氏安世曰：丰卦皆以明为主，故下三爻皆明而“无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为“吉”，不能求为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胡氏炳文曰：丰之大有“亨”道焉，大则必通也。亦有忧道焉，大则可忧也。不必过于忧，如日之中斯可矣。泰、晋、夬、家人、升皆曰“勿恤”，此曰“勿忧”，皆当极盛之时，常人所不忧，而圣人所深忧。其辞曰“勿忧”，深切之辞，非谓无忧也。

何氏楷曰：丰有忧道焉，而云“勿忧”，盖于此有道焉，可不必忧也。其道安在，亦曰致丰之本，即保丰之道。何以致丰，离明主之，而震动将之也。宜常如日之方中，使其明无所不及，则幽隐毕照，斯可永保夫丰亨矣。

初九 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本义 “配主”，谓四。“旬”，均也，谓皆阳也。当丰之时，明动相资，故初九之遇九四，虽皆阳刚，而其占如此也。

程传 雷电皆至，成丰之象。明动相资，致丰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动无以行，相须犹形影，相资犹表里。初九明之初，九四动之初，宜相须以成其用，故虽旬而相应。位则相应，用则相资，故初谓四为配主，己所配也。配虽匹称，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于四云“配”，四于初云“夷”也。“虽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应者，常非均敌，如阴之应阳，柔之从刚，下之附上，敌则安肯相从。唯丰之初四，其用则相资，其应则相成，故虽均是阳刚，相从而无过咎也。盖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相资而成用，同舟则胡越一心，共难则仇怨协力，事势使然也。往而相从，则能成其丰，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它卦则不相下而离隙矣。

集说 胡氏瑗曰：“旬”者，十日也，谓数之盈满也。言初与四其德相符，虽居盈满盛大之时，可以“无咎”。以此而往，则行有所尚也。

苏氏轼曰：凡人知生于忧患，而愚生于安佚。丰之患常在于暗，故爻皆以明暗为吉凶也。初九六二九三，三者皆离也，而有明德者也。九四六五上六，则所谓丰而暗者也。离，火也，日也。以下升上，其性也。以明发暗，其德也。故三离皆上适于震。初九适四，其配之所在也，故曰“配主”。

项氏安世曰：初以四为配，四以初为“夷”，上下异辞也，自下并

上曰“配”。

胡氏炳文曰：初不言“丰”，初未至丰也。五亦不言“丰”者，阴虚歉然方赖在下之助，不知有其丰也。凡卦爻取刚柔相应，丰则取明动相资。初之刚与四之刚，同德而相遇，虽两阳之势均敌，往而从之，非特“无咎”，且“有尚”矣。或曰：十日为“旬”。

来氏知德曰：因“宜日中”句，爻辞皆以日言，文王象丰，以一日象之，故曰“勿忧宜日中”。周公象丰，以十日象之，故曰“虽旬无咎”。十日为“旬”，言初之丰，以一月论，已一句也，正丰之时也。

六二 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本义 六二居丰之时，为离之主，至明者也。而上应六五之柔暗，故为丰蔀“见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从之，则昏暗之主，必反见疑。唯在积其诚意以感发之则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虚中，有孚之象。

程传 明动相资，乃能成丰。二为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谓明者也。而五在正应之地，阴柔不正，非能动者。二五虽皆阴，而在明动相资之时，居相应之地，五才不足，既其应之才不足资，则独明不能成丰，既不能成丰，则丧其明功，故为“丰其蔀”。“日中见斗”，二至明之才，以所应不足与，而不能成其丰，丧其明功，无明功则为昏暗，故云“见斗”。“斗”，昏见者也。“蔀”，周匝之义，用障蔽之物，掩晦于明者也。斗属阴而主运平，象五以阴柔而当君位。日中盛明之时乃见斗，犹丰大之时，乃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见，言“见斗”，则是明丧而暗矣。二虽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于己，若往求之，则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则如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则尽其至诚以感发其志意而已。苟诚意能动，则虽昏蒙可开也。虽柔弱可辅也，虽不正可

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诚意上达，而君见信之笃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辅后主是也。若能以诚信发其志意，则得行其道，乃为吉也。

集说 服氏虔曰：日中而昏也。

张子曰：凡言“往”者，皆进而上也。初进而上，则遇阳而“有尚”，二既以阴居阴，又所应亦阴，故往增“疑疾”。

郭氏雍曰：六二为离明之中，而有丰蔀之暗者，以阴居阴，上非正应，所以有从暗之象也。天下之理明则无疑，暗则疑，六二用明投暗，“往得疑疾”，乃其宜也。然任其中正，“有孚”而发，则动无不吉。

徐氏几曰：卦言“宜日中”，以下体言之，则二为中。以一卦言之，则三四为中，故二三四皆言“日中”。刚生明，故初应四则为“往有尚”。柔生暗，故二应五为“往得疑疾”也。

九三 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本义 “沛”，一作旆，谓幡幔也，其蔽甚于蔀矣。“沫”，小星也。三处明极，而应上六，虽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沛字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为幡幔，则是旆也。幡幔围蔽于内者，“丰其沛”，其暗更甚于蔀也。三明体而反暗于四者，所应阴暗故也。三居明体之上，阳刚得正，本能明者也。丰之道，必动相资而成。三应于上，上阴柔，又无位而处震之终，既终则止矣。不能动者也。它卦至终则极，震至终则止矣。三无上之应，则不能成丰。“沫”，星之微小无名数者。“见沫”，暗之甚也。丰之时而遇上六，“日中”而“见沫”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为可知。贤智之才遇明君，则能有为于天下。上无可赖之主，则不能有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为有所失，则有所归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动而无右肱，欲为而上无所赖，则不能而已，更复

何言，无所归咎也。

案 九三之蔽，又甚于二四者，爻取日中为昏义。二三四在一卦之中，而九三又在三爻之中也。且二应五，为柔中之主。四应初，为同德之助。三所应者，乃过中处极之阴，其蔽安得不甚哉。上六以其昏昏，使人昏昏，故九三虽以刚明之才，为之股肱，而不免于毁折。然于义为“无咎”者，守其刚正以事上，反己无作而众无尤也。

又案易中所取者虽虚象，然必天地间有此实事，非凭虚造设也。“日中见斗”，甚而至于“见沫”，所取喻者，固谓至昏伏于至明之中。然以实象求之，则如太阳食时是也。食限多则大星见，食限甚则小星亦见矣。所以然者，阴气蔽障之故，故所谓“丰其蔀”“丰其沛”者，乃蔽日之物，非蔽人之物也。且此义亦与《彖传》“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相发。

九四 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本义 象与六二同。“夷”，等夷也。谓初九也。其占为当丰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则“吉”也。

程传 四虽阳刚，为动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正，遇阴暗柔弱之主，岂能致丰大也，故为“丰其蔀”。“蔀”，周围掩蔽之物。周围则不大，掩蔽则不明。“日中见斗”，当盛明之时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应故谓之主。初四皆阳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应之地，故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贤，同德相辅，其助岂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贤为之助，则能致丰大乎？曰：在下者上有当位为之与，在上者下有贤才为之助，岂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丰，有君而后能也，五阴柔居尊而震体，无虚中巽顺下贤之象。下虽多贤，亦将何为。盖非阳刚中正，不能致天下之丰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据初适四，则以四为主，故曰“遇其配主”。自四之初，则以初为主，故曰“遇其夷主”也。

张子曰：近比于五，故亦云“见斗”，正应亦阳，故云“夷主”。

郭氏雍曰：二之丰蔀“见斗”，以重阴而非正应也。而“有孚发若吉”者，中正也。四之丰蔀“见斗”，非中正也。而“遇其夷主吉”者，应初而有遇也。二爻之义相类，故其辞同，而皆终之以吉。有为之时，明动必相济，然后有成，故初谓四为“配主”，四谓初为“夷主”。迭称主者，明动相须，莫适为主。唯明者知求动以为主，动者知求明以为主故也。

郑氏汝谐曰：初视四为“配”，以下偶上也，四视初为“夷”，降上就下也。

六五 来章。有庆誉，吉。

本义 质虽柔暗，若能来致天下之明，则有“庆誉”而“吉”矣。盖因其柔暗，而设此以开之。占者能如是，则如其占矣。

程传 五以阴柔之才，为丰之主，固不能成其丰大。若能来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则有福庆，复得美誉，所谓“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为五者诚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丰大之庆，名誉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与三四，皆阳刚之才，五能用贤则汇征矣。二虽阴，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贤之下者也。五与二虽非阴阳正应，在明动相资之时，有相为用之义，五若能来章，则“有庆誉”而“吉”也。然六五无虚己下贤之义，圣人设此义以为教耳。

集说 冯氏当可曰：六二言往，六五言来，往来交合，章明之象。

项氏安世曰：六二以五为“蔀”，在上而暗也。六五以二为“章”，在下面而明也。

陈氏曰：五阴暗则往而疑，二文明则来而章，章者离体文明之象。

胡氏炳文曰：三爻称“日中”，皆有所蔽。六五不称“日中”，盖宜日中，无蔽也。

案 五，君位也。彖辞所谓“王假之”者，即此位，则五乃卦主也。卦义所重，在明以照天下。六五虽非明体，然下应六二为文明之主，而五有柔中之德，能资其章明以自助，则卦义所谓“勿忧宜日中”者，实与此爻义合。

上六 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本义 以阴柔居丰极，处动终，明极而反暗者也，故为丰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程传 六以阴柔之质，而居丰之极，处动之终，其满假躁动甚矣。处丰大之时，宜乎谦屈，而处极高，致丰大之功，在乎刚健，而体阴柔，当丰大之任，在乎得时，而不当位。如上六者，处无一当，其凶可知。“丰其屋”，处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阴柔居丰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绝于人，人谁与之，故“窥其户，阒其无人”也。至于三岁之久，而不知变，其“凶”宜矣。“不覿”，谓尚不见人，盖不变也。六居卦终，有变之义，而不能迁，是其才不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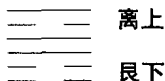
集说 龚氏焕曰：丰卦与明夷相似，唯变九四一爻，丰其蔀蔽，皆六五上六二阴所为。二“丰其蔀”，以五为应也。三“丰其沛”，以上为应也。四“丰其蔀”，以承五也。然五虽柔暗，以其得中，故有“来章”之“吉”。上居丰极，始则蔽人之明，终以自蔽，与明夷上六相似。

何氏楷曰：处丰之极，亢然自高。丰大其居以明得意，方且深

居简出,距人于千里之外,岂知凶将及矣,能无惧乎?

总论 熊氏良辅曰:丰六爻以不应为善,初四皆阳,初曰“遇其配主”,四曰“遇其夷主”。二五皆阴,二曰“有孚发若吉”,五曰“来章有庆誉吉”。三与上为正应,三不免于折肱,而上则甚凶。当丰大之时,以同德相辅为善,不取阴阳之应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八



程传 《旅·序卦》：“丰，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丰盛至于穷极，则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丰也。为卦离上艮下，山止而不迁，火行而不居，违去而不处之象，故为旅也。又丽乎外，亦旅之象。

旅 小亨，旅贞吉。

本义 “旅”，羁旅也，山止于下，火炎于上，为去其所止而不处之象，故为旅。以六五得中于外，而顺乎上下之二阳，艮止而离丽于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贞则“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须臾离也。

程传 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贞”正而“吉”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然事有大小，道无不在，大亨固利于贞，不可以“亨”之“小”而失其贞也，正道果可须臾离哉。

初六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本义 当旅之时，以阴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六以阴柔在旅之时，处于卑下，是柔弱之人。处旅困而在卑贱，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处旅困，鄙猥琐细，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灾咎也。“琐琐”，猥细之状。当旅困之时，才质如是，上虽有援，无能为也。四阳性而离体，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与他卦为大臣之位者异矣。

集说 王氏应麟曰：旅，初六“斯其所取灾”，王辅嗣注云，为斯贱之役，唐郭京谓“斯”合作“𡇗”。愚按后汉左雄传“职斯禄薄”，注云：“斯，贱也。”不必改“𡇗”字。

案 易中初爻，多取童稚小子之象，在旅则童仆之象，王氏之说是也。

六二 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本义 “即次”则安，“怀”“资”则裕，得其童仆之贞信，则无欺而有赖，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顺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二有柔顺中正之德，柔顺则众与之，中正则处不失当，故能保其所有。童仆亦尽其忠信，虽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处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财货，旅所资也。童仆，旅所赖也。得就次舍，怀蓄其资财，又得童仆之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强壮处外者，“仆”也。二柔顺中正，故得内外之心，在旅所亲比者，“童仆”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际，得免于灾厉，则已善矣。

集说 胡氏炳文曰：旅中不能无赖乎“童仆”之用，亦多不免乎童仆之欺，惟得其贞信者，则无欺而有赖。

赵氏玉泉曰：二处旅而有柔顺中正之德，则内不失己，而已无不

安，外不失人而人无不与。凡旅之所恃以不可无者，皆有以全之也。

案 二得位得中，故曰“即次怀资”，与九四之旅处而得其资斧者异矣。下有初六比之，故曰“得童仆”。与九三之“丧其童仆”者异矣，在初则为“童仆”之“琐琐”者，自二视之，则为“童仆”之“贞”者，义不相害也。

九三 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本义 过刚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丧其童仆”，则不止于失其心矣，故“贞”字连下句为义。

程传 处旅之道，以柔顺谦下为先。三刚而不中，又居下体之上，与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过刚自高，致困灾之道也。自高则不顺于上，故上不与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离为焚象，过刚则暴下，故下离而“丧其童仆”之贞信，谓失其心也，如此则危厉之道也。

集说 潘氏梦旂曰：居刚而用刚，平时犹不可，况旅乎！以此与下，焚次丧仆，固其宜也。九三以刚居下体之上，则焚次。上九以刚居上体之上，则焚巢。位愈高，刚愈亢，则祸愈深矣。

邱氏富国曰：九三爻辞，全与二反。二“即次”而三“焚”，二“得童仆”而三“丧”，二之“贞”无尤，而三之“贞”则“厉”者，二柔顺得中，三过刚不中故也，过刚岂处旅之道哉！

案 三得位，故亦有“即次”象。以其过刚，故焚之也。六爻惟二三言“次”，得位故也。

九四 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本义 以阳居阴，处上主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刚阳之与，下唯阴柔之应，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程传 四阳刚虽不居中，而处柔在上体之下，有用柔能下之

象，得旅之宜也。以刚明之才，为五所与，为初所应，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虽得其处止，不若二云就次舍也。有刚明之才，为上下所与，乃旅而得货财之资，器用之利也。虽在旅为善，然上无刚阳之与，下唯阴柔之应，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据四而言。

集说 蒋氏悌生日：凡卦爻阳刚皆胜阴柔，惟旅卦不然。二五皆以柔顺得“吉”，三上皆以阳刚致“凶”。六爻六五最善，二次之，上九最凶，三次之。九四虽得其处，姑足以安其身而已，岂得尽遂其志。

案 四居位非正，故不曰“即次”。而曰“于处”。在旅而处“多惧”之地，故虽得资与六二同，而未免加斧以自防卫。其未忘戒心可知，安得快然而安乐乎？

六五 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本义 “雉”，文明之物，离之象也。六五柔顺文明，又得中道，为离之主。故得此爻者，为“射雉”之象。虽不无“亡失”之费，而所丧不多终有“誉命”也。

程传 六五有文明柔顺之德，处得中道而上下与之，处旅之至善者也。人之处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谓善矣。羁旅之人，动而或失，则困辱随之。动而无失，然后为善。离为雉，文明之物，“射雉”谓取则于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发无不中，则终能致“誉命”也。“誉”，令闻也。“命”，福禄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动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则失位，故不取君义。

集说 失氏震曰：五在旅卦，不取君象，有文明之德，则令誉升闻而爵命之矣。

《朱子语类》云：“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遗镞之亡，不是如伊川

之说，易中凡言“终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

王氏申子曰：“一矢亡”，言中之易也。

案 五在旅卦，不取君义，《程传》之说是也。古者士大夫出疆则以贄行，而士执雉以相见，射雉而得，是进身而有阶之象也。信于友则有“誉”，获乎上则有“命”。

上九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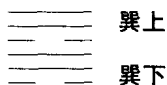
本义 上九过刚，处旅之上，离之极，骄而不顺，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鸟”，飞腾处高者也。上九刚不中而处最高，又离体，其亢可知，故取鸟象。在旅之时，谦降柔和，乃可自保，而过刚自高，失其所安，宜矣。“巢”，鸟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离上为焚象，阳刚自处于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与，故“号咷”，轻易以丧其顺德，所以“凶”也。“牛”，顺物，“丧牛于易”，谓忽易以失其顺也。离火性上，为躁易之象，上承“鸟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则是鸟笑哭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上九之视九三，尤为刚亢者也。凡物栖高处亢，而寄诸危地者，鸟之巢是也。故旅之上取以为象。夫高极必危，离火有焚象也，故曰“鸟焚其巢”。“先笑”，谓喜居物上也。“后号咷”，谓巢焚之故也。夫“牛”，顺物也，旅道以柔顺谦下为本。上九丧其至顺之德，此所以“凶”也。

徐氏几曰：旅贵柔顺中正，三阳爻皆失之，而最亢者上九也。

总论 范氏仲淹曰：内止而不动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适旅，故得“小亨”而“贞吉”。夫旅人之志，卑则自辱，高则见疾，能执其中，可谓智矣。故初“琐琐”，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高而见疾者也。二怀“资”而五“誉命”，柔而不失其中者也。



程传 《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羁旅亲寡，非巽顺何所取容？苟能巽顺，虽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为卦一阴在二阳之下，巽顺于阳，所以为巽也。

巽 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本义 “巽”，入也，一阴伏于二阳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为风，亦取入义，阴为主，故其占为“小亨”。以阴从阳，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从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见大人”也。

程传 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也。巽与兑皆刚中正，巽说义亦相类，而兑则亨。巽乃小亨者，兑，阳之为也。巽，阴之为也。兑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内，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集说 郭氏雍曰：“巽”，入也，能入故“利有攸往”，故“利见大人”，是亦沈潜刚克之意与。

《朱子语类》云：巽有入之义，巽为风，如风之入物，只为巽便能入，义理之中，无细不入。

赵氏汝楫曰：一阴生于下，二阳巽之于上，卦以刚爻得名，阴生而阳巽之。

蔡氏清曰：顺字解巽字不尽，潜心恳到方为巽也。《程传》只说顺，然孔子不曰顺，而每仍卦名曰巽，是必巽字与顺字有辨矣。《大传》曰“巽，入也。”又曰“巽，德之制也。”又曰“巽，称而隐。”未尝只以顺字当之也。

何氏楷曰：凡巽之所以致“亨”，皆阳之为也。所谓申命乃阳事

也，有阳以巽之于上，故“小亨”。

案 “巽”，人也。从来说者，皆以为一阴入于二阳之下，非也。盖一阴伏于内，阳必入而散之。阴性疑滞，必散而后与阳合德也，其在造化，则吹浮云，散积阴者也。其在人心，则察几微，穷隐伏者也。其在国家，则除奸慝，釐弊事者也。三者皆非人不能，卦之所以名巽者以此，“亨”之所以“小”者，如蛊则坏极而更新之，故其亨大。巽但修敝举废而已，观卦爻“庚”“甲”之义可见也。天下之事，既察知之，则必见之于行，故曰“利有攸往”。非有刚德之人不能济也，故又曰“利见大人”。

初六 进退，利武人之贞。

本义 初以阴居下，为巽之主，卑巽之过，故为“进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贞”处之，则有以济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程传 六以阴柔居卑巽而不中，处最下而承刚，过于卑巽者也。阴柔之人，卑巽太过，则志意恐惧而不安，或进或退，不知所从，其所“利”在“武人之贞”。若能用武人刚贞之志，则为宜也。勉为刚贞，则无过卑恐畏之失矣。

集说 王氏弼曰：处令之初，未能服令者也，故“进退”也。成命齐邪，莫善武人，故“利武人之贞”以整之。

胡氏瑗曰：初六以阴柔之质，复在一卦之下，是以有“进退”之疑，利在武人之正，勇于行事，然后可获其吉也。

俞氏琰曰：巽，“申命行事”之卦也。令出则务在必行，岂宜或进或退。初六卑巽而不中，柔懦而不武，故或进或退而不能自决也。若以武人处之，则“贞固足以干事”矣，故曰“利武人之贞”。

九二 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本义 二以阳处阴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当巽之时，不厌其

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为能过于巽，而丁宁烦悉其辞以自道达，则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诚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程传 二居巽时，以阳处阴而在下，过于巽者也。“床”，人之所安。“巽在床下”，是过于巽，过所安矣。人之过于卑巽，非恐惧则谄说，皆非正也。二实刚中，虽巽体而居柔，为过于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过，虽非正礼，可以远耻辱，绝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诚意于神明者也。“纷若”，多也。苟至诚安于谦巽，能便通其诚意者多，则“吉”而“无咎”。谓其诚足以动人也。人不察其诚意，则以过巽为谄矣。

集说 冯氏椅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灾害。

案 “床下”者，阴邪所伏也。人于床下，则察之深矣。于是既以史占而知之，复以巫祓而去之，虽有物妖神怪，无能为害矣。“纷若”者，以喻“申命”之频频，而“行事”之织悉也。二与五，皆所谓“刚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卦之主也。故能尽“申命行事”之道如此。

九三 频巽，吝。

本义 过刚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为屡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三以阳处刚，不得其中，又在下体之上，以刚亢之质，而居巽顺之时，非能巽者，勉而为之，故屡失也。居巽之时，处下而上临之以巽，又四以柔顺相亲，所乘者刚，而上复有重刚，虽欲不巽得乎！故频失而“频巽”，是可“吝”也。

集说 赵氏汝楫曰：“频巽”者，既巽复巽，犹频复也。

案 “巽”者，人也。然又曰“德之制”，若不能断制，则其入之深者，徒足使弊益以滋，而奸无所畏，非唯无益而又害之也。夫子曰“再思可矣”，言事贵断也。九三上九，皆过于中，则是蓄疑以败

谋，多思而少断。然三未如上九之甚也，故但为“频巽”之象，而占曰“吝”。

六四 悔亡，田获三品。

本义 阴柔无应，承乘皆刚，宜有“悔”也，而以阴居阴，处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为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为乾豆，一为宾客，一以充庖。

程传 阴柔无援，而承乘皆刚，宜有“悔”也。而四以阴居阴，得巽之正，在上体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于上也，以巽临下，巽于下也。善处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获三品”也。“田获三品”，及于上下也。田猎之获分三品：一为乾豆，一供宾客与充庖，一颁徒御。四能巽于上下之阳，如田之“获三品”，谓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处之至善，故“悔亡”。而复有功，天下之事，苟善处，则悔或可以为功。

集说 王氏弼曰：虽以柔遇刚，而依尊履正，以欺行命，必能获强暴，远不仁者也。获而有益，莫善“三品”，故曰“悔亡，田获三品”。

王氏安石曰：“田”者，兴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

郭氏雍曰：六四近君，志决于进，无初六之疑，则“悔亡”矣。是以有“田获三品”之功也。六四至柔，不当有“田获”之功。而此以顺乎刚得之，由是观之，则巽之为道，岂柔弱畏懦之谓哉！

沈氏该曰：“田获三品”，令行之效也。“田”，除害也。“获”，得禽也。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将以兴利除害也，害去利获，令行而功著，是以“田获三品也”。

胡氏炳文曰：“田”，武事也。初“利武人之贞”，四之“田获”，用武而有功者也。

案 以卦义论，则初与四皆伏阴也。阳所入而制之者也。有

以制之，则柔顺乎刚，而在内者无阴慝矣。以爻义论，则初与四能顺乎刚，是皆有行事之责者。盖质虽柔，而能以刚克，则所谓柔而立者也。初居重巽之下，犹有“进退”之疑。至四则居高当位，上承九五，视初又不同矣，故在初“利武人之贞”。四则载纘武功，而田害悉去，解获三狐，而此“获三品”，所获者多，不止于狐也。

九五 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本义 九五刚健中正，而居巽体，故有“悔”，以有“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终”也。“庚”，更也，事之变也。“先庚三日”，丁也。“后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宁于其变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变之后。有所变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则“吉”也。

程传 五居尊位，为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处得中正，尽巽之善，然巽者柔顺之道，所利在贞，非五之不足，在巽当戒也。既“贞”则“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贞”，正中也。处巽出令，皆以中正为吉。柔巽而不贞则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变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终”，更之始善也。若已善，则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当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变更之始也。十干戊己为中，过中则变，故谓之庚。事之改更，当“原始要终”，如“先甲”“后甲”之义。如是则“吉”也，解在蛊卦。

集说 张氏浚曰：巽孰为贞，“先庚”“后庚”，巽之贞也。先三日，盖慎始而图其几。后三日，盖思终而考其成。慎始思终，权斯行矣。“庚”有制变之义，当以刚德为主，不然其弊将沦溺而入于蛊矣。

郭氏雍曰：慎乃出令，君人之道也。先后三日而申命之者，慎

之至也。慎之至者，令出惟行，弗惟反故也。命令之出，有必可行之善，而无不可行复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贞吉”，九五之“贞吉”也。下曰“吉”，盖命令以是为吉也。“庚”，即命令也。“先庚”，谓“申命”。“后庚”，谓出令之后而“行事”也。

胡氏炳文曰：蛊者事之坏，“先甲”“后甲”者，飭之使复兴起。巽者事之权，“先庚”“后庚”者，行之使适变通。

张氏清子曰：“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谓之“终则有始”。“庚”者十干之过中，事之当更者也，故谓之“无初有终”。况巽九五乃蛊六五之变，以造事言之，故取诸甲。以更事言之，故取诸庚，易于甲庚皆曰：先后“三日”者，盖圣人谨其始终之意也。

梁氏寅曰：五居尊位，乃命令之所自出也。巽之义为人，入于理者深，而见于行者决，巽之道然后为尽矣。不然优游牵制，其多思者乃其所以为累者也，曷足贵乎。

郑氏维岳曰：九五一爻，正所谓“刚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五居巽体，有蛊坏之病，故“有悔”。而以刚中正之道，涣号更命，得其贞正，故“吉悔亡”而“无不利”。先三后三，即是“申命行事”，即是贞处。

吴氏曰慎曰：苟有所变，必丁宁揆度而后行事，则入于事理，顺于人心，以得重巽之中，尽权宜之制，是以“吉”也。

上九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本义 “巽在床下”，过于巽者也。“丧其资斧”，失所以断也。如是则虽“贞”亦“凶”矣。居巽之极，失其阳刚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床”，人所安也。“在床下”，过所安之义也。九居巽之极，过于巽者也，“资”，所有也。“斧”，以断也。阳刚本有断，以过巽而失其刚断，失其所有，“丧资斧”也。居上而过巽，至于自失，在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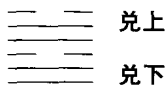
道为凶也。

集说 王氏弼曰：处巽之极，极巽过甚，故曰“巽在床下”。“斧”，所以断者也。过巽失正，丧所以断，故曰“丧其资斧”。

胡氏瑗曰：“斧”，斤也，善于断割。处无位之地，无刚明之才，不能断割以自决其事，故“凶”也。

案 “资斧”古本作“齐斧”为是。盖因承旅卦同音而误也。《说卦》“齐乎巽”。齐斧者，所以齐物之斧也。

总论 苏氏濬曰：“巽”者，入也。然所谓入者，岂徒藉口于迂徐渐次之功，以济其因循悠缓之习已耶！是故“武人之贞”，不可弛也。“三品”之“获”，不可后也。“史巫纷若”，不以为激也。“先庚”“后庚”，不以为烦也，《传》曰“巽以行权”。



程传 《兑·序卦》：“巽者，人也。人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物相人则相说，相说则相人，兑所以次巽也。

兑 亨，利贞。

本义 “兑”，说也。一阴进乎二阳之上，喜之见乎外也。其象为“泽”，取其说万物，又取坎水而寒，其下流之象。卦体刚中而柔外，刚中，故“说”而“亨”。柔外，故“利”于“贞”。盖说有亨道，而其妄说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为“说亨”，刚中故“利”于“贞”，亦一义也。

程传 “兑”，说也。“说”，致亨之道也。能说于物，物莫不说而与之，足以致亨。然为说之道，利于贞正，非道求说则为邪谄而有悔咎，故戒“利贞”也。

集说 焦氏竑曰：人有喜说必见而在外，盖阳假阴之和柔以为用。喜说非由于阴也，故二阴一阳，则阳为之主。二阳一阴，则阴非为主，但为阳之用耳。

案 地有积湿，春气至则润升于上。人身有血，阳气盛则腠敷于色，此兑为泽为说之义，盖说虽缘阴，而所以用阴者阳也。人有柔和之质，而非以忠直之心行之，则失正而入于邪矣，故“利贞”。

初九 和兑，吉。

本义 以阳爻居说体，而处最下，又无系应，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初虽阳爻。居说体而在最下，无所系应，是能卑下和顺以为说，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为说，而无所偏私，说之正也。阳

刚则不卑，居下则能巽，处说则能和，无应则不偏，处说如是，所以“吉”也。

集说 蔡氏渊曰：爻位皆刚，不比于柔，得说之正，和而不流者也，故“吉”。

吴氏澄曰：六画唯初不比阴柔，说道之善，故曰“和”。

赵氏玉泉曰：阳刚则无邪媚之嫌，居下则无上求之念，无应又无私系之累，其说也不谄不渎，中节而无乖戾，“和兑”之象，如是则说得其正矣。

来氏知德曰：“和”，与《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同。谓其所说者无乖戾之私，皆性情之正，道义之公也。

九二 孚兑，吉，悔亡。

本义 刚中为“孚”，居阴为“悔”。占者以“孚”而“说”，则“吉”而“悔亡”矣。

程传 二承比阴柔，阴柔小人也。说之则当有“悔”，二刚中之德，孚信内充，虽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说而不失刚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刚中则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六三阴柔而不正，所谓非道以说者也。而二比之，疑于有“悔”矣。然二以刚居中，诚实之德，充足于内，故虽与三同体，而无失己之嫌，此其“悔”所以“亡”也。

龚氏焕曰：九二阳刚得中，当说之时，以孚信为说者也。己以“孚”信为“说”，人不得而妄说之，所以“吉”也。

六三 来兑，凶。

本义 阴柔不中正，为兑之主。上无所应，而反过来就二阳以求说，“凶”之道也。

程传 六三阴柔不中正之人，说不以道者也。“来兑”，就之以

求说也，比于在下之阳，枉己非道，就以求说，所以“凶”也。之内为来，上下俱阳而独之内者，以同体而阴性下也，失道下行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六三居两兑之间，一兑既尽，一兑复来，故曰“来兑”。夫以不正之才，居两兑之间，左右逢迎，惟以容说为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于兑为“凶”。

案 三居内体，故曰“来”。然非来说于下二阳之谓也，为说之主。志在于说，凡外物之可说者，皆感之而来也。

九四 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本义 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决。而商度所说，未能有定，然质本阳刚，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恶柔邪也。如此则“有喜”矣，象占如此，为戒深矣。

程传 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虽刚阳而处非正。三阴柔阳所说也，故不能决而商度未宁，谓拟议所从而未决，未能有定也。两间谓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则加田义乃同也，故人有节守谓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远邪恶，则“有喜”也。从五，正也。说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刚介守正，疾远邪恶，将得君以行道，福庆及物，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系所从耳。

集说 杨氏简曰：九刚四柔，近比六三谀佞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实乐其柔媚，故商度所说，去取交战于胸中而“未宁”。圣人于是勉之曰：介然疾恶小人则“有喜”。

案 易中“疾”字皆与“喜”对，故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又曰“损其疾使遄有喜”。以此爻例之，则疾者谓疾病也，喜者谓病去也。四比于三，故曰“介疾”，言介于邪害之间也。若安而溺焉，则其为鸩毒大矣，惟能商度所说而不以可说者为安，则虽“介疾”而“有喜”矣。《论语》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其“商兑”之谓乎？

九五 孚于剥，有厉。

本义 “剥”，谓阴能剥阳者也。九五阳刚中正，然当说之时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阴柔，为说之王，处说之极，能妄说以剥阳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则有危也。

程传 九五得尊位而处中正，尽说道之善矣。而圣人复设有厉之戒，盖尧舜之盛，未尝无戒也。戒所当戒而已，虽圣贤在上，天下未尝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恶也。圣人亦说，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尝不知圣贤之可说也。如四凶处尧朝，隐恶而顺命是也。圣人非不知其终恶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五若诚心信小人之假善为实善，而不知其包藏，则危道也。小人者备之不至，则害于善，圣人为戒之意深矣。“剥”者，消阳之名，阴消阳者也。盖指上六，故“孚于剥”则危也。以五在说之时而密比于上六，故为之戒。虽舜之圣，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说之惑人，易入而可惧也如此。

集说 王氏弼曰：比于上六，而与相得，处尊正之位，不说信乎阳，而说信乎阴，“孚于剥”之义也。“剥”之为义，小人道长之谓。

杨氏简曰：九五亲信上六柔媚不正之小人，故曰“孚于剥”。剥之为卦，小人剥君子，又剥丧其国家，故谓小人为剥。信小人，危厉之道也。

胡氏炳文曰：说之惑人，最为可惧，感之者将以剥之也。况为君者，易狃于所说，故虽圣人且畏“巧言令色”，况凡为君子者乎！

钱氏一本曰：兑五说体，与履五健体不同，履五健，恐其和之难，危在夬，兑五说，不觉其入之易，危在乎，故皆“有厉”之象。

案 易中凡言“厉”者，皆兼内外而言，盖事可危而吾危之也。履五爻及此爻，皆以刚中正居尊位，而有厉辞。夫子又皆以位正当释之，是其危也。以刚中正故能危也。履卦有危惧之义，而九五居

尊，所谓“履帝位而不疚”者，故能因夬、履而常危。兑有说义，九五居尊，又比上六，故亦因“孚于剥”而心有危也。此“有厉”与夬“有厉”正同，皆以九五比近上六，所谓其危乃光者也。

上六 引兑。

本义 上六成说之主，以阴居说之极，引下二阳相与为说，而不能必其从也。故九五当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

程传 他卦至极则变，兑为说，极则愈说。上六成说之主，居说之极，说不知已者也。故说既极矣，又引而长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说不知已，未见其所说善恶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说，六三则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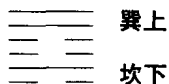
集说 刘氏牧曰：执德不固，见诱则从，故称“引兑”。

毛氏璞曰：所以为兑者，三与上也。三为内卦，故曰“来”，上为外卦，故曰“引”。

案 三与上，皆以阴柔为说主。“来兑”者，物感我而来，《孟子》所谓蔽于物，《乐记》所谓感于物而动者也。“引兑”者，物引我而去，《孟子》所谓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乐记》所谓物至而人化物者也。始于“来”，终于“引”，此人心动乎欲之浅深也。

总论 龚氏焕曰：兑本以说之见乎外而得名，然六爻之义，皆不取说之徇乎外者，只之所说，苟能不徇乎外，则其见于外者，斯得其正而吉矣。

蒋氏悌生日：当说之时，刚则有节，柔则无度，故此卦初二及四五四爻，皆以刚阳而得吉。三上二爻，皆以阴柔而致凶。



巽上

坎下

程传 《涣·序卦》：“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说则舒散也，人之气，忧则结聚，说则舒散，故说有散义，涣所以继兑也，为卦巽上坎下，风行于水上，水遇风则涣散，所以为涣也。

涣 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本义 “涣”，散也，为卦下坎上巽，风行水上，离披解散之象，故为涣。其变则本自渐卦九来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当至于庙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贞”，则占者之深戒也。

程传 “涣”，离散也。人之离散由乎中，人心离则散矣。治乎散亦本于中，能收拾人心，则散可聚也。故卦之义皆主于中，“利贞”，合涣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案 涣与萃对。“假庙者”，所以聚鬼神之既散也。涉川者，所以聚人力之不齐也。盖尽诚以感格，则幽明无有不应。秦越而共舟，则心力无有不同。此二者，涣而求聚之大端也。然不以正行之，则必有黷神犯难之事，故曰“利贞”。

初六 用拯马壮，吉。

本义 居卦之初。涣之始也。始涣而拯之，为力既易，又有壮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济涣之才，但能顺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六居卦之初，涣之始也，始涣而拯之，又得马壮，所以吉也。六爻独初不云涣者，离散之势，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则不至

于涣也，为教深矣。“马”，人之所托也。托于壮马，故能拯涣。“马”，谓二也。二有刚中之才，初阴柔顺，两皆无应，无应则亲比相求，初之柔顺，而托于刚中之才以拯其涣。如得壮马以致远，必有济矣，故“吉”也。涣拯于始，为力则易，时之顺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居涣散之初，则时未至于涣也。当此之时，顺此之势而亟救之，则用拯之道得矣，故必马壮而后“吉”。

胡氏炳文曰：五爻皆言“涣”，初独不言者，救之尚早，可不至于涣也。

九二 涣奔其机，悔亡。

本义 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当涣之时，来而不穷，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盖九奔而二机也。

程传 诸爻皆云“涣”，谓涣之时也。在涣离之时，而处险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则得“悔亡”也。“机”者，俯凭以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与初虽非正应，而当涣离之时两皆无与。以阴阳亲比相求，则相赖者也。故二目初为“机”，初谓二为“马”。二急就于初以为安，则能“亡”其“悔”矣。初虽坎体，而不在阴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赖，盖涣之时，合力为胜。先儒皆以五为机，非也。方涣离之时，二阳岂能同也。若能同，则成济涣之功当大，岂止“悔亡”而已。机谓俯就也。

集说 郭氏雍曰：九二之刚，自外来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义，故有“奔其机”之象。唯得中就安，故《彖传》所以言不穷也。

《朱子语类》云：九二“涣奔其机”，以人事言之，是来就安处。

案 聚涣者，先固其本，以刚中居内，固本之象也。“机”者，所以凭而坐也，有所凭依而安居，然后可以动而不穷矣。

六三 涣其躬，无悔。

本义 阴柔而不中正，有私于己之象也。然居得阳位，志在济时，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涣以济涣者也。

程传 三在涣时，独有应与，无涣散之悔也。然以阴柔之质，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岂能拯时之涣而及人也。止于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涣字，在涣之时，躬无涣之悔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自此以上四爻，皆因涣以拯涣者，谓涣其所当涣，则不当涣者聚矣。

案 易中六三应上九，少有吉义。唯当涣时，则有应于上者，忘身徇上之象也。蹇之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亦以当蹇难之时，而与五相应。此爻之义同之。

六四 涣其群，元吉。涣其丘，匪夷所思。

本义 居阴得正，上承九五，当济涣之任者也。下无应与，为能散其朋党之象。占者如是，则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则非常人思虑之所及也。

程传 涣四五二爻义相须，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顺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刚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刚柔相济，以拯天下之涣者也。方涣散之时，用刚则不能使之怀附，用柔则不足为之依归。四以巽顺之正道，辅刚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济涣也。天下涣散而能使之群聚，可谓大善之“吉”也。“涣有丘”，“匪夷所思”，赞美之辞也。“丘”，聚之大也。方涣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难，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见所能思及也，非贤智孰能如是。

集说 胡氏瑗曰：天下之涣，起于众心乖离，人自为群。六四上承九五，当济涣之任，而居阴得正，下无私应，是大臣秉大公之道，使天下之党尽散，则天下之心，不至于乖散。而兼得以萃聚，故

得尽善，元大之“吉”也。

《朱子语类》云：老苏云，涣之六四曰“涣其群，元吉”，夫群者圣人之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说虽《程传》有所不及，如《程传》之说则是群其涣，非涣其群也。盖当人心涣散之时，各相朋党，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无吉”也。

陈氏琛曰：天下之所以涣者，多由人心叛上而各缔其私也。私党既散，则公道大行。而势合于一，如丘陵之高矣，所谓散小群以成大群也。然此必才识之高迈者乃能之，非常人思虑所及也。

案 孔安国书序云，“丘”，聚也。则丘字即训聚。“涣有丘，匪夷所思”，语气盖云，常人徒知散之为散，不知散之为聚也，散中有聚岂常人思虑之所及乎。世有合群党以为自固之术者，然徒以私相结，以势相附耳，非真聚也。及其散也，相背相倾，乃甚于不聚者矣。惟无私者，公道足以服人。惟无邪者，正理可以动众。此所谓散中之聚，人臣体国者之所当知也。

九五 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本义 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当涣之时，能散其号令，与其居积，则可以济涣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体，有号令之象。“汗”，谓如汁之出而不反也。“涣王居”如陆贽所谓散小储而成大储之意。

程传 五与四君臣合德，以刚中正巽顺之道治涣，得其道矣。惟在涣洽于人心，则顺从也。当使号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浹于四体，则信服而从矣。如是则可以济天下之涣，居王位为称而“无咎”。“大号”，大政令也。谓新民之大命，救涣之大政。再云“涣”者，上谓涣之时，下谓处涣如是则“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惟言称其位也。涣之四五通言者，涣以离散为害，拯之使合

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济乎，爻义相须，时之宜也。

集说 胡氏瑗曰：“汗”者肤腠之所出，出则宣人之壅滞。愈人之疾，犹上有教令，释天下各难，使天下各得其所者。九五居至尊之位，为涣散之主。居得其正，履得其中，能出其号令，布其德泽，宣天下壅滞，发天下堙郁，使天下之人，皆信于上。咸有所归，所以居位而无悔咎。

《朱子语类》云：圣人就人身上说一汗字为象，不为无意，盖人君之号令当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远，虽至幽至远之处无不被而及之。亦犹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于四体也。

俞氏琰曰：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散天下之难而使之愈者，号令也。“王居”，谓王者所居之位。

何氏楷曰：王者以天下为一身，欲涣周身之汗，其必有大号以与天下更始而后可。凡大命令之下，大政事之布，大财用之发，以散则为和风，以润则为甘雨。如人之汗，从心而液，无不沾透，则群邪之郁积尽涣，而天下之险难，亦庶乎可解矣。

案 凡易中“号”字皆当作平声，为呼号之号。在常人则是哀痛迫切，写情输心也。在王者则是至诚恳恻，发号施令也。“涣王居”涣字，当一读，言其大号也。如涣汗然，足以通上下之壅塞，回周身之元气，则虽当涣之时，而以王者居之，必得“无咎”矣。

上九 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本义 上九以阳居涣极，能出乎涣，故其象占如此。“血”，谓伤害。“逖”，当作惕，与小畜六四同。言“涣其血”则“去”，涣其惕则出也。

程传 涣之诸爻，皆无系应。亦涣离之象，惟上应于三。三居险陷之极，上若下从于彼，则不能出于涣也。险有伤害畏惧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阳刚处涣之外，有出涣之象。又居巽之极，为能

巽顺手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则“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涣之时，以能合为功，独九居涣之极，有系而临险，故以能出涣远害为善也。

集说 王氏弼曰：“遯”，远也。最远于害，不近侵克，散其忧伤，远出者也。散患于远害之地，谁将咎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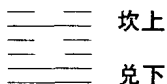
朱氏震曰：“遯”，远也。“去遯出”，一本作“去惕出”。然象曰远害，当以“遯”矣。

王氏申子曰：以诸爻文法律之，“涣其血”，句也。涣其所伤而免于难。

俞氏琰曰：当依爻传作“涣其血”，上居涣终，去坎甚远，而无伤害，故其象为“涣其血”，其占曰“无咎”。

钱氏一本曰：去不复来，遯不复近，出不复入。其于坎血，远而又远，何咎之有。

案 萃以聚为义，故至卦终而犹赍咨涕洟以求萃者，天命之正，人心之安也。涣以离为义，故至卦终而遂远害，离去以避咎者，亦乐天之智，安土之仁也。古之君子，不洁身以乱伦，亦不濡首以蹈祸，各惟其时而已矣。



坎上

兑下

程传 《节·序卦》：“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物既离散，则当节止之，节所以次涣也，为卦泽上有水，泽之容有限，泽上置水，满则不容，为有节之象，故为节。

节 亨，苦节不可贞。

本义 “节”，有限而止也，为卦下兑上坎，泽上有水，其容有限，故为节，节固自有亨道矣。又其体阴阳各半，而二五皆阳，故其占得“亨”。然至于太甚则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为贞也。

程传 事既有节，则能致亨通，故节有“亨”义。节贵适中，过则苦矣，节至于苦，岂能常也，不可固守以为常，“不可贞”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制事有节，其道乃亨，故曰“节亨”。节须得中，为节过苦，伤于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复正，故曰“苦节不可贞”也。

薛氏温其曰：节以礼其道乃“亨”，过苦伤陋，不可以为正也。

初九 不出户庭，无咎。

本义 “户庭”，户外之庭也。阳刚得正，居节之初，未可以行，能节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户庭”，户外之庭。“门庭”，门内之庭。初以阳在下，上复有应，非能节者也，又当节之初，故戒之谨守，至于“不出户庭”，则“无咎”也。初能固守，终或渝之，不谨于初，安能有卒，故于节之初为戒甚严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阳刚在下，居得其正。当节之初，知其时

未可行，故谨言谨行，至于不出户外之庭，是知节而能止者，故“无咎”。

徐氏在汉曰：坎变下一画为兑，象止坎下流，户以节人之出入，泽以节水之出入。初“不出户庭”，以极其慎密为不出，此其所以“无咎”。

九二 不出门庭，凶。

本义 “门庭”，门内之庭也。九二当可行之时，而失刚不正。上无应与，知节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二虽刚中之质，然处阴居说而承柔。处阴，不正也。居说，失刚也。承柔，近邪也。节之道当以刚中正。二失其刚中之德，与九五刚中正异矣。“不出门庭”，不之于外也，谓不从于五也。二五非阴阳正应，故不相从。若以刚中之道相合，则可以成节之功。惟其失德失时，是以“凶”也。不合于五，乃不正之节也，以刚中正为节，如惩忿窒欲。损过益有余，是也。不正之节，如啬节于用，懦节于行，是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户庭”是初爻之象，“门庭”是第二爻之象。

钱氏志立曰：泽所以钟水也，水始至则增其防以潴之，初九是也。水渐盛败启其窞以泄之，九二是也，二与初同道，则失其节矣。

案 节卦六爻皆以泽水二体取义，泽者止，水者行。节虽以止为义，然必可以通行而不穷，乃为节之“亨”也。初二两爻，一在泽底，一在泽中。在泽底者水之方潴，不出宜也，在泽中则当有蓄泄之道，不可闭塞而不出也。兑本坎体，中爻其主也。有坎之德可以流行，而变兑则为下流之塞，二适当之，故六爻之失时，未有如二者也。时应塞而塞，则为慎密不出，虽足不窥户可也。时不应塞而塞，则为绝物自废，所谓出门同人者安在哉！

六三 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本义 阴柔而不中正，以当节时，非能节者，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六三不中正，乘刚而临险，固宜有咎。然柔顺而和说，若能自节而顺于义，则可以无过。不然，则凶咎必至，可伤嗟也。故“不节若则嗟若”。己所自致，无所归“咎”也。

集说 张子曰：处非其位，失节也。然能嗟其不节，则亦“无咎”矣。

又曰：王弼于此“无咎”，又别立一例，只旧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节，有补过之心，则亦“无咎”也。

李氏彦章曰：临之六三，失临之道，而既忧之。节之六三，失节之道而嗟若，皆得“无咎”。易以补过为善者也。

郑氏汝谐曰：进乘二阳，处泽之溢，过乎中而不节者三也。知其不节，而能伤嗟以自悔，其谁咎之哉！下体之极，极则当变，故发此义。

丰氏寅初曰：处兑之极，水溢泽上，说于骄侈，不知谨节，以致穷困。然其心痛悔，形于悲欢，能悔则有改过之几，是犹可以“无咎”也。

六四 安节，亨。

本义 柔顺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节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四顺承九五刚中正之道，是以中正为节也。以阴居阴，安于正也，当位为有节之象。下应于初，四坎体水也，水上溢为无节，就下有节也。如四之义，非强节之，安于节者也，故能致“亨”。节以安为善，强守而不安则不能常，岂能亨也。

集说 俞氏琰曰：六三失位而处兑泽之极，是乃溢而不节，六四当位而顺承九五之君，故为“安节”。

案 六四以柔正承五，故曰“安节”。安与勉对，盖凡其制节谨度，皆循乎成法而安行，非勉强以为节者也。于象居坎之下，水之下流也，柔正为水流平地安澜之象。

九五 甘节，吉，往有尚。

本义 所谓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九五刚中正居尊位，为节之主。所谓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则安行，天下则说从，节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则有可嘉“尚”也。

集说 王氏弼曰：当位居中，为节之主。不失其中，不伤财，不害民之谓也。为节而不苦，非甘而何，术斯以往，“往有尚”也。

《朱子语类》云：甘便对那苦，甘节与“礼之用，和为贵”相似。

赵氏汝楫曰：咸苦酸辛，味之偏。甘，味之中也。甘受和，和者节味之偏而适其中。行之以甘，人不吾病，而事以成，节之“吉”也。

案 水之止者苦，积泽为卤是也。其流者甘，山下出泉是也。五为坎主，水之源也。在井为冽，取其不泥也。在节为甘，取其不苦也。

上六 苦节，贞凶，悔亡。

本义 居节之极，故为“苦节”。既处过极，故虽得正而不免于“凶”。然礼奢宁俭，故虽有“悔”而终得“亡”之也。

程传 上六居节之极，节之苦者也。居险之极，亦为苦义，固守则“凶”，“悔”则凶“亡”。“悔”，损过从中之谓也。节之“悔亡”，与他卦之悔亡，辞同而义异也。

集说 干氏宝曰：彖称“苦节不可贞”，在此爻也，故曰“贞凶”。

孔氏颖达曰：上六处节之极，过节之中，节不能甘，以至于苦，故曰“苦节”也。若以苦节施人，则是正道之凶，若以苦节修身，则

俭约无妄，可得亡悔。

吕氏大临曰：上六居节之极，其节已甚，“苦节”者也。用过乎节，物所不堪，守是不变物穷必乖，故曰“贞凶”。礼奢宁俭，未害乎义，故曰“悔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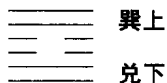
胡氏炳文曰：五位中，故为“甘”。上位极，故为“苦”。彖曰“节亨”，五以之，曰“苦节不可贞”，上以之。

来氏知德曰：无甘节之吉，故“贞凶”。无不节之嗟，故“悔亡”。

总论 邱氏富国曰：《彖传》当位以节，故节之六爻，以当位为善，不当位为不善。若以两爻相比者观之，则又各相比而相反。初与二比，初“不出户庭”则“无咎”，二“不出门庭”则“凶”，二反乎初者也。三与四比，四柔得正则为“安节”，三柔不正则为“不节”，三反乎四者也。五与上比，五得中则为节之“甘”，上过中则为节之“苦”，上反乎五者也。

陆氏振奇曰：观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节道矣。通处味甘，塞处味苦，塞极必溃，故三受焉，甘失反苦，故上受焉。

案 下卦为泽为止，故初二皆曰“不出”。三则泽之止而溢也，上卦为水为流，故四曰“安”而五曰“甘”。上则水之流而竭也，通塞甘苦，皆以泽水取义。陆氏之说得之矣。



程传 《中孚·序卦》：“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节者，为之制节使不得过越也，信而后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则信从之，节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节也。为卦泽上有风，风行泽上，而感于水中，为中孚之象。感，谓感而动也，内外皆实而中虚，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阳中实，亦为孚义。在二体则中实，在全体则中虚，中虚信之本，中实信之质。

中孚 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本义 “孚”，信也。为卦二阴在内，四阳在外，而二五之阳，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为中虚，以二体言之为中实，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说以应上，上巽以顺下，亦为孚义。“豚鱼”，无知之物。又木在泽上，外实内虚，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鱼，涉险难，而不可以失其贞。故占者能致豚鱼之应则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于贞也。

程传 豚躁，鱼冥，物之难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鱼，则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况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坚正，故利于贞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信发于中，谓之“中孚”。“鱼”者虫之幽隐，“豚”者兽之微贱。内有诚信，则虽微隐之物信皆及矣。既有诚信，光被万物，以斯涉难，何往不通，故曰“利涉大川”。信而不正，凶邪之道，故“利”在“贞”也。

苏氏轼曰：“中孚”，信也。而谓之“中孚”者，如羽虫之孚，有诸中而后能化也。内无阳不生，故必刚得中，然后为“中孚”也。

《朱子语类》：问：中孚“孚”字与“信”字恐亦有别，曰：伊川云，存于中为孚，见于事为信，说得极好。因举字说孚字从爪从子，如鸟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边从孚，盖中所抱者，实有物也，中间实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问中虚信之本，中实信之质，如何？曰：只看虚实字，便见本质之异，中虚是无事时虚而无物，故曰中虚。自中虚中发出来皆是实理，所以曰中实。

又云，一念之间，中无私主，便谓之虚，事皆不妄，便谓之实，不是两件事。

胡氏炳文曰：“豚鱼”至愚无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险不测，惟信足以济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则如盗贼相群，男女相私，士夫死党，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遂背之，其为孚也，人为之伪，非天理之正，故又戒以“利贞”。

蔡氏清曰：“豚鱼吉”，承中孚云也。中孚便有以孚于物矣，不然，乃为豚鱼之吉，而不为中孚者之吉矣。“豚鱼”是承中孚，故《彖传》曰“豚鱼吉，信及豚鱼也”。

吴氏曰慎曰：“中孚豚鱼吉”，卦辞连卦名为义，犹“同人于野”“履虎尾”“艮其背”之例，言人中心能孚信于豚鱼，则无所不感矣，故吉也。

初九 虞吉，有它不燕。

本义 当中孚之初，上应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则吉。复有他焉，则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辞也。

程传 九当中孚之初，故戒在审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后从也。虽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则有悔咎。故虞度而后信则吉也。既得所信，则当诚一，若“有它”，则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则惑而不安。初与四为正

应，四巽体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谋始之义大，故不取相应之义，若用应则非虞也。

集说 荀氏爽曰：“虞”，安也。初应于四，宜自安虞，无意于四则吉，故曰“虞吉”也，有意于四则不安，故曰“有它不燕”也。

项氏安世曰：中孚六爻，皆不取外应。孚在其中，无待于外也。初九安处于下，不假他求，何吉如之。苟变其志，动而求孚于四，则失其安也。

案 荀氏项氏说，于易例卦义皆合。盖易例初九应六四，义无所取。如屯之“磐桓”，贲之“贲趾”。皆不取应四为义。颐之“朵颐”，则反以应四为累。惟损、益之初，则适当益上报上之卦，时义不同也。此卦之义，主于中有实德，不愿乎外，故六爻无应者吉，有应者凶。初之“虞吉”者，谓其有以自守自安也。礼有虞祭，亦安之义也。“燕”，亦安也。虞则燕，不虞则不燕矣。“有它不燕”，正与大过九四“有它，吝”同。九四下应初六为“有它”，初九上应六四，亦为“有它”也。

九二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本义 九二中孚之实，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实应之，故有鹤鸣子和我爵尔靡之象。鹤在阴，谓九居二。“好爵”，谓得中。“靡”，与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虽我之所独有，而彼尔系恋之也。

程传 二刚实于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则能感通，鹤鸣于幽隐之处，不闻也。而其子相应和中心之愿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系慕，说“好爵”之意同也。有孚于中，物无不应，诚同故也。至诚无远近幽深之间，故《系辞》云，“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不善则千里违之”。言诚通也。至诚感通之理，知道者为能识之。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九二体刚，处于卦内，又在三四重阴之下。而履不失中，是不徇于外，自任其真者也。处于幽昧而行不失信，则声闻于外，为同类之所应焉。如鹤之鸣于幽远，则为其子所和也。“靡”，散也。不私权利，惟德是与。若“我有好爵”，愿与尔贤者分散而共之。故曰“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王氏安石曰：君子之言行，至诚而善。则虽在幽远，为己类者，亦以至诚从而应之，中孚之至也。

苏氏轼曰：中孚必正而一，静而久，而初九六四，六三上九，有应而相求，皆非所谓正而一，静而久者也。惟九二端慤无求，而物自应焉。

张氏浚曰：二处二阴下为在阴，“其子和之”谓初。

郑氏汝谐曰：二独无应，若未信于人，而爻之最吉莫二若也。自耀者其实丧，自悔者其德章。无心于感物，而物无不感者，至诚之道也。二以刚履柔，其居得中，且伏于二阴之下，盖静晦而无求者，无求而物自应，故鹤鸣在阴，而“其子和之”者，感以天也。

案 易例凡言“子”言“童”者，皆初之象，故张氏以“其子和之”为初者近是。“好爵”，谓旨酒也。“靡”，谓醉也。九二有刚中之实德，无应于上，而初与之同德，故有鹤鸣子和好爵尔靡之象。言父子，明不逾出户庭也。言尔我，明不逾同类也。《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则居爽垲之地，而声及远矣。处于阴而子和，则不求远闻可知。又曰：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侖，则同乐者众矣。吾与尔靡，则惟二人同心而已。君子之实德实行，不务于远而修于近。故《系辞传》两言“况其近者乎”！然后推广而极言之。

六三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本义 “敌”，谓上九信之穷者。六三阴柔不中正，以居说极，而与之应为，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程传 “敌”，对敌也，谓所交孚者，正应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虚中为成孚之主，然所处则异。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从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敌”以累志。以柔说之质，既有所系，惟所信是从。或鼓张，或罢废，或悲泣，或歌乐，动息忧乐皆系乎所信也。惟系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达君子之所为也。

集说 刘氏牧曰：人惟信不足，故言行之间，变动不常如此。

李氏简曰：六三之得敌，以其有私系之心也。

案 诸爻独三上有应，有应者，动于外也，非中孚也。人心动于外，则忧乐皆系于物，鼓罢泣歌，喻其不能坦然自安，盖初力虞燕之反也。

六四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本义 六四居阴得正，位近于君，为“月几望”之象。“马匹”，谓初与己为匹。四乃绝之而上以信于五，故为“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则“无咎”也。

程传 四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处得其正，而上信之至，当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几望盛之至也。已望则敌矣，臣而敌君，祸败必至，故以几望为至盛。“马匹亡”，四与初为正应，匹也，古者驾车用四马，不能备纯色，则两服两骖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称，故两马为匹，谓对也。马者，行物也。初上应四，而四亦进从五，皆上行，故以马为象。孚道在一，四既从五，若复下系于初，则不一而害于孚，为有咎矣。故“马匹亡”则“无咎”也。上从五而不系于初，是亡其匹也，系初则不进，不能成孚之功也。

集说 郭氏雍曰：“匹”，亦敌之类也。得敌匹亡，其道相反也。《彖传》言柔在内，而爻则其道相反，盖卦爻取义有不得而同者也。

案 易中六四应初九，而义有取焉者，皆上不遇九五者也。如六四遇九五，则以从上为义，而应非所论，易例皆然。而此爻尤明，

盖孚不容于有二，况居大臣之位者乎。“月几望”者，阴受阳光，承五之象也。“马匹亡”者，无有私群，远初之象也。自坤卦牝马以得主为义，而其下曰：“东北丧朋”。东北者，近君之位也，中孚之四当之矣。

九五 有孚挛如，无咎。

本义 九五刚健中正，中孚之实而居尊位，为孚之主者也。下应九二，与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五居君位，人君之道，当以至诚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结如拘挛然，则为“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结如是，则亿兆之心，安能保其不离乎。

集说 王氏弼曰：处中诚以相交之时，居尊位以为群物之主，信何可舍，故“有孚挛如”，乃得“无咎”。

胡氏瑗曰：居尊而有中正之德，是有至诚至信之心，发之于内而交于下，以挛天下之心，上下内外，皆以诚信相通，是得为君之道，何咎之有。

郭氏雍曰：孚之道无不通，亦无不感，可以通天下之志，至于固结挛如，是以“无咎”。九五君位，足以感通天下，又无私应之累，故直曰“有孚挛如”而已。

胡氏炳文曰：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

案 此爻是《彖》所谓“孚乃化邦者也”，人君之孚，与在下者不同，居下位者，中有实德，不迁于外而已，人君则以孚天下为实德。故必诚信固结于天下，然后为“无咎”也。此爻义与小畜之九五同，其为臣者，“月几望”之义亦同，但彼主于君臣相畜，而此主于君臣相孚尔，要之“富以其邻”者，即“孚乃化邦”之说，而“君子征凶”者，亦即“马匹亡”之意也。

上九 翰音登于天，贞凶。

本义 居信之极，而不知变，虽得其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鸡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极，为“登于天”，鸡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变，亦犹是也。

程传 “翰音”者，音飞而实不从，处信之终，信终则衰，忠笃内丧，华美外扬，故云翰音登天，正亦灭矣。阳性上进，风体飞颺。九居中孚之时，处于最上，孚于上进而不知止者也，其极至于羽翰之音，登闻于天，贞固于此而不知变，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固守而不通之谓也。

集说 王氏弼曰：“翰”，高飞也。飞音者，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居卦之上，处信之终，信终则衰，忠笃内丧，华美外扬，故曰“翰音登于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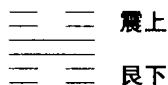
胡氏瑗曰：“翰”者，鸟羽之高飞也。上九在一卦之上，居穷极之地，是无纯诚之心，笃实之道，徒务其虚声外饰，以矫伪为尚。如鸟之飞登于天，徒闻其虚声而已。

苏氏轼曰：“翰音”，飞且鸣者也。处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飞而求显，鸣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于天”。九二在阴而子和，上九飞鸣而登天，其道盖相反也。

朱氏震曰：巽为鸡，刚其翰也，柔其毛也。“翰”，羽翮也。鸡振其羽翮而后出于声，“翰音”也。

郑氏汝谐曰：“翰音”登天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章氏潢曰：二居兑泽，故曰“在阴”。上为巽风，故曰“于天”。孚于中也，则鸣鹤自有子和。孚于外也，则翰音徒登于天。然则中孚可以人伪为之哉！



程传 《小过·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人之所信则必行，行则过也，小过所以继中孚也。为卦山上有雷，雷震于高，其声过常，故为小过。又阴居尊位，阳失位而不中，小者过其常也。盖为小者过，又为小事过，又为过之小。

小过 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义 “小”，谓阴也。为卦四阴在外，二阳在内，阴多于阳，小者过也。既过于阳，可以“亨”矣。然必利于守贞，则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刚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体内实外虚，如鸟之飞，其声下而不上，故能致飞鸟遗音之应，则“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类也。

程传 “过”者，过其常也。若矫枉而过正，过所以就正也。事有时而当然，有得过而后能亨者，故小过自有“亨”义。“利贞”者，过之道，利于贞也不失时宜之谓正，过所以求就中也，所过者“小事”也，事之大者，岂可过也。于大过论之详矣。“飞鸟遗之音”谓过之不远也，“不宜上宜下”，谓宜顺也。顺则“大吉”，过以就之，盖顺理也。过而顺理，其吉必大。

集说 王氏弼曰：飞鸟遗其音，声哀以求处上愈无所适，下则得安，愈上则愈穷，莫若飞鸟也。

孔氏颖达曰：过之“小事”，谓之小过。即行过乎恭，丧过乎哀之例是也。诸氏云，谓小人之行，小有过差，君子为过厚之，行以矫

之，如晏子狐裘之比也，过为小事，道乃可通，故曰：“小过亨”。“利贞”者，矫世励俗，利在归正也。“可小事不可大事”者，小有过差，惟可矫以小事，不可正以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飞鸟声哀以求处，过上则愈无所适。过下则不失其安，譬君子处过差之时，为过矫之行，顺则执卑守下，逆则犯君陵上，故以顺逆类鸟之上下也。

吕氏大临曰：小过，过于小者也。君子之道，皆以济其不及，然后可以会于中。大过以济其大不及，小过以济其小不及者，济所以“亨”也。“飞鸟”“不宜上宜下”，上穷而下有止也。过奢过慢则凶，不宜上也。过恭过俭则吉，宜下也。

《朱子语类》云：小过是过于慈惠之类，大过则是刚严果毅底气象。小过是小事过，又是过于小，如“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皆是过于小，退后一步，自贬底意思。

俞氏琰曰：小过之时，可过者“小事”而已，“大事”则不可过也。

林氏希元曰：小过不当以人类言，当以事类言。观大象《本义》曰：三者之过，皆小者之过，可过于小，而不可过于大，可以小过，而不可以甚过。又曰彖所谓“可小事”，而“宜下”，其意可见矣。“小过亨”者，小事过而亨也。曰“利贞”，深戒占者之辞。“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又是申“利贞”之意。

陆氏铨曰：君子虽行贵得中，事期当可。然势有极重，时须损余以补缺，事必矫枉而后平。即夫子所谓宁俭宁戚之意，理所当过，即是时中。

案 大过者，大事过也。小过者，小事过也。“大事”，谓关系天下国家之事。“小事”，谓日用常行之事。道虽贵中，而有时而过者，过所以为中也。当过而过，然后可以通行，故有“亨”道而利于正也。“可小事不可大事”，是申小过之义。言此卦之义，可以施于小事，不可施于大事。“不宜上宜下”，又是申“利贞”之义。“飞鸟

遗之音”者，卦有飞鸟之象，卦示以兆，如飞鸟之遗以音也。上下二字是借鸟飞之上下，以切人事。飞鸟相呼云，不宜上宜下，在飞鸟则上无止戾，下有栖宿，在人事则高亢者失正而远于理，卑约者得正而近乎情，是以“大吉”也。

初六 飞鸟以凶。

本义 初六阴柔，上应九四，又居过时，上而不下者也。飞鸟遗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虫之孽。

程传 初六阴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应于四，四，复动体，小人躁易，而上有应助，于所当过，必至过甚，况不当过而过乎。其过如飞鸟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所以过之速且远，救止莫及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小过之义，上逆下顺。而初应在上卦，进而之逆，同于飞鸟无所错足，故曰“飞鸟以凶”。

胡氏瑗曰：小过之时“不宜上”，位在下而志愈上，故获“凶”也。

项氏安世曰：初上二爻，阴过而不得中，是以“凶”也。以卦象观之，二爻皆当鸟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当止而反飞，以飞致凶，故曰“飞鸟以凶”。上六居震之极，其飞已高则丽于网罟，故曰“飞鸟离之凶”。

龚氏焕曰：大过卦辞以栋为象，而三四两爻亦以栋言。小过卦辞以鸟为象，而初上两爻亦以鸟言。大过阳过于中，而三四又阳之中也。小过阴过于外，初上又阴之外也。

胡氏炳文曰：大过有栋桡象，栋之用在中，故于三四言之。小过有飞鸟象，鸟之用在翼，故于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独初上言之何耶，鸟飞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

案 大过象栋者两爻，小过象飞鸟者亦两爻。然大过宜隆不

宜桡，则四居上吉，三居下凶，宜矣，小过之鸟，“宜下”“不宜上”，初居下应吉而反凶者，何也？盖屋之中栋，惟一而已，四之象独当之，鸟之翼则有两，初与上之象皆当之也。初于时则未过，于位则处下，如鸟之正当栖宿者，乃不能自禁而飞，其凶也，岂非自取乎。

六二 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本义 六二柔顺中正，进则过三四而遇六五，是过阳而反遇阴也。如此则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适遇其臣也。皆过而不过，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阳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为“祖”。二与五居相应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从于三四，故过四而遇五，是“过其祖”也。五阴而尊，祖妣之象，与二同德相应，在它卦则阴阳相求，过之时必过其常，故异也。无所不过，故二从五亦戒其过。不及其君遇其臣，谓上进而不陵及于君。适当臣道，则“无咎”也。遇，当也。过臣之分，则其咎可知。

集说 王氏宗传曰：六二或过或不及，皆适当其时与分，而不愆于中焉，此在过之道为无过也，故曰“无咎”。

俞氏琰曰：遇妣而过于祖，虽过之，君子不以为过也。遇臣则不可过于君，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彖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而六二柔顺中正，故其象如此，其占“无咎”。

张氏振渊曰：“祖”“妣”只作阴阳象，阳亢而阴顺也。过祖遇妣，是去阳而就阴，去亢而从顺。如此则不陵及于君，适当臣道之常矣。“不及其君遇其臣”，宜下宜顺也。

吴氏曰慎曰：六二中正，而爻辞以过不及言之。盖当过而过，当不及而不及，此权之所以取中，而卒无过不及之偏矣。

案 古者重昭穆，故孙则祔于祖，孙妇则祔于祖姑。晋之“王

母”，此爻之“妣”，皆谓祖姑也。两阴相应，故取妣妇相配之象。凡易之义，阴阳有应者，则为君臣，为夫妇，取其耦配也。无应者，则或为父子，或为等夷，或为嫡媵，或为妣妇，取其同类也。此爻二五皆柔，有妣妇之配，无君臣之交，故取遇妣不及其君为义。孙行而附于祖列，疑其过矣。然礼所当然是适得其分也，无应于君者，不敢仰干于君之象。然守柔居下，是臣节不失也。以人事类之，则事之可过者。过而得其恭顺之体。事之必不可过者，不及而安于名分之常。夫子之言麻冕拜下，意正如此也。小过之义主于过恭过俭，妻道也，臣道也。二当其位，而有中正之德，故能权衡于过不及而得其中，于六爻为最善。

九三 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本义 小过之时，事每当过，然后得中。九三以刚居正，众阴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刚，不肯过为之备，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过防之，则可以免矣。

程传 小过阴过阳失位之时，三独居正，然在下无所能为，而为阴所忌恶。故有当过者，在过防于小人，若“弗过防之”，则或从而戕害之矣，如是则“凶”也。三于阴过之时，以阳居刚，过于刚也。既戒之过防，则过刚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义，能过防则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为下，皆如是也。

集说 杨氏启新曰：言当过于防，而九三不知时也。

案 小过者，小事过也。小事过者，敬小慎微之义也。九三过刚，违于斯义矣。故为不过于周防，而或遇戕害之象。《传》曰：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此爻之意也。

九四 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本义 当过之时，以刚处柔，“过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过遇之”，言弗过于刚，而适合其宜也。“往”则过矣，故有“厉”而当戒。阳性坚刚，故又戒以“勿用永贞”，言当随时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过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则当如此说。若依九三爻例，则过遇当如过防之义。未详孰是，当阙以俟知者。

程传 四当小过之时，以刚处柔，刚不过也，是以“无咎”。既弗过则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谓得其道也。若“往”则有“危”，必当戒惧也。往去柔而以刚进也，“勿用永贞”，阳性坚刚，故戒以随宜不可固守也。方阴过之时，阳刚失位，则君子当随时顺处，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虽比五应初，方阴过之时，彼岂肯从阳也，故“往”则有“厉”。

集说 《朱子语类》云：过遇，犹言加意待之也，与九三“弗过防之”文体正同。

案 《彖传》，三四皆“刚失位而不中”，然九三纯刚，故“凶”。九四居柔，故有“无咎”之义。然质本刚也，故又戒以当过遇之为善。“遇”者，合人情，就事理。过遇，朱子所谓加意待之者是也。若不能过遇之，则“往”而有“危”。所当以为戒，而不可固执而不变者，是小过之时义也。

六五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本义 以阴居尊，又当阴过之时，不能有为。而弋取六二以为助，故有此象。“在穴”，阴物也。两阴相得，其不能济大事可知。

程传 五以阴柔居尊位，虽欲过为，岂能成功，如“密云”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阴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义。“穴”，山中之空，中虚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与二本非相应，乃弋而取之，五当位，故云“公”，谓公上也。同类相取，虽得之，

两阴岂能济大事乎，犹“密云之不能成雨”也。

集说 张子曰：小过有飞鸟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

胡氏瑗曰：“弋”者，所以射高也。“穴”者，所以隐伏而在下也。公以弋缴而取穴中之物，犹圣贤虽过行其事，意在矫下也。

姚氏舜牧曰：时值小过，“宜下”“不宜上”。阴至于五，过甚矣，其所居者尊位也。挟势自亢，泽不下究，云虽密而“不雨”，“自我西郊”故耳。当此之时，欲沛膏泽于生民，必须下求穴之士以为辅，乃可也。故又戒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贤。

钱氏志立曰：小过所恶者，飞鸟也。鸟“在穴”而不飞，所谓“不宜上”而“宜下”者也，故公弋取以为助。

案 小过有飞鸟之象，而所恶者飞。盖飞则上而不下，违乎“不宜上宜下”之义也。云亦飞物也，下而降则为雨。“密云不雨”是犹飞而未下也，五在上体，又居尊位，当小过之时，上而未下者也，故取“密云不雨”为象。云而“不雨”，则膏泽不下于民矣。以其虚中也，故能降心以从道，抑志以下交。如弋鸟然，不弋其飞者，而弋其在穴者，如此则合乎“宜下”之义。而云之飞者，不崇朝而为雨之润矣，此爻变鸟之象而为云者，以居尊位故也。

上六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本义 六以阴居动体之上，处阴过之极，过之已高而甚远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过，恐亦只当作过遇，义同九四未知是否。

程传 六阴而动体，处过之极，不与理遇，动皆过之，其违理过常如飞鸟之迅速，所以“凶”也。“离”，过之远也，是谓“灾眚”，是当有灾眚也。“灾”者天殃，“眚”者人为。既过之极，岂惟人眚，天灾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集说 王氏弼曰：小人之过，遂至上极。过而不知限，至于亢

也。过至于亢，将何所遇。飞而不已，将何所托。灾自己致，复何言哉！

孔氏颖达曰：以小人之身，过而弗遇，必遭罗网。其犹鸟飞而无托，必离缙缴，故曰“飞鸟离之凶”也。过亢离凶，是谓自灾而致眚。

胡氏瑗曰：上六过而不已，若鸟之高翔，不知所止，以至穷极，而离于凶祸不能反于下以图其所安。犹人之不近人情，亢己而行，故外来之灾自招之损，皆有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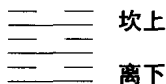
余氏芭舒曰：飞鸟离之，如鸿则离之之离。

俞氏琰曰：彖辞言“不宜上”，而上乃震动之体，动极而忘返，如飞鸟离于缙缴，不亦凶乎？是天灾也，亦人眚也。故曰“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案 复之上曰：“迷复凶有灾眚”，此曰“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辞意不同，凶由己作，灾眚外至，迷复则因凶而致灾眚者也。此则“凶”即其“灾眚”也，盖时当过极，不能自守，而徇俗以至于此，与初六当时未过，而自飞以致凶者稍别。

总论 项氏安世曰：坎、离者，乾、坤之用也。故上经终于坎、离，下经终于既未济。颐、中孚肖离，大小过肖坎。故上经以颐、大过附坎、离，下经以中孚、小过附既未济。二阳函四阴则谓之颐，四阳函二阴则谓之中孚，二阳函四阴则谓之大过，四阴函二阳则谓之小过，离之为丽，坎之为陷，意亦类此。

吴氏曰慎曰：以二阳言，九三过刚居上，不能自下，故“或戕之”。九四居柔能下，故“无咎”。五上皆以阴乘阳上，《彖传》所谓“上逆”者也，曰已上，曰已亢，然上凶而五不然者，以其柔中也。六二柔顺中正而承乎阳，所谓“下顺”者也，故无咎。初以柔居下而凶者，位虽卑，而志则上而不下，是以与上六同为“飞鸟”之象也。



坎上

离下

程传 《既济·序卦》：“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能过于物，必可以济，故小过之后，受之以既济也。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则为用矣。各当其用，故为既济，天下万事已济之时也。

既济 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本义 “既济”，事之既成也。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为既济。“亨小”当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辞，皆有警戒之意，时当然也。

程传 既济之时，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未亨也。虽既济之时，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语当然也。若言“小亨”，则为亨之小也。“利贞”处既济之时，利在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济之时也。“终乱”，济极则反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济之初。虽皆获吉，若不进德修业，至于终极，则危乱及之。

谷氏家杰曰：不曰小亨而曰“亨小”，言所亨者其小事也。

吴氏曰慎曰：刚柔正则体立，水火交则用行，体立用行，所以为既济也。

案 天地交为泰，不交为否，水火交为既济，不交则为未济。以治乱之运推之，泰、否其两端也，既济、未济其交际也。既济当在泰之后而否之先，未济当在泰之先而否之后。泰犹夏也，否犹冬也，未济犹春也，既济犹秋也。故先天之图，乾坤居南北是其两端也，离坎居东西，是其交际也。既济之义不如泰者，为其泰而将否也。未济之义优于否者，为其否而将泰也。是以既济彖辞曰“初吉

终乱”，即泰“城复于隍”之戒。未济彖辞曰“汔济濡其尾无攸利”，即否“其亡其亡”之心。

初九 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本义 轮在下，尾在后，初之象也。曳轮则车不前，濡尾则狐不济。既济之初，谨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则“无咎”矣。

程传 初以阳居下，上应于四，又火体，其进之志锐也。然时既济矣，进不已则及于悔咎，故“曳其轮”，“濡其尾”，乃得“无咎”，轮所以行，倒曳之使不进也。兽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则不能济。方既济之初，能止其进，乃得“无咎”。不知已则至于咎也。

集说 李氏简曰：既济之初，以濡尾而曳轮，见其用力之难也。虽“濡其尾”，于义何咎？

案 爻之文意，李氏得之。盖曳轮者，有心于曳之也。濡尾者，非有心于濡之也。当济之时，众皆竞济，故有濡尾之患。惟能“曳其轮”，则虽“濡其尾”而可及止也，观夫子《象传》可知。

六二 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本义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应九五刚阳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济之时，不能下贤以行其道，故二有“妇丧其茀”之象。“茀”，妇车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终废，时过则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程传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应九五刚阳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时已既济，无复进而有为矣。则于在下贤才，岂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济而能用人者鲜矣，以唐太宗之用贤，尚怠于终，况其下者乎？于斯时也，则刚中反为中满，坎离乃为相戾矣，人能识时知变则可以言易矣。二，阴也，故以“妇”言。“茀”，妇人出门以自蔽者也。“丧其茀”，则不可行矣。

二不为五之求用，则不得行，如妇之丧茀也。然中正之道，岂可废也，时过则行矣。“逐”者，从物也。从物则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则“七日”当复得也。卦有六位，七则变矣，“七日得”谓时变也。虽不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终废之理，不得行于今，必行于异时也，圣人之劝戒深矣。

集说 胡氏炳文曰：丧特失其在外者，逐则失其在我者矣。

案 初二居下位，故皆取君子欲济时而未得济为义。“轮”者，车之所以行路也。“茀”者，车之所以蔽门也。初之时，未可以行也，故曰“曳其轮”。二可以行矣，而不苟于行，苟“丧其茀”，亦不行也。夫义路也，礼门也，义不可则不行，礼不备则亦不苟于行也。二有应而曰“丧其茀”者，既未济卦义以上下体之交为济，二犹居下体之中故也。

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本义 既济之时，以刚居刚，“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后克，戒占者不可轻动之意。“小人勿用”，占法与师上六同。

程传 九三当既济之时，以刚居刚，用刚之至也。既济而用刚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惟圣贤之君则可，若骋威武，忿不服，贪土地，则残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为之，则以贪忿私意也，非贪忿则莫肯为也。“三年克之”，见其劳惫之甚，圣人因九三当既济而用刚，发此义以示人为法为戒，岂浅见所能及也！

集说 沈氏该曰：既济初吉，锐于始也。终止则乱，怠于终也。中兴之业既就，远方之伐既成，而使小人预于其间，贪功逞欲，惫民不息，则必以乱终，不可不戒，是以“小人勿用”也。

龚氏焕曰：三言克鬼方则事已济矣。“三年”，言其济之难。“小人勿用”，欲保其济也。

案 既济、未济皆以“高宗”言者，高宗商中兴之君，振衰拨乱，自未济而既济者也，既济于三言之者，卦为既济，至于内卦之终，则已济矣。故曰克之者，已然之辞也。未济于四言之者，卦为未济，则至外卦之初，方图济也，故曰“震用”者，方然之辞也。既济之后，则当思患而豫防之，故“小人勿用”，与师之戒同。

六四 繻有衣袽，终日戒。

本义 既济之时，以柔居柔，能豫备而戒惧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当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

程传 四在济卦而水体，故取舟为义。四近君之位，当其任者也，当既济之时，以防患虑变为急。“繻”当作濡，谓渗漏也。

舟有罅漏则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备濡漏。又“终日戒”惧不怠，虑患当如是也。不言吉，方免于患也。既济之时，免患则足矣，岂复有加也。

集说 苏氏轼曰：“衣袽”所以备舟隙也，卦以济为事，故取于舟。

郭氏忠孝曰：既济思患豫防，而四又居“多惧”之地，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勿以既济而忘未济之难也。“终日”者，言无怠时也。

胡氏炳文曰：乘舟者不可以无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谓“衣袽”已备，遂忽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则虽有衣袽，不及施矣。备患之具，不失于寻常，而虑患之念，又不忘于顷刻，此处既济之道。

张氏清子曰：六四出离入坎，此济道将革之时也。济道将革，则罅漏必生。四坎体也，故取漏舟为戒。“终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备，常若坐敝舟而水骤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

九五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本义 东阳西阴，言九五居尊而时已过，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时也。又当文王与纣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辞“初吉终乱”，亦此意也。

程传 五中实，孚也。二虚中诚也，故皆取祭祀为义。“东邻”，阳也，谓五。“西邻”，阴也，谓二。“杀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时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诚中正之德，二在济下，尚有进也，故受福。五处济极，无所进矣，以至诚中正守之，苟未至于反耳，理无极而终不反者也。已至于极，虽善处无如之何矣，故爻象惟言其时也。

集说 杨氏简曰：既济盛极则衰至，君子当思患豫防，持盈以虚，保益以损。六四已有“终日”之“戒”矣，而况于五乎？“西邻”之时，守以损约，故终受福。

潘氏士藻曰：五以阳刚中正，当物大丰盛之时，故借东邻祭礼以示警惧。夫祭，时为大，时苟得矣，则明德馨而黍稷可荐，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在于合时，不在物丰也。东西者，彼此之辞，不以五与二对言。

姚氏舜牧曰：人君当既济时，享治平之盛，骄奢易萌，而诚敬必不足，故圣人借两邻以为训。若曰：“东邻杀牛”何其盛也。西邻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彼杀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实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诚不在物，保治者以实不以文，此盖教之以祈天保命之道。

案 潘氏姚氏之说皆是，当受报收功，极炽而丰之时，而能行恭敬撙节退让明礼之事，此其所以受福也。与泰三“于食有福”同，皆就本爻设戒尔。若以西邻为六二，则受福为六二受福，易无此例。

上六 濡其首，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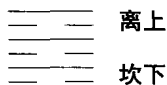
本义 既济之极，险体之上，而以阴柔处之，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程传 既济之极，固不安而危也。又阴柔处之，而在险体之上，坎为水，济亦取水义，故言其穷至于濡首危可知也。既济之终，而小人处之，其败坏可立而待也。

集说 胡氏瑗曰：物盛则衰，治极必乱，理之常也。上六处既济之终，其道穷极，至于衰乱，如涉险而濡溺其首，是危厉之极也。皆由治不思乱，安不虑危以至穷极而反于未济也。

薛氏温其曰：“濡其尾”者，有后顾之义。“濡其首”者，不虑前也。恃以为济，遂至陷没，没而至首，其危可知，历险而不虞患，故曰乱者有其治者也。既济“终乱”，其义见矣。

朱氏震曰：以画卦言之，初为始为本，上为终为末。以成卦言之，上为首为前，初为尾为后。



离上

坎下

程传 《未济·序卦》：“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既济矣，物之穷也。物穷而不变，则无不巳之理。易者，变易而不穷也，故既济之后，受之以未济而终焉。未济则未穷也，未穷则有生生之义，为卦离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为用，故为未济。

未济 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本义 “未济”，事未成之时也。水火不交，不相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为未济。“汔”，几也。几济而濡尾，犹未济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程传 未济之时，有亨之理，而卦才复有致亨之道。惟在慎处，狐能度水，濡尾则不能济。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听，惧其陷也。小者则未能畏慎，故勇于济。“汔”，当为乞，壮勇之状。《书》曰：乞乞勇夫。小狐果于济，则“濡其尾”而不能济也。未济之时，求济之道，当致惧则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则不能济也。既不能济，无所利矣。

集说 胡氏炳文曰：天地不交为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为未济，非不济也，未焉尔，故曰“未济亨”。

案 “小狐”当从《程传》之解，“汔济”当从《本义》之解。要之是戒人敬慎之意，自始济以至于将济，不可一息而忘敬慎也。

初六 濡其尾，吝。

本义 以阴居下，当未济之初，未能自进，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六以阴柔在下，处险而应四，处险则不安其居，有应则

志行于上。然已既阴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济也。兽之济水，必揭其尾，尾濡则不能济。“濡其尾”，言不能济也。不度其才力而进，终不能济，可羞吝也。

集说 张氏振渊曰：卦辞所谓“小狐”，正指此爻。新进喜事，急于求济，而反不能济，可吝，孰甚焉。

九二 曳其轮，贞吉。

本义 以九二应六五，而居柔得中，为能自止而不进，得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传 在他卦九居二为居柔得中，无过刚之义也。于未济圣人深取卦象以为戒，明事上恭顺之道。未济者，君道艰难之时也。五以柔处君位，而二乃刚阳之才，而居相应之地，当用者也。刚有陵柔之义，水有胜火之象。方艰难之时，所赖者才臣耳。尤当尽恭顺之道，故戒“曳其轮”，则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轮”，杀其势，缓其进，戒用刚之过也。刚过则好犯上而顺不足，唐之郭子仪李晟，当艰危未济之时，能极其恭顺，所以为得正而能保其终吉也。于六五则言其“贞吉”光辉，尽君道之善。于九二则戒其恭顺，尽臣道之正，尽上下之道也。

集说 潘氏梦旂曰：九二刚中，力足以济者也。然身在坎中，未可以大用。故曳其车轮，不敢轻进，待时而动，乃为吉也。不量时度力，而勇于赴难，适以败事矣。

案 既济之时，初二两爻，犹未敢轻济，况未济乎。故此爻曳轮之戒，与既济同。而差一位者，时不同也。观此初二两爻，“濡其尾”则“吝”，而“曳其轮”则“吉”，可知既济之初，所谓“濡其尾”者，非自止不进之谓也。

六三 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本义 阴柔不中正，居未济之时，以“征”则“凶”。然以柔乘刚，将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盖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陆走也，或疑利字上当有不字。

程传 未济“征凶”，谓居险无出险之用，而行则凶也，必出险而后证。三以阴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险，不足以济，未有可济之道出险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既》有可济之道，险终有出险之理，上有刚阳之应，若能涉险而往从之，则济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阴柔，岂能出险而往，非时不可，才不能也。

集说 赵氏汝楫曰：三居未济之终，过此则近于济矣，故特表以卦名也。

胡氏炳文曰：六三居坎上，可以出险，阴柔非能济者，故明言“未济征凶”。

案 此爻之义，最为难明。盖上下卦之交，有济之义。既济之三，刚也，故能济。未济之三，柔也，故未能济。《传》曰：“其柔危，其刚胜邪！”于此两爻见之矣。又既济、未济两卦爻辞，未有举卦名者，独此爻曰“未济”。盖他爻之既济未济者时也，顺时以处之而已。此爻时可济矣，而未能济，是未济在已而不在时，故言未济，见其失时也。无济之才，故于征则凶。有畏慎之心，故于“涉大川”则利，盖涉大川不可以轻进，未济无伤也，圣人之戒失时，而又欲人审于赴时也如此。

九四 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本义 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贞，则“悔亡”矣。然以不贞之资，欲勉而贞，非极其阳刚用力之久不能也，故为“伐鬼方”三年而受赏之象。

程传 九四阳刚，居大臣之位，上有虚中明顺之主。又已出于

险，未济已过中矣，有可济之道也。济天下之艰难，非刚健之才不能也，九虽阳而居四，故戒以贞固则吉而“悔亡”。不贞则不能济，有悔者也。“震”，动之极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为义。力勤而远伐，至于三年，然后成功，而行大国之赏，必如是乃能济也。济天下之道，当贞固如是。四居柔，故设此戒。

集说 俞氏琰曰：“震用伐鬼方”者，震动而使之惊畏也。《诗·时迈》云，“薄言震之，莫不震叠”，与此震同。

案 此“伐鬼方”，亦与既济同，而差一位也。“三年克之”，是已克也。“震用伐鬼”，是方伐也。“三年有赏于大国”，言三年之间，赏劳师旅者不绝，非谓事定而论赏也。与师之“王三锡命”同，不与师之“大君有命”同。

又案 三四非君位，而以高宗之事言者，盖易中有论时者，则不论其位。如泰之论平陂之运，而利于艰贞。革之论变革之道，而宜于改命。皆以上下卦之交时义论之也。

六五 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本义 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应刚，虚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辉之盛，信实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程传 五文明之主，居刚而应刚，其处得中，虚其心而阳为之辅。虽以柔居尊，处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贞正，故“吉”而“无悔”。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济，无不济也。五文明之主，故称其光。君子德辉之盛，而功实称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贞也。柔而能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时可济也。

集说 杨氏万里曰：六五逢未济之世而光辉，何也？日之在夏，暄之益热，火之在夜，宿之弥炽。六五变未济为既济，文明之

盛，又何疑焉？

案 易卦有“悔亡”“无悔”者，必先“悔亡”而后“无悔”。盖无悔之义，进于悔亡也。其四五两爻相连言之者，则咸、大壮及此卦是也。此卦自下卦而上卦，事已过中，向乎济之时也。以高宗论之，四其奋伐荆楚之时，而五其嘉靖殷邦之侯乎。凡自晦而明，自剥而生，自乱而治者，其光辉必倍于常时。观之雨后之日光，焚余之山色，可见矣。

上九 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本义 以刚明居未济之极，时将可以有为，而自信自养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纵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则过于自信而失其义矣。

程传 九以刚在上，刚之极也。居月之上，明之极也。刚极而能明，则不为躁而为决。明能烛理，刚能断义。居未济之极，非得济之位，无可济之理，则当乐天顺命而已。若否终则有倾，时之变也。未济则无极而自济之理，故止为未济之极，至诚安于义命而自乐，则可“无咎”。“饮酒”，自乐也。不乐其处，则忿躁陨获，入于凶咎矣。若从乐而耽肆过礼，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处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则于有孚为失也。人之处患难，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岂安于义命者哉！

集说 刘氏牧曰：既济以柔居上，止则乱也，故“濡其首厉”。未济以刚居上，穷则通矣，故“有孚于饮酒，无咎”。

石氏介曰：上九以刚明之德，是内“有孚”也。在未济之终，终又反于既济，故得饮酒自乐。若乐而不知节，复“濡其首”，则虽“有孚”，必失于此，此戒之之辞也。

邱氏富国曰：既言“饮酒”之“无咎”，复言饮酒濡首之失，何耶！盖饮酒可也，耽饮而至于濡首，则昔之“有孚”者，今失于是矣。

李氏简曰：未济之终，甫及既济，而复以濡首戒之。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总论 郑氏汝谐曰：既济“初吉终乱”，未济则初乱终吉。以卦之体言之，既济则出明而之险，未济则出险而之明。以卦之义言之，济于始者必乱于终，乱于始者必济于终，天之道物之理固然也。

邱氏富国曰：内三爻，坎险也。初言濡尾之吝，二言曳轮之贞，三有征凶位不当之戒，皆未济之事也。外三爻，离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赏，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饮酒无咎”，则未济为既济矣。

万氏善曰：泰之变为既济，否之变为未济，盖既济自泰而趋否者也，未济自否而趋泰者也。故既济爻辞无吉者，以其趋于否也。未济爻辞多吉，以其趋于泰也。否、泰者，治乱对待之理。既济、《未》济者，否、泰变更之渐也。

吴氏曰慎曰：易之为义，不易也，交易也，变易也。乾坤之纯，不易者也。既济、未济，交易变易者也。以是始终，易之大义。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九

彖上传

本义 “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上”者，经之上篇。“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者放此。

案 《彖传》者，孔子所以释文王之意。先释名，后释辞。其释名则杂取诸卦象卦德卦体，有兼取者，有但取其一二者，要皆以传中首一句之义为重。如《屯》则“刚柔始交而难生”，《蒙》则“山下有险”，皆第一义也。释辞之体，尤为不一。有直据卦名而论其理者，有杂取卦象卦德卦体者，盖辞生于名。就文王本文观之，则据卦名而论其理者正也。然名既根于卦，则辞亦不离乎卦，杂而取之。一则所以尽名中之蕴，以见辞义之有所从来。一则以为二体六爻吉凶之断例，而见辞义之无所不包也。唯《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八卦不释名者，八卦之名，文王无改于伏羲之旧，而其德其象，相传已久，不待释也。唯《坎》加“习”字，有取于重卦之义，故特释之。其释辞则亦杂取德象，与其爻位。如释《乾》“元亨利贞”之辞，则以天言之者，其卦象也。以九五言之者，其爻位也。释《坤》辞以地，释《坎》辞以水，释《震》辞以雷，则皆卦象也。释《坎》以刚中，释《离》以柔中，释《艮》曰“上下敌应，不相与也”，释

《巽》曰“刚巽”“柔顺”，释《兑》曰“刚中”“柔外”，则皆爻位也。先明《乾》卦，则诸卦可通矣。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本义 此专以天道明《乾》义，又析“元亨利贞”为四德，以发明之，而此一节首释元义也。“大哉”，叹辞。“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万物之生，皆资之以为始也。又为四德之首，而贯乎天德之始终，故曰“统天”。

集说 九家易曰：《乾》者纯阳，天之象也。观《乾》之始，以知天德。唯天为大，故曰“大哉”。“元”者，气之始也。

《朱子语类》云：“乾元”只是天之性，不是两个物事。

又云：“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贞”之理具焉。至于为“亨”为“利”为“贞”，则亦“元”之为耳，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则“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其体用固有在矣，以用言，则“元”为主，以体言，则“贞”为主。

又云：“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这意思，仁本生意，生意则恻隐之心也。苟伤著这生意，则恻隐之心便发。若羞恶，也是仁去那义上发。若辞让，也是仁去那礼上发。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发。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关义礼智。

蔡氏清曰：天地间凡大者皆为“始”，始者便自大，有生之初，自然之理是如此。有生之后，当然之序亦如此。彖辞“元”字只训大者，以本文原无始字义也。此以有万物资始句，故兼言之。抑“乾元”之大，亦于“万物资始”处见也。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本义 此释《乾》之“亨”也。

集说 杨氏万里曰：彖言“元”“利贞”，而独不言“亨”者，盖“云行雨施”，即气之“亨”也。“品物流形”，即形之亨也。

俞氏琰曰：前言“万物”，此言“品物”。万与品，同与异与？“元”为稟气之始，未可区别，故总谓之“万”。“亨”则流动形见，而洪纤高下，各有区别，故特谓之“品”。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本义 “始”，即元也。“终”，谓贞也。不终则元始，不贞则无以为元也。此言圣人大明乾道之终始，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而乘此六阳以行天道，是乃圣人之“元亨”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乾道“终始”，即四德也。“始”则元，“终”则贞，盖不终则无以为始，不贞则无以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时成者，言各以其时而成，如“潜”“见”“飞”“跃”，皆以时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

又云：“六龙”只是六爻，“龙”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义，“潜”“见”“飞”“跃”，以时而动，便是“乘六龙”，便是“御天”。圣人便是天，天便是圣人。

蔡氏清曰：谓之“乘”者，因龙字生也。御者，如御车之御。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

本义 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大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后，此言“乾道变化”，无所不利，而万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释“利贞”之义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时虽正了，然未成形质，到这里方成，如百谷坚实了，方唤作正性命。

又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总只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相浑

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个个完全，又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

又云：“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氲”，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万物化生之后，则万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则无物矣。

又云：“保合大和”，天地万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万物，万物便是小底天地。

又云：仁为四德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而成终，犹“元”为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不贞则无以为“元”也。

项氏安世曰：推其本统言之，则曰“乾元”。极其变化言之，则曰“乾道”，始乎“乾元”，终乎“大和”。万物出于“元”，入于“元”，此“元”之所以为“大”也。

胡氏炳文曰：以二气之分言，则变者万物之出机，“元亨”是也。化者万物之入机，“利贞”是也。以一气之运言，则变者其渐，化者其成，先言“品物流形”，后言“各正性命”。物有此形，即有此性，皆天所命也。谓之“各正”，则命之稟也，乃性之所以一定而不易。谓之“保合”，则性之存也，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盖“大和”者，阴阳会合冲和之气。而“乾元”“资始”之理，固在其中矣。

薛氏瑄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然凡言体用，不可分而为二。

蔡氏清曰：“各正”“保合”，虽合为乾之“利贞”。然细分之，各正者利也，保合者贞也。《文言·本义》云：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非即此之“各正性命”乎！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

随在各足，非即此之“保合大和”乎！

林氏希元曰：“各正性命”是“利”，“保合大和”是“贞”。向之“资始”于“元”，“流形”于“亨”者，今则各效法象，各成形质，而性命于是乎各正。既而愈敛愈固，生意凝畜而不渗漏，化机内蕴而不外见，则“大和”于是“保合”矣。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本义 圣人在上，高出于物，犹乾道之变化也。“万国”各得其所而“咸宁”，犹万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此言圣人之“利贞”也。盖尝统而论之，“元”之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其以圣人而言，则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虽其文义有非文王之旧者，然读者各以其意求之，则并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

程传 卦下之辞为“彖”，夫子从而释之，通谓之“彖”。“彖”者言一卦之义，故“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天道始万物，物资始于天也。“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运行，生育万物也，大明天道之终始，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卦之初终，乃天道终始，乘此六爻之时，乃天运也。“以御天”谓以当天运，“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保合大和”乃“利贞”。“保”，谓常存。“合”，谓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天为万物之祖，王为万邦之宗，

乾道“首出庶物”而万汇亨，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王者体天之道，则“万国咸宁”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资始”是得其气，“资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它彰著，“利”便是结聚，“贞”便是收敛。收敛既无形迹，又须复生。至如夜半子时，此物虽存犹未动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结，亥子丑便实，及至寅又生，它这个只管运转。一岁有一岁之运，一月有一月之运，一日有一日之运，一时有一时之运。虽一息之微，亦有四个段子恁地运转。又曰：“元亨利贞”无断处，“贞”了又“元”。今日子时前，便是昨日亥时。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这里方感得生气，它自有个小小“元亨利贞”。

林氏希元曰：伏羲所画《乾》卦，其义所该者广，不止天道。文王“元亨利贞”之系，只是个占辞。原无它意，夫子赞易，则专以天道来发明乾义。又将“元亨利贞”之辞，分为“四德”，以发明乾义，以天道明乾义。它无所见，只在析“元亨利贞”为四德上见得。

又曰：“元亨利贞”本旨，在卦辞者，与诸卦一般。至吾夫子分为四德，而后世之言天道者因之，此夫子所以为道德之宗也。又如仁字首见于《尚书》，只作爱人说，至夫子始作心德说，以此立教，仁道始行于世。

又曰：“利”者生物之遂，“贞”者生物之成。遂与成，如何分别？《论语》遂事不谏，注云，遂谓事虽未成，而势不能已也，则知遂是方向成之势，而贞则成矣。故曰“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

案 《乾》者，健也。彖辞但言至健之道，大通而宜于正固，以为人事之占而已。夫子作《彖传》，乃推卦象卦位以发明之。以卦象明之者，乾之象莫大于天也。以卦位明之者，乾之位莫尊于五也。以天之“元亨”言之，其以一时统四时之德者莫如“元”，至于泽流万物则“亨”也。以君之“元亨”言之，九五以一位统六位之德，是

亦天之元矣，泽流万民是亦天之亨矣。其言“六位”，又言“六龙”者，盖以切“飞龙在天”之义。言四德之终始，寓于六爻之中。而独九五备众爻之德，处在天之位。如乘驾六龙以御于天路，则能行云施雨，与天之“云行雨施”同也。又以天之“利贞”言之，万物成遂，性命正而大和洽者，“利贞”之候也。以君之“利贞”言之，九五一爻，为卦之主。上下五阳与之同德，如大君在上，万民各得其性命之理，以休养于大和之化，是亦天之“利贞”矣。其言“庶物”言“万国”者，又以切“利见大人”之义。以德位之所统言之，则曰“庶物”。以功化之所及言之，则曰“万国”。“首出”则为物所睹，至于“咸宁”，而臻乎上治矣。《乾》之为义，无所不包，夫子举其大者，故以天道君道尽之。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本义 此以地道明《坤》之义，而首言元也。“至”，极也，比“大”义差缓。“始”者气之始，“生”者形之始。顺承天施，地之道也。

集说 吕氏大临曰：《乾》之体大矣，《坤》之效乾之法，至乾之大而后已，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

《朱子语类》云：资乾以始，便资坤以生，不争得霎时间。万物资乾以始而有气，资坤以生而有形，气至而生，即“坤元”也。

蔡氏清曰：若徒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则疑于与“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者敌矣。今曰乃顺承天，非唯可以见《坤》道“无成有终”之义。而乾坤之合德，以共成生物之功者，亦于此乎见之。不然，乾有乾四德，坤有坤四德，而名实混矣。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本义 言“亨”也，“德合无疆”，谓配乾也。

集说 崔氏憬曰：含育万物为“弘”，光华万物为“大”。动植各遂其性，故曰“品物咸亨”也。

游氏酢曰：“其静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动也辟”，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著，“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

林氏希元曰：无所不包，可见其弘。无所不达，可见其大。“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是物随《坤》亨而亨也。变“万”言“品”者，与《乾》“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一般。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

本义 言“利贞”也。“马”，乾之象，而以为地类者，牝阴物，而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则顺而健矣。“柔顺利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则其占如下文所云也。

程传 资生之道，可谓大矣。《乾》既称“大”，故《坤》称“至”。“至”义差缓，不若“大”之盛也，圣人于尊卑之辨，谨严如此。万物资《乾》以始，资《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顺承无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载万物，合于乾之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犹《乾》之刚健中正纯粹也。“含”，包容也。“弘”，宽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取牝马为象者，以其柔顺而健，行地之类也。“行地无疆”，谓健也。《乾》健《坤》顺，《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动也刚，不害其为柔也。“柔顺”而“利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集说 王氏弼曰：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顺行之故也。《乾》以龙“御天”，《坤》以马“行地”。

《朱子语类》云：“牝马地类，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顺利贞，君

子攸行”。本连下面，缘它趁押韵后，故说在此。

又云：《程传》云，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说是。且如《乾》施物，《坤》不应，则不能生物。既会生物，便是动，若不是它健后，如何配《乾》，只是健得来顺。

龚氏焕曰：《坤》“先迷后得”而亦有“元亨”者，《坤》之“元亨”，承《乾》而已。故曰“至哉坤元”、“乃顺承天”，又曰“德合无疆”、“品物咸亨”。《坤》之“利贞”，乃《坤》之德，故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此亦“先迷后得”之意。《坤》所以能承《乾》之“元亨”以为“元亨”者，以其“柔顺利贞”也。

熊氏良辅曰：“君子攸行”，合联下文“先迷”之上，不必以韵为拘，当时夫子只是从头说下来。

蔡氏清曰：以象言则为“牝马地类，行地无疆”，以义言则为“柔顺利贞”。《本义》谓马行地之物者，朋龙之能飞乎天，而为《乾》之象也。

林氏希元曰：“牝马地类”，顺也。“行地无疆”，顺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顺利贞”，言此即《坤》德之顺健云尔。不敢自主，承天之施以生万物，“柔顺”也。承天生物，直至于有终，“利贞”也。彖辞“利牝马之贞”，本无四德，夫子以四德解，故为之说如此。

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
东北丧朋，乃终有庆。

本义 阳大阴小，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故《坤》之德，常减于《乾》之半也。“东北”虽“丧朋”，然反之“西南”，则“终有庆”矣。

集说 程子曰：“东北丧朋”，阴必从阳，然后“乃终有庆”也。

项氏安世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者，所以发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妇之从乎夫，皆“丧朋”之“庆”也。

邱氏富国曰：《坤》道主成，成在后，故先《乾》而动，则迷而失其

道。从《乾》而动，则顺而得其常。“西南”为后，于《坤》为得地，故往“西南”则与类行。东北为先，于《坤》为不得地，故往“东北”则必“丧朋”。

王氏申子曰：马而非牝，则不顺而非地之类。牝而非马，则不能配《乾》而“行地无疆”，此《坤》之“柔顺利贞”也。故君子行《坤》之道者，先乎阳，则迷而失。后乎阳，则顺而得。以阴从阴，犹与类行，以阴从阳，然后有庆。

林氏希元曰：“先迷失道”，是以失道解先迷。盖阴本居后，今居先是失道，故“迷”也。“后顺得常”，是以顺解得常。盖阴本居后，居先为逆，居后为顺，故得其常道也。

金氏賁亨曰：“丧朋”，犹《泰》之“朋亡”。舍其朋而从阳，则有“得主”之“庆”。

何氏楷曰：“君子攸行”，虽趁上韵，然意连下文，释卦辞“君子有攸往也”。君子之行，以阳刚为主。以阴抗阳，故迷而失道。以阴顺阳，故得所主而不失其常。盖阳为主，阴承之，此天地不易之常理也。“得朋”者，合群阴以从阳，后代终也。“丧朋”者，敛群阴以避阳，先无成也。

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本义 安而且贞，地之德也。

程传 《乾》之用，阳之为也。《坤》之用，阴之为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阴阳之功。“先迷后得”以下，言阴道也。先唱则迷失阴道，后和则顺而得其常理。西南阴方，从其类“得朋”也。东北阳方，离其类“丧朋”也。离其类而从阳，则能成生物之功，终有吉庆也。“与类行”者本也，从于阳者用也。阴体柔躁，故从于阳，则能安贞而吉，应地道之无疆也。阴而不安贞，岂能应地之道，《彖》有三“无疆”，盖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应地无

疆”，地之无穷也。“行地无疆”，马之健行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万物资生”者，言万物资地而生。《乾》本气初，故云“资始”。《坤》据成形，故云“资生”。“乃顺承天”者，《乾》是刚健，能统领于天，《坤》是阴柔，以和顺承奉于天。以其广厚，故能载物。有此生长之德，合会“无疆”。凡言“无疆”者有二义，一是广博无疆，二是长久无疆也。自此以上，论“坤元”之德也。包含弘厚，光著盛大，故品类之物，皆得亨通。此二句释“亨”也。牝马以其柔顺，故云“地类”。以柔顺为体，故“行地无疆”，不复穷已。此二句释“利贞”。故上文云“利牝马之贞”是也。“柔顺利贞，君子攸行”者，重释“利贞”之义。是君子之所行，兼释前文“君子有攸往”也。“先迷失道”者，以阴在物之先，失其为阴之道。“后顺得常”者，以阴在物之后，阳唱而阴和，是后顺得常。“乃与类行”者，以阴而造坤位，是乃与类行。“乃终有庆”者，以阴而诣阳，初虽离群，乃终久有庆善也。“安”谓安静，“贞”谓贞正也。地体安静而贞正，人若静而能正，即得其吉，应合地之无疆也。

屯，刚柔始交而难生。

本义 以二体释卦名义，“始交”，谓震。“难生”，谓坎。

集说 朱氏震曰：“震”者，《乾》交于《坤》，一索得之，“刚柔始交”也。坎险难，“刚柔始交而难生”也。

张氏清子曰：《乾》、《坤》之后，一索得震为“始交”，再索得坎为“难生”。而承上接下之辞，所以合震坎之义，而释其为《屯》也。

动乎险中，大亨贞。

本义 以二体之德释卦辞，“动”，震之为也。“险”，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释“元亨利贞”，乃用文王本意。

集说 《朱子语类》：问：《本义》云，此以下释“元亨利贞”，用文

王本意，何也？曰：《乾》“元亨利贞”，至孔子方作四德说，后人不知，将谓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说，即非也。如《屯》卦所谓“元亨利贞”者，以其能动虽可以“亨”，而在险则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为“大亨”而利于正，初非谓四德也。故孔子释此彖辞，只曰“动乎险中，大亨贞”，是用文王本意释之也。

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本义 以二体之象释卦辞。“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犹言天运。“草”，杂乱。“昧”，晦冥也。阴阳交而雷雨作，杂乱晦冥，塞乎两间。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统治，而末可遽谓安宁之时也。不取初九爻义者，取义多端，姑举其一也。

程传 以云雷二象言之，则“刚柔始交”也。以坎震二体言之，“动乎险中”也。“刚柔始交”，未能通畅则艰屯，故云“难生”。又“动于险中”，为艰屯之义，所谓“大亨”而“贞”者，“雷雨之动满盈”也。阴阳始交，则艰屯未能通畅。及其和洽，则成雷雨满盈于天地之间，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贞”也。非贞固安能出《屯》，人之处《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贞固也。“天造草昧”，上文言天地生物之义，此言时事。“天造”，谓时运也。“草”，草乱无伦序。“昧”，冥昧不明。当此时运，所宜建立辅助，则可以济《屯》。虽建侯自辅，又当忧勤兢畏，不遑宁处，圣人之深戒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草”，谓草创。“昧”，谓冥昧。言天造万物于草创之始，如在冥昧之时也。于此草昧之时，王者宜建立诸侯，以抚恤万方之物，而不得安居无事。

王氏安石曰：“难生”也，“动乎险中”也，此云雷之时也，故曰云雷《屯》。卒至于“雷雨之动满盈”，然后能免乎险而《屯》难解，“大亨贞”，要《屯》之终而为言也。

《朱子语类》：问：“刚柔始交而难生”，《程传》以云雷之象为“始交”，谓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如何？曰：“刚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谓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刚柔始交而难生”，是以二体释卦名义。“动乎险中大亨贞”，是以二体之德释卦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是以二体之象释卦辞。只如此看甚明，缘后来说者交杂混了，故觉语意重复。

蔡氏清曰：草杂乱则不定矣，故下云天下未定。昧晦冥则不明矣，故下云名分未明。名分不独谓君臣上下，如父子夫妇昆弟之类皆是也。立君统治者，君臣，人道之纲也。

何氏楷曰：震之未动，坎气为云，云上雷下郁结而未成雨，所以为《屯》。动则云化为雨，雷上雨下，《屯》之郁结者变而为解，而未亨者果“大亨”矣。

案《本义》以“动乎险中”释“大亨贞”，“雷雨之动”以下释“建侯”。《程传》则以“动乎险中”属上句，总释卦名，而以“雷雨之动满盈”一句释“大亨贞”。今观《屯》称云雷，《解》称“雷雨”，则《屯》之时犹未解也。夫子欲明“元亨”之义，故变“云雷”言“雷雨”，以见《屯》之必《解》，则观其动也，而《屯》之“元亨”可知矣。然动者亨之机尔，其酝酿细缊以满盈其气，又足以见贞固之义。《程传》说可从，故王氏何氏同。

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

本义 以卦象卦德释卦名，有两义。

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本义 以卦体释卦辞也。九二以可亨之道，发人之蒙，而又得

其时之中，谓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当其可也。“志应”者，二刚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应也。“以刚中”者，以刚而中，故能告而有节也。“渎”，筮者二三，则问者固渎，而告者亦渎矣。“蒙以养正”，乃作圣之功，所以释“利贞”之义也。

程传 山下有险，内险不可处，外止莫能进，未知所为，故为昏蒙之义。“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谓亨道，时中也。“时”，谓得君之应。“中”，谓处得其中。得中则时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二以刚明之贤处于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于五，盖五之志应于二也。贤者在下，岂可自进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初筮”，谓诚一而来，求决其蒙，则当以刚中之道，告而开发之。“再三”，烦数也。来筮之意烦数，不能诚一，则渎慢矣。不当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为烦渎，故曰“渎蒙”也，求者告者皆烦渎矣。卦辞曰“利贞”，《彖》复伸其义，以明不止为戒于二，实养蒙之道也。未发之谓蒙，以纯一未发之蒙而养其正，乃作圣之功也。发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养正于蒙，学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阳为治蒙者，四阴皆处蒙者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蒙以养正圣功也”，盖言蒙昧之时，先自养教正当了，到那开发时，便有作圣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在，他日何由会有圣功。

胡氏炳文曰：《程传》云，亨道即时中也。《本义》谓九二以可亨之道，发人之蒙，而又得其时之中，盖蒙岂无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时之中耳。《本义》谓如下文所指之事，盖谓志未应而遽欲亨之，非时中也。再三渎而亦告之，非时中也。蒙宜养正，过此而后养之，非时中也。

俞氏琰曰：圣者无所不通之谓，“童蒙”之时，便当以正道涵养

其正性，是乃作圣之功也。古之人，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大人之所以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童蒙之时，情窦未开，天真未散，粹然一出于正，所谓赤子之心是也。涵养正性，全在“童蒙”之时。若“童蒙”之时，无所养而失其正，则他日欲望其作圣，不可得矣。

林氏希元曰：养蒙发蒙原非二事，对前日之蒙言，则曰发，对后日之作圣言，则曰养利贞之语。实《蒙》上文，加《咸》、《恒》“利贞”之例，非发蒙之后，又别出养蒙之义也。

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本义 此以卦德释卦名义。

程传 “需”之义，须也。以险在于前，未可遽进，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刚健，而能需待不轻动，故不陷于险，其义不至于困穷也。刚健之人，其动必躁，乃能需待而动，处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赞之云“其义不困穷矣”。

集说 王氏申子曰：“需”者，坎险在前，须而后进也。唯刚则内，有所主，故能需。唯健则动不可御，故能济。

蔡氏清曰：以刚遇险，而不遽进以陷于险者，盖阴柔不能宁耐。乾刚则沈毅不苟，而能宁耐，所谓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

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本义 以卦体及两象释卦辞。

程传 五以刚实居中，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为“有孚”之义。以乾刚而至诚，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贞正而吉也。所以能

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贞正，虽涉险阻，往则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刚而能需，何所不利？

集说 谷氏家杰曰：此卦合坎乾成《需》。唯乾易而知险，故曰“刚健”，曰“正中”。见有天德者，能需也。

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

本义 以璞德释卦名义。

程传 《讼》之为卦，上刚下险，险而又健也。又为险健相接，内险外健，皆所以为《讼》也。若健而不险，不生讼也。险而不健，不能讼也，险而又健，是以《讼》也。

集说 毛氏璞曰：上刚下险，以彼此言之。险而健，以一人言之。

讼，有孚窒惕中吉，则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本义 以卦变卦体卦象释卦辞。

程传 《讼》之道固如是，又据卦才而言，九二以刚自外来而成《讼》，则二乃《讼》之主也。以刚处中，中实之象，故为“有孚”，处《讼》之时，虽有孚信，亦必艰阻窒塞而有惕惧，不窒则不成讼矣。又居险陷之中，亦为窒塞惕惧之义。二以阳刚自外来而得中，为以刚来讼而不过之义，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为义者，此是也。卦义不取成卦之由，则更不言所变之爻也。据卦辞，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见其善，盖卦辞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则以自下讼上为义，所取不同也。讼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终极其事，极意于其事，则“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谓穷尽其事

也。“讼”者，求辩其是非也。辩之当，乃中正也，故“利见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听者非其人，则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也是也。与人讼者，必处其身于安平之地。若蹈危险，则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渊”也。卦中有中正险陷之象。

集说 孔氏颖达曰：“刚来而得中”，辅嗣必以为九二者，凡上下二象，在于下象者则称来。故《贲》卦云“柔来而文刚”，是离下艮上而称柔来。今此云“刚来而得中”，故知九二也。且凡云来者，皆据异类而来。九二在二阴之中，故称“来”。若于爻辞之中，亦有从下卦向上卦称“来”也。故《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来”，谓下卦三阳。然《需》上六阴爻，阳来诣之，亦是非类而称来也。

刘氏牧曰：“刚来”，谓二也。性本刚，好胜而讼也。来居柔，能屈其性也。处中位，不失中道也。

王氏安石曰：彖言乎其才也，《讼》“有孚窒惕中吉”，此言九二之才也。“终凶”，此言上九之才也。“利见大人”，言九五之才也。“不利涉大川”，言一卦之才也。

蔡氏清曰：“讼不可成”，以理言之，扬人之恶也，烦上之听也，损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己之间，俱废其业，虽得不偿失也，此岂君子之所乐成者哉！谓之“不可成”，见其宜惕中也。

案 《彖传》中有言“刚柔往来上下”者，皆虚象也。先儒因此而卦变之说纷然，然观《泰》、《否》卦下“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云者，文王之辞也。果从何卦而往，何卦而来乎？亦云有其象而已耳，故依王孔注疏作虚象者近是。

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

本义 此以卦体释师贞之义。“以”，谓能左右之也。一阳在下之中，而五阴皆为所以也。能以众正，则王者之师矣。

程传 能使众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众心服从而归正，王

道止于是也。

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本义 又以卦体卦德释“丈人吉无咎”之义。“刚中”，谓九二。“应”，谓六五应之。“行险”，谓行危道。“顺”，谓顺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从之也。

程传 言二也。以刚处中，刚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为正应，信任之专也。虽“行险”道，而以顺动，所谓义兵，王者之师也。上顺下险，“行险而顺也”。师旅之兴，不无伤财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从之者，以其义动也。古者东征西怨，民心从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谓必克。“无咎”谓合义，“又何咎矣”。其义故“无咎”也。

集说 游氏酢曰：用师之道，将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师谓之征。己则不正，其能正人乎。“刚中而应”，任将之道也。“行险而顺”，兴师之义也。仰顺乎天，无违天以干时。俯顺乎人，无拂人以求欲。兴师之顺如此，故能以众正。以众正之，则人皆知其欲正己而已，天下孰不趋于正哉！

胡氏炳文曰：“毒”之一字，见得王者之师，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药之攻病，非有沈痾坚症，不轻用也，其指深矣。

比，吉也。

本义 此三字疑衍文。

比，辅也，下顺从也。

本义 此以卦体释卦名义。

程传 “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亲比，乃吉道也。“比辅也”，释比之义，比者相亲辅也，下顺从也。解卦所以为比也。五以阳居尊位，群下顺从以亲辅之，所以为《比》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比吉也”者，言相亲比而得吉也。“比辅也”者，释比所以得吉。“下顺从”者，谓从阴顺从九五也。

《朱子语类》云：“比吉也”，也字羨，当云“比吉”，比辅也，下顺从也。“比辅也”，解“比”字。“下顺从也”，解“吉”字。

杨氏启新曰：“下顺从”以卦体言，实则兼上下众阴，不曰上下而曰下者，以九五为主也。至“不宁方来”则曰“上下应”，前是尊上之辞，后是举众之辞。

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本义 亦以卦体释卦辞。“刚中”，谓五。“上下”，谓五阴。

程传 推“原筮”决相比之道，得“元永贞”而后可以“无咎”。所谓“元永贞”，如五是也。以阳刚居中正，尽比道之善者也。以阳刚当尊位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贞”也。卦辞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贞”者，九五以刚处中正是也。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宁，方且来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宁。君不能独立，故保民以为安。不宁而来比者，上下相应也。以圣人之公言之，固至诚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后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则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应也。在卦言之，上下群阴比于五，五比其众，乃上下应也。众必相比，而后能遂其生。天地之间，未有不相亲比而能遂者也。若相从之志，不疾而后，则不能成比，虽夫亦凶矣。无所亲比，困屈以致凶，穷之道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凡“应”字，多谓刚柔两爻相应，此则谓上下五阴应乎五之刚，又一例也。《师》、《比》皆一阳五阴，《师》之应，

谓五应二，将之任专也。《比》之应，则谓上下应五，君之分严也。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

本义 以卦体释卦名义，“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谓五阳。

程传 言成卦之义也。以阴居四，又处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阳皆应之，为所畜也。以一阴而畜五阳，能系而不能固，是以为《小畜》也。彖解成卦之义，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势当然，单名卦唯革有曰字，亦文势然也。

集说 胡氏瑗曰：《小畜》卦有二义，六四以一阴得位，体无二阴以分其应，故上下五阳皆应之，是小者能畜矣。三阳在下而并进，四以一阴独当其路，是小有所畜也。此二义也。

健而巽，则中而志行，乃亨。

本义 以卦德卦体而言，阳犹可亨也。

程传 以卦才言也，内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刚中”也。阳性上进下复乾体，志在于行也。刚居中，为刚而得中，又为中刚，言畜阳则以柔巽，言能亨则由刚中。以成卦之义言，则为阴畜阳。以卦才言，则阳为刚中。才如是，故畜虽小而能亨也。

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本义 “尚往”，言畜之未极其气犹上进也。

程传 畜道不能成大，如“密云”而不成雨。阴阳交而和则相固而成雨，二气不和，阳尚往而上，故不成雨。盖自我阴方之气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犹西郊之云不能成雨也。

集说 王氏逢曰：四以阴盛，有“密云”之象。以柔止健，不能

固阳，是以不雨，西郊阴地臣之类也。

杨氏时曰：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四以阴居阴，“柔得位”也。为一卦之主，而上下应之，以阴畜阳也。阳大而阴小，小者畜也。此以六四一爻言之也，合一卦之才，则三阳健而进，一阴体巽而上行，九五刚得中，与之合志，则志行矣，是以亨也。

项氏安世曰：阴阳之理，畜极则亨。畜之小者，虽未遽亨，及其成也，终有亨理。以六爻言之，一柔得位，五阳应之。能系其情，未能全制之也，故为《小畜》。以二卦言之，健而能巽，不激不亢，其势必通。二五皆刚中，同心同德，其志必行，故有亨理。凡阴闭之极，则阳气蒸而成雨。“密云不雨”者，阴方上往，未至于极也。“自我西郊”者，方起于此，未至于彼也。此皆言所畜之小，然谓之“尚往”，则非不住，谓之未行。则非不行，亨固在其中矣。此于人事为以臣畜君，终当感悟之象。

蔡氏清曰：本义其气犹上进也，当以既雨既处来照看，此句全就云雨说，不然，用不得气字。

履，柔履刚也。

本义 以二体释卦名义。

集说 王氏申子曰：《履》以六三成卦，三之象下迫于二阳之进，上躐乎三阳之刚。

胡氏炳文曰：《本义》谓二体，见得是以兑体之柔，履乾体之刚，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刚也。

案 王氏胡氏二说不同，然当兼用，其义乃备。

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义 以卦德释彖辞。

程传 兑以阴柔履藉乾之阳刚，柔履刚也。兑以说顺应乎乾

刚而履藉之，下顺乎上，阴承乎阳，天下之正理也。所履如此，至顺至当。虽“履虎尾”，亦不见伤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集说 游氏酢曰：卦以一柔进退履众刚，故有“履虎尾”之象。然而“不咥人亨”者，说而应乎乾故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于是，则虽暴人之前无虞矣。

项氏安世曰：以兑说而“应乎乾”，则所行无忤。履虽危而不伤，庄周曰：虎媚养己者顺也，唯柔顺而说，则“履虎尾”而“不咥人”，且有能“亨”之理。

胡氏炳文曰：说而应乎乾，亦是以下体之兑，应上体之乾。若《蒙》曰“志应”，《师》曰“刚中而应”，是刚柔两爻自相应。《比》、《小畜》上下应，是一爻为主，而众爻应之。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本义 又以卦体明之，指九五也。

程传 九五以阳刚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谓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辉光也。

集说 张氏浚曰：九五履乾正位，曰“刚中正”，刚健不息，体大中至正之道，以君临天下，“履帝位而不疚”也。君临天下者，其可危为大。盖人君以一身抚馭海内，使所履一不正，而蹈于非礼，则政令纪纲弛于上，谗贼寇攘起于下。穆王命君牙曰：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是也。

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程传 “小往大来”，阴往而阳来也。则是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万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则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阳

来居内，阴往居外，阳进而阴退也。乾健在内，坤顺在外，为“内健而外顺”，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所以为《泰》也。既取阴阳交和，又取“君子道长”，阴阳交和，乃君子之道长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所以得名为《泰》者，由天地气交，而生养万物，物得大通，故云《泰》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以人事象天地之交也。“内阳”“外阴”据其象，“内健”“外顺”明其性，此就卦爻释“小往大来吉亨”也。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更就人事之中，释“小往大来吉亨”也。

项氏安世曰：《泰》、《否》、《彖》皆具三义。第一段，以重卦上下为义，于阴阳二气，无所抑扬，但贵其交而已。第二段，以卦体内外为义，虽在内在外，各得其所，要是重内轻外，则已于阴阳有所抑扬矣。第三段，以六爻消长为义，至此则全是好阳而恶阴，以阳长阴消为福，则不止于抑扬而已。《否·彖》依此推之，大抵诸卦皆然。如《小畜》之《彖》，“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是统论六爻五阳一阴也。“健而巽”，却以两卦言之。“刚中而志行”，又以九二九五两爻言之。故《彖》之义无所不备，不可以一说通也。

邱氏富国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气交，气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阴阳以气言，健顺以德言，君子小人以类言，“内外”，释“往来”之义。阴阳健顺君子小人，释“小大”之义。

王氏应麟曰：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汤举皋伊，而不仁者远。玉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为君子也。

乔氏中和曰：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必欲绝而去之，有是哉！善养身者，化痰邪为气血。善治国者，化盗贼为良民而已矣。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程传 夫天地之气不交，则万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义不交，则天下无邦国之道。建邦国所以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从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国之道也。阴柔在内，阳刚在外，君子往居于外，小人来处于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

集说 胡氏瑗曰：内柔而外刚者，小人之体也。语曰：色厉而内荏，外有严厉之色，内有柔荏之心，此所以反君子之道也。

李氏过曰：“否泰反其类”，故《否》之辞皆与《泰》反。

吴氏绮曰：六十四卦，独《乾》、《坤》、《泰》、《否》四卦言阴阳。乾坤，阴阳也。唯《泰》、《否》二卦，内外皆得乾坤之全体，故亦以阴阳言也。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本义 以卦体释卦名义。“柔”，谓六二，“乾”，谓九五。

程传 言成卦之义。“柔得位”，谓二以阴居阴，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应之，“得中而应乎乾”也。五刚健中正，而二以柔顺中正应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为《同人》。五，乾之主，故云“应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专以二言。

集说 项氏安世曰：同人以一柔为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虽“得位得中”，而必“应乎乾”，乃可谓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则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辨也。凡卦之以柔为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应乎

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刚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凡此皆柔为卦主，而其济也必称乾焉，此乾之所以为大与。

案 《传》义皆以乾为专指九五，然若专指二五之应，恐不得谓之“同人于野”矣。盖乾者阳爻之通称，一阴虚中，与五阳相应，此卦所以为《同人》也。不言上下应者，盖阴阳居上体而为卦主，则可言上下应，如《比》如《小畜》如《大有》是也。若在下体，则但言应而已，《蒙》、《师》、《履》及此卦是也。

同人曰。

本义 衍文。

程传 此三字羡文。

集说 孔氏颖达曰：称“同人曰”，犹言同人卦曰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本义 以卦德卦体释卦辞，通天下之志，乃为大同。不然，则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程传 至诚无私，可以蹈险难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体言其义有文明之德而刚健，以中正之道相应，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万殊，理则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圣人视亿兆之心犹一心者，通于理而已。文明则能烛理，故能明大同之义。刚健则能克己，故能尽大同之道。然后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案 上专以“乾行”释于野涉川者，但取刚健无私之义也。下

释“利贞”，则兼取明健中正之义，盖健德但主于无私而已。必也有文明在于先，而所知无不明。有中正在于后，而所与无不当。然后可以尽无私之义，而为君子之贞也。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

本义 以卦体释卦名义，“柔”谓六五，“上下”谓五阳。

程传 言卦之所以为《大有》也。五以阴居君位，“柔得尊位”也。处中，得“大中”之道也。为诸阳所宗，“上下应之”也。夫居尊执柔，固众之所归也。而又有虚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应之，所以为《大有》也。

集说 苏氏轼曰：谓五也，大者皆见有于五，故曰《大有》。

郭氏忠孝曰：“柔得尊位大中”，谦以居之，不自满假者也。以一柔而应五刚，所谓所宝唯贤，光天之下，万邦黎献，共唯帝臣。不如是，不足以为尚贤也。

杨氏万里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刚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应乎乾”，而为《同人》，我同乎彼之辞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应”，而为《大有》，我有其大之辞也。

项氏安世曰：一阴在下，势不足以有众，能推所有以同乎人者也，故名曰《同人》。一阴在上，人同乎我，为我所有者也，故名曰《大有》。《彖》于《同人》曰“应乎乾”，明我应之也。于《大有》曰“上下应之”，明人应我也。《履》卦柔在下，亦曰“应乎乾”。《小畜》柔在上，亦曰“上下应之”。此可以推卦例矣。

胡氏炳文曰：或曰：《小畜》亦五阳一阴之卦，主巽之一阴，则曰“小”。此主离之一阴，则曰“大”，何也？曰巽之一阴在四，欲畜上下五阳，其势逆而难。离之一阴在五，而有上下五阳，其势顺而易。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本义 以卦德卦体释卦辞。应天，指六五也。

程传 卦之德，内“刚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应于乾之九二。五之性柔顺而明，能顺应乎二。二，乾之主也，是应乎乾也。顺应乾行，顺乎天时也，故曰“应乎天而时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则必“元亨”矣。此不识卦义，离乾成《大有》之义，非《大有》之义，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与不能亨者有矣。诸卦具“元亨利贞”，则《彖》皆释为“大亨”，恐疑与《乾》、《坤》同也。不兼“利贞”，则释为“元亨”，尽元义也。“元”有大善之义，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蛊》、《升》、《鼎》也。唯《升》之《彖》误随它卦作大亨曰：诸卦之元与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为元始之义，为“首出庶物”之义。它卦则不能有此义，为善为大而已，曰元之为大可矣。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岂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后有败，败非先成者也。兴而后有衰，衰固后于兴也。得而后有失，非得则何以有失也。至于善恶治乱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

集说 王氏弼曰：德应于天，则行不失时矣。“刚健”不滞，“文明”不犯，应天则大，时行无违，是以“元亨”。

项氏安世曰：《同人》、《大有》两卦，皆以离之中爻为主，而以乾为应者也。《同人》离在下，以德为主，故曰“应乎乾”者，应其德也。《大有》离在上，以位为主，故曰“应乎天而时行”者，应其命也。《履》兑在下，曰“应乎乾”。《大畜》艮在上，曰“应乎天”，亦卦例也。

案 卦辞未有不根卦名而系者，况柔中居尊，能有众阳，是虚心下贤之君，而众君子皆为之用，其亨孰大于是哉！《彖传》又推卦德卦体以尽其缊，其实皆不出乎卦名之中也。《程传》谓卦名未足

以致“元亨”，由卦才而得“元亨”者，恐非易之通例。

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本义 言《谦》之必“亨”。

程传 济当为际，此明《谦》而能“亨”之义。天之道，以其气下际，故能化育万物，其道光明。“下际”，谓下交也。地之道，以其处卑，所以其气上行交于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以卦体释卦辞也。九三乾也，降在下卦，是“下济而光明”也。坤地道，处势至卑，而升在上卦，是“卑而上行”也。“下济”与“卑”，皆释“谦”字。“光明”与“上行”，皆释“亨”字。自人事言之，尊者行之则有光，即“天道下济而光明”也。卑者行之则不可逾，即“地道卑而上行”也。始虽谦下，终必高明，是有终也。自天道亏盈以下，皆极方《谦》之必有后福。质之于天地神人之心，以明有终之义也。

邱氏富国曰：凡卦以一阳为主者，《彖传》皆以刚言，《复》曰“刚反”，《豫》曰“刚应”，《师》、《比》曰“刚中”，《剥》曰“变刚”。《谦》主九三，而《彖》不言刚者，《谦》无用于刚也。用刚则不能谦矣，三有刚而不用，此其所以为《谦》也。

蔡氏渊曰：“下济而光明”，艮也。艮有光明之象，故《艮》之《彖》曰“其道光明”，谓艮阳止乎上，阴不得而掩之，故“光明”。“卑而上行”，坤也。

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本义 “变”，谓倾坏。“流”，谓聚而归之。人能谦，则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过，此君子所以“有终”也。

程传 以天行而言，盈者则亏，谦者则益，日月阴阳是也。以地势而言，盈满者倾变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谓造化之迹。盈满者福害之，谦损者福祐之。凡过而损，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恶于盈满，而好与于谦巽了。“谦”者，人之至德，故圣人详言，所以戒盈而劝谦也。谦为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显。自处虽卑屈，而其德实高不可加尚，是“不可逾”也。君子至诚于谦，恒而不变，有终也，故尊光。

集说 崔氏憬曰：若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以“变盈而流谦”，地之道也。朱门之家，鬼阍其室，黍稷非馨，明德唯馨，是其义矣。满招损，谦受益，人之道也。

刘氏牧曰：降卑接下，名誉益隆，故其道光显。辞貌卑逊，而志行刚正，故虽卑退而“不可逾”。

《朱子语类》云：天道是就寒暑往来上说，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说。鬼神言害福，是有些造化之柄，各自主一事而言耳。

问《谦》之为义，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曰：太极中本无物，若事业功劳，于我何有。观天地生万物而不言所利，可见矣。

又云，“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以尊而行谦，则其道光。以卑而行谦，则其德不可逾。尊对卑言，伊川以谦对卑说非是，圣人九卦引此一句，看来大纲说。

蔡氏清曰：如日没而升，中而昃，月晦而弦，盈而蚀之类，天非有意于亏之益之也。若论至无心处则虽人道，恶盈好谦，初亦何容心于好恶哉！在我者有以感召其好恶耳，可不慎哉！

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

本义 以卦体卦德释卦名义。

程传 “刚应”，谓四为群阴以应，刚得众应也。“志行”谓阳志

上行，动而上下顺从，其志得行也。“顺以动豫”，震动而坤顺，为动而顺理，顺理而动，又为动而众顺，所以《豫》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建万国，聚大众，非顺理而动，使人心皆和乐而从，不可也，故二者皆系之豫。

案 《彖传》中凡称卦德，皆先内而后外，而其文义又各不同。其曰“而”者，两字并重。如《讼》之“险而健”，既险又健也。《小畜》之“健而巽”，既健又巽也。《大有》“刚健而文明”，既刚健而又文明也。其曰“以”者，则重在上一字。如《同人》“文明以健”，重在“文明”字。此卦“顺以动”，重在“顺”字。其或以下一字为重者，则又变其文法，如《复》卦“动而以顺行”之类。

预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

本义 以卦德释卦辞。

程传 以“豫顺而动”，则天地如之而弗违。况“建侯行师”，岂有不顺乎？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唯至顺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后天而不违者，亦顺乎理而已。

集说 吴氏曰慎曰：“顺以动”，所谓行其所无事也。“天地如之”，犹云“天且弗违”。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故《豫》“利建侯”。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故《豫》利“行师”。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本义 极言之而赞其大也。

程传 复详言顺动之道。天地之运，以其顺动，所以日月之度不过差，四时之行不愆忒。圣人以顺动，故经正而民兴于善，刑罚清简而万民服也。既言《豫》顺之道矣，然其旨味渊永，言尽而意有余也。故复赞之云，《豫》之“时义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优柔涵

泳而识之也。“时义”，谓《豫》之时义。诸卦之时与义用大者，皆赞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遁》、《姤》、《旅》言时义，《坎》、《睽》、《蹇》言时用，《颐》、《大过》、《解》、《革》言时，各以其大者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豫》、《随》、《遁》、《姤》、《旅》，皆若浅事而有深意，故曰“时义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圣人有时而用之，故曰“时用大矣哉”！欲人之别之也。《颐》、《大过》、《解》、《革》，皆大事大变也，故曰“时大矣哉”！欲人之谨之也。

吴氏澄曰：专言“时”者，重在“时字”。“时义”重在义字，“时用”重在用字。

蔡氏清曰：“时”之一字，贯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诸卦耳。有时则有义，有义则有用。单言时，则义与用在其中矣。言义未尝无用，言用未尝无义，各就所切而言。

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

本义 以卦变卦德释卦名义。

集说 孔氏颖达曰：“刚”，谓震也。“柔”，谓兑也。震处兑下，是“刚来”“下柔”。震动而兑说。既能下人，动则喜说，所以物皆随从也。

胡氏瑗曰：震以动，其性刚。兑以说，其性柔。今震在兑下，是“刚来”而下于柔也。犹圣贤君子。以至刚之德，至尊之位，至贵之势，接于臣而下于民。故赏罚号令一出于上，则民皆说而随于下也。

王氏逢曰：上能下下，下之所以随上。贵能下贱，贱之所以随贵。《随》之义，刚下柔也。

王氏宗传曰：阳刚非在下之物也，今也得《随》之义，来下于阴

柔，则是能以上下下，以贵下贱者也，物安得不随之乎？动而说，此有所动，而彼无不说之谓也。彼无不说，则亦无不随矣。或曰：易家以《随》自《否》来，《蛊》自《泰》来，其义如何？曰：非也。乾坤重而为《泰》、《否》，故《随》、《蛊》无自《泰》、《否》而来之理。世儒惑于卦变，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内外上下往来之义，已备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后，又焉有所谓内外上下往来之义乎！

蒋氏悌生曰：《程传》谓说而动，动而说，皆《随》之义。《朱子语录》云：但当言动而说，不当言说而动。凡卦体卦德，皆从内说出去。

案 王氏说，最足以破卦变之支离，得易象之本旨。

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

本义 王肃本“时”作“之”，今当从之。释卦辞，言能如是，则天下之所从也。

程传 卦所以为随，以“刚来而下柔，动而说”也。谓《乾》之上九，来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阳刚来下于阴柔，是以上下下，以贵下贱，能如是，物之所说随也。又下动而上说，动而可说也，所以随也。如是则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则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则非可随之道，岂能使天下随之乎？天下所随者时也，故云“天下随时”。

集说 孔氏颖达曰：大亨贞正，无有咎害，而天下随之。以正道相随，故随之者广。若不以“大亨贞无咎”，而以邪僻相随，则天下不从也。

乔氏中和曰：刚，下柔而阳随阴。以我随物，则物自随我，而动罔不说，此大亨之正道也。人同此心，天下有不随之者哉！

随时之义大矣哉。

本义 王肃本“时”字在“之”字下，今当从之。

程传 君子之道，随时而动，从宜适变，“不可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几能权者，不能与于此也，故赞之曰“随时之义大矣哉”！凡赞之者欲人知其义之大，玩而识之也。此赞《随》时之义大，与《豫》等诸卦不同，诸卦“时”与“义”是两事。

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

本义 以卦体卦变卦德释卦名义，盖如此则积弊而至于蛊矣。

程传 以卦变及二体之义而言，“刚上而柔下”，谓《乾》之初九，上而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为初六也。阳刚，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于上。阴柔，卑而在下者也，今来居于下。男虽少而居上，女虽长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顺理，治蛊之道也。由刚之上，柔之下，变而为艮巽。艮，止也。巽，顺也。下巽而上止，止于巽顺也，以巽顺之道治蛊，是以“元亨”也。

集说 集氏曰：“巽而止”者，巽而不为，因循至坏者也。

《朱子语类》云：“刚上”“柔下”，“巽而止”，此是言致蛊之由，非治蛊之道。

又云：龟山说“巽而止”乃治蛊之道，言当柔顺而止，不可坚正，非唯不成道理，且非易象文义，巽而止蛊，犹顺以动豫，动而说随，皆言卦义。

俞氏琰曰：巽固进退不决，苟非艮之止，亦未至于蛊，唯其巽而止，所以《蛊》也。巽则无奋迅之志，止则无健行之才，于是事事因循。苟且积弊，而至于蛊，故曰“巽而止蛊”。盖以卦德言致蛊之由，非飭蛊之道也。

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本义 释卦辞，治蛊至于“元亨”，则乱而复治之象也。乱之终，治之始，天运然也。

程传 治蛊之道，如卦之才，则“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乱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义正，在下者巽顺，在上者能止齐安定之，事皆止于顺，则何蛊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则天下治矣。方天下坏乱之际，宜涉艰险以往而济之，是往有所事也。夫有始则必有终，既终则必有始，天之道也。圣人知终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终而备其将然，“先甲”“后甲”而为之虑，所以能治蛊而致“元亨”也。

集说 杨氏万里曰：蛊，坏矣。而曰“元亨而天下治”，何也？盖乱为治根，《蛊》为饬源，虽然乱不自治，蛊不自饬，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于济大难，“往有事”也。

《朱子语类》云：“蛊元亨而天下治”，言《蛊》之时如此，必须是大善亨通而后天下治。

胡氏炳文曰：“诸卦皆言往有功，《蛊》独曰“往有事”。蛊者事也，事虽已治，不可以无事视之也。前事过中而将坏，即当为自新之图。后事方始而尚新，即当致丁宁之意。乱之极而治之始，虽天运然也，亦人事致然也。

龚氏煥曰：《蛊》卦辞言“先甲”“后甲”，《巽》卦辞言“先庚”“后庚”。事坏而至蛊，则当复始。甲者事之始，故《蛊·彖传》以“先甲”“后甲”，为终则有始也。事久而有弊，不可以不更。庚者事之变，故《巽》爻辞以“先庚”“后庚”为无初有终也。夫事之坏而新之，是谓“终则有始”。事之弊而革之，是谓无初有终。终则有始，如创业之君，新一代之法度也。无初有终，如中兴之主，革前朝之弊事也。

俞氏琰曰：“往有事”者，当蛊坏之时，宜涉艰险而往有攸济，不可处之于无事之域也。文子云：流水之不朽，以其逝故也。户枢之不蠹，以其运故也。大抵器欲常用，久不用则蠹生。体欲常动，久

不动则病生。《蛊》之时，止而不动，则天下之事，终于蛊而已矣。故勉之使往，不宜坐视其弊而弗救也。

临，刚浸而长。

本义 以卦体释卦名。

集说 王氏应麟曰：《阴符经》云，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

愚尝读易之《临》曰“刚浸而长”，《遁》曰“浸而长也”，自《临》而长为《泰》，自《遁》，而长为《否》。浸者渐也，圣人之戒深矣。

张氏清子曰：自《复》一阳生，积而至《临》，则二阳长矣，故曰“刚浸而长”。《遁》者《临》之反也，《临·彖》曰“刚浸而长”，《遁·彖》不曰“柔浸而长”，而止曰“小利贞浸而长”，易不为小人谋也。

说而顺，刚中而应。

本义 又以卦德卦体言卦之善。

案 “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皆释卦名也。盖“刚浸而长”，则阳道方亨。有说顺之德，则人心和附。刚中得应，则上下交而志同。此其所以德泽及于天下，而足以有《临》也。此亦如《泰》之取义，兼交《泰》与消长两意，见正道之盛大。故夫子释之曰“临者大也”。若但以“临”为陵逼小人之义，则于卦爻之辞多有所难通者。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本义 当刚长之时，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程传 浸，渐也。二阳长于下而渐进也。下兑，上坤，和说而顺也，刚得中道而有应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刚正而和顺，“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刚正和顺而已。以此临人临事临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兑为说，说乃和也，《夬·彖》云

“决而和”。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本义 言虽天运之当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程传 《临》二阳生，阳方渐盛之时，故圣人为之戒云。阳虽方长，然“至于八月”，则消而凶矣。八月，谓阳生之八月。阳始生于《复》，自《复》至《遁》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阴长而阳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阴阳之气言之，则消长如循环，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则阳为君子，阴为小人，方君子道长之时。圣人为之戒，使知极则有凶之理而虞备之，常不至于满极，则无凶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阳长之卦，每卦皆应“八月有凶”。但此卦名《临》，是盛大之义，故于此卦特戒之耳。若以类言之，则阳长之卦，至其终末皆有凶也。

陆氏振奇曰：日阳象，月阴象。八，少阴之数。七，少阳之数。故言阴来之期曰“八月”，言阳来之期曰“七日”。

案 “八月”“七日”，说者多凿。陆氏之说，最为得之。盖阳数穷于九，则退而生少阴之八，阴数穷于六，则进而生少阳之七，七八者阴阳始生之数也。若拘拘于卦气月候之配，则《震》、《既济》之“七日”，与夫三日三年十年之类，皆多不可通者矣。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

本义 以卦体卦德释卦名义。

程传 五居尊位，以刚阳中正之德，为下所观，其德甚大，故曰“大观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顺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顺中正之德，为观于天下也。

集说 赵氏彦肃曰：“大观在上”，统谓二阳。“中正以观天下”，独举九五。

杨氏启新曰：顺以宅心，尧舜之温恭克让，文王之徽柔懿恭是也。巽以制事，通人情，酌物理，随物付物，因时制宜者也，“巽，德之制也”，非巽何以使万事各得其宜。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

本义 释卦辞。

程传 为《观》之道，严敬如始盥之时，则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也。“不荐”，谓不使诚意少散也。

集说 虞氏翻曰：“孚”，信。“盥”，有威容貌。容止可观，进退可度，则下观其德而顺其化。《诗》曰：“颙颙卬卬，如圭如璋。”君德之义也。

朱氏震曰：祭之初，迎尸入庙，天子洗手而后酌酒，洗谓之盥。酌酒献尸，尸得之灌地而祭，谓之裸。裸之后，三献而荐腥，五献而荐熟，谓之荐。“盥”者，未裸之时，精神专一，诚意未散，不言之信，发而为敬顺之貌。“颙”，颙如也，故下观而化，莫不有敬顺之心也。

王氏申子曰：观示天下之道，其诚意精一。常如始盥之时，则观感之下，莫不从化，盖有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之妙。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本义 极言《观》之道也。“四时不忒”，天之所以为观也。神道设教，圣人之所以为观也。

程传 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观天之运行，四时无有差忒，则见其神妙。圣人见天道之神，体神道以设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运行四时，化育万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服矣”。

集说 虞氏翻曰：圣人“退藏于密”“以神明其德”，故“设教而天下服矣”。

王氏弼曰：统说《观》之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观感化物。神则无形者也，不见天之使四时，而“四时不忒”。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

杨氏时曰：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于诚，故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幽明本无二理，故所以感之者一。圣人“以神道设教”，所谓“神道”，诚意而已。诚意，天德也。

《朱子语类》云：圣人以“神道设教”，即是“盥而不荐”之义。

又云：天之神道，只是自然运行底道理，四时自然不忒，圣人神道，亦是有教人自然观感处。

吴氏澄曰：常人以言设教，则有声音。以身设教，则有形迹。圣人妙天道于不测，其应捷如影响，盖所存者神，故所过者化也。

杨氏启新曰：圣人设教，诚于此，动于彼。不显之德。笃恭之妙，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者同一机，而其动物之妙，丕变之感，有非人所能测者，故曰“神道设教”。

颐中有物，曰噬嗑。

本义 以卦体释卦名义

集说 王氏宗传曰：易之立卦，其命名立象，各有所指。《鼎》、《井》、《大过》“栋桡”，《小过》“飞鸟”，若此类者，“远取诸物”也。《艮》背、《颐》颐、《噬嗑》“颐中有物”，若此类者，“近取诸身”也。

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本义 又以卦名卦体卦德二象卦变释卦辞。

程传 “颐中有物”，故为“噬嗑”。有物间于颐中则为害，噬而嗑之，则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以卦才言也。刚爻与柔爻相间，刚柔分而不相杂，为明辩之象。明辨，察狱之本也。动而明，下震上离，其动而明也。“雷电合而章”，雷震而电耀，相须并见，“合而章”也。照与威并行，用狱之道也。能照则无所隐情，有威则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动而明，故复言威照并用之意。六五以柔居中，为用“柔得中”之义。“上行”，谓居尊位。“虽不当位”，谓以柔居五为不当。而“利”于“用狱”者，治狱之道。全刚则伤于严暴，过柔则失于宽纵。五为用狱之主，以柔处刚而得中，得用狱之宜也。以柔居刚为“利用狱”，以刚居柔为利否。曰刚柔，质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狱之宜也。

集说 崔氏憬曰：物在颐中，隔其上下，因啮而合，乃得其“亨”焉。以喻人于上下之间，有乱群者，当用刑法之，故言“利用狱”。

石氏介曰：大凡柔则言“上行”，刚则言“来”。柔下刚上，定体也。刚来，如《讼》、《无妄》、《涣》等，刚体本在上而来下。“上行”，如《晋》、《睽》、《鼎》、《噬嗑》等。柔体本在下，今居五位为上行。

朱氏震曰：六五柔中，“不当位”也。施于用狱，无若柔中之为利。盖人君止于仁，不以明断称。以皋陶宁失不经，曾子哀矜而勿喜之言观之，则不在明断审矣。

赵氏汝棣曰：体卦之画，则宽严胥济。体卦之德，则明清善听。体卦之象，则狱不淹宿。噬以刚动而能嗑，《象》言“利用狱”，疑当以刚能断制。而圣人归之六五之柔，其哀矜惟良之义乎！大君在上，三又而后制刑，德虽柔，于狱则利。

俞氏琰曰：《噬嗑》倒转为《贲》，亦有“颐中有物”之象。而以为《贲》，何耶？曰：凡噬者必下动，《贲》无震，故不得为《噬嗑》也。夫颐而中虚，则无事于噬而自可合。今有物焉，则窒塞矣。苟不以齿

决之，乌得而合，故噬已则嗑。嗑则窒者去而上下亨通。故文王曰“噬嗑亨”。孔子添一而字，盖谓噬而嗑之则亨，不噬则不嗑，不嗑则不亨也。

贲，亨。

本义 “亨”字疑衍。

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本义 以卦变释卦辞。刚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说“天文”上当有“刚柔交错”四字，理或然也。

集说 苏氏轼曰：易有刚柔往来、上下相易之说，而其最著者，《贲》之《彖传》也。故学者治是争推其所从变，曰《泰》变为《贲》，此大惑也。一卦之变为六十三，岂独为《贲》也哉！徒知《泰》之为《贲》，又乌知《贲》之不为《泰》乎！凡易之所谓刚柔往来相易者，皆本诸乾坤也。乾施一阳于坤，以化其一阴，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刚来者，明此本坤也，而乾来化之。坤施一阴于乾，以化其一阳，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来者，明此本乾也，而坤来化之。非是卦也，则无是言也。

胡氏炳文曰：“柔来而文刚”，是以刚为主也。刚往文柔，必曰“分刚上而文柔”者，亦以刚为主也。故《本义》于柔文刚，则曰阳得阴助，于刚文柔，而不曰阴得阳主。盖一阴下而为离，则阴为阳之助，而明于内。一阳上而为艮，则阳为阴之主，而止于外，是知皆以刚为主也。

何氏楷曰：刚为质柔为文，“柔来”“文刚”，是本先立矣。而文行焉，故“亨”。“分刚上而文柔”者，非以刚为文也。分刚画居上，而柔始得成其文。不然，无质之文非文已。

张氏振渊曰：“柔来”“文刚”，是当质胜之余，而以文济之。“刚上”“文柔”，是当文胜之后，而以质救之，二者皆以质为主。

案 “亨”与“小利有攸往”，皆指文而言之。故“柔来而文刚”者，见刚当以柔济之，而后可通也。“刚上”“文柔”者，见柔当以刚节之。而柔之道不可纯用以行也，何氏张氏质文之说极明。

又案：“刚上”“文柔”而曰“分”者，本于内之诚实，以为节文之则，乃是由中而分出者，故曰“分”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本义 又以卦德言之。止，谓各得其分。

程传 卦为贲饰之象，以上下二体，刚柔交相为文饰也。下体本乾，柔来文其中而为离。上体本坤，刚往文其上而为艮。乃为山下有火，止于文明而成《贲》也。天下之事，无饰不行，故《贲》则能“亨”也。“柔来而文刚，故亨”，柔来文于刚，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为《贲》也。《贲》之道能致亨，实由饰而能亨也。“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于艮之上也。事由饰而加盛，由饰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贲饰之道，非能增其实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显盛，故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进也。二卦之变，共成《贲》义。而《彖》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盖离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进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阴阳刚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于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谓处于文明也。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

胡氏允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粲然有礼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则卦中离明而艮止者也。

王氏应麟曰：《大畜》为学，《贲》为文。能止健而后可以为学，文明以止而后可以为文者，笃实而已。不以笃实为本，则学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何氏楷曰：止者限而不过之谓。一文之一止之而文成，礼以节文为训，即此意。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本义 极言《贲》道之大也。

程传 “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贲》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变“柔来”“文刚”“刚上”“文柔”。凡卦有以二体之义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动乎险中”与云雷，《讼》取“上刚下险”与天水违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体又取消长之义者，“雷在地中《复》”，“山附于地《剥》”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变为义者，“风雷《益》”兼取损上益下，“山下有泽《损》”兼取损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复取爻之义者，《夬》之“刚决柔”，《姤》之“柔遇刚”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为象。有以形为象者，“山下有雷《颐》”，“颐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义也，如刚上柔下，损上益下，谓刚居上，柔在下，损于上，益于下。据成卦而言，非谓就卦中升降也。如《讼》、《无妄》云“刚来”，岂自上体而来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进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进而上也，非谓自下体而上也。卦之变皆自乾坤，先儒不达，故谓《贲》本自

《泰》卦，岂有乾坤重而为《泰》，又由《泰》而变之理。下离本乾，中爻变而成离，上艮本坤，上爻变而成艮。离在内，故云“柔来”。艮在上，故云“刚上”。非自下体而上也。乾坤变而为六子，八卦重而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变也。

剥，剥也。柔变刚也。

本义 以卦体释卦名义。言柔进于阳，变刚为柔也。

集说 陈氏友文曰：《夬·象》曰“刚决柔”，而《剥》曰“柔变刚”，何也？君子之去小人，声其罪与天下共弃之，名正言顺，故曰“决”。小人之欲去君子，辞不顺理不直，必萋菲浸润以侵蚀之，故曰“变”。一字之间，君子小人之情状皦然矣。

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

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本义 以卦体卦德释卦辞。

程传 “剥”，剥也，谓剥落也。柔变刚也，柔长而刚变也。夏至一阴生，而渐长，一阴长则一阳消，至于建戌，则极而成《剥》，是阴柔变刚阳也。阴，小人之道，方长盛而剥消于阳，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当《剥》之时，知不可有所往，顺时而止，乃能观《剥》之象也。卦有顺止之象，乃处《剥》之道，君子当观而体之。“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虚之理而能顺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长，有盈满，有虚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君子随时敦尚，所以事天也。

复，亨，刚反。

本义 刚反则亨。

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本义 以卦德而言。

集说 孔氏颖达曰：“复亨”者，以阳复则亨，故以亨连复而释之也。“刚反，动而以顺行”者，既上释“复亨”之义，又下释“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之理。

潘氏梦旂曰：《剥》以顺而止，《复》以顺而行。君子处道消之极，至道长之初，未尝一豪之不以顺也。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本义 阴阳消息，天运然也。

集说 侯氏行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阴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阳升也。天地运往，阴阳升复，凡历七月，故曰“七日来复”，此天之运行也。《幽诗》曰：一之日觶发，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周之二月也。则古人呼“月”为“日”明矣。

利有攸往，刚长也。

本义 以卦体而言，既生则渐长矣。

集说 项氏安世曰：《剥》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复曰“利有攸往刚长也”，易之意，凡以为君子谋也。

邱氏富国曰：“刚反”，言《剥》之一刚，“穷上反下”而为《复》也。“刚长”，言《复》之一阳，自下进上，为《临》为《泰》，以至为《乾》也。以其既去而来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渐长也，故“利有攸往”。“刚反”，言方《复》之初。“刚长”，言已《复》之后。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本义 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程子论之详矣，而邵子之诗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

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包羲。至哉言也，学者宜尽心焉。

程传 “复亨”，谓刚反而亨也。阳刚消极而来反，既来反，则渐长盛而亨通矣。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动而上顺，是动而以顺行也，阳刚反而顺动，是以得“出入无疾，朋来而无咎”也。朋之来亦顺动也，其道反复往来，迭消迭息，七日而来复者，天地之运行如是也。消长相因，天之理也，阳刚君子之道长，故“利有攸往”。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集说 程子曰：“复其见天地之心”，皆谓至静能见天地之心，非也。《复》之卦下面一画，便是动也，安得谓之静？自古儒者皆言静见天地之心，唯某言动而见天地之心。或曰：莫是于动上求静否。曰：固是，然最难。

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为心。

张子曰：《复》言“见天地之心”，《咸》、《恒》、《大壮》言“天地之情”。心发乎微，情发乎显。

《朱子语类》云：天地以生生为德，“元亨利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静而复，乃未发之体，动而通焉，则已发之用。一阳来复，其始生甚微，固若静矣。然动之机日长，而万物莫不资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发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于是而可见也。若其静而未发，则此心之体，虽无所不在，然却有未发见处。此程子所以以动之端为天地之心，亦举用以该其体尔。

又云：伊川与濂溪说“复”字亦差不同，濂溪就回来处说，伊川却正就动处说，如“元亨利贞”濂溪就利贞上说复字，伊川就“元”字头说复字。以《周易》卦爻之意推之，则伊川之说为正。然濂溪伊川之说，道理只一般，只是所指地头不同。王弼之说，与濂溪同。

胡氏炳文曰：天地生物之心，即人之本心也，皆于几息而复萌之时见之。

俞氏琰曰：“天地之心”，谓天地生万物之心也。天地生物之心，无乎不在。圣人于《剥》反为《复》，静极动初，见天地生物之心，未尝一日息，非谓惟《复》卦“见天地之心”也。或谓静为“天地之心”，非也。或又谓动为“天地之心”，亦非也。

吴氏曰慎曰：天地以生物为心，所谓仁也。《复》之一阳初动，仁也。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案 “天地之心”，在人则为道心也。道心甚微，故曰“《复》，小而辩于物”。于是而惟精以察之，惟一以守之，则道心流行，而微者著矣。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是其精也。“知之未尝复行”，是其一也。夫子以初爻之义当之者此也，惟精惟一者，所以执中而已矣。二五皆中，故二则“休复”而“吉”，五则“敦复”而“无悔”。初爻之外，唯此两爻最善。三则“频复”而“厉”者，所谓人心危而难安也。四之“中行”而“独”者，所谓道心微而难著也。然皆能自求其心者也。至于上六，则不独微而且“迷”，不独危而且“败”，“迷”而以至于“败”。则所谓天君者，不能以自主矣。故夫子咎之曰：反君道也。尧舜相传之心学，皆于《复》卦见之。

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本义 以卦变卦德卦体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当获“大亨”，而利于正，乃天命之当然也。其有不正，则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盖其逆天之命，而天不佑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程传 谓初九也。坤初爻变而为震，刚自外而来也。震以初

爻为生，成卦由之，故初为无妄之主。动以天为无妄，动而以天，动为主也。以刚变柔，为以正去妄之象，又刚正为主于内，无妄之义也。九居初，正也。下动而上健，是其动刚健也。刚健，无妄之体也。刚中而应，五以刚居中正，二复以中正相应，是顺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谓天道也。所谓无妄也。所谓“无妄”，正而已，小失于正，则为有过，乃妄也。所谓“匪正”，盖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将何之矣，乃入于妄也。往则悖于天理，天道所不佑，可行乎哉。

集说 王氏宗传曰：初九之刚，乾一索于坤而得之，是以为震，而无妄之外体又乾也。则初九之刚，实自《乾》来，故曰“刚自外来”。震以初爻为主，其在无妄则内体也，故曰“为主于内”。

赵氏彦肃曰：“刚自外来”，寄象尔。其实天之所赋，我固有也。

胡氏炳文曰：外卦为乾，震之刚自乾来也。《无妄》释“元亨利贞”与《临》同。“命”，即道也。“无妄之往”，程子以为无妄而又往，《本义》只顺上文本意解，举首尾句而包中间也，不可泥文而失意。

何氏楷曰：震初一刚，其所从来，即乾之初画。《无妄》外乾内震，初九得外卦乾刚初爻，以为内卦之主，故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

案 《彖》言刚来柔来，未有言自外来者，则王氏诸家谓指外卦乾体者信矣。在卦为震得乾最初之画，在人为吾心得天最初之理，此所以为无妄也。天理非由外铄我者，此特指卦象言之，见自乾来之意。赵氏之说是矣。

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本义 以卦德释卦名义。

程传 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体刚健，艮体笃实，人之才“刚

健笃实”，则所畜能大。充实而有“辉光”，畜之不已，则“其德”“日新”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畜”有三义，以蕴畜言之，畜德也。以畜养言之，畜贤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此蕴蓄之大者。“养贤”以及万民，此畜养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故《彖传》兼此三者言之。

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

本义 以卦变卦体释卦辞。

程传 “刚上”，阳居上也。阳刚居尊位之上，为“尚贤”之义。止居健上，为能“止健”之义。止乎健者，非大正则安能？以刚阳在上，与尊尚贤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集说 郭氏忠孝曰：《大有》，有贤之卦也。《大畜》，畜贤之卦也。故曰“刚上而尚贤”。

《朱子语类》云：“能止健”，不说健而止，见得是艮来止这乾。

不家食吉，养贤也。

本义 亦取“尚贤”之象。

集说 梁氏寅曰：“养贤”者，亦取“尚贤”之象。自刚上而言，则谓之“尚贤”，所以尽其礼也。自“不家食”而言，则谓之“养贤”，所以重其禄也。

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本义 亦以卦体而言。

程传 《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济天下，故不食于家则吉，谓居天位享天禄也。国家养贤，贤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谓大有蕴畜之人，宜济天下之艰险也，《彖》更发明卦才云，所

谓能涉大川者，以“应乎天”也。六五，君也。下应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应乾而行也，所以能“应乎天”，无艰险之不可济，况其它乎？

集说 胡氏炳文曰：卦有乾体者，多曰“利涉大川”，健故也。

案 “尚贤”“止健”之义，六爻中皆可见。然夫子释卦，必以“刚健笃实”一句居首者，盖莫大于天德。“刚健”者，天德也。人欲畜其天德，非“笃实”则不能。“笃实”者，《论语》所谓重，《大学》所谓静，《中庸》所谓暗。虽至于达天德，而必有以固其聪明圣智。故“笃实”者，学之所以成始成终，如艮为“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此义最大，故首发之。

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

本义 释卦辞。

程传 “贞吉”，所养者正则吉也。“所养”，谓所养之人，与养之道。“自求口实”，谓其自求养身之道，皆以正则吉也。

集说 李氏舜臣曰：古之观人，每每观其所养。而所养之大小，则必以其所“自养”者观之。夫重道义之养而略口体，此养之大者也，急口体之养而轻道义，此养之小者也。养其大体，则为大人。养其小体，则为小人。天之赋予，初无小大之别。而人之所养各殊，则其所成就者亦异。

谷氏家杰曰：“观颐”者，当于所养观之，又当于所养中“自养”处观之。

案 李氏、谷氏说，皆得孟子考其善不善之意。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本义 极言养道而赞之。

程传 圣人极言《颐》之道而赞其大。天地之道，则养育万物。养育万物之道，正而已矣。圣人作养贤才，与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禄，俾施泽于天下，养贤以及万民也。“养贤”，所以养万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众，非养则不生。圣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养天下，至于鸟兽草木，皆有养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颐》之道，赞天地与圣人之功，曰“颐之时大矣哉”！或云“义”，或云“用”，或止云“时”，以其大者也。万物之生与养时为大，故云“时”。

集说 赵氏汝楫曰：圣人之于万民，岂能家与之粟，而人与之衣。其急先务者，亦曰养贤而已。贤得所养，则仁恩自及于百姓矣。

案 卦有曰“尚贤”“养贤”者，皆是六五上九相遇，《大有》、《大畜》、《颐》、《鼎》是也。此卦《颐》为养义，而六五又赖上九之养以养人，故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也。

大过，大者过也。

本义 以卦体释卦名义。

程传 大者过，谓阳过也。在事为事之大者过，与其过之大。

集说 俞氏琰曰：“大过”，谓阳之过也。在人事则泛言万事大者之过，凡大者皆是，非一端也。

栋桡，本末弱也。

本义 复以卦体释卦辞。“本”，谓初。“末”，谓上。“弱”，谓阴柔。

程传 谓上下二阴衰弱，阳盛则阴衰，故为大者过。在《小过》则曰小者过，阴过也。

集说 何氏楷曰：刚过始致本末之弱，本末既弱，则亦不能独

支。本末弱，即《大过》之象，乃栋所由桡也。

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

本义 又以卦体卦德释卦辞。

程传 言卦才之善也。刚虽过而二五皆得中，是处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兑，是以巽顺和说之道而行也。在《大过》之时，以中道巽说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集说 朱氏震曰：刚过而中，所谓时中也。过，非过于理也，以过为中也。犹之治疾，疾势沈痼，必攻之以瞑眩之药。自其治微疾之道视之，则谓之过。自药病相对言之，则谓之中。《大过》之时，君子过越常分以济弱，能达乎时中矣。

项氏安世曰：“栋桡”二字，以六爻之象言之，中四爻强，初上二爻弱，有栋桡之象，此祸变之大者也。“利有攸往亨”，以六爻之才言之，中四爻刚虽大过，而得时措之中。初上二爻，又能巽而说，不失人心，故利于有行。虽遇大变而可以“亨”，此才略之大者也。“巽而说”之下加“行”字者，能以巽说而行，是以“利有攸往”也。

又曰：先言“亨”，后言“利有攸往”者，亨自亨，利自利也。今先言“利有攸往”，后言“亨”者，明亨因于往也。故《彖》曰“利有攸往乃亨”，言“往”乃“亨”，不往则不亨也。

大过之时大矣哉。

本义 《大过》之时，非有大过人之材，不能济也，故叹其大。

程传 《大过》之时，其事甚大，故赞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兴不世之大功，成绝俗之大德，皆大过之事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大过》之事甚大，无其时不可过，有其时无其才，愈不可过。

蔡氏清曰：《大过》之时，非时大过也。人当《大过》之时也，以

其时事宜于大过也。其理正《小过》所谓“过以利贞，与时行”者也。大过二字属人。

习坎，重险也。

本义 释卦名义。

集说 孔氏颖达曰：释“习坎”之义。“险”，难也。若险难不重，不须便习。今险难既重，是险之甚者。若不便习，不可济也。故注云：习坎者，习重险也。

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

本义 以卦象释“有孚”之义，言内实而行有常也。

程传 “习坎”者，谓重险也。上下皆坎，两险相重也。初六云“坎陷”，是坎中之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阳动于险中而未出于险，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于坎，既盈则出乎坎矣。“行险而不失其信”，阳刚中实，居险之中，行险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实，水就下，皆为信义，“有孚”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坎水只是平，不解满，盈是满出来。

胡氏炳文曰：水字当读“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两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内实行有常者，释卦辞“有孚”之义也。

俞氏琰曰：坎水，流水也。昼夜常流，流则不盈，故曰“水流而不盈”。水之流迂回曲折，不知更历几险，而终至于海，兹非“行险而不失其信”者乎！

梁氏寅曰：“流而不盈”，“时止则止”也。盈而后进，“时行则行”也。坎以能止为信，以能行为功，“时止”“时行”，其君子处险之道与。

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本义 以刚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

程传 维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刚中也。中实为“有孚”之象，至诚之道，何所不通。以刚中之道而行，则可以济险难而亨通也。以其刚中之才而往，则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则常在险中矣。坎以能行为功。

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本义 极言之而赞其大也。

程传 高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山川丘陵，地之险也。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有用险之时，其用甚大，故赞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设险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贵贱之分。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皆体险之用也。

集说 王氏应麟曰：下阳举而虢亡，虎牢城而郑惧，西河失而魏蹙，大岷度而燕危，故曰“设险以守其国”。

俞氏琰曰：“时用”，谓有时乎用，而非用之常也。

案 彖辞发“习险”之义，《彖传》又发用险之义。“习险”者，练习于艰难之事而无所避，立身之大本也。用险者，自然有严峻之象而不可干，御物之大权也。天之崇隆不可升，地之修阻不可越，此天地用险之著者。在人则所谓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櫓，皆此意也。其大者则又莫如王公之设险守国，盖用天之道而刑赏之威，莫敢以干犯。因地之利，而河山之固，莫敢以窥伺。险之用岂不大哉！大抵八卦之德，皆有其善。坎之德险，虽微与诸卦不同。然以其用言之，则亦与诸卦之德同归矣。

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本义 释卦名义。

程传 “离”，丽也，谓附丽也。如“日月则丽于天”，“百谷草木”则“丽于土”，万物莫不各有所丽。天地之中，无无丽之物。在人当审其所丽，丽得其正，则能“亨”也。“重明以丽乎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离，重明也。五二皆处中正，“丽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处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日月丽乎天”而成明，“百谷草木丽乎土”而成文。故离为文，又为明。

齐氏梦龙曰：龟山杨氏云：火无常形，丽物而有形，最得本旨。人之生也。得水为精，得火为神，其合也。气聚而形成于有其分也，气散而神泯于无。盖精所以为形，而神丽于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丽天，百谷草木丽土，其神之发见而可见者也。

案 项氏齐氏说，则是阳丽乎阴，而以为阴丽乎阳者，非矣。唯张子《正蒙》之说得之。

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本义 以卦体释卦辞。

程传 二五以柔顺丽于中正，所以能“亨”。人能养其至顺以丽中正，则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则中正矣，五以阴居阳，得为正乎？曰：离主于所丽，五中正之位，六丽于正位，乃为正也。学者知时义而不失轻重，则可以言易矣。

集说 项氏安世曰：“重明以丽乎正”，此统论一卦之义，以释卦名也。“柔丽乎中正”，此以二五成卦之爻释卦辞也。

胡氏炳文曰：坎之刚中，九五分数多，故九五曰“坎不盈”，卦辞释“有孚”。亦曰“水流而不盈”。离之中正，六二分数多，故卦辞曰“畜牝牛吉”，而六二爻辞亦曰“黄离元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易折中 （上册）

作者=（清）李光地撰

页数=544

SS号=10864460

出版日期=2002年09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御纂周易折中卷首

纲领一

纲领二

纲领三

义例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一

周易上经

乾

坤

屯

蒙

需

讼

师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三

谦

豫

随

蛊

临

观

噬嗑

賁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四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五

周易下经

咸

恒

遁

大壮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六

解

损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七

井

革

鼎

震

艮

渐

归妹

丰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八

旅

巽

兑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九象上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象下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一象上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二象下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三系辞上传（上）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四系辞上传（下）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五系辞下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六文言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七说卦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八序卦传

杂卦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九

启蒙上

本图书第一

原卦画第二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

启蒙下

明蓍策第三

考变占第四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一

《启蒙》附论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二《序卦》、《杂卦》明义

附录：王太岳等校勘记